馮少墟先生集序

少墟馮先生讀中秘書拜西臺風節文章有聲宇內士何言伸而身退里居掩關九載精研契悟講明聖人之學從者如歸門下士多至千餘人一時稱關西夫子云余適

奉

命按秦得卒業所著辨學錄疑思錄
善利圖說學會約諸書十數種扶
關啓鑰多發前人所未發辨學錄
參勘源頭最為得力大要排距二
氏似是之教尤謂釋家言寓餘吾

道變幻其說含筏超津即宿儒慧
士間不覺墮彼瀾中是可患也故
茲錄其言甚辨其理入微不直剡
滌未流所由失直力剖本始所由
分昔人云儒釋差之毫釐謬以千
里此直云儒釋宗旨原隔千里絕

無毫釐之似至其言心則曰丟過
理說心便是人心惟危之心即有
知覺是告子知覺運動之覺佛氏
圓覺大覺之覺其言尤為痛切當
幾覿體直下信及直下就性命落
根真為數百季間聚訟之庭判未

了公案嗚呼渺論我竊觀先生學
貴有主不貳以二不參以三用貴
實踐揆貴祇勒不為虛恢愉縱者
所借託夫有主則應千變而不可
惑實踐則究必到而不可欺祇勒
則神常惕而不可懈屹砥柱以遏

洪流堅鍵關以榲衆會其風竅然惡可而言不以觭見之也其于本也弘大而關深其于宗也調適而上遂矣儻所謂承前啓後非聖弗遵非經弗由好修篤至身任先覺者非邪蓋道學肇自虞廷講學創自洙泗至宋諸君子始紹繹章明之煞陽集諸儒大成推宗河洛然於呂游楊謝猶卉其浸遥佛老不少假相友善者如陸呂兄弟亦詆子靜子約學傍近似而涉異端嗟夫洞宗獲真憑虚失據學術小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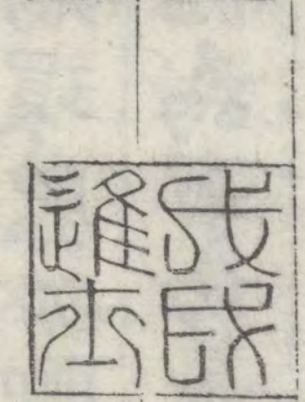
濫觴靡止意念深矣

國朝薛文清獨尊紫陽云多聞見而後卓約弗為荒幻徑獵讀書錄令人稷乎有余思關以西稱呂文簡誠敬真篤正經息邪具載所著內篇中卓然醇儒先生其瀠洄呂薛合派紫陽而淵源洙泗乎是故其辨學也脉然若獨蘭之緜凜然若春水之氷厚其防若千丈隄之不可潰遠其眇若風馬牛之不相及庶援彼入此推此附彼惚恍連犴詘詭自恣之言無所假途而寄其

譎今日者賴先生濬心敏行煜然使學人耳目再一新已關中數十季来道脉大暢文簡得輿先生趾乘俾橫渠之緒迄今布濩流衍而不韞韜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先生家食久

主上行且賜環虔孤卿三事待之行將以道德為事功是其主苴將猶陶鑄宇宙者也若夫集中諸摛撰歌咏自爾有德之言質有其文行之必遠故合刻而為之序使學者知所嚮方其願可探也

萬曆壬子仲冬長至日
賜進士第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前奉
勅巡按直隸等處兵部員外郎中書
舍人新安畢懋康撰



附東

嘗聞先儒之言曰見到孟子道性善處
方是見得盡不佞亦曰見到先生說心
說理處方是見得盡真令人心悅意愜
莫可云喻者且大集中即單詞隻語往
往使人乍泳而躍然湛思而未罄枝葉
蓁蓁無不歸根江河盆盎皆可得月惟

是樸樕之筆又何能贊一詞盖以日來諸務鞿集昕夕拮据所不能視殘者若而旹而昕所自甲而達戊睫不交者若而宵又無遑問文墨之事愈覺腸枯筆澁小序率率塞白譬若從整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泥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惟大加郢斤幸甚

馮少墟先生集序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而不欲虛其貴也則學爲先學以聖人爲的而聖人之道原在吾心苟非見之徹踐之實而孳孳弗能已即欲盡性至命何由焉翼聖夙聞馮先生遊

命督學秦中得先生諸錄讀之輒豁然曰如先生之於學也所謂見之徹踐之實而孳孳弗能已者非耶蓋余嘗讀易至於天下雷行物與無妄而知天之與人體自無妄所謂繼之者善也唐虞之精一禹湯之祗懋文周之敬止思兼無非盡此性完此善也仲尼遠宗近述眞萬古一聖矣然其志學也所志何物其從心不踰矩也矩爲何物統之此性此善也而孟氏則直指本

體曰性善自釋氏者出創爲理欲雙遣之論曰不思善不思惡是本來面目而世且紛然好之遂使楞嚴圓覺諸書與六經爭道而馳而妙明眞空等諦反俎豆于吾儒之上其欲渾而一之者曰吾儒之無聲無臭何別於佛其欲兼而收之者曰吾道廣大何所不容然而世之崇釋者夥矣豈惟寂滅枯槁無用於世而猖狂自恣者卒至縱欲敗度潰法亂紀及詰之則曰萬法本空如夢如幻安用束縛爲清談

亂晉浮屠亡梁禍實本此而闢之者且曰儒與釋差之毫釐謬乎惟其有毫釐之說此異端益得操戈也而先生推窮其本直斷之曰善惡俱無與性善之旨迥然不同則其千里懸隔也不在末流已在發端此何等痛快直截也且曰人心原是活的無善心便有惡心原無一切俱無之理反覆發明無餘蘊焉儒佛老莊混為一塗之弊可不攻而破矣豈非發前賢所未發而揭聖學於中天乎夫學患不得其

源耳惟於性也而見其善則遡觀於天而認所爲於穆矣還觀於身而認所爲降衷矣認善既眞則不善之萌也不遏不已善之萌也不擴不已發於事親則爲孝發於事君則爲忠愛則爲仁宜則爲義通則爲智貞於視聽言動則爲禮一於常變順逆則爲信其寂然不動也則未發爲中其感而遂通也則中節爲和闡於文章則非虛車顯於功名則非權術徵於廉介則非矯激衆理萬善沛然洋溢於天地

萬物之間而燦然宣著於綱常倫理日用云爲之際譬之源頭活水生於天一出於山下漾而爲江河漫而爲湖海機容已乎不容已乎先生之於聖學也思而疑疑而復思辯之必欲其明而講之必欲其透日兢兢於慎獨崇禮凜凜於利善聖任一稟諸規矩準繩而有所弗能已豈惟踐之實由其見之徹也然則先生之洞見性善也闢異端在此脩聖學在此成已在此成物在此教天下後世在此豈非一

以貫之者耶或謂冀聖曰君何信先生之篤也冀聖曰余觀先生立朝以直聲著居鄉以恂恂著環堵之室蕭然寒素杜門著述足不履公庭門人耳其教則瞿然顧化其出而任官者輒以廉吏顯冀聖謁先生請益則瞻之儼然就之溫然其詞之婉也曲而中引人於善令人樂從而弗覺其詞之確也則雖孟賁之勇萬夫之雄弗能奪焉

主上方虛公孤以待先生而先生嚣嚣然可以達道可以求志一切世

念毫不以動乎其中周程張朱之
蘊身體而言闡之矣世之庸人與
鄉愿既同流合汙鮮所振拔而異
端之害道又滋甚向非先生篤志
聖學淑身以淑世起流俗而闢異
端則洙泗一脉將安賴哉翼聖雖

不敢暴棄而賦質昏愚何幸遇先
生得一發蒙也玆錄也殆將不朽
信先生者直錄乎哉有先於錄者
矣

萬曆癸丑季冬

賜進士出身

欽差陝西提督學校按察司副使新安洪翼聖撰

少墟馮先生集序

予生平所藉以切磋者北地自吾師青州朱鑑塘先生外則有我疆孟公洪陽王公中州心吾呂公雲浦孟公此五君子者大儒也我疆常挾被過舍中人皆迂之孟先生曰予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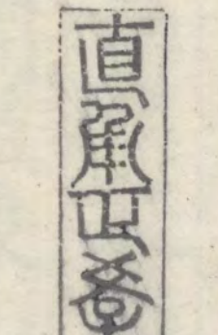
鄒君爲吏部郎也吾師友兩孟王公俱爲泉下人常念之潜然不禁歸而離索日久曰安得此師友以摩切予朝夕聞秦中少墟馮公繼五先生力肩正學心嘗儀之會友人周鶴峴觀察貶元標集曰子不可無一言以諗同志予拜而卒業大都謂學必有宗吾儒學以理爲宗理必操而存孳孳屹屹寒求衣飢求食其誘人也如春風煦物其拒諸說不使闌入也若操戈禦巨寇夫使關閩學晦而復朗者公也此世儒皆能知之然公之入微人未

易知也公示曲阜諸生曰舉躅盈眸皆是鳶飛魚躍現前篤信聖人能無出入篤信自家始為不離卓乎淵矣以詹一家學名者非所以觀公也道非一人之道也必六通四辟始無所不入無所不受公學雖有宗然於新建亦極篤信曰致良知三字洩千載聖學之秘有功吾道甚大雖不能擬無善無惡一語又曰非無善無惡之說并非致良知之說者俱不是蓋公不欲以虛無寂滅令後學步趨無據非虛而公明而溥者安能之彼世儒入

王出奴妄築垣墅者睨公何如哉易之士爻潛見惕功亦密矣曰或曜在淵者或之者疑之也疑則淵之與天上下懸殊不疑則位乎天德天德不可為首惟吾夫子足以當之其餘即顏子猶一間未達元標東駿問學九折羊腸寮棠凡幾而孜孜疑情未斷夫一絲未斷對面河山敢自以為質往詔來無疑公疑思録曰吾斯之未能疑即夫子啓漆雕開亦何以過此夫吾儒患不能疑耳一息尚存此疑不懈九天九地何之不入頤與公終

身請事焉嗟乎華嶽崒峯造天黃
河湏洞無涯代有巨儒橫渠之後明
有仲木今有仲好可稱鼎足可以張
秦亦可以張明矣予與公夙假之緣
浔一合并其所請事者有在顧予老
矣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知公有同然
也　　眷

萬曆癸丑仲冬侍生吉水鄒元標
爾瞻父頓首拜撰



馮少墟先生集序

聖門之學至中正至平實而天下之驚高奇者無當也濂洛繫陽諸君子當漢唐寥寥後相與章明經術力排似是而非之謬而聖學始揭日月而行中間若象山陽明兩先生其悟道蚤其見地高其平生操脩固卓然靡

閒而獨其所為斷量往哲辨難同儕指黜後學者或微涉揑造徑詣夫世或有揑造徑詣之人而無揑造徑詣之教二先生以見地為教故其門人得二先生精意者往往振拔于問學名節一時稱極盛而失二先生立言本指者或藉解悟廢躬行或憙圓融

開方便其流之弊衛道之士不能無隱憂焉而況沿波流而彌下焉者乎秦中少墟馮公予自辛卯歲視秦學曾識公都門比予垂去秦而公以按宣大移疾還里嘗詣公齋中圖書四壁泊如也予既焉悵公歸之晚而予行之遠而嗣是公再入都更以直道

紬歸而下帷林卧與秦人士講明聖賢之學者二十餘年而公之集始成侍御東郊畢公按秦中亟梓行之而予門人鄖陵令張君霽與公同志友也持公集暨公書来屬予序予受而卒業若關中書院記韓昌黎原道之篇之所不能言當與定性等書並若

辨學録疑思録及它論學語嚴正學之防謂異端本非是不得謂之似是而于以痛懲末世廢脩言悟課虚妨實之病中間至言精義多程朱諸君子所欲剖析而未盡者如云或問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原着不得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何消着益

子道性善政直指天命之初而言耳
又云吾儒所謂善就指太虛本體而
言就指目中之不容一屑而言非指
景星慶雲金玉屑而言也又云人之
病正在無善乃反以無藥無豈不益
重其病而速之已乎又云人心原是
活的如無一分善心便有一分惡心

又云易有太極乃天地自然的故無
思為有太極而無思為有物則而無
聲臭乃吾儒正大道理若舍太極專
講無思為舍物則專講無聲臭有是
理乎又云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
踰矩文王純亦不已若孔子謂我得
矣便放開便是踰矩文王謂我得矣

便放開便是已其何以為聖人後世學者只是越過守浮慕化所以敢于放開率至于流弊不可言又云謂之曰理自是無障謂之曰障還不是理又云世之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而不聞道者誠有之矣未有真能聞道而不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者也又云不

質鬼神不可以言學不慎獨不可以質鬼神又云一本大學都是釋格物不必另補格物傳又云述而不作不是聖人謙詞後世天下不治道理不明正坐一作字又云只為志穀一念不知壞古今多少人又云克已有當下斬釘截鐵意不行頗費工夫不能

遽拔病根然亦克已之一法也又云
問豫立之意曰豫字即下文擇善固
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又云近
世學者不論心之辨不辨理之明不
明而動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以為
玄妙是中佛氏之毒而借明道先生
以自解者也又云隨時變易而不從
道則小人而無忌憚是故君子無輕
言時公論辨若此等類翼往哲詔来
者砥頹波衛世道即令聖人復起宜
無以易斯言真洙泗之耳孫濂洛紫
陽之嫡胤也盖予二年前聞公著有
善利圖說心疑之覩善利延孟子
提醒人心最剴至語安所煩圖說為

已而讀公圖說曰中間無路曰聖狂分足處善念是吾真若要中間立終為蹠路人嗟乎此仲好先生所以為仲好者也視象山先生鵝湖辨論晦翁聞而心折一時聽講人士相與感動流涕者不尤直截痛切哉公又數舉高陵呂文簡公時時以改過安貧四字勸學人為同游告夫改過安貧二義論語六藝諸篇中蓋珎重言之末世視為卑淺語若無其高論者非文簡公暨仲好先生實能為此言予居恒謂講學非難本之身心真有以自得為難其撰著論駁真足以正虛幻之人心障茅靡之世教為難否則

雖言高于秋旻藻于春華柰何言學也公于象山陽明二家言若相辨難實相成真二先生益友矣東郊畢公持節省方特崇經術表章公集功在天下與後世真炁陽先生同里若張君雅典與公下上問辨最深研又最精詣厝之鄖陵以政為學蔚有三代以上吏道風其得于公之劘切者遠矣可謂有志者也

萬曆癸丑嘉平月丹陽姜士昌仲文撰

馮少墟先生集序

聖賢之學學為人而已而人之所以有生者獨軀殼也乎哉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豈煩教戒束攝乎唯是情滋智鑿日失其所以為人之理故名為人而實鄰禽獸故孟子常就

其發動端倪拈出以詔天下曰乍見怵惕曰呼蹴弗受皆卒然觸之而本心便不容不如是應者故知即心即理物外無則而踐形順則存乎其人是以大學首揭止善中庸究歸明善蓋皆實實見有此理為人之不可須臾離者夫然故緝熙非寂照惕慄非苦空而戒慎恐懼非從事於虛無斷滅之歸者夫然故吾儒之學為廣大而精微為高明而中庸為費而隱為微而顯為下學而上達而始終本末一以貫之輓近學子不得聖賢以為依歸而一二好奇弔詭者影證覺體遂以為心無善惡無事修持倡倡焉鼓天下而趨之則性杞柳性湍水而

仁義果必戕賊為矣幾何不率天下而
遍滿無忌憚哉仲好侍御力持正學判
落詖淫自昔辛卯不敏於都下領承心
折久之繼先後以言事罷去而仲好造
日益深所著有疑思辨學諸録及善利
圖説諸書院講語娓娓若干卷直從危
微精一闡發理會如朗日中天而近世
談空説無煢惑人耳目者掃之不遺餘
力烈矣哉仲好之功豈在孟氏下乎而
予且瞠乎後矣然仲好猶冲然不自信
屬有起予之望予何能賛一詞憶昔有
問於先文莊者曰程子謂在物為理將
理外乎先文莊曰且看大字云何夫程
子亦曰心之在物為理心之處物為義

故曰體用之謂也予恐天下或外心覓理而不深察於仲好惟一之旨故附此為請益地要於知言亦剩語耳

萬曆甲寅歲孟冬月旦安成羊弟鄒德泳汝聖父拜撰

小像自贊

謂汝學邪何番老之
無知謂汝不學邪何
自分之孳孳佛老是
距鄒魯吾師平生所
學惟毋自欺尚揮戈
於末路庶不愧此鬚
眉 從吾

馮少墟先生像贊

亭亭鶴骨嵽嵽鳳鳴德符春藹正氣秋澄萬物同體一介必矜白玉絶纇朱絲爲繩茂叔之胷中灑落子輿之辟立崚嶒聖脈獨契關學大興自南自北如車指路橫說豎說如水建瓴其隱也太華增而重其出也黃河忽而清豈待形求於巖野固將金鑄於帝廷者邪

旋除善類依以推轂君子慶其得輿展掌上之經綸共謂可將可相揖區中之山斗豈止異人異書直承正脈無忝大儒前有橫渠後有少墟舍先生吾誰與歸

華亭陳繼儒布衣

又

穆如春風瞻有道之儀容淵然太冲窺含德之心胸澹泊無營者其純素之秉慷慨發蒙

者其啟牖之公同志景從鬱起一代之儒宗
邁往立隆身維百世之頹風疏水鼎鍾浮雲
舒卷於太空霧豹雲龍虛游渾合於鴻濛若
少墟翁者跆間氣之所鍾而障狂瀾於注東
者歟

金陵朱之蕃　吏部右侍郎

又

望之嶽立嶙峋峋即之玉映粟粟温温匪

年弟董其昌　禮部右侍郎

又

天清氣和杲日凌空陽春鼓暢萬彙敷榮中
朝著蔡四方儀刑訂頑一脈千古斯文

安成鄒德泳　太常寺卿

又

先生之氣凌華岳而直上先生之度納黃河
而有餘雄壓文壇鸞停鵠峙抄袂道間魚躍

鳶飛游詞林耳學墨卿之章句拜柱史抗言
人主之是非萬夫莫挽廿載閉居公庭削跡
衡門晏如窮性至命訂頑及愚辨釋老之千
里析義利之毫釐道學歸于有用聖真不落
空虛弟子執經而從者臣教忠子教孝朋友
聞風而請者德相勸過相規舉動慎平居壑
咲出處係世道安危濟川之舟向夕橫於渡
口擎天之柱終借重於關西大理特召總憲

道不談匪禮不行在學為斗於世為繩德崇
業富十九田居天欲平治誰其舍諸

安邑曹于汴南京掌陝右都御史

馮少墟先生集序

昔吾夫子歎天下無聖人君子而思善人有恆非以聖人君子爲絕德也善人者生而善善者也有恆者忠信之人也故曰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非有恆也自古無不學之聖人亦無不學之君子善人有恆可以爲君子以至於聖

人而皆不好學何則彼固生而善生而有恒也且其列於士人之林則亦嘗從事於學矣以爲吾自不爲不善何必更學夫資質之美者既不好學而二人者之外又皆困而不學天下安得有聖人君子也聖人尚矣世有君子必講學以明道使彼二人者皆能爲君子與之持

宇宙而康民物然所講者必聖人之學乃可耳若馮少墟先生者則可謂明於聖人之學者也夫明於聖人之學然後能行行之與明固非有二也今夫學射者不操弓矢而談射非惟必不能射其所談者必無當於后羿學奕者不涉碁局而談奕非惟必不能奕其所談者必

無當於秋儲行之生熟而明之淺深隨之不能行而徒以其意想測度談道未有不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若少墟先生之於道則可謂允能行之者也何以知之其所講者平淡而融徹平淡者聖人之正學也融徹者其體會眞也今論語孟子之書具在論語所載夫子之言有一語不平淡者乎然至玄至妙在其中矣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孟子則闡明論語之言而時露其玄妙固聖賢氣象之殊要亦覺悟後學有不得不然者夫語聖學之要則一敬盡之矣即致良知之說未若敬之一言正大而無弊也後之講學者又過爲玄妙舍所戴之天

而言九天之上又言無天之天舍所履之地而言九地之下又言無地之地此與白馬非馬之辯何異愚者不必言矣忠信之人必聞而駭之以爲妖言矣吾之所望以共爲君子者在忠信之人而先令其駭則天下無復可與言學者適足以號召憒詭妄誕之徒爲斯道害是

以少墟先生之言是眞能學聖人者也是眞能爲君子者也是眞能使天下人爲君子者也先生進則直諫以匡時退則脩身以正人是謂知行合一天下之眞知也言行相顧天下之至言也余反覆先生之集想見其心極虛其量極廣其救世之念極切如是而有言安得不

洋々秩々也瓏瓏其音者其質玉乎豈不然哉余受先生之益多矣先生不鄙而命爲之序余欣然命筆而以請正於先生焉

萬曆甲寅秋七月高邑趙南星頓首譔

馮少墟侍御集序

道未始有敝也而任之者人人殊烏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君子小人之中庸豈有異哉然一得之以時其中一以恣其無忌憚之爲至其無忌憚也則

亦不得為中庸已矣孔子倡學洙泗蓋逆知後世之學有出於此者矣故綢繆於仁義禮樂之文諄復於天人理欲之辨而未嘗輒及於道豈聖人不欲人之蚤有知乎晚宋諸儒不得夫子之意保殘守陋至於晦塞而不明自白沙陽明二子出知其模放似而非真誦說多而迷始也直揭本體以示之乾坤載闢而日月重朗學者當事逸功倍以直躋聖人之域而無難徐而察之乃有不然者何歟少墟侍御與余同館閣之遊余不自量以學相切劘者三載乃散去諸君

子率過信余而侍御之嚮余尤篤今別十有九年聞方聚徒講學任道甚力頃得其論著所為追琢於念慮檢束於躬行者詳哉其言之也而於性與天道有不數數然者豈侍御之學而有未至歟將別有說歟迨內斃於身心而外驗之胴葦乃霍然而寤始知侍御之自有主謂而余之所窺有未盡也聖人者有道有器守於器者階循等歷猶有所執而不踰蓋潛心者可繇是為上達之階而不能者亦可以寡過乃道之未明而務擺落古人之形迹將蕩然無復可守之

矩度而移遊莞眛反易為浮誕憜縱者之所托以余觀於世蓋往往然矣君愛身潔已不稍以非禮自點前圖史而後行璜如處子之在閨其以先儒之矩矱導揚闡繹瀝腸數腎語盡而情忠惟恐彼之不喻於我而我不悉於彼也豈將以是為閑先聖之道之具而防學者之末放也歟雖然言所可及思所可至者非至也言不能及思不能至而豁然還其本心孟子之所謂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安資深取之逢其原朱子所言不費推移而中流自在者庶幾近之矣在

侍御勉之而已余與侍御相期者遠既以侍御之誨自勗而復以此語進觀者將無以為孟浪之言也夫

萬曆甲寅新春瑯琊年弟焦竑書

馮少墟先生集序

夫道生人失其所以為道則失其所以為人矣誰甘於失其人而每失其道耶思耳道貫於血氣之質弗相離也離道而抱空質烏與土梗何殊乎是道也其大無外或狹而小之其密無間或輟而斷之其粹無滓或駁而蟣之是故學

為急焉學也者恢廓而使之大縮聚
而使之密滌盪而使之粹也道不待學
而有而非學無以保其有非學無以
沒其有非共學無以共其有故
孔子蚤歲志學沒歯不厭也然學亦難
言矣恤天之奧本中有本胡以徹之
知見之紛岐中有岐胡以析之習情之
錮忽醒忽迷胡以覺之是用連朋講究
互參證以求至當相夾持而防墮落
故
孔子以不講為憂也夫道需學之需講
有不啻饑之食寒之衣者而講學罷世
豈非盡世之尤也不學之士患在不講
講學之士患在不副或亦艷為美稱

擔簦聊聚朝夕問路歲不越閾辟
露背而談九容揮麈而稱儉素於
我乎何有故
孔門之訓無行不與夫惟相與以行則學
爲真學講爲真講而萬世宗之無
斁也少墟馮先生沉潛聖學踐履萬
曆問業之士如雲而先生惟有故似

闡揚劉實衛道謹嚴蓋亦以行爲講
以行爲學者也道不在茲哉昔有問
楚侗先生以天命之性者先生方欲訓
解其人曰意公自立其性耳先生爲
之矍然慕岡先生會友於白下凝然相
對或曰馮公何無講座上曰此人渾身
是講其立旨於論講矣汗不肖仰先

生之行有年茲誦其講道之集若而
卷而窺君子之惓惓也敬綴數語志向
往焉
萬曆乙卯秋八月朔日安邑曹于汴謹
撰

蓋橫渠先生之言曰為天地立心為生
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
之數言者古未嘗有是言之自橫渠先
生始生字先生之後者無論聰明俊傑
之士即徵有知識少能嚮往者靡不艷
慕之亟稱之以為人生斯世必如是必

如是蓋憾不于其身親見三者是人之情大抵然也審若是宜其率吾之性盡吾之才舉一世置之清寧安阜之域又揭斯道于中天令世世成永賴之休俾先生之言一一皆有明驗成效烏斯為不負先生者顧遡其一時意氣之感激雖如此追考其生平之謬戾竟如彼始未嘗不欲立心寃也反傷其心初未嘗不欲立命率也及戕其命徃聖之絶學匪惟不繼大亂其真者比比皆然萬世之太平匪唯不開釀世之亂者歷三可數豈横渠先生言之必不可行失之大而誇者耶而非然也行基之言言肖之心其心辨者其詞確其詞確者其績著

蓋若影之從形聲之應響無一不脗合焉者胡以徵之則今關中少堧馮先生所著之書是也先生同橫渠之鄉中和之氣獨稟其全純粹之精尤擅其美曰道曰德和矣順矣義之縷析委各之條理曰理曰性窮矣盡矣命之根極處一一徵至質之千聖合若符節通之萬

靈毫無遺憾見地真不可階幷緥使晉先聖再起必無間然也矣時泰風膺天罰兩耳聵二紀五十年藉前脩遺訓開覺聱愚蒙其于先生雖私淑之勤終泰楚之限頃邀天幸祝鶴脩年丈惠以全書朝夕研窮竊謂先生之言質之橫渠之四為蓋已見之行事深切著明弘匪

載之空言者比何者天地之心亟空立矣頑天地之心何在人心是也人心必有理以主張之而後不至於顛倒錯亂太極默運覆載生成其顯証也先生之言曰佛氏以理為障一切總歸于空所以無感時似與吾儒同一有所感便顛倒錯亂依藉落于世味中而不可救藥

夫人心至是幾不立矣知人心便知天地心自先生斯言出舉凡人心皆有以自持其不至于高卑易位東西易面者胥由之矣是天地之心無能自立先生為之立之也生民之命亦宜亟立矣命附人之身心天覆之地載之鬼神鑒之魂夢驗之命不立者心不屬身魂不附

體神襯其魄鬼業其巢而大命傾矣先
生池陽之講不惟士人興起即里巷小
民咸擁輿聚觀候門竊聽歎得一二語
終身誦之先生因出一冊刻做個好人心
正身安魂夢穩行焚善事天知地鑒鬼
神欽舊對一瞻示之于是衆共朗念歡
然稽首而去此段光景立之斯立詎不

親見即一邑寰宇可推是生民之命向
胡偃仰顛頓今胡振奮激昂先生為之
立之也往聖之學湮殘如綫誰興繼之
唯不知學之當講夫是以學絶不繼先
生曰天下事各有職今一毫越俎不得
只是講學一事無論窮達人人都是當
講的人人都是有今的說不得越俎故

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
為本斯言也一細味之誰不猛省奮發
舉注聖之學既絶而復續者皆自先生
之一言始非先生為之繼之而誰為也
太平非小補之勲萬世非旦暮之近若
之何以開之先生集中載王安石一段
正與開太平相反者其言曰世之論安

石者曰執拘曰自是此皆是病疪非是
病根安石志大才高學博目空將古今
聖賢都看不上以為堯舜雖是聖帝而
疆域甚隘禹湯文武雖是聖王而享國
不過數百年孔孟雖是大聖大賢而亦
不能使春秋戰國為唐虞三代都是迂
闊了須是富國強兵開疆拓土名利兼

收做古今第一個有用的聖人幹古今
第一件有用的功業且宋室國弱兵寡
全被韓范富歐及趙抃程張諸迂濶人
把國家事躭閣了須是得這等敢做敢
為不怕人議論不說迂濶話人如呂惠
卿章惇蔡京輩幹得實事也做得出
大功業其心以為待我事功成時方且

格天地光祖宗使人人稱頌一時天寵
何足畏祖宗何足法人言何足恤哉安
石不是有心禍天下只是學術主意差
了所以自誤誤人國家耳夫安石神髓
盡在此處先生搜之抉之如視諸掌然
則安石之學一世不用一世之太平開
萬世不用萬世之太平開是先生為萬

世開太平又如此者由斯以諛橫渠先
生之四為快論也先生各指其所自出
如氷之有原如病之有因身斯世斯道
之責者率而由之太和自在宇宙間矣
昔之稱楊橫渠先生者曰一窺聖道若
先生夫固從容中之者也其書豈非
國朝之元龜斯文之正印耶柳又因是

而竊有感焉先生報一友人書簡末云
昨因賤恙不能盡談別來體驗此心覺
過不去然不為門下一言此心亦覺過
不去即此是良知也門下以為何如引
而伸之全集中凡體天地之撰通神明
之德順性命之理顯萬物之情僂種之
與人為善處不啻數百萬言諸名公前

序洋洋纖纖昭揭闡揚備矣焉伏而思之是皆先生此心過滑去者殘廢人七十有二筆研久氣不揣而強綴繁言非騰口也要必如是方于此心過滑去敢僭筆之用以告夫凡讀先生之集者亟宜知先生之心也時

萬曆四十五年歲次丁巳夏五月望王梵之

江夏聾耄老人賀時泰頓首拜書

馮少墟先生集序

少墟先生余同年馮仲好也仲好少即志聖人之學由庶常吉士為侍御史言事罷歸閉關九年精思力踐而於聖人之道始沛如也所在講學論道為集凡二十二卷余

受而卒業焉作而嘆曰此真聖人之學也聖人之學之難明也蓋似是而非者亂之其差在針芒渺忽間不可不辨也今夫人目則能視耳則能聽手則能持足則能行視聽持行者耳目手足也所以視聽持行者何物也凡世之不知學者皆覿面而失之於是也然而目之視貴其明耳之聽貴其聰手之持貴其恭足之行貴其重所以聰明恭重者何物也凡世之知學者又往往覿面而失之於是也然而目

之明非我能使之明目本自明耳之聰非我能使之聰耳本自聰手足持行之恭重也亦然其本来者又何物也世之知正學者又往往覿面而失之於是也耳目手足者形也視聽持行者色也聰明恭重

者性也本来如是莫知其然而然者天也此一吓謂本體也本體如是復還其如是之謂工夫也脩而不悟者猶末而迷本悟而不徹者認物以為則故善言工夫者惟恐言本體者之妨其脩善言本體者惟

恐言工夫者之妨其悟不知欲脩者正須求之本體欲悟者正須求之工夫無本體無工夫無工夫無本體也仲好之集至明至備至正至中非脩而悟而徹者不能真聖人之學也吾特于其集中示人最切者揭而出之以見似是而非者亂吾聖人之學其端蓋異於此也

萬曆癸丑秋七月錫山年弟高攀龍書

序少墟馮先生集

在昔己丑云歲庶常吉士二十有二人天子命少宗伯田公為之師而金陵焦弱侯

以理學顓門爲領袖
晁時同僚多杜年
威氣不甚者殆疾語
惟會稽陶周望好禪
理長安馮仲好好聖
學時與殆疾相激
揚仲好冷面骨人也
雲端居晏坐茹淡寡
營文字之飲鮮所徵
逐五臺愛周原之簡

易而憚仲好之移莊
不敢以狎進私載言
此食生豬肉者謂其
有意於西廡之間也余
改以請急歸越歲還

朝遇南昌劉幼安於
淮陰為仲好五岳起
方寸也曰三秦大都仲
好修士且屢試之甲乙
不在人後而有上下其

手者竟得西臺何也余曰子休矣謂承明著作之廷豈以滿仲好志耶居久之有詔屏遯請言者而仲

好亦坐廢且二十一年矣仲好無幾微牢騷不平之氣而益湛思於學脉益寤寐洙泗折衷濂洛維一禀

承於先覺而獨證獨
創自爲一家之書今
所刻語錄紀序詩歌
尺牘雖著十餘萬言
是旦異時講學先生
微言不合而微信哉
希仲好獨以躬行爲
務學者覩其酬應取
予細微造次之際無不
心折意消故翕然宗

之曰閩西夫子而胡士
想聞其風時以入告巽
備細旃之聽夫康齋
以布衣召見文請以
陳皋變立坐論之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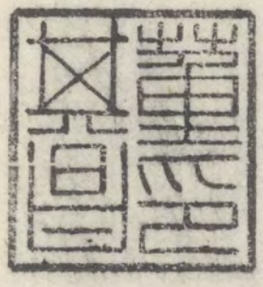
豈復借資於官秩
而況仲好園文學侍
從之臣乎哉吾以仲好
卜世運氣余迴環參
完金集宗旨若有悟

入而諸序者業先之
不復歷贊獨以諸君子
所見者江漢吞天浴
日之後而余所見者
岷嶓發源汎觴之物

蓋仲好學爲聖人之
志定於際常時而今之
充實光輝不離本來
骨相也崔侍御六千
里外屬余爲序余既

幸附不朽又以慨周
室仍安皆不及覩也嗟
乎士固有百不為多一
不為少乎丑冬臘得
仲好兄稱感矣

歲在戊午華亭年
弟葉昌熾拜書



馮恭定先生全書目録

卷一

語録

辨學録

卷二

語録

疑思録

卷三

語録

疑思錄
卷四
語錄
訂士編
卷五
語錄
關中士夫會約
卷六
語錄

學會約
諭俗
卷七
語錄
寶慶語錄
卷八
語錄
善利圖說
卷九

語錄
太華書院會語
卷十
語錄
太華書院會語
卷十一
語錄
池陽語錄
卷十二
語錄
關中書院語錄
卷十三
序
濂洛文抄序
關學編序
寓燕課録序
呻吟語序
丁未冬稿序
明道集抄序
思菴野録序
理學平譚序
認字測序
秦關全書序

正學書院志序　桃岡日錄序
砭已名言序　東遊稿序
學翼序　疑思錄序
辨學錄序　馮氏家乘序
馮氏族譜序　遊秦小草序
理言什一序　涇野先生語錄序
薛文清先生全書序
聖學啓關臆說序　長安縣志序
越中述傳序　姜鳳阿語錄序
鄭溪書院志序　旌烈錄序
森玉館集序　古文輯選序

卷十四

說

做人說上　做人說下
講學說　夢說
天道說　名實說
勤儉說
孝弟說別孫生繩祖

書孝弟說贈寧孝子
又書孝弟說贈馬孝子
顧用晦字說
箴
座右箴
贊
秦關先生像贊
解
命解

論
論荀卿非十二子 閣試
聖之時論 館課
卷十五
記
關中書院記　復性堂記
關中書院科第題名記
書
與友人論文書 館課答同志問族譜

奉許敬菴老師
答饒映垣同年
答強虞菴侍御
答逯確齋給事
答楊原忠運長 七
與楊晉菴都諫
答汪明卿學博
答江劬見比部
答余少原廷尉
答李詢莪同年
答蕭慕渠老師
與友人
答涂鏡源中丞 四
答喬裕吾同年
答朱平涵同年
答李翼軒老師
答鄒南皐先生 三
答楊原忠郡守
與趙夢白先生
答韓旻阜司李
答黃武皐侍御
答顧良知布衣
答高景逸同年
與王保宇郡丞 二
與沈芳揚太府 二
答陳可績茂才
與鄧元孝布衣
答吳繼疏中丞
答羅匡湖給諫
答張居白大行 三
答楊晉菴都諫
答史蓮勺侍御
答王蒼坪明府
答吳百昌中舍
答南二太中丞 癸亥

卷十六
雜著
百二別言
釋褐後書辟自警二則
董揚王韓優劣館課雪夜紀談
書周淑遠卷　別李子髙言
別李士占言
渭濱別言贈里東郊侍御
書江布衣卷　別河津窜董五生

題辭
關中四先生要語題辭
學會約題辭
關中士夫會約題辭
輔仁館會語題辭　朱貢士行録題辭
跋
孟雲浦教言跋
劉孟直嶽會雜詠跋
周淑遠遊華山詩跋

理學詩選跋　辨學錄跋
古文輯選跋

墓表
明誥贈奉直大夫冀州知州東泉楊公配贈宜人陸氏合葬墓表

墓誌銘
王氏女墓誌銘

卷十七
傳

河南衛輝府通判一軒劉公傳
西郭先生傳　朱貢士傳
貢士樊公傳　楊繼母傳
四先達傳 尚書雍公 大參李公 給諫張公 尚書劉公
蕭沈二先生傳

祭文
祭王蓮塘太史文　祭許封翁文
祭姚西郭先生文　祭孟雲浦先生文
學會公祭王經軒文

祭韓昌黎文　祭伯兄文
詩
閑中四先生詠　涇野呂先生　豁田馬先生
死谷韓先生　鮚山楊先生
觀書吟　善利圖
自省吟　讀書
丙申春日與同志論學因及莫春章有
感為賦十二絶
勉學　讀易復卦
答友人問坐馳　讀割烹章

余自戊戌臥病閉關九年至丙午冬始
勉赴學會感而賦此
偶書
戊申莫春偕王惟大郡丞宜化汝剌史
劉孟直郡丞楊工載進士周淑遠大
參張去浮學博宜叔尚文學講學太
華山中同志至三百餘衆
讀數內章示門人　讀陋巷章自勗
中和吟六言十絶

夏日郊居有以腴田求售者余辭去賦此志喜
寄懷鄒南皐先生
與同志講學太華書院
卷十八
奏疏
論劾險佞科臣疏 請修朝政疏
請告疏
公移
申飭放閑行蒲臺縣
禁革吏承夙弊行五道及二運司
稽察承差行真定縣
嚴催掣鹽行山東運司
剔除奸蠹行蒲臺縣
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行山東范運
同
發山東運司告示稟
尊崇名賢行茌平縣

優禮名賢行泰安州
清理鹽法行山東運司
又
尊高年以重名教行濟東縣
批山東運司問過路上陳偉器詳
表隱德以勵世風行分守濟南道
卷十九
族譜
例義
世系
世傳
外傳
譜訓
卷二十
家乘
誌銘傳表
詔命
贊
名宦鄉賢志傳公移
卷二十一
闕學編

卷二十二

閩學編

家大人稟自巳丑至壬子按臺畢公序而刻之巳行世久矣癸丑至辛酉夏余小子恐其散逸各以類附刻焉

覽者鑒之

不肖仲男嘉年書

續集目録

一卷

語録

聞斯録

首善書院願學祠記

川上會記

蘭臺法鑒題辭

西城義倉約題辭

維風約題辭

鹺台李公會語題辭
孝子祝公傳
四川樂至縣知縣西塘趙先生傳
太和軒語錄序
移愚錄序
存古約言序
梅雪軒稿序
仰節堂集序
首善書院誌序
聞幽傳序

二卷

祭伯兄文
祭內子趙淑人文
先兄斗墟馮長公墓誌銘
誠字銘
敬字銘
國朝從祀四先生贊
和王惺所大祭首尾吟二首乙丑
惺所原吟附

寄懷關中書院允執堂諸同志
讀齊人章　論管仲
依韻和楊晉菴學會自警
七十自壽
正俗言
西臺講議跋
讀史六則　讀張居正傳
答令問　策問
答客問道
與史義伯光禄

與張心虞武部
與鍾龍源尚書
答姬　台封君
答余少原家宰
答曹貞宇總憲
答吳繼疏司馬
與朱以功布衣
答鄒南皐先生
又

答袁節寰中丞
與顏同蘭常博
與劉文石道長
與錢麟武宗伯
答倪吉旋道長
答張逢軒中丞
與劉澄源司訓
三卷
稾草

方輔臣議
辨講學疏
請告第一疏
請告第二疏
請告第三疏
請告第四疏
請告第五疏
辭南掌院疏
辭工部尚書疏

四卷
贈一品誥命
恳卹録
賜謚疏
祠堂雜記
行實

馮少墟集卷一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録

辨學録

心學之傳始自虞廷而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言本體辨析至精言工夫條理極密萬世道學之宗統於是矣後世學者寖失其宗不知中之所在而緊以心當之於是以覺言道而不以所覺之理言道

其原蓋淫於佛氏空覺極圓之說以無善為心體以天生蒸民本有之性悉掃而空之其弊至於率天下之人恣情縱欲流於小人之無忌憚而尤自以為無礙也聖學之蓁蕪可勝慨哉少墟馮公潛心理學積有歲年精一之功入於無間近得其所與諸門人辨學錄讀之直指心之理為道心以心之覺為人心道心非無覺以覺之正當處言也為書八十一章闡性命之秘辨似是之非如所云吾儒之肯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肯只在無善二字又曰儒學只有一箇善字直從源頭說到究竟更無兩樣故易曰繼善顏曰一善曾曰至善思曰明善孟曰性善又曰擇善為善善總是一箇善為總是一箇為非善與利之間復有無善之善嗚呼盡之矣善即理也即道也即中也精乎此謂之惟精一乎此謂之惟一執乎此謂之執中以之為君謂之仁以之為臣謂之敬以之為子謂之孝以之為父謂之慈以之交朋友謂之信以之視聽言動謂之

禮以之臨大節而不奪謂之節皆理也道也中也此吾儒之正傳孔孟相與講求切磋以教天下萬世只此一脉以維持宇宙更無餘蘊矣少墟辨析於毫髮之間凡世儒所易惑處輒為道破吾儒之家寶始復其舊佛氏之流弊始塞其源虞廷心法於是乎曉然復明於天下矣其功不亦偉歟不敏與少墟共炙此學於十餘年之前已亥以後不相聞者幾十年而少墟究理愈深辨學愈督頃者不敏叨撫榆陽得以所學知止一宗遠求印正少墟以為有當也所以相期於必至之域固有不言而信者矣若夫少墟立朝大節居鄉儒行卓然於一時固薦紳士大夫所共服也篤實輝光之應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萬曆三十五年歲在丁未春仲之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

欽差巡撫延綏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豫章涂宗濬書

王文成揭良知之學新天下耳目其論自正而

其徒賢知之過者寢淫寓入于禪今且百年而弊滋甚于是格物脩身兩家之說復起或矯枉救失或標宗分門紛若聚訟矣不佞竊謂道本一貫求之言語文字則支離蔓延愈益晦塞夫格物致知脩身何可偏廢也長安馮仲好辨學錄凡八十一章其首章云聖賢學問總在心上用功不然即終日孳孳屬枝葉耳所以辨心學甚詳或言仲好之學又似專以正心立教者非也身外無心心外無意知物道一而已惟以言

語文字自為一家而後衆言淆亂聽其說可喜而覈其實則乖仲好為析是非決嫌疑使大道不迷於他岐則脩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一以貫之矣昔孔子論性相近而孟子獨稱性善孔子多言仁而孟子每言義彼願學孔子者豈顧倍之要以是時淫辭邪說熒惑天下欲正人心必就其蔽錮闢切之所在而割決挽回之故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不佞未見仲好全録而第據前數章所論辨意當如此與仲好談者

張孝廉心虞傳其錄者張右丞憲周仲好有訂士編善利圖說士戒闢學編諸書與此互相發明蓋自得之見不易之論合而觀之知學不可無辨辨不可無錄錄不可無傳矣

又

余自秦入晉張右丞以馮仲好辨學錄迫余序之余所見財數章皆論心語倚馬成草姑以塞諾耳久之得全錄而知仲好所辨在儒學釋學其論極為精微也釋初入中國所傳經語義猶

淺其後乃有禪或不立文字淨知妙圓體自空寂或以不思善不思惡本來面目或不看經念佛無事省緣靜坐體究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其源皆自不辨心性始吾儒曰盡心知性釋亦曰明心見性若相同而實相遠蓋本之告子告子非不言心而曰不得于言勿求諸心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而曰仁內義外非不言性而曰猶杞柳猶湍水曰生之謂性孟子辨之不遺餘力世無孟子而釋氏以告子之說簧

鼓天下論性曰在目為見在耳為聽在口為議論在手能持在足能運又曰衆生皆有佛性噬人之獸可為瞿曇比丘十千之魚盡為忉利天子曰離一切心即汝真性曰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絶天理盡見曰心法起滅天地朱子惜其明心而曾不得心為之用見性而曾不得性為之用則以知覺運動之性為性而非義理之性以惟危之人心為心而非惟微之道心也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耳心性一謬人與禽獸

何殊此其學術視吾儒本原若緇素然又安往而不謬哉吾儒萬物皆備于我而釋惡外物吾儒循理心虛而理實而釋以理為障吾儒學不躐等而釋病其迂一超直上好奇弔詭之士墮其雲霧中于是攘莊列之言以佐其高如宋景文所云抑自覺其陋而更出已意益求前人所不及者入之而諱其惟幻鄙俚之談如朱紫陽所云而禍始烈有謂盜賊念佛免罪為聖人大改過者有謂造無限罪惡而遷謫時刻地說禪

者有謂識透即罪惡都無者禪自禪罪惡自罪惡是禪學且為亂賊三窟矣愚不肖者復惑于輪迴因果之事而皈依之而彼且曰度盡衆生方了菩提衆生度盡又惡用世界為也昔鵞湖之學墮于禪朱子辨之不啻孟子之於告子至今日乃有舍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談無善無惡心之體又曰無求同異于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無求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是矣遂使儒門頓有三釋以雪峰雲門過孔子上

儼然為釋傳法沙門建幡告四遠則逢掌殺畧者也左右采獲自負集儒釋大成而所崇信惟釋則游說反間渠成而利秦者也陰宗其指陽避其名既得欄柄入手開導之際改頭換面隨宜說法則暮夜詩禮發冢之盜恐東方明者也凡此皆起于學之不明學之不明起于心性之不明而仲好之所為力辨也辨者亦有之曰釋見聖人之上一截儒得聖人之下一截是以下學上達為二學也曰儒得聖人之下一截是以下馬少虛集

有本末為二物也無為貴辨矣仲好直窮其本之不同而其學之不可以達明鏡之照利斧之斷芟夷蘊崇之加蔓草何以過茲明道先生言會者大率談禪天下成風設有數孟子無如之何故宋時辨釋學者惟周程張朱其詳具遺書語録文集中而本朝惟羅文莊困知記今得仲好羽翼之幸甚猶恨無羽翼仲好其人者而何得以好辨疑仲好也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吾鄉先正道林先生少嬰羸疾入山習靜不言默識者三年自是洞然於性命之學古人學問多從病中生也少墟先生生而善病弱不好弄甫就外傅即銳然志於聖學先後從敬菴魯源兩先生遊及官中秘枉史未嘗一日輟講歸而卧病閉關九年精思力踐遂入聖人之室所著疑思録學會約善利圖説多先生病言而辨學録一書尤先生靜中妙悟見儒釋所以分別處皆昔賢所未發也陽明先生謂釋氏與吾儒只

是毫釐之隔先生獨辨其宗旨不同如薰蕕氷炭之不相入余嘗撮舉一二如曰吾儒之學以理為宗佛氏之學以了死生為宗仙家自有仙家宗旨佛氏自有佛氏宗旨與吾儒全不相干曰吾儒論學只有一箇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善何曾有聲有臭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僅僅十四字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曲盡其妙曰佛自佛儒自儒不混而為一曰吾道本大何必兼二氏而後見其本那

固不能兼正正豈可以兼邪皆先生獨得之見千言萬語惟恐學者墮入罟穫陷穽之中蓋吾儒之道如渡江河之有維楫揚帆鼓柁中流自在而行彼真空妙有把柄何在如以飄風不繫之舟試於黑風白浪何嗟及矣此先生惓惓欲人求之實地也先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然終日正襟危坐儼乎若思應事接物如執玉如捧盈此心未嘗一刻放下先生有主之學於是可見昔橫渠學凡數變陽明亦悔二十年錯用其

心先生過人遠矣余生於閻齋道林二先生理學之鄉愧不聞道賴先生時時教之若將興起焉者為妄綴數語以志依歸之意若先生微言妙論余固不足以知之也

武陵後學楊鶴頓首書

孔子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夫學問思行學已賅是矣猶必明辨云者謂不如此譬之適越而北其轅彌學彌遠彌行彌差矣乙巳秋鳳翔張心虞孝廉訪余山房而二三門人聞心虞至亦多朝夕過從共談心性之學秋涼夜靜語話偏長別後因録其相與發明者得八十一章雖下學上達之旨不敢謂得一貫真傳而吾儒異端之辨或亦可以俟後聖于不惑耳夫以金之閻汶魯何足與聞斯道而一得之愚得之朋友講習者為多于是益信明辨之功其益果大而曩所稱弗明弗措原非有心弗措辨至此雖欲措焉不能也于是題其篇曰辨學録

長安馮從吾識

辨學錄

自古聖賢學問總只在心上用功不然即終日
孳孳總屬枝葉

右一章

聖賢之學心學也然心亦有不可不辨者故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若不
辨人心道心而第曰只在心上用功則遍周法
界之說當與精一執中並傳矣

右二章

孔門不輕言心其自叙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其
稱回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警人曰無所用心
難矣哉言心便言矩便言仁此道心之說也言
心便言用此精一之說也以道心為主則心有
所用而不落于空人心悉化為道心即心即矩
即仁即心是言仁即所以言心也又何必數言
心哉不然舍矩言心舍仁言心又舍用言心則
此心了不可得而左袒人心者得借口矣

右三章

孟子論心之本體歸之理義故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論心之功夫歸之操存故曰操則存舍則亡此正孟子得統于孔子處若言心不言理義則本體涉于虛言理義不言操存則功夫流于泛便非孔門惓惓論仁之旨

右四章

人心至虛衆理咸備舍過理說心便是人心惟危之心即有知覺是告子知覺運動之覺佛氏圓覺大覺之覺非吾儒先知先覺之覺也覺之一字亦不可不辨知覺的是天理便是道心知覺的是人欲便是人心非緊以知覺為天理為道心也若舍過理字說心說知覺便是異端

右五章

程子曰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朱晦翁曰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者即是裏面本來有的陸象山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又曰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薛文清亦曰心所具之理為太極心之動靜為

陰陽而王陽明亦曰人心一刻純乎天理便是一刻的聖人終身純乎天理便是終身的聖人此理自是實自來吾儒論心都不曾丟過理字若丟過理字可以言心則先儒之說皆誣而象山心皆具是理此理同也二句皆剩語矣

右六章

問心可有乎曰不可有問心可無乎曰不可無或又問心可有乎曰可有心可無乎曰可無或者未達曰人心可有乎曰不可有道心可無乎曰不可無道心可有乎曰可有人心可無乎曰可無曰如此則又何未達之有或者憮然曰而今而後始知心果具是理而堯舜其心果至今在也

右七章

世俗之所謂有心有的是人心吾儒之所謂有心有的是道心異端之所謂無心無的是人心這等去處辨之不可不精故曰惟精守之不可不一故曰惟一

一則純是道心無復有人心之雜矣故曰允執厥中必如此方不墮世俗之弊流異端之非

右八章

楊龜山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有人說無心伊川曰說無心便不是只當說無私心無私心三字可為千古名言程門之所謂私心即虞廷之所謂人心也此不可不無者也

右九章

問私心私也有求公之心亦私也何如曰有求公之心便是公如何說亦是私

右十章

人心一槩說不得有亦一槩說不得無如均喻也喻利之心不可有喻義之心不可無均為也為惡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無均報也報怨之心不可有報德之心不可無均憂也憂貧之心不可有憂道之心不可無可見人心原一槩說不得有無只當論其所有所無之心為何心可耳

右十一章

吾儒曰喻利之心不可有異端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吾儒曰為惡之心不可有異端曰為善之心不可有或詰之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喻利之心可有乎為善之心不可有為惡之心可有乎彼則曰喻義之心且不可有況喻利乎為善之心且不可有況為惡乎夫喻利之心為惡之心固不可有喻義之心為善之心豈可無而彼亦以為不可有如此為言雖中人亦知其非彼又

惡人之非之也復倡為一切摠歸于無心之說以為人之心體本空無利無義無善無惡者其本體也必也無喻利心併無喻義心併無為善心無為惡心併無為善心一切總歸于無心方合本體耳說至此雖高明亦莫知其非矣不知說至此正是發明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處柰何不察而誤信之邪且義原非外性原是善心之本體原是有善無惡的可見必有喻義為善之心而後為合

本體也今欲一切摠歸于無心安在其為合本體邪況人心易放而難收儘去喻義猶恐喻利儘去為善猶恐為惡今欲一切總歸于無心竊恐義無而利未必無善無而惡未必無反為本體之累不小也又安在其為合本體邪又況義利只有兩途人心原無二用出于義即入于利出于善即入于惡豈有無義無利無善無惡一切總歸于無心之理乎大抵義原非外特自有其義之心不可有而喻義之心必不可無性原是善特自有其善之心不可有而為善之心必不可無縱是喻之又喻以至于化為之又為以至于忘造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處只好說有喻義之心而至于化有為善之心而至于忘有喻義為善之心而無聲臭之可儗亦說不得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今曰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此孔子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之言不待辨而知其非者也

右十二章

問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原着不得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何消着改曰性善孟子道性善正直指天命之初而言耳又問無聲無臭何也曰善曾有聲有臭耶

右十三章

天命之性如一陽來復造化生意雖未宣洩而凡宇宙間形形色色萬紫千紅無一不胚胎完具于其內故曰天命之謂性此自是實在道理原不落空若曰天命之性渺渺冥冥一切俱無如此不知天命的是箇甚麼便于天命二字說不去矣

右十四章

無適莫心而有比義心者君子也有適莫心而無比義心者衆人也無適莫心而併無比義心者異端也異端之說恰似高于吾儒不知心無二用一無比義心便有適莫心既有適莫心而又無比義心此異端之學依舊落于衆人可見道理本自明白特人不察耳

右十五章

問人心一緊說不得有無此是論工夫若論本體則無善無惡全說不得有矣異端無心之說蓋指本體也似亦有理曰不然論工夫心原一緊說不得有無還有不可不有者不可不無者若論本體則全說不得無矣故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曰無曰非何等明白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辭讓之心禮也是非之心知也仁義禮知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曰皆有曰固有又何等明白而曰本體無善無惡異端無心之說專指本體而言誤矣

右十六章

問近日學者亦知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講起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之說若謂善之善對惡而言也無善之善指繼善之初不對惡而言也

惡如彗孛妖氛善如景星卿雲無善之善如太虛惡如木石屑善如金玉屑無善之善如目中不容一屑何如曰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旨却在無善二字近日學者既惑于佛氏無善之說而又不敢抹撥吾儒善字于是不得已又有無善之善之說耳不知吾儒之所謂善就指太虛本體而言就指目中之不容一屑而言非專指景星卿雲金玉屑而言也善字就是太虛非太虛為無善之善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由可以為善之善才見得乃所謂善之善兩箇善字原只是一箇豈有可以為善之善乃與惡對之善乃所謂善之善乃無善之善之理哉

右十七章

問有其善喪厥善有意為善雖善亦私可見善原是不可有的彼無善無惡之說有無善之善之說或亦未可盡非也曰有其善喪厥善有意為善雖善亦私是謂工夫不可自有其善不可

有意為善耳非謂善不可有亦非謂本體無善無惡善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也

右十八章

問無善無惡有無善之善之說彼欲以無字藥有其善有意為善有字之病非得已也曰有之一字病痛誠無窮如有詩文者以詩文自高有功名者以功名自高有氣節者又以氣節自高傲世凌物令人難近或以為名之心為善或以為利之心為善或又以善服人之心為善假

公濟私令人難測如此是皆有其善有意為善之病不知一有其善便不是善故曰喪厥善一有意為善便不是為善故曰雖善亦私至于喪至于私則善于何有如此是其病正在無善也而又誤以無藥無豈不益耶其病而速之亡乎且心之本體原有善無惡而誤為無善以藥人之病夫醫先自誤也其如藥人何

右十九章

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漸流漸遠有清有濁謂有

濁而清名始立則可謂流之清對濁而言則可謂水之源無清無濁則不可謂流之清為清之清源之清為無清之清則不可知此則本體無善無惡之說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之說是非不待辨而決矣

右二十章

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此性之說也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清者勿使之濁濁者復澄之清此學之說也三品之說是徒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未嘗不是而不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則澄濁求清非揠苗也嗚呼不知本體者疑性之或惡而既以學為義外知本體者信心之即道而又以學為揠苗學果何日而明哉

右二十一章

天地間道理有奇便有偶如有陽必有陰有晝必有夜有中國必有外國有君子必有小人至

于天人理欲公私善惡之類皆是若不扶陽抑陰不尊中國攘外患不進君子退小人不存天理遏人欲而曰無陰無陽無內無外無君子無小人無理無欲無無亦無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此大亂之道也

右二十二章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譽字下得有毒道字占得地步堯千古大聖人也稱之原非譽令人不敢開口矣故曰毒堯桀兩忘原非道而曰道雖自已占地步其如害道何孔子祖述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使人人以堯為法以桀為戒才是大公至正才是相忘而化其道今曰不必堯之是而桀之非則是舜蹠不分善利不辨令人何所法戒何所適從而曰道道豈如是耶後世以君子小人參用為大公至正而曰建中靖國病正坐此不知以君子小人參用為中中豈如是耶道字中字不明關係不小不可不辨

右二十三章

吾儒之所謂道正指其可道者而名之也而異端則曰道可道非常道是明以不可道者為道矣又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明以不德為德矣無善之善其說蓋本之此嗚呼以不可道為道以不德為德以無善為善則善者為有善之善惡者為無善之善君子紲而小人肆矣

右二十四章

無無亦無之說人爭談之不知使人心而果能無無亦無也在吾儒固非中道在異端猶成一家不知人心原是活的心之神明原不可測如無一分公心便有一分私心無一分善心便有一分惡心公私理欲原相為貞勝原不容並立原無一切俱無之理今却欲無無亦無不知公心一無私心便有善心一無惡心便有無者真自信其無有者又不覺其有一不覺其有雖流禍至于不可抹藥而亦不自覺矣是無無亦無之說徒陰縱私欲而使之長也豈能無無亦無

哉

右二十五章

君子無心于功名却有心于斯世小人無心于斯世却有心于功名

右二十六章

人心最不可有物人心又最不可無主以公為主則私之物自無矣以理為主則欲之物自無矣譬如太陽當空則魍魎自息主翁在室則僕隸自馴若懲魍魎而併揜太陽懲僕隸而併逐主翁吾懼其魍魎愈熾而僕隸愈縱橫也是誰之過與孔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此人心不可無主之說也

右二十七章

吾儒論學只有一箇善字直從源頭說到究竟更無兩樣故易曰繼善顏曰一善曾曰至善思曰明善孟曰性善又曰孳孳為善善揔只是一箇善為揔只是一箇為非善與利之間復有箇

無善之善也功夫雖有生熟道理却無兩樣故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今曰有善之善對惡而言有無善之善不對惡而言則是孽孽為善之善為其對利而言之善也而善與利之間復有箇無善之善在矣有是理哉

右二十八章

有意為善有所為而為如以為利之心為善為名之心為善以以善服人之心為善之類非以安而行之為無意為無所為而行之勉強而行之為有意為有所為也今人見人孽孽為善而槩曰有意槩曰有所為則阻人為善之路矣

右二十九章

書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孔子稱回曰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勿失可見善原只是一箇善豈有有有善之善無善之善兩箇善之理古之聖賢若預知後世之必有為此說而預防之者奇矣

右三十章

異端之說陽欲高出吾儒陰實左袒世俗此所以嗜好者多且世俗之人有明白好利忘義者亦有內好利而外假仁義者這等人自己不喻義為善而又忌他人之喻義為善心欲非之而無其辭今一旦倡為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而又極稱無無亦無之說以伸其辨彼世俗之人聞此言欣然得借借以非人益欣然得借以自便如此豈有不嗜好之理彼其說誠有以陰中其心故也其他如聖人不仁伯寃死

名一切無礙之類未易枚舉摠只是左袒世俗此所以學異端者多好利敗名非其人甘于不肖亦其說自誤之耳

右三十一章

易曰易有太極又曰無思無為若曰這箇太極乃天地間自然的道理故曰無思無為若不說出箇易有太極而第曰無思無為不知無思無為的是箇何物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若曰這箇物則乃天地間

自然的道理故曰無聲無臭若不說出箇有物有則而第曰無聲無臭不知無聲無臭的又是箇何物夫有太極而無思為有物則而無聲臭乃吾儒正大道理正大議論與佛氏不同若丟過太極專講無思無為丟過物則專講無聲無臭是無思為而并無太極無聲臭而并無物則也有是理乎講的雖是吾儒的話頭其實墮于佛氏之見而不自知矣或曰中庸引無聲無臭亦不曾說出物則何也曰中庸雖不曾說出物則不知所謂德所謂敬信所謂篤恭者是何物耶若丟過德丟過敬信篤恭而直曰無聲無臭有是理乎孔子曰毋意又曰誠意曰無知又曰致知若曰必誠意而後能毋意必致知而後能無知也必毋意而後見其真能誠意必無知而後見其真能致知也故曰誠無為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雖無為却有誠雖無識却有帝則若丟過誠意而專講無意丟過致知而專講無知則亦墮于佛氏之見而不自知矣慈湖曰

人性自善衆德自備無之斯闕有不為異可謂千古名言惜乎以無意為宗而不信誠意令人有餘恨也

右三十二章

吾儒之言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而異端之言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恰似一樣不知吾儒所謂太極指實理而言異端所謂有物指谷神玄牝而言不可不辨

右三十三章

自異學言無而世儒多爭言無以為精微奥妙不知精微奥妙處豈專在無之一字哉易有太極敢道這有之一字說他不精微奥妙不得

右三十四章

使契為司徒敎以人倫此堯舜首開萬世敎學之原而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箇有字何等明白而異學爭言無世儒又從而附和之何也不知使父子無親君臣無義夫婦無別長幼無序朋友無信

是何道理成何世界于此而後知聖人之為慮遠而儒佛之辨不可不嚴也

右三十五章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箇有字都是天生來自然有的在易為太極在書為恒性在詩為物則天命之性命此者也率性之道率此者也脩道之教脩此者也惟其都是天生來自然有的何假思為故曰無思無為何假學慮故曰不學不慮曰無思無為不學不慮恰似精微奧妙曰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又何等平易明顯即平即奇即顯即微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此吾儒之所謂有無非異端之所謂無也

右三十六章

問無思無為大意曰無思無為何思何慮此吾儒之微言也而混佛者亦多喜談之不可不辨昔有一士人問某公無思無為之說者答曰汝目自能視耳自能聽饑來自能喫飯倦來自能

眠有思乎有為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其人聞其言大悅不知這等講無思無為便是佛氏之旨或問如何是吾儒之旨曰不過就某公之言下一轉語耳曰目自能視視自能明耳自能聽聽自能聰饑來自能喫飯喫飯自能知味倦來自能眠眠自能知節有思乎有為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如此講無思無為便是吾儒之旨此毫釐千里之辨也何也彼只說目自能視更不說論理之可視不可視有

這箇明的道理只說耳自能聽更不說論理之可聽不可聽有這箇聰的道理只說饑來自能喫飯倦來自能眠更不說論理之可喫不可喫可眠不可眠有這箇知味知節的道理若曰一論可不可便是有揀擇心有分別心有取捨心便是有思有為便不是了不知目雖自能視耳雖自能聽饑來雖自能喫飯倦來雖自能眠這箇可視不可視明的道理可聽不可聽聰的道理可喫不可喫可眠不可眠知味知節的道理

原都是天生來隨耳目口體自然有的豈待思
豈待為豈有所揀擇分別取捨于其間哉某公
之言未嘗不是只是丟過理字空說目能視耳
能聽饑來能喫飯倦來能眠單在氣質情欲上
說所以為異端所以惑人耳且人之所以異于
禽獸者幾希全在此理之一字若不論理則禽
獸目亦自能視耳亦自能聽饑來亦自能食倦
來亦自能眠亦無思無為人與物何以辨別而
人又何以參三才而稱靈于萬物哉故曰此毫

釐千里之辨也且如知覺運動視聽飲食一切
情欲之類原是天生來自然的原無思無為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佛氏窺見這箇子
遂以此為真性遂把吾儒這箇理字以為出于
有思有為出于偽如告子以人性為仁義莊子
以仁義為殘生傷性之類不是天生來自然的
故孟子不得已指點出箇見孺子而怵惕親親
骸而顙泚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嘑蹴之食之類
以提醒世迷見得吾儒這箇理字也是天生來

自然的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非以人性為仁義而殘生傷性也縱是說出多少功夫千言萬語說思說為只是教人思這箇無思的道理為這箇無為的道理非義外非摳苗非强世也吾儒指的是理異端指的是欲各人宗旨不同若不察而第曰均講無思無為均講何思何慮是以吾儒之微言為異端之口實也其不至于援儒入佛推佛附儒者幾希

右三十七章

問如何是思其無思為其無為曰今人乍見大賓承大祭雖甚放肆之人未有不竦然起敬者有思乎有為乎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雖費思為不過思這箇無思的道理為這箇無為的道理耳至于已饑思食已溺思拯有思乎有為乎禹思天下有饑由已饑之也稷思天下有溺由已溺之也亦只是思這箇無思的道理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有思乎有為乎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可以為堯舜亦只是為這箇

無為的道理思其無思為其無為此千古聖學真傳不然起頭一步先錯縱思為到底只成就得一箇五霸假之學問思為愈熟真心愈喪

右三十八章

問守與化曰守之又守以至于化便是化如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如此是化可為也自以為得便是無所得一放開便是半塗而廢便是功虧一簣便不是化化只是守到純熟相忘處非越過守別求化也守與化功夫雖有生熟之別却不是判然兩條路或者又云既得後不可放開太早不知只一放開便不是說不得遲早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若孔子說我得矣便放開便是踰矩文王說我得矣便放開便是已其何以為聖人後世學者只是越過守浮慕化所以敢于放開卒至于流弊不可言

右三十九章

只說放開便是無所得譬之古人寫字雖寫到

縱橫變化無所不妙處只是熟了其實不是放開義之醉後寫蘭亭只是義之把一生精神都着在字上一息不曾放開所以入于神化而不自知此正見義之于字學有所得處知此則聖學可知

右四十章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越過大字說不得化越過聖字說不得不可知

右四十一章

論學當先辨宗宗旨明白功夫才能不差仙家自有仙家宗旨佛氏自有佛氏宗旨與吾儒宗旨全不相干只是後世高明之士講學不精見理不透誤混而為一一混而為一遂令人難以分辨毋論信佛者即吾儒中闢佛者亦多以上達歸佛以下學歸儒以頓悟歸佛以漸脩歸儒以明心見性歸佛以經世宰物歸儒諸如此類名為闢佛適以尊佛名為崇儒適以小儒何也佛氏上達吾儒下學佛氏得上一截少下一截

功夫如此是夫子下學儒而上達佛也是佛反出其上而夫子由下學方能至也可乎脩而不悟豈曰真脩十五志學七十從心漸也以十五而即知志學非頓乎學而不厭脩也默而識之非悟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此亦吾儒頓悟漸脩之說也經世宰物而不出于心性安所稱王道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非吾儒之言乎今以上以悟以心性歸佛氏以下以脩以事物歸吾儒是佛氏居其精而吾儒居其粗也有是理哉故曰闢佛而適以尊佛崇儒而適以小儒也不知佛氏之失正在論心論性處與吾儒異不專在舍經世宰物而言心性正在所悟所達處與吾儒異不專在舍漸脩而言頓悟舍下學而言上達也惟其論心論性所悟所達處宗旨與吾儒異所以彼法中原無用此下學漸脩經世宰物之功非舍也況宗旨一異即用下學漸脩經世宰物之功亦與吾儒不同又何論舍不舍也又況宗旨一異豈止舍下學舍漸

脩舍經世宰物若曰達無所達悟無所悟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即上達頓悟明心見性亦欲舍之矣況學與脩哉而又何經世宰物之與有故學者崇儒闢佛當先辨宗若宗旨不明而徒嘵嘵于枝葉之間吾恐其說愈長而其蔽愈不可解也

右四十二章

或者以上以悟以心性歸佛以下以脩以事物歸儒闢佛而適以尊佛崇儒而適以小儒無論矣脩有人焉出而洞佛氏之一偏見吾道之大全舉頓悟慚脩心性事物而一以貫之可謂千古一快矣而又或過于張皇以為吾儒曰心彼亦曰心吾儒曰性彼亦曰性道理本同但華言梵語異耳且偏處二氏不能兼吾儒而全處吾儒可以兼二氏吾道至大二氏之學雖甚高遠摠不出吾道之範圍也不知吾儒既曰可以兼二氏二氏亦曰可以兼吾儒彼此相兼是混三教而一之也欲以崇儒闢佛而反混佛于儒蹈

三教歸一之弊豈不左哉凡儒佛既混于是談儒者稍求精便悞入于佛氏闢佛者稍欠精反操戈于吾儒雖名世大儒不能自解免也是其貽禍者一儒佛既混又于是詆儒者摘一二誤入佛氏之語以為非駁攻擊之話柄談佛者借一二吾儒精微之語以為惑世誣民之嚆矢雖大奸巨惡亦難以遽測識也是其貽禍者二向使佛自佛儒自儒不混而為一則談儒者安得誤入于佛氏闢佛者安肯操戈于吾儒詆儒者何所借以肆其毀談佛者何所借以行其私哉且吾道本大何必兼二氏而後見其大若必待兼二氏而後見其大則又安所稱大耶況吾儒正道也異端邪說也邪固不能兼正正豈可以兼邪若正可以兼邪又惡在其為正耶如此是闢佛而亦以尊佛崇儒而亦以小儒也又豈不左哉或曰吾道至大何所不容豈宜自限藩籬不知吾道雖大而彼之論心論性宗旨原與吾異夫彼先自異也吾又安得強而同之而曰不

以藩籬自限哉斯言也蓋為崇儒而混佛者辨非為信佛而非儒者言也若三教日月星之說蓋信佛而非儒者之言人人皆知其非庸辨矣

右四十三章

吾儒之學以理為宗佛氏之學以了生死為宗如人生則能知覺運動死則血肉之軀還在便不能知覺運動可見人之生死生死的是血肉之軀這能知覺運動的一點靈明真性原未嘗生未嘗死所謂本來面目萬劫不磨者此也悟得這箇便是超悟便知無死無生所謂出離生死見性成佛者此也其悟入處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不可言說不可思議只在當下一覺一覺便了更有何事雖中間說得千變萬化其實宗旨只是如是原來佗別是一般話說與吾儒論心性處全不相干蓋性者心之生理吾儒所謂性亦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但吾儒以理言非專以能知覺運動的這箇言佛氏惟以能知覺運

動的這箇言雖說出離生死其實全落在生死上說不論道理不論功夫只是空空的任這一點靈明隨他氣質情欲作用耳可見彼所云性乃氣質之性生之謂性之性吾所云性乃義理之性性善之性彼所云一點靈明指人心人欲說與吾儒所云一點靈明所云良知指道心天理說全然不同雖理不離氣而舍理言氣便是人欲天理人欲之辨乃儒佛心性之分此宗旨處不可不辨也蓋彼法中原有宗門有教門宗即是這箇宗旨別是一條超然直路與教不相關由教而入者便有階級若謂一為教法所縛一落階級便無由超悟故曰世間俗士為名利縛為嗜欲縛其心不得自在惟大乘人免此二縛謂之解脫身心俱自在得出世之樂又最上一乘有無不立脫縛雙遣當下便是即向所謂見性成佛不由聞見思議之類言至此便誤人不小矣且為名利縛為嗜欲縛彼以為欲障固是至

為空縛為法縛彼又以為理障而惟有無不立脫縛雙遣後為最上一乘空其欲而併欲空其理空其理而併欲空其空說的恰似玄妙不知一空其理欲將自縱一縱其欲何所底止如此即自號曰我能空其空豈可得耶所以然者蓋由彼所云這箇真性原只是氣質情欲作用原不論道理安得不以理為障原不用功夫安得不以教為縛任水泛濫而無隄防任馬奔逸而無銜轡安得不自悞而誤人哉佛氏差處全在宗旨宗旨一差無所不差故曰不可不辨也若夫髡髮出家棄倫遺世雖庸愚亦知其非故不煩吾儒之覶縷也

右四十四章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直指天命之性而言也曰未發是無其迹而非無其理故曰天下之大本所謂一理渾然萬化從此出焉者此吾儒之說也而佛氏覺性本空之說則似之以為這一點靈明作用的性本來原是空的目惟無

覩故能覩耳惟無聞故能聞心惟無知覺故能知覺目雖能覩而所以能覩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覩耳雖能聞而所以能聞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聞心雖能知覺而所以能知覺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覺性本空不生不滅若與未發之中相似而不知其寔大有不同者吾儒曰未發則目雖無覩而天命真覩之理已具無覩故能覩以無覩而有覩之理也耳雖無聞而天命真聞之理已具無聞故能聞以無聞而有聞之理也心雖無知覺而天命真知真覺之理已具無知覺故能知覺以無知而有知覺之理也即發而皆中節覩以天下而無不明而所以能明的真覩之理亦不可得而覩聞以天下而無不聰而所以能聰的真聞之理亦不可得而聞知覺以天下而無不睿知而所以能睿能知的真知真覺之理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羅萬象森羅亦冲

漠無朕未發之中不為無已發之和不為有未發已發渾然一理故中為大本和為達道中和致而天地萬物可位育也種種道理自天命之初已備就是後來多少功夫多少事業都只是率性之道耳吾儒所謂未發全在理上說所以一切作用都是在理字上作用去所以有不容已的功夫不容已的事業喜怒哀樂自然中節天地萬物自然一體佛氏所謂真空不在理上說所以一切作用都是在欲字上作用去所以着不得一毫功夫做不得一毫事業喜怒哀樂全不中節天地萬物全不相干佛氏真空指的是欲之根吾儒未發指的是理之根根宗處止差毫釐作用處便謬千里如此又何論流弊哉

右四十五章

佛氏所謂直指人心指的是人心所謂見性成佛見的是氣質之性所謂真空空的是道心義理之性只是他議論閃爍變幻不肯明白說破所以易于惑人耳

右四十六章

吾儒論性以心之生理言佛氏論性不以心之生理言舍心言性舍理言心故曰離一切心即汝真性又曰心生性滅心滅性現所以不得不說無念所以不得不說無心

右四十七章

佛氏說空說無若示人以可攻之隙却又說空而不無即成妙有用而不有即是真空若一着于空便是頑空非真空矣說的與吾儒未發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無而未嘗不有有而未始不無益相似不知吾儒所謂無是無其迹佛氏所謂無是無其理吾儒所謂有是有其理佛氏所謂有是有其欲真空空的是天理之本然妙有有的是人欲之作用諱空而說真空諱無而說妙有不知愈有反愈遠愈妙反愈差

右四十八章

吾儒論天命之性說一物不容而實萬物咸備佛氏論真空之性亦說本來無物而實不礙諸

物但吾儒上物字指欲下物字指理佛氏上物字指理下物字指欲耳知此則諸凡與吾儒相似之言俱可不辨而決矣

右四十九章

或曰性只是一箇性那裏又是兩箇以義理氣質分儒佛余曰人得天地之理以為生此所謂義理之性也而氣質乃所以載此理豈舍氣質而于別處討義理哉性原只是一箇但言義理則該氣質言氣質則遺理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闢佛之說也且子既知性只是一箇性何不一之于性善之性而獨欲一之于生之謂性之性耶今欲一之于生之謂性而不一之于性善此三品之說所由起也是子自二之三之以至于倍蓰而無算也性豈有二焉孟子道性善故曰夫道一而已矣此吾儒之旨也

右五十章

客有以頓悟闢佛氏者或解之曰佛家亦有頓漸二法勤施積行功果圓滿方能了得心性若

明心見性之後不加苦行何以成佛達磨面壁九年前此功夫可知也不知吾儒自有吾儒功夫佛氏自有佛氏功夫宗旨既異功夫自殊即面壁百年亦難與吾儒並論也譬如仙家調息運氣煉丹養神縱下苦功亦何與吾儒事

右五十一章

不講孔孟之學不在理字上用功縱閱窮載籍坐老蒲團依舊是箇俗人

右五十二章

問佛氏千言萬語只要抹撥理字回護欲字何也曰然吾儒說去欲他却說欲是去不得的吾儒說存理他却說理是不消存的甚且併天理人欲四字都要抹撥中間雖說欲障其實是說理障的客語畢竟要回護這箇欲字病痛全在誤認生之謂性一句知覺運動是氣是欲而知覺運動之恰好處是理佛氏原認欲字為性不曾論理安得不抹撥理字回護欲字且使人人都講天理人欲四字明白便人人都勘破他的

病痛又安得不併此四字俱欲抹撥也且理欲之辨古聖賢言之甚詳彼欲抹撥理而卒不能抹欲回護欲而卒不能護于是又展轉其說以求勝而曰欲明明德于天下欲仁而得仁欲何可無向所云云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知欲明明德欲仁得仁欲字半虛半實指功夫說人欲之欲欲字全實指本體說安得混而為一況明德與仁俱是理欲明明德欲仁俱是在理上用功安得借口說是欲而曰欲不可去也學者雖終日講寡欲如孟子講無欲如周子尚且不能寡不能無今曰欲不可去吾惧其欲之流禍不可言也且天地間理字原是抹撥不得的欲字原是回護不得的彼氏千言萬語徒以自誤耳

右五十三章

問天理人欲原分別不得假仁假義天理即是人欲公貨公色人欲即是天理其說然否曰不然既天理即是人欲便是人欲既人欲即是天理便是天理如何說分別不得且仁義原是天

理假仁假義便是人欲便不是天理貨色原是人欲公貨公色便是天理便不是人欲如此分別益覺明析而反曰天理人欲原分別不得此陰為縱欲滅理之言不可不察也

右五十四章

問仁者人也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身能動人也即仁也何如曰此惑于佛氏之說也視聽言動是氣不是理如何說是仁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合禮處才是仁耳目口體為形視聽言動為色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處為天性理不離氣天性不離形色視聽言動之禮不離耳目口體故曰仁者人也非便以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為仁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正是夫子教顏子為仁高不驚依遠卑不墮情欲處若不論禮不禮勿不勿而惟以視聽言動為仁是直把氣質作義理名雖驚依遠實則墮情欲矣自古學佛者多恣情縱欲無所底止非獨學者之過亦其始教之差誤之也

右五十五章

昔人謂佛氏得吾儒之體只是無用又謂佛學有得于形而上者而但不可以治世不知佛氏所以為異端者正在不得吾儒之體正在誤認形而下者為形而上者端猶倪發端之端源頭處一差所以後來流弊無窮異端云者謂其發端處與吾儒異也若不窮究其發端而徒辨別其流弊彼將曰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為然者也徒滋聚訟終難伏辜

右五十六章

問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與佛氏無人相無我相無前念無後念何以別曰聖人之心渾然一團天理凡有應感純是德性用事心體乾乾淨淨那裏有一毫意必固我若佛氏之無相無念是斷天理德性而一切俱無也安得與吾儒之毋意必固我並論

右五十七章

問子絕四何不說子絕四絕意絕必絕固絕我

又何不說子毋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何也曰此二字正見聖學所以為妙絕者絕無之詞毋者禁止之詞絕字是說功夫究竟處毋字是說功夫實落處言絕而不言毋是言上達而不言下學不謂之孔子言毋而不言絕是言下學而不言上達亦不謂之孔子用毋字功夫造絕字地位故曰下學而上達此孔子之學所以異于人而知于天也解絕字為無字可解毋字為無字不可

右五十八章

性者心之生理生之一字乃吾儒論心論性之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乾則大生坤則廣生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此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吾儒之所謂生指生理生字而言論理不論氣告子之所謂生指生死生字而言論氣不論理謂理離于氣不是謂氣即為理尤不是惟論氣不論理此生之謂性之說所以開異學之

端也吾儒言生佛氏亦言生苟不明辨其所以生則儒佛混矣

右五十九章

問人心至虛不容一物理在何處安得不說理障曰人心至虛不容一物處就是理安得說理在何處而以理為障也異端之所謂理誤指物而言吾儒之所謂理正指不容一物者而言耳

右六十章

人心之初惟有此理故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時固容不得一毫殘忍刻薄之念亦容不得一毫納交要譽之念殘忍刻薄納交要譽雖不同同謂之欲故謂心之本體容不得一毫欲則可謂容不得一毫理則不可盖人心之初惟有此理豈可說容不得或問如何是理曰即所謂怵惕惻隱之心是也

右六十一章

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余少年正坐此病盖詩文翰墨雖與聲色貨利之欲不同

然溺志于此而迷其本原是亦謂之欲也既謂之欲余方病其為理之障也又安得復歸咎于理扵認欲為理而復歸咎于理誤矣余敢以此為理字雪千載不白之寃

右六十二章

理障二字固是佛氏差處吾儒不能闢之已不是或又從而附和之何也理之一字乃天地間自然那移不得的道理正程伯子所謂不以堯存不以桀亡者佛氏要減也減不去吾儒要添也添不來只是吾儒指點出這箇字如呼寐者而使之寤耳原非專為闢佛而創出此字也且謂之曰理自是無障謂之曰障還不是理可見附和其說者特察理不精之過亦豈有心從彼而甘于異端哉

右六十三章

問佛氏于性字上添一真字何也曰這箇真字極有說若曰這箇知覺運動的性是真則那箇仁義禮智的性是偽不待言矣不知知覺運動

固是真仁義禮智亦不是偽今既以知覺運動為真以仁義禮智為偽安得不以圓融廣大為真以規矩準繩為偽以恣情縱欲為真以存誠持敬為偽也世俗方坐此病而佛氏又從而羽翼之故至今深入膏肓而不可救藥悲夫

右六十四章

夫子與曾點與其素位而樂天非與其放縱而恣肆也人情方喜放縱而惡檢束而況又以佛氏先入之言為主于是托之春風沂水之樂以騁其放縱恣肆之病至于狠須決裂蓋亦不少也豈不惜哉善乎康節先生之言曰自有吾儒樂人多不肯尋以禪為樂事又起一重塵

右六十五章

陽明先生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說得極是若不言學而惟言自得是不深造之以道而欲其自得之也必不得矣舍學求樂舍深造以道求自得此佛老所以誤晉室之諸賢也

右六十六章

問晉室諸賢皆一代高才何不知自愛至此曰當時老莊之教盛行人人皆錯認了道理誤以放言肆行蔑棄禮法為真為高為無心為自然以謹言慎行顧惜名節為矯為偽為有心為沽名所以流蕩忘反至此非明知其非而故蹈之也又問彼獨無良知與曰良知自在只因一念錯認了道理遂大迷終身不悟耳

右六十七章

世之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而不聞道者誠有之未有真能聞道而遂不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者也執節行規矩而槩以為聞道固不是外節行規矩而別求箇聞道尤不是

右六十八章

世俗論真在不拘禮法異端論性在絶仁棄義而于禮之一字掊擊尤甚如此病痛牢不可破恰似自古生知的大聖人把一切禮法都丟過任意自家縱横必不似學知的聖人只拘拘在

禮法上又恰似禮之一字專為後世迂儒設不為自古大聖人設不知孟子論堯舜性之處却云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為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禄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何也不惟說禮且說動容周旋中禮不惟在大節上要緊雖一步一趨一言一動細微曲折衆人容易忽略處都是確然不苟的如此難道說他不是自然性之的聖人可見吾儒論真論性與世俗論真異端論性絶不相同人又柰何以

禮為僞為迂以不拘禮法為真為自然哉知此可以祛世俗之障可以破異端之說

右六十九章

喜事功而厭道德樂寬大而惡檢束人之常情不知聖賢所以重道德者非薄事功而甘迂濶也以道德為事功乃真事功也所以重檢束者非惡寬大而甘拄揩也以檢束為寬大乃真寬大也不然厭道德而喜事功則枉尋直尺併事功亦不能成矣惡檢束而樂寬大則越禮犯法

併寬大亦不可得矣千此見聖賢之見遠而世人之計左也

右七十章

問喜怒哀樂如何見得中節不中節曰我喜而人不以為可喜我怒而人不以為可怒我哀樂而人不以為可哀樂便是不中節我喜而人皆以為可喜我怒而人皆以為可怒我哀樂而人皆以為可哀樂便是中節故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這句就是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的註解

解的何等明白又問何以天下之大本解未發之中曰若不解作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則吾儒之未發亦異端之無無亦無矣

右七十一章

問夜氣之存不存何處驗得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可見好惡與人相近便是喜怒哀樂中節便是夜氣存好惡與人相遠便是喜怒哀樂不中節便是夜氣不存極容易驗大學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

是斧斤不魯伐的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旦晝牿亡的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牿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的孟子夜氣之說不是幽深玄遠的話說乃天德王道一貫之學也若丟過好惡只講幾希便落玄虛便非孟子之旨

右七十二章

問惟心之謂與指的是人心是道心曰心只是一箇心那有兩箇操則存便是道心舍則亡便是人心舍而復操便是道心操而復舍便是人心玩二則字真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僅僅十四字解人心道心惟危惟微曲盡其妙真所謂聖人之言也

右七十三章

聖賢論心不外綱常倫理出處辭受動靜語默于此件件透徹步步踏實才見真心才是真正學問得力處在此用力處亦在此若世俗論心及于放言肆行的人說心地好心上真正佛氏

所謂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也世豈有此理且不知有心學者無論幸而知有心學而又外綱常倫理出處辭受動靜語默以求心吾不知心學果何時可明也

右七十四章

問自古有學儒而其人非者有學佛而其人是者何也曰學儒而其人非是其人非也非學儒之過也有學佛而其人是者是其人是也非學佛之效也昔人有誤服砒巴而生者亦有傷食五穀而死者豈砒巴能生人而五穀反死人哉知此可以定儒佛之辨矣

右七十五章

孟子曰性善又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可見天生蒸民原都是儒曷嘗分某為儒某為佛哉但後來擇術不精一時誤為所惑遂叛儒習佛始自遠于吾儒耳非生來性惡而不可為儒為堯舜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其旨深矣

右七十六章七十七章關　右七十八章

世之論善惡禍福報應皆歸之佛氏此大不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惠迪吉從逆凶非吾儒之言耶舜善射羿盪舟皆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又指其人以實之矣至于史傳所載尤為章明校著蓋善惡禍福報應昭昭不爽此自是天地間實理實事原非幻妄原非渺冥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曰誠者言其實有此理實有此事也彼佛氏之說怪誕不經誠不足道而或者乃以天地間如此實理實事反歸之佛豈未聞吾儒餘慶餘殃之說耶語云一念而善景星慶雲一念而惡妖氛厲鬼嗚呼嚴矣

右七十九章

栽培傾覆正是體物不遺處此所以中庸鬼神章後即言報應大德受命天地何心鬼神何心人亦何心只是一理之自然感召耳而或者朝脩德而夕望報一或不應輒以為天地間無善

惡報應之事不知一為報而脩德又是偽又不是誠如何能感格天地故曰居易以俟命必居易以俟命而無一毫望報之心才謂之誠才謂之德才能受命大德必受命是論其理居易以俟命是論其心且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既以身報矣稷至十六傳而子孫始有天下稷即大德難道以其身強與造化爭只得居易以俟可見君子居易以俟命正是道理合當如此彼不務安命而行險以徼幸真小人而愚者也

右八十章

子思前說鬼神之為德也其盛矣乎後便說質諸鬼神而無疑可見不質鬼神不可以言學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兩引之以為證又可見不慎獨不可以質鬼神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嗚呼盡之矣

右八十一章

夫學一也有異端之學有越俎之學有操戈之

學何謂異端之學佛老是也而佛氏為甚二氏非毀吾儒不遺餘力乃巧于非學之尤者而講學者多誤信之故不可不辨何謂越俎之學吾儒講學所以明道也講間惟當泛論道理如孔子論明德新民子思論天命率性孟子論夜氣性善皆是泛論何嘗着跡譬如白日當天在在皆其所臨照時雨露足處處皆其所潤澤非專為某人某人而照某人某人而雨也無論居官居鄉當講學日不得議及他事論及他人方得

講學家法不然是以議事當講學以論人當講學也不幾于越俎而失體哉何謂操戈之學吾儒學問當以孔子為宗而顏曾思孟周程張朱皆誦法孔子後學所由以津梁洙泗者也若曰學當以孔子為宗而周程張朱皆不足法即此一念去學千里矣以周程張朱為非以孔子為是是孔子特不敢非耳若孔子可非則亦非之矣非宋儒而宗孔子亦非真宗孔子者也且非宋儒而獨宗孔子是其心以孔子自任也以孔

子為宗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即此一念去學萬里矣況此心一憒其勢不至併孔子而非毀之不已也又何以為宗孔子耶世之非學者方且非毀宋儒而我又從而附和之不幾于操戈而入室哉蓋異端可駁也而以駁異端者駁時事則為越俎異端可闢也而以闢異端者闢宋儒則為操戈此尤人情之易流學術之隱病不可不亟辨者也嗚呼不講學者無論即躬行講學敦然以聖道自任者多坐此病而反令非學者借為口實其所關係不小異端之病余于錄中已詳辨而越俎操戈之病則未之及也因書此與同志共戒之

馮從吾又書

夫謂之學以學道也然道一而已矣而學則多岐焉故學不可不辨也明辨之先于篤行也孔門之正宗也故卑之而功利也易辨也惟高之而寂空也難辨也何者此性命彼亦性命此生死彼亦生死混之而無別淆之而不清非深于聖道者不能析其弊而歸之正余少有志于學

中間亦為異教所溺者數年近始悟而反之乃知吾道至足亦至精也歲乙巳至長安訪少墟馮先而商正之遂留余精舍中頗久日為薛雜每至夜分喜而忘倦其高足弟子亦鱗鱗共集話也余稍叅其端少墟則大闡其蘊薛虛實有無邪正幾微之介昭然如明鑑之燭鬚眉不爽也此非深于道者乎則其開我之迷而鼓我之勤者益誠不淺矣余別後少墟乃述其言次第成篇共八十一章傳之宇內則所以指道來學者功豈細耶嗚呼有志于學者其尚毋忽于斯言

友弟岐陽張舜典謹跋

門人阜城杜邦泰

洪洞左立功

壽張陳所學

蒲圻汪良

安居何載圖

陶山張延祚

涇原許高

許　尚
天水甄　韶
平凉石國柱
靈臺楊可立
三水張　標
隆德董三策
平利段可教
段可養
馮翊楊天秩仝校

馮少墟集卷二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疑思錄

疑思錄余同年友馮仲好氏錄其講學語也仲好讀中秘書冠柱後惠文冠正色立朝天下想望其丰采及休沐過里則杜門却埽足不踰戶閾乃多士執經問難戶外屨常滿嘗手學庸論孟書詔諸士遡洙泗淵源扶鄒魯秘密力闢蓁

蕪共偕大道語具錄中其潛心理學篤信聖人情見乎辭矣而自題曰疑思且曰吾斯之未能疑何居千古聖學肇自唐虞允執一言直開草昧宣尼承之曰篤信好學曰信而好古未聞以疑示者即疑思問一語正思祛疑非求疑也至白沙先生始曰大道本無階級以疑爲階級故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仲好之旨其本此乎余謂疑信非有兩心疑正所以信也萬里之程始于跬步必眞信其可至然後肯秣馬脂車日征月邁亦必眞經歷跋涉然後能躊躇歧路詳審迷津倘測想前途若越溟渤望瀛洲方丈然尚在恍惚有無間而欲質所向往問征夫以前路其何疑之從世之不信學者既任其惶惑敝精神于無用信者又固其窩鑰視天下爲無可疑其信心過于信學其所疑益成其所不信終其身或信或疑而卒無所成此夫求前而却步南轅而燕程者也故苟志于學即疑益矣無問疑雖添雕氏所謂

信未易言然亦從此信入也仲好聚友講學諄諄信之一字爲從遊者規而茲錄顧皇皇若弗及疑余謂此正其信後語且以藥世之自信而居之不疑者耳門下執經多士皆篤信仲好者傳覽茲錄苦所及不廣謀付剞劂公之同好而問序于余余寡昧不知學然夙辨此信心故以此堅多士之志若能疑與否則多士當自得之余何言仲好論著甚衆善利有圖辨學有錄訂士有編關學有編其餘種種未艾率多發前賢所未發然大疑大進得力處在茲錄故信仲好者亦當自茲錄始

萬曆戊申孟夏既望關中年弟周傳誦書

少墟馮先生疑思錄成寄獻一帙寓書曰願子一言以弁諸首獻因仰而讀俯而思尋繹久之迺嘆曰先生眞善讀書者哉今夫四子之書表章自程朱頒降自

昭代其理炳如日星夫何疑試觀海內三尺童子皆能誦說掇管爲文且謂家思孟而戶顏曾

矣奚足疑矧先生襄然爲一代大儒卽刪詩書定禮樂皆分內事又何待疑且思也噫嘻我知之矣衆人以書觀書秖藉爲制科羔雁而一切無補于身心是不知疑者也賢知者左袒二氏及厭薄聖賢之言爲無奇是不屑疑者也不知疑不屑疑則均之未能思矣先生力排異端羹牆堯舜故于四子之書以心讀之以身證之證之而是也則已纖毫未愜焉得不疑疑稍未釋焉得不思思者明之基而疑者信之漸也猷觀錄中大都悟後語自別如曰一本大學都是格物不必另補一傳則羣言之折衷也曰論語論功夫不論本體論見在不論源頭中庸則合併言之如此而後可以洩孔子之秘破異端之非則道德之閫奧也曰由孔孟而後至今日才好說只消轉念不消易業則舉業之標的也曰天地間惟有此道仲尼顏子之樂乃所以樂道非懸空別有箇樂一言而聖賢心體有歸宿矣曰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曾說出所學何事孟子

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是其解也孟子願學孔子故特拈出聖學之原以示人一提而孔孟宗傳若券合矣又曰甘得淡者品高容得人者量大見何卓也志伊尹之志須從一介志去學顏子之學當自四勿學來功何密也講到無言處方知道在心旨何約也諸如此類皆發先儒所未發直破千古之疑者也夫能破千古之疑者必自一念之能疑始假令尋行數墨篤言無疑直矮人觀場者等耳烏能剖藩籬窺聖域力障狂瀾羽翼傳註之若斯哉白沙有言以我觀書則開卷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若先生眞能以我觀書者矣漆雕氏曰吾斯之未能信正其疑未釋處先生曰吾斯之未能疑正其力求信處故曰思者明之基疑者信之漸也或曰先生默識道體烏乎疑又烏乎思曰疑曰思直謙詞耳猷曰唯唯否否昔宣尼讀易嘗絕韋編矣夫以聖人天聰明之盡奚事韋編屢絕哉疑之也疑而思思而信是以十翼成焉先

生之疑思毋亦宣尼讀易之遺意乎名之曰謙
猷不敢知矣　皆
萬曆己酉春三月揔山門人楊嘉猷元忠甫書
於靖邊之吏隱軒
長安馬少墟篤志洙泗之學日取四子書潛而
玩之隨有所得隨卽劄記久而成編名曰疑思
錄寄音以貽不佞不佞讀之亦不能不疑疑而
不能不思也少墟之疑思錄何居洪範有言思
曰睿睿作聖不疑則思不起不思則不能通微

不能通微而謂之誠可乎故知思誠之學起于
疑而成于思也入聖之階也卽夫子亦必四十
而後不惑則四十之前夫子必疑而思矣周公
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則不合而生
疑端周公亦善疑且善思矣顏子疑於高堅前
後其思亦苦及聞博約之後卓爾妙其立境不
可謂非思之有得也若曾子之問則疑端更多
而思則可知至一貫之印而始渙然氷釋使當
時曾子不疑而不思卽孔子啓以一貫恐不能

神解而一唯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則四十之前心猶動矣必疑而後動思而信之疑之而不動則孟子浩然之氣亦由此疑思而得之故曰大疑則大悟小疑則小悟若曰即不思之本體而存之無事思念不必窮索運水搬柴即爲神通妙用言則甚易而證則實難自謾謾人不淺吾恐於聖人明善誠身之學無當也少墟於四子書善疑而思之故有所得以成編大悟大徹可知已作聖之功不在茲乎若不佞亦不能無疑而不能善疑不能不思而不能善思不能有所得如少墟耳且此疑思之義亦精且微矣人徒知易以卜筮立教乃稽疑之典不知易之卜疑即疑而思之以求合天則之學也故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然伍錯綜於心而理有定衡執而守之不難不然者疑根未破此心搖搖不如風前之絮乎何以爲事爲之準故知易之立教乃擇乎中庸而明誠之學非徒如世俗卜筮之謂也少墟之讀四子

書人以爲少墟之善學四子故疑而思之會而通之吾以爲少墟之善學夫易不用卜筮而自有神明之道也且今四子書治舉業者舉能言之海內坊刻幾於充棟中間亦有當者不當者然爲舉業而作則爲文而解其義不爲身心而求其旨也雖能疑且思思而有妙解出若過於漢之訓詁吾終以爲得而未得是紙上之機括非心中之妙悟若疑思錄者則異於是爲德業而作不爲舉業而設若舉業則人疑思之可也何勞少墟疑而思之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是錄中多有精義不佞不能縷細數之惟在善讀者之自得也先是吾鄉端毅王公則有四書意見文簡呂公則有四書因問其書皆直接洙泗心傳不爲訓詁文辭之解知學者無不宗而主之今疑思錄出蓋稱鼎足矣王呂二先生而後學其在少墟乎

萬曆歲次己酉陽月望日岐陽友弟張舜典頓首拜撰

余自壬辰請告杜門謝客足未踰閾者三年自藥裹外惟以讀書遣懷無它營也間有二三同志及伯兄月夜過存相與講孔曾思孟之學辨析疑義嘗至漏分或撫琴一曲或歌詩數首始別蓋忘其身之病而亦忘其寒暑之屢更也居恒多暇乃取所辨析者口授兒康年劄記之鉞砭韋弦聊以自勗歲月積久不覺成帙要之遺忘不及記者尚多此特存什一于千伯云耳一日爲友人蕭輝之携去越數日輝之詣余曰吾子用心誠勤矣第聖賢精義不知果如斯否恐其中又未必無可疑者余當爲子編次之以就正于海內同志之士余曰唯唯編成題曰疑思錄蓋取九思中疑思問意耳嗚呼吾斯之未能疑錄中業已言之矣同志不遺幸教我焉

萬曆二十三年歲在乙未孟陬十日長安馮從吾序

疑思錄卷一

讀大學

天地間惟有此道人生天地間惟有此學舍此更有何事

問大學之道曰大字最當玩味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生天地間原都是大的只因不學便小了大學之道三節道理已說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至末不過發明前三節意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正是其本亂而末不能治處知本末則先後不待言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又問知所先後則近道固矣至於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節又從新民說起何也曰大人之學其志量要大其工夫要實觀欲明明德於天下一節可見必有明明德於天下的志量然後吾之明明德者不涉於二氏之玄虛觀物格節可見必有明明德實在的工夫然後吾之新民者不涉於五霸之功利明德不涉於玄虛新民不涉於功利然後謂之止于至善然後謂之大人之學

問至善曰明德而不知新民是異端虛無寂滅之學是世儒自私自利之學不謂之明德止至善新民而不本於明德是五霸權謀功利之學是世儒舍已芸人之學不謂之新民止至善明德新民而不知本末始終先後之序是異端懸空頓悟之學是世儒鹵莽滅裂之學不謂之明德新民止至善必明德而又知新民新民而本於明德明德新民而又知本末始終先後之序方謂之止於至善且謂之至善見人性皆善吾德本明而吾明之原是吾性自然不容已事不是分外求明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明德自然不容不新民不是分外求新明德新民自有本末始終先後之序這次序雖毫不可缺毫不可紊皆是天性自然不容缺不容紊的不是分外強生枝節故謂之至善至善者指其自然恰好不容人力安排增減者言之耳此善字即易繼善之善孟子性善之善止於至善是直從本體

做功夫直以功夫合本體者此吾儒之學所以異于諸子百家也

心不妄動四字解靜字眞發古人所未發蓋身不妄動易心不妄動難人心原是神明不測活潑潑地的豈能不動只是不妄動便是靜非塊然如槁木死灰然後爲靜也此吾儒異端之辨

眞妄最難辨有眞者有妄者有似眞而妄似妄而眞者此處辨之不審則認眞爲妄認妄爲眞此心安得不妄動古人當知止時眞妄之辨已明故至此方能心不妄動耳心不妄動不是容易能的此知止二字古人所以獨先之也

問格物曰言致知不言格物則落空物字有三解萬物皆備于我物字對我而言格去物欲物字指私欲而言此物字兼物我而言王心齋謂格物是格物有本末之物致知是致知所先後之知最爲有見格物是格其知如何

致意如何誠心如何正身如何修天下國家如何齊治平中間孰爲本孰爲末孰當先孰當後節目次序一一講究明白則誠正修齊治平功夫才得不差明德新民始止於至善亦此格物所以爲大學第一義

格物即是講學曰物見學不可談玄說空耳格物二字千載聚訟不知講格物就是格物何事深求何事遠求

問本亂如何末便不能治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只毋自欺便是自慊自字最妙欺曰自欺則其苦眞有不可對人言者慊曰自慊則其趣亦有不可對人言者

吾輩默默體驗自得月掛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

自慊二字甚有味見君子而厭然正是小人自家不慊意處安得心廣體胖故曰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君子愼獨只是討得自家心上

慊意自慊便是意誠便是浩然之氣塞于天地之間

問良知小人有否曰小人而無良知何以見君子而厭然可見良知是人人有的只是君子肯致小人不肯致耳

問如見其肺肝然不知肺肝從何處看見曰就從厭然揜著上看見

曾子曰三字乃曾子作傳亦言之法不可作平日之言看左傳用君子曰史記用太史公曰皆倣此例

問幽獨之中何有指視而曰十目十手何也曰幽獨之中原無指視而却曰十目十手解者求其故而不得乃以吾心之明還而照吾心之隱等語以自家良知上發揮不知此却是解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的話說與此節十目十手何相干此節正爲上文小人只說見君子之時有人指視所以不得已厭然揜著當閒居之時原爲無人指視所以敢于無所不

至不知指視雖在見君子之時而所以指視已在閒居之日何也譬如種五穀與荆棘及其生苗後人人指視不待言當其下種時恰似無人指視不知既有此種必有此苗雖有此苗實由此種可見人之指視不在生苗之後而即在下種之日矣是下種之日正生苗生葉生枝生榦人人指視之日也豈不嚴哉若自恃以爲此種也非苗也非枝葉也而忽之則無及矣有此心術必有此舉動有此意念必有此事爲不嚴于心術意念而徒嚴于舉動事爲此小人所以卒露肺肝而悔之無益也或曰閒居不愼而厭然于君子之見小人誠失計矣不知閒居之時一念方萌何以觸知善知惡而愼之邪曰閒居之時一念方萌或善或惡人雖不知而自家良知却知的比別人還明白故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處才好說以吾心之明還而照吾心之隱等語蓋自家念頭起處一念善便是人人以

爲善一念惡便是人人以爲惡若是只憑着自家良知致去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自是見得君子自是不消揀着此所以子思又說出莫見乎隱二句正是爲十目十手補出一段源頭話說令人自視自指自下頂門之針耳不可與此節意混而爲一也

少壯不努力而徒傷悲于老大康健不保養而徒鍼砭于病疾豐年不積蓄而徒稱貸于凶歲未雨不綢繆而徒拮据于侮予此皆閒居不知愼而徒厭然于君子之類也

少壯不努力便知必傷悲于老大豐年不積蓄便知必稱貸于凶年是少壯不努力之日即傷悲于老大之日豐年不積蓄之日即稱貸于凶歲之日也豈待老大凶歲而後知哉故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問十目十手別人的指視既這等嚴莫見莫顯自家的覩聞又這等眞人却不肯愼獨者何故曰只是不曾着實講學若講的着實明白

未有不愼之理

天下事只是人不肯心誠求之若是肯心誠求之眞未有不中者縱不中亦不遠矣誠字求字最當體認

求字不是在外邊紀綱法度上求只是在自家心上痛痒相關一體不容已處求于此處求則紀綱法度一一皆從一體不容已處流出自然與粉飾太平者不同自然深入于民心中字是直中民心痛痒處非徒以法度強民于外而使之感也只看那慈母何嘗在外面強從慈母都是自然而然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一團天性不容已處故曰誠後世君臣未嘗不求只是在事上求不在心上求紀綱法度非不燦然可觀多是僞多不是誠所以百姓不能實受其惠縱然求多不能中此世道所以不如古也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貪是愚不肖者之病戾是

賢智者之病賢智之士刻意尚行矯情拂衆其所爲多有乖戾不合人情處縱是實心爲國亦足以釀禍而激變二字清濁雖異其一國作亂則一也曾子以此二字並言其慮可爲甚遠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可見人之性都是好善惡惡的可見人性皆善故不知人性之善者不可以治天下

大學古本原有錯簡還當依朱子章句爲是第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一節與上聽訟節雖分兩節原是一章非衍文亦非別有闕文也右傳之四章釋本末八字當序在此謂知本節之後

一本大學都是釋格物不必另補格物傳傳止該九章

聖經乃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俱曾子之言不是門人記之者

讀中庸

問天命之性曰如孩提知愛是誰命他愛稍長知敬是誰命他敬這都是自然而然的故曰天命雖然此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如何是天命之性曰孩提如何便知愛稍長如何便知敬這必有所以知愛知敬者在此蓋自父母初生時天已命之矣豈待孩提稍長後才有此愛敬哉知此則知天命之性問修道之教曰古之聖人說出許多教人言語立下許多教人規矩都不是強人都是教人各自率其知愛知敬之性耳有這言語規矩在則賢智者有所俯而就愚不肖者有所企而及故曰修道之謂教教曰修道只是明其教非強世耳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古聖學之源學者須在此處得力然後能發皆中節故羅豫章教李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而陳白沙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

喜怒哀樂中節才是率性若任喜任怒是無忌憚非率性也然則何以能中節曰在戒慎恐懼

七情之中惟怒爲難制不惟在行事上見得即著述立言多嫉憤不平之氣亦是怒不中節處

問君子中庸曰君子即下文舜回文武周公孔子君子中庸即下文舜之智回之仁文之無憂武周之繼述孔子之道德九經皆是這中庸不是容易能的故曰中庸不可能也中庸雖不可能豈終不可能哉惟至誠能之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玩此節六箇能字可見且至誠都是人人能做得的只是人人該于不能不肯致曲耳故又曰其次致曲玩此節兩箇能字可見故君子尊德性一節便是致曲工夫故下文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聰明睿知又曰唯天下至聖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

孰能知之始終發揮一能字可見中庸雖不可能而實未嘗不可能也末云至矣即至誠至聖中庸其至矣乎至字總只是說箇君子中庸

問小人而無忌憚曰此小人不是泛常小人乃異端之害道者彼其教以綱常倫理爲情緣以詩書禮樂爲糟粕以辭受取予爲末節以規矩準繩爲桎梏其自視常居吾聖人上其視吾聖人之教不啻若弁髦之其弊使人猖狂自恣以禮爲僞以肆爲眞貽禍于天下後世不小故夫子斷之曰小人而無忌憚先儒有言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此小人乃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者若泛常說無忌憚雖未嘗不是恐非中庸立言本旨

賢知誤以中爲不及故以過爲中而失之過愚不肖誤以中爲過故以不及爲中而失之不及非明知其過與不及而甘之也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中庸不可能也近來講學者把不可能處說的太高遠太玄虛太奧妙眞是不可能不知于不可能則不可能矣却又不中庸了中庸不可能也觀于此益信

中庸不可能也聖人又恐人無處覓箇中庸故下文便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語可見中庸道理只在綱常倫理間若舍此別覓箇中庸便玄虛而流于佛氏

問遵道而行半途而廢何也曰此悔心也素隱行怪後世有述遵道而行無述可知無述則遯世不見知矣不見知而悔安得不廢故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可見學者必先絕去好名之心而後謂之依而後謂之聖

事父未能也云云正是聖人能處何也有未能之心才肯去行庸德謹庸言勉不足愼有餘縱是到愷悌地位聖人之心恰似照舊未能故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原來不是謙

辭後世學者不及聖人處正坐自以爲能之病把許多不是都推在父兄朋友身上誰肯自家認箇不能聖人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眞非聖人不能爲此說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亦不可使上之陵在下位不援上在上位亦不可使下之援故在上而割體統以樹私交在下而假風力以傲上官皆使援使陵之道也使之陵而又不甘于陵使之援而又不喜其援安得無怨

問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曰上不怨天非不得于天不怨天下不尤人非不得于人不尤人蓋正已而不求于人則無入而不自得自然無天可怨無人可尤何也在上位而陵下下之人未必皆甘于陵在下位而援上上之人未必皆喜其援安得一一如意安得不怨天尤人惟在上位不陵下我正已于上無所求于下自不見下之人有所拂意于我何所怨于下在下位不援上我正已于下無所求于上

自不見上之人有所拂意于我何所怨于上
上焉若天之于我皆順而無逆自然無天可
怨下焉若人之于我皆是而無非自然無人
可尤又何入而不自得哉當此之時自君子
視之若我之所遇與小人異自它人視之亦
若君子之所遇與小人異不知非君子所遇
與小人異乃君子正已而不求于人與小人
異也

人到得意時每嶷然自以爲功多不肯言命到

失意時輒歸咎于命又不肯惕然引咎反求
諸其身是命之一字徒爲小人行險者之口
實耳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
其身夫惟失諸正鵠之時能反求諸身然後
謂之居易以俟命

問居易俟命行險徼幸曰素位不願外便是居
易不素位而願外便是行險非素位不願外
之外別有居易功夫故用故字命如吉凶禍
福之類如吉凶禍福是命素位不願外便是

居易居易便有吉道福道在天下又未有因吉道福道在我遂抗命以求吉求福之理吉焉惟命凶焉亦惟命只得靜以俟之此是自然道理若不素位而願外便是行險行險便有凶道禍道在天下未有有凶道禍道而不罹于凶禍之理即不然而吉焉福焉亦儌幸耳非吉與福之常也儌幸二字眞令人可畏可危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吾儒

自有吾儒之高遠吾儒之卑近異端自有異端之高遠異端之卑近今學者多以高遠歸異端以卑近歸吾儒豈君子之道必由吾儒而後可至異端耶豈吾儒只下學而不上達耶非孔氏之旨矣

問禪家之樂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不知禪家有此樂否

問困知勉行視生知安行遠甚何以能知之成

功則一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所以知之成功則一也此三句正是發明上文所以能一處非困勉之下復有此一等人

問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之字何所指曰此五箇之字皆指善字善即上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道理擇善固執是擇其不思而得者思之又思以至于不思而得擇其不勉而中者勉之又勉以至于不勉而中是之謂擇善固執弗措之志弗措乎此也百倍之功百倍乎此也若不辨得之字明白縱是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到底總只是外面工夫問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曰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見孺子而怵惕覩觳而顙泚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嘻蹴之食此等去處不知由思而得由勉而中否堯舜其心至今在箇箇人心有仲尼正在此處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天地間實在道理此士

君子實在學問發育萬物此發育也峻極于天此峻極也若不敦厚以崇禮而曰禮儀卒天下蕩檢踰閑放縱恣肆以爲眞是小人而無忌憚也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曰德性對氣質說今人皆氣質用事所以喜怒哀樂不能中節尊德性者使德性用事而不爲氣質勝也故曰變化氣質涵養德性尊德性由于問學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新厚禮是德性本體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是學問工夫識得本體然後可做工夫做得工夫然後可復本體此聖學所以爲妙

德性乃天命之性不覩不聞無聲無臭氣原不能囿質原不能拘本是尊的只因少學問工夫所以氣質用事所以不能尊德性學者須知天命之初德性原來本尊則知學問之功不過變化氣質使尊者無失其爲尊耳非矯

揉造作以拂性也故曰率性之謂道可見學
問二字原非義外工夫

問上律下襲曰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
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一毫不肯執着何等
樣圓故曰上律天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
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一毫不肯假借
又何等樣方故曰下襲水土

內省內字極重內字對外字言外省不疚不過
無惡于人內省不疚才能無惡于志外省不
疚無惡于人到底只做成箇鄉愿內省不疚
無惡于志才是箇眞君子

中庸一書只是說了窮理盡性以至命一句故
開口說天命之謂性而末云至矣至字即至
命之至也

問道德一也中庸言道德與論語言道德其旨
同否至于老子五千言亦以道德名經又何
以爲異端曰中庸道德字與論語道德字微
有不同論語一書論功夫不論本體論見在

不論源頭蓋欲學者由功夫以悟本體由見在以覓源頭耳此其爲慮甚遠非故秘之而不言也如論道是指其見在可道者而言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異端則曰道可道非常道如論德是指其見在可據者而言故曰據於德而異端則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舍功夫而直談本體舍見在而直談源頭如此則異端之說似又高吾儒一層矣不知異端差處正在本體源頭處差不在舍功夫而直談本體舍見在而直談源頭也故子思不得已亦直指本體源頭以洩孔子之秘以破異端之非如論語論夫子之道曰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則曰忠恕違道不遠蓋論語之論道指其見在可道者言中庸之論道直指天命率性之初而言也不然忠恕即一貫之道而曰違道不遠何哉言道而直指天命率性之初則玄莫玄于此也彼異端道可道非常道之說眞粗淺甚矣論語論德曰據于德

中庸則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蓋論語之論德指見在可據者言中庸之論德直合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初而言也不然爲已知幾即君子之德而曰可與入德何哉言德而合于無聲無臭之初則玄又莫玄于此也彼異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之說又粗淺甚矣如水一也論語指其見在如江河如池沼皆水也即如飲酒如啜茶亦皆水也而中庸則直指山下出泉原泉混混而言矣言功夫

併言本體言見在併言源頭必如此而後可以洩孔子之秘破異端之非耳若中庸不言本體源頭則異端隱微之病孰爲剖決道德不經之談眞足稱經于後世矣道學不爲之失傳哉此中庸所以不容不作也蓋有憂也

疑思錄卷三

讀論語上

問學而時習章大意曰學而時習一節已包括下文二節意在內不然所學何事然既說學

而時習之悅可以不說朋來之樂而猶繼時習而云者所以廣學者之量也不然惟知有已而不知有人矣可以不說人不知而不慍之君子而猶繼朋來而云者所以廣學者之識也不然又惟知有人而不知有已矣此孔門第一學問心法惟顏曾可以與此故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爲仁即學而時習之說也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即朋來之說也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即人不知而不慍之說也

而大學說明明德於民止至善又說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意亦如此故由明明德于天下說到格物由格物說到天下平又總歸於修身意益明拆要之學字仁字修身字總是一箇道理人已內外上下四方毫無滲漏此聖賢授受之眞傳非顏曾以外諸弟子之可及也

問朱註解學爲效先覺之所爲漢儒解學爲覺何如曰學所以求其覺也註中人性皆善而

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數語極精復其初則覺矣然必效先覺之所爲而後能覺覺何容易後世學者憚于求師求友而樂于自寬自便輒曰學者覺也何必效先覺之所爲不知既不效先覺之所爲何以能此覺此必無之理也謂學所以求其覺學然後覺則可若直解學爲覺于學字說不去

效先覺之所爲爲字下得極妙曰爲便落不得空

不學不覺不覺不學學然後覺覺然後學此夫子所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後世學者惑于異端之說又自以爲一覺便了不復言學且併疑憤樂相尋之說爲非若曰既樂矣何消去再憤不知既不憤矣何以見其樂可見自謂一覺便了不復言學者還非眞能覺者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若是眞覺自然已不得一

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自然說不得便了

佛氏以所以能知覺運動的這箇爲性故不消言學所以多流于放縱自恣吾儒以知覺運動之所以恰好的這箇爲性故曰人性皆善所以非學則不能明善而復其初

問人不知而不慍是知我者希則我貴之意否曰不然人不知而不慍聖人之心如太虛然原不貴知亦不賤知朋來則樂人不知則亦不慍人知之則囂囂人不知之則亦囂囂何

等平心易氣曷嘗有絲毫憤世不平之意芥蒂于中總之以無心自處亦以無心處天下耳若知我者希則我貴我貴二字便覺傲氣便覺憤世不平此是借此二字以自寬慰之意此又慍之甚者也安得與夫子之言並論

問學也者所以學爲人也不知當從何處爲曰在爲仁又問爲仁當從何處爲曰在孝弟故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又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聖門學問只在根本上做不是泛

然用功

爲人謀而不忠乎是就自家爲師說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是就自家與朋友說傳不習乎是就自家爲弟子說爲人謀人字指弟子言不是泛說爲人謀吾于子思則師之矣于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王順長息是費惠公之弟子二人皆可與師子思而友顏般者不是等閑人事字就弟子事師說古人之學只有師弟朋友今此無餘事此所以學有淵源非後世可及

古之學者必有師曾點曾參顏路顏回父子同師孔子楊時楊迪羅從彥父子師弟同師伊川蔡元定蔡沉父子同師晦菴王柏金履祥師弟同師北山呂大鈞與橫渠同年而後師橫渠沈煥與象山爲友而後師象山

雖曰未學語意與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同只是決其即此是學吳註謂抑揚太過其流弊或至廢學不知雖曰乃聖賢文法非抑揚之

詞如以此爲廢學則君子食無求飽節亦廢學邪

問處貧之道于人已間有辨否曰有如憐貧一也憐人之貧可自憐其貧不可樂貧一也自樂其貧可樂人之貧不可

問患不知人也如大庭廣衆中偶然相遇君子小人一時何以知之曰此不難知聞之前輩云大庭廣衆中如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爲君子而稱人惡者爲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者爲君子而和之則和者爲君子而阻之則阻者爲小人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一人不答則不答者爲君子而和者爲小人以此觀人百不失一矣

問患不知人是患人難知何消說只是患我不知人耳不患妍媸難辨而患鑑之不明不能照人之妍媸不患輕重難定而患衡之不平不能稱人之輕重此患不知人正君子近裏着已之學也

問爲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問孔子生知聖人何十有五而志于學曰惟十有五而志于學乃所以爲生知聖人

問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只從心所欲便不踰矩若從耳目口體所欲便踰矩矣故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夫子之從心是從志學中千磨百鍊而來所以能從心所欲不踰矩若放開學字而曰從心所欲是縱心非從心也縱心所如豈有不爲耳目口體引去之理豈有不踰矩從心縱心此吾儒異端之辨

問從心縱心之辨曰有心放開之謂縱無心自然之謂從

問夫子于回則終日與言于賜則予欲無言何也曰終日與言之意正予欲無言之意譬之盧扁治病欲人勿藥自不容不教人用藥是

教人用藥之意正欲人勿藥之意也知此則予欲無言又安得不終日與言哉

孔門以博約立教是論功夫非論本體學者不達遂以聞見擇識為知故夫子不得已又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直就人心一點靈明處點破知字此千古聖學之原若聞見擇識不過致知功夫非便以聞見擇識為知也故曰知之次知其知知其不知是本體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功夫譬之鏡本明而拂拭所以求明非便以拂拭為明也以拂拭為明固不是謂鏡本明不必拂拭亦不是故聖人說出本體正見得功夫原非義外耳此孔門博約之教所以上符精一之傳也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孔子之道一貫之道也又曰博文約禮何也蓋道有本原功無泛用博文原不是有心求博

蓋所以探本窮原耳博文約禮則本立而逢原矣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博約一貫之說也

知知知不知是良知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致良知故曰是知也

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病不知知病固也知不知獨非病乎必如夫子所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斯不病矣然則知不知何以亦曰病曰知不知令人不可知矣故亦曰病

子張學干祿而夫子告以祿在其中似又教以得祿之道或者求其故而不得乃以天爵良貴解祿在其中祿字又與學干祿的祿字不相蒙不知子張學干祿也是在言寡尤行寡悔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多見闕殆愼行其餘上用功只是念頭爲得祿才如此用功耳故夫子告之只一味如此用功祿自在其中矣

何必干哉若曰修其天爵而人爵自從之矣何必修天爵以要人爵哉子張之學是修天

爵以要人爵夫子之言是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子張之學是有所爲而爲夫子之言是無所爲而爲古今人功夫都是一樣只是主意念頭有所爲無所爲不同耳夫子此章與孟子天爵章總只是令人轉念不是令人易業

春秋戰國時成周取士之制雖廢而遺風猶存或以言揚或以行舉閒有行之者故子張學干禄孟子謂今人修天爵以要人爵還說得只消轉念不消易業自秦漢以後取士之途不一學者欲爲聖賢先要易業更說不得轉念矣前半生精力既奪于諸子百家後半生精力又奪于功名富貴到老年縱有爲聖爲賢之心那裏有功夫去讀六經孔孟之書此眞儒所以不多見而世道人心不三代若也且尤可異者漢詔舉非常之士于是人爭跃弛不羈以博非常之名卒之操莽溫懿接踵而出世道之禍可勝言哉至于王安石以新

經字說取士其壞人心術尤甚南宋韓侂胄當國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宋之不競又何怪焉樹鵠于彼而責成于此此必無之理也逮我　國朝以五經四書取士而設儒學以作養之諸士自幼所讀者理學之書所作者理學之文下以此應舉上以此取士主司若曰其言如此其人可知此必理學眞儒無疑也雖中間言行不相顧徒以文售者未必盡無

乃各人自家不知轉念有負于上之所舉耳非其舉業立法之不善也由孔孟而後寥寥千餘載至今日才好說只消轉念不消易業由此觀之士生今日豈非至幸至幸矣哉吾輩今日千講萬講只是要轉得此一念則平生所學者盡是物矣不必易業而後稱眞儒也願共勉旃毋負千載一時

入太廟每事問此正聖心自然不容已處如見孺子而怵惕覩親骸而顙泚之類此正象山

所謂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也
古之先王有此一念所以不得不制出許多
祭禮如宗祝有司籩豆罇罍一切儀文度數
之類此皆從此一念不容已處流出故孔子
入太廟不覺的每事問此一念即古先聖當
日制禮最初之一念所以不得不把許多祭
禮如宗祝有司籩豆罇罍一切儀文度數之
類每事去問此亦皆從此一念不容已處流
出故曰是禮也見孺子而怵惕乃不忍之政
之原覩親骸而顙泚乃葬親之禮之原入太
廟每事問乃宗廟之禮之原先王得其原遂
昌其流聖人覩其流遂觸其原此聖人每事
問處正聖人窺禮之原處或人烏足以知之
問管仲功業甚大夫子嘗亟稱之而又鄙其器
小者何曰惟其功業大所以敢于奢僭惟其
奢僭所以見得他器小若是器大將此功業
不知容在何處豈肯奢僭至此
管仲之功莫大于尊周攘　管仲之罪莫大于

樹屏反玷何也桓公之于仲即湯之于尹不是過而樹屏反玷仲何忍也仲方尊周以明君臣之分攘　以峻　夏之坊而樹屏反玷仲又何悖也是仲能尊周天子而不能尊齊桓公能攘　之僭而不能攘自已之僭仲將何詞以謝桓公哉仲之得以善始善終者亦天幸耳且當時以桓公之威豈其不能禁仲之樹屏反玷而甘心任仲之僭也或者其偏信乎仲而不知其僭乎抑一匡九合有所用乎仲而不得不爲是隱忍之計乎抑仲自恃其大有功于桓而謂桓其奈我何乎不知使桓而偏信乎仲而不知其僭也是仲愚桓也使桓私計有所用乎仲而不得不爲是隱忍也是桓愚仲也使仲自恃其功而謂桓無奈我何也是仲脅桓也愚之不可脅之可乎哉周公憑叔父之親居冢宰之位操制作之權自古人臣功烈權勢未有過此者而公也吐哺握髮赤舄几几曾不以功烈權勢自高

仲誠有功未必加于周公顧以周公之所不敢僭者而仲僭之何也如曰成大功者略小節不知樹屏反玷是居然以桓自命也此而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厥後季氏舞八佾三家歌雍徹是仲也爲之作俑矣仲之功不能掩乎其罪仲之罪不能掩乎其功故曰功烈如彼其卑也功烈本高而自高之則卑仲固可罪也哉仲亦可惜也哉

淮陰羞列絳灌禍憐赤族管仲僭擬邦君老死牖下仲之不爲淮陰者亦偉耳可見爲人臣者寧可無功業之成不可無居功之量

功業大小繫于所遇器量大小繫于所學有器量而無功業猶可言也有功業而無器量不可言也

問達生死曰所謂達生死者謂自已不以生死動其心也若不以人之生死動心如莊子妻死而歌友死而歌甚至母死不哀而曰達生死可乎或曰此寓言也曰以母死不哀爲寓

言可乎

問朝聞道夕死可矣曰人能聞道則生也可死也可不能聞道則生也不可死也不可言死生則諸凡是非毀譽窮通得喪可知死生特舉其重者言之耳只是甚言道之不可不聞且聞道之人能出離生死固不待言若專爲出離生死聞道執定在了生死一邊說是佛氏之旨非夫子之意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乃吾儒先明正大之說也若說未嘗生未嘗死而人謂之生謂之死則幻妄不經甚矣

生死原無二理故謂未知生焉知死則可謂未嘗生未嘗死則不可

問德不孤必有鄰曰象山不云乎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

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故曰德不孤必有鄰雖然還多一聖字耳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余則曰吾斯之未能疑夫道中天日也有何可疑學行而已疑之何為不知道雖中天日也而吾儕果能見道分明胸中朗朗如中天日乎學行而已而吾儕果能于人倫日用間一一行而著習而察乎胸中不能朗朗如中天日而曰有何可疑人倫日用間不能一一行而著習而察而曰疑之何為是何其敢于自信如此也易曰或之　者疑之也故無咎可見疑雖非信而欲求信必自疑始故居之不疑夫子鄙其非士而自以為是孟子謂其為鄉原聖賢之為慮遠矣余故曰吾斯之未能疑嗚呼疑且未能矧信也乎哉因書此與同志者正之

孔子惓惓教人謹言慎行後世學者多以謹言慎行為偽放言肆行為眞夫謹言慎行中誠有偽者懲其偽只當進而在謹慎之中求眞

不當退而在放肆之中求眞進而求眞則爲眞君子退而求眞則爲眞小人

涇野先生平日教人惟以甘貧改過爲言或者疑其淺余曰先生之學蓋得之顏子者也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非甘貧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改過乎故曰屢空又曰不貳過聖賢之學大抵如此以此而疑其淺也則佛老深矣

問回也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不知是樂道否曰天地間惟有此道吾儒之學亦惟有此道故孔子曰志于道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其言道者不一而足至于曾子言大學之道子思言率性之道孟子七篇尤惓惓于道字可見自古聖賢學問全在此道故仲尼顏子之樂乃所以樂道非懸空去別有箇樂也孔孟而後禪學盛行將此一道字掃而去之只懸空以求此樂故其弊至于猖狂自恣而不可救後世溺于禪學者無論即號稱大儒挺然

以崇正闢邪爲任者亦翕然謂孔顏自有樂處不是樂道一倡百和莫可究詰蓋其心雖專主于吾儒而其學則浸淫于佛氏而不自知矣故謂樂道有淺深安勉之分則可謂非以道爲可樂而樂之則不可彼舍道而懸空以求此樂是異端之樂非吾儒之樂也千言萬語諱此道字千思萬想解此樂字此正見禪學入人之深而人亦不自知處孔孟而後此道不明蓋千有餘年矣吾儒異端關繫學術不小故不可不辨

孔子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惟其憂道則所樂在道可知惟其不憂貧則不改其樂樂在其中可知可見孔顏之樂全在此道字奈何後儒必欲諱言之也不知雖樂到渾然相忘無適不然處亦總只是箇樂道

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分明說破道之可樂如此後儒必欲謂顏子非以道爲可樂而樂之何也既非以道爲可樂又

將以何者爲可樂乎禪學移人雖吾儒不能自解免如此

二程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即此便是得仲尼顏子樂處又何必更往別處尋鳶飛魚躍時行物生斯道原在目前只是人丟過道字往別處尋所以孔顏樂處終不能到耳

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還是不說若說則何論力且能說就是力旣曰說矣而又曰力不足何也冉求之病只是把這道理認在夫子身上不曾認得是自家的故曰非不說子之道夫以我說子之道是二之也力即足安所用之他日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不知求所聞斯行之者果說夫子之道而行之耶抑說自家之道而行之耶回知博我約我故欲罷不能旣竭吾才是回說我之道非說子之道也力何患其不足旣竭吾才吾字正與博我約我二我字相應吾輩爲學勿

說我學聖人之道把道當做聖人的當知聖人不過先得我心之同然我自赤子以來此道完完全全聖非有餘我非不足只是我自家不知說我之道耳使我自家果能說我之道也即此便有餘力何患不到聖賢地位

問汝爲君子儒君子儒何以解曰儒行篇解之詳矣或曰昔人謂儒行篇非夫子之言是否曰儒之道大矣夫子告哀公是泛說儒行道其實如此不是說自家如此多自夸大以搖其君也自異端紲吾儒吾儒不惟不能紲異端且往往混于異端而自紲乃曰儒行非孔子之言不知何以知其非孔子之言也宋制新進士賜儒行中庸二篇此其意甚盛高閌及奏儒行詞說不純請止賜中庸閌受學龜山且不知儒且自紲儒如此況異端哉又何惟三教日月星之說也

堯舜其猶病諸與下論不同此是論其勢若曰心猶易盡而勢殊難周下論是論其心若曰

勢猶易周而心殊難盡下論病字正是修已以敬敬處

問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曰一向解者皆謂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兩念並起不分先後不知謂之曰兩曰並猶未得一體之旨已欲立已欲達此欲是人人有的不獨仁者只是少立人達人之心所以不及仁者耳故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玩能近取譬四字其意自見又問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所求乎人者重而自任者輕何也曰躬自厚者謂以立人達人自任薄責人者謂不以立人達人責人也若自家不能以立人達人自任只責備別人不能立人達人便是所求乎人者重而自任者輕可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才謂之躬自厚才謂之自任重昔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而孟子以爲其自

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既曰天下又曰自任此可以解立人達人之旨矣雖然伊尹猶待三聘而後自任而孔子則以匹夫自任不論事業而論理不論窮達而論心一腔四海一息萬年此孔子之所以爲仁而孟子所以願學孔子也

惟欲已立而不立人甚且忌人之立惟欲已達而不達人甚且忌人之達如此存心不知可稱已立已達否可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才謂之已立已達故曰古之學者爲已古之學者是如此爲已不然則楊氏爲我矣

述而不作不是聖人謙詞後世天下不治道理不明正坐一作字不遵守祖宗法度只作聰明以自用天下安得治不表章聖賢經傳只好異論以自高道理安得明述而不作聖人之爲慮遠矣

默而識之一句最要緊果然默識得這箇道理

原自無止息安得不學學之安得厭原自無人我安得不誨誨之安得倦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學而不厭之解也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誨人不倦之解也或又問默者何曰此章默字從次章講字來原不是懸空頓悟余嘗有一絶句末云講到無言處方知道在心不是一味不言坐待默識也講到無言處眞是多說一句不得故曰默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何消多說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既識得東風面則萬紫千紅總是春安往非學安往得厭安往非誨安往得倦

何有于我哉正是聖人默識處正是聖人不厭不倦處若自以爲有便非聖人望道未見之心便是厭便是倦便不是眞識

問默識所識何物曰夫子嘗自解之矣曰若聖

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可謂云爾已矣可見默識是識仁識聖聖是究竟處仁是發端處究竟處無所增發端處無所減仁如桃仁杏仁雖止一粒而枝葉花實無窮生意已具聖如成株之後枝葉花實已扶踈而爛熳矣其實只是一箇道理故曰學者先須識仁

或問吾輩只修德足矣又何必講學余笑而未答頃之問余如何修德余曰公只修德足矣又何必問如何修德或者笑而大悟徙義改過是修德實在功夫講學者正講其如何是義如何是過如何去徙如何去改耳總是一件事非判然四段功夫

問講學盛于宋或云議論多而成功少又云理學敝宋何也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此元人進宋史表中語蓋指當時廟堂之上言也如新法和議之類滿朝爭之而竟不報眞所謂論建多而成效少者而忌者

乃借口歸咎于理學諸儒不知當時諸儒多屏逐山野或棄置散地師友之間不過私相講論以明道覺人耳何關于廟謨國是而責其成效少哉且宋之不競正係于京惇侂胄輩禁學之故即有忠言無從取效而反歸咎于學何也是宋以禁理學敝非以理學敝也論者試取宋史一細讀之則諸儒之冤可不待辨而自白矣

問宋儒有不適于用之譏是否曰不然天下之人不一有有才而講學者亦有無才而講學者有有才而非學者亦有無才而非學者彼見講學而無才者之不適于用非學而有才者或亦倖成其功遂謂講學之無益不知講學而不適于用乃無才之過非講學之過也非學而倖成其功乃有才之效非非學之效也不咎其所以不適于用而歸咎于學不察其所以成功而歸功于非學此宋儒所以有不適用之譏也雖然元祐之禁僞學之禁即

有才安所用之是宋儒之不適于用又時爲之也于諸儒乎何尤

有才而講學益足見其所長無才而講學亦足補其所短不然有才而非學則爲恃才無才而非學則爲棄物矣

昔三原王康僖公講學其父端毅公督之朝邑韓苑洛講學其父蓮峰老人督之康僖公之門人爲馬谿田苑洛之門人爲楊斛山當其時家庭之間藹若洙泗師弟之際不愧伊洛

此吾鄉前輩所以爲盛今父師之教子弟之學自舉業外無復有此風味矣識者不能不爲之三嘆

親妻子奴僕之日多接賢人君子之日少學問終無進益此古人所以講學會友常若不及聚坐一番收斂一番講論一番明白一番

問子路行三軍恐顏子未必能此夫子何以與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正是行三軍之上策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戰則戰可

以守則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兵法之妙莫過于此可見行三軍特用舍行藏之緒餘耳

顏子豈迂闊而無用也

凡天下事果于道理見得明白自家就該做去不該徇人故孔子論貧富不論別人所好何如但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禮樂不論別人所用何如但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二吾字正是聖人不肯徇人處不然空慨嘆一場徒說別人不是自家依舊落了世俗蹊逕

問子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不知在何處憤何處樂曰學也者所以學爲人也故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憤在此樂亦在此此聖人所以不可及後世學者不知此將一生精力或在詩文上發憤或在功名上發憤或在富貴上發憤不肯在做人上發憤所以不及聖人

問我欲仁斯仁至矣如何是欲如何是至曰無

論如何是欲如何是至當論如何是仁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欲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其心公公則謂之欲仁不欲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其心私私則不謂之欲仁故曰學者先須識仁

仁人心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眞心也古聖賢千言萬語吾輩千講萬講總只是要涵養此一念擴充此一念更無多術聖學眞傳原在于此彼摩頂放踵從井救人者乃有此心而不能善用其心之過正所謂好仁不好學其弊也愚者若懲其愚不病其不好學而反病仁之不當好則其愚抑又甚矣故學者必涵養擴充此一念到滿腔皆惻隱之心處然後信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之說有若無實若虛非顏子明知其有而故爲無明知其實而故爲虛也蓋天下道理原是無窮盡的豈可以自足自滿故曰有若無實若虛此正是顏子實見道理處不可與老氏良賈

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之說並論蓋老氏明白又說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這二欲是甚麼心腸此其用意甚深反落霸術畦徑蓋用此以欺世愚人令人不可測識非眞見道理當如此也老氏巧顏子誠老氏有意顏子無心此吾儒異端之辨

問犯而不校曰方將與物同休戚何暇共人爭是非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非聖人不使之知也聖人看破這道理不能強人人而使之知是以因性牖民道德齊禮立規矩準繩昭然示人以可由之則使之家遵而戶守然而使民知之之意已在于由之之中特不強人人以必知耳中間有能知者不外規矩準繩直透精微奧妙固聖人所深願有不能知者有此規矩準繩亦不至放縱決裂亦聖人所深喜民可使由不可

使知聖人誠不能強人人而使之知也老氏不達乃倡爲愚民之說故其言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知多卒使始皇焚書以愚黔首則老氏一言誤之耳學術一差關繫豈小

三年學不至于穀不易得也只爲志穀一念不知忙壞古今多少人且無論聖學無所爲而爲只說穀之得與不得豈係于志人第不思耳

問御乃藝之卑者夫子何以執御曰古人每出必輿必以子弟御非以自逸所以防輕動妄動耳且子爲父御弟爲師御亦寓教孝教敬意在內故曰樊遲御又曰冉有僕堯舜孝弟只在徐行後長可見御之義甚大此御所以爲六藝之一而夫子所以願執御也

六藝中惟御久廢可見夫子執御之說爲慮甚遠

多能是游藝功夫博文是志道功夫不可混看

多能是藝如射御釣弋之類故曰吾不試故藝
博文是講明道理約禮是體驗身心此聖門
精一之學原自與多能不同博文不是在藝
上博雖俯仰宇宙上下古今止可謂之博文
不可謂之多能博文與多能蓋道與藝之別
也

多能無論其粗者即如詩文一事雖亦是古今
不朽之事不可少的但聖人之所以爲聖與
學者之所以學聖人功夫所重不在此故聖

人不禁人題詩作文寫字亦不教人題詩作
文寫字天資高有餘力不妨正務學之無傷
不然不學亦無傷彼不能詩文而遂謂詩文
爲不當學固不是即能詩文而遂謂惟詩文
爲當學亦不是

漢人之文晉人之字唐人之詩自是宇宙奇觀
自是令人欣賞學者但以此爲游藝之助則
可若以此爲正學之妨則不可

問空空鄙夫何足與言而夫子必竭兩端曰此

正見聖人誨人不倦之心
自已稍有所知不待人問而汲汲于自見是其
病在淺露自已無所不知而人或有問却含
糊不肯盡言是其病在深晦洪鍾有聲特不
可不叩而自鳴耳豈可叩之而復不鳴哉此
其爲人心術不問可知子曰吾有知乎哉無
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
而竭焉自已不自有其知而告人務必盡
其知此聖人所以不可及

問自已無所不知而人問不肯盡言是何主意
曰只是恐其人知忌人並已意思鴛鴦繡出
憑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壞人心術莫此爲
甚
問空空如也當作聖人看否曰不可鄙夫惟空
空才能領受聖教不然聖言未畢必有齟齬
不相投處聖人必不能盡言又安得竭兩端
哉夫子說鄙夫空空正見得他受教有地程
明道謂空中受道意本于此若說夫子空空

顏子屢空是學別有所宗特援聖言以爲證耳

叩字竭字正見聖人無知處人未問我我安得無故起念是未問之前我本無知由人之問才發動起我之知故曰叩既發動起我之知是以不得不竭兩端彼所問者如此我所答者不得不如此多說一句不得少說一句不得故曰竭竭者竭盡無餘之意也既竭矣聖人之心尚復有知乎是既答之後依舊無知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問知不知上曰知而不自有其知誠上也但老氏之意明知其知而欲以上人先人故故爲不知以下之後之故曰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又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是知而故爲不知以愚人者也安得爲上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知而不自有其知而又與天下人共進于知此吾儒之所謂上非異端之所謂

上也

問博約之訓孔門羣弟子共聞之獨顏子悟得博我約我何也曰此一悟全從仰鑽瞻忽中來羣弟子所以日聞聖教而不悟者正是少此功夫耳

人皆有爲聖人之才只是不肯竭竭之便幾于聖人故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顏子得力處在一竭字世儒受病處在一罷字偶有所悟輒去放開此所以流弊無窮

自以爲悟遂去罷手還不是悟若是眞悟自然欲罷不能

聖人心同天地聖人學問直是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學問不是自家私自做的故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只玩可與未可與五字便見聖人公已公人處曾子亦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此亦夫子未可與之意學者且無論有可與不可與之人當先論有與人不與人

之心若無此與人公共之心縱自家十分用功終是自私自利之人其于聖學不啻千里

問權曰道譬之秤然權是秤錘衡是秤梗經是秤星應感之來即所稱之物經是一定不移的權是移來移去的權雖移來移去始終在星之內非移在星之外也權雖通變不離乎經事事有權時時有權非專為經處常權處變也程子謂權只是經可謂獨見若外經言權則權謀權變矣

可與立未可與權不可說壞立字權是立之熟處孔子不踰矩是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權魯男子以已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是他立處然能以已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又是他權處即此是立即此是權故夫子與之不獨魯男子昔沈晦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可見乎尹曰不可曰子學孔子者也如何不見曰若其學未到磨不磷涅不緇處故不見人謂此尹子立處余謂此尹子權處故必權如魯男子

如尹彥明才謂之眞可與權

問鄉黨篇大意曰當恂恂則恂恂當便便則便便當閶閶則閶閶當侃侃則侃侃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聖人何以異于人哉人自異于聖人耳

問孔子蔬食飲水樂在其中至鄉黨一篇凡飲食衣服又要齊整何也曰鄉黨篇是說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即一飲食一衣服人所易忽略處聖人亦不肯苟不是要齊整受用不然紺緅何以不飾紅紫何以不爲褻服羔裘玄冠何不以弔食必求精何以不厭精膾必求細何以不厭細惟知肉食何以不使勝食氣哉爲此言者是惡惡衣惡食之人而借孔子以自解者也何足置辨

許平仲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傍有梨衆爭取啖平仲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或者嘆服必如此方謂之善

學孔子

不撤薑食不爲通神明去穢惡與不得其醬不食俱無所取意只是門弟子心悅誠服聖人把聖人平日所嗜的所常用的都要記下以識不忘耳與曾晳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之意同即此足見聖門朊朊其仁景象

問傷人乎不問馬曰此聖心自然不容已處蓋聞廐焚倉卒之際正眞心發見之時只一問人不問馬則聖人一生老安少懷多少大的志願皆從此一念中來故孟子驗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驗之乍見孺子入井之一念其意正本于此戰國時廐有肥馬野有餓莩天下日趨于危亂只是爲人上者少此一念耳這道理儘大不可看小了

問論語中有重出者有重出而逸其半者何曰非是重出蓋聖人丁寧意也春秋傳所謂書之重詞之複必有大美存焉爾

時哉時哉鄉黨一篇聖人的行事也只是箇時

哉時哉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

馮少墟集卷三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疑思錄

疑思錄卷四

讀論語下

夫子稱顏子賢在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周茂叔教二程在尋仲尼顏子樂處後世學者以談玄為上乘以安貧為末節將屢空空字宗何

晏之說解作空虛無物之空如此不知于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將何以解乎故因顏子屢空見顏子不動心求富胸中空虛無物則可若丟過安貧懸空說空虛無物則生公說法矣

廉一節耳為沾沾以安貧自多者發也若以貧窶動心而求富而曰廉一節耳則無忌憚甚矣

問顏淵後何以知子在遂不死曰惟顏淵後能知子在遂不死此顏子所以幾于聖人也故夫子信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吾以汝為死矣是夫子試顏子處曰子在回何敢死則顏子居然孔子矣

讀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則當時聖門都俞吁咈氣象宛然如見故曰要識唐虞垂拱意春風原在仲尼居

曾點之詠而歸是泰莊周之逍遥遊是驕

曾點之志不可着迹看當得其趣于言外得其趣雖在師旅饑饉之時宗廟會同之際亦自有春風沂水之妙必然從容暇豫必不至張皇失措可見春風沂水這等趣味學者誠一時不可少

問克已復禮為仁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吾心自有之節文非外假也以其所自有而非外假也故曰復世儒不知其所自有也務華絶根欲襲而取之老子見世儒之襲取而亦不知其所自有也乃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欲掊而去之斯二者就是已而欲掊而去之者其已為九矣故夫子曰克已復禮為仁此正所以救世儒之弊闢異端之失

不論禮與非禮要視就視要聽就聽要言就言要動就動是無所忌憚之小人不論禮與非禮要視就視要聽就聽要言就言要動就動而曰悟後全無礙是惑世誣民之異端辨其禮與非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是克己復禮之真儒

成人之美便是美故君子必成人之美成人之惡便是惡故君子不成人之惡

道人之善便是善故君子樂道人之善稱人之惡便是惡故君子惡稱人之惡

樂道人之善便是自家善處喜稱人之惡便是自家惡處

闇譽而喜便是自家不足譽處聞毀而怒便是自家可毀處

聖人說知人難是兼君子小人說後世說知人難是單就小人一邊說不知君子小人都是難知的何獨只說小人難知孔子兼言舉錯子夏單言舉皐陶正是後世對症之藥

小人難知君子尤難知故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夫子方說起正名子路便以為迂可見不見迂于賢者不謂之聖人知聖人之所為賢人便以為迂則知學聖人者其所為安得不見迂

于衆人若避衆人迂闊之譏只往不迂處做則鞅斯操莽接踵矣

問學稼圃章大意曰士君子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只有此禮義信這道理若人人都學稼圃則這箇道理莫人承當由是無禮無義相詐相欺風俗日壞人心日偷便不成世界矣當斯時也彼學稼圃者雖欲優游于畝得乎大學說古人之學直欲明明德于天下中庸說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可見士君子一身關繫最重如何置天地生民于度外而徒為一身一家計也學稼學圃樊遲意思品格儘高但不免為一身一家計遂墮潔身亂倫荷蓧丈人窠臼所以小了小人找樊須也不可與世俗小人並論

問居處恭一節胡註謂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何如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故此愛人一念真心是人之所以為人處故曰夫仁者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而孟子亦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至以乍見孺子入井一念形容不忍處最為警醒可見人之所以為人者惟有此仁而人之難與為仁者無它只是將此本来一念愛人真心或牿亡之或阻抑之所以操存不得一箇愛字所以仁之難為耳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總是所以操存此一念的工夫先難後獲又是工夫中的節度先難後獲如居處要恭就要得恭的效驗執事要敬與人要忠就要得敬的忠的效驗如是便是不先難後獲矣今將此三言分為三次不知先難後獲者幹何事也以愛人為最後是以已立已達為先立人達人為後也可乎哉借曰愛人工夫用在別人身上所以當後不知執事敬與人忠亦用在事上人上何為獨先此又不可不辨者也或曰博愛之謂仁又何也曰韓子博愛之說是博施濟衆之說也夫子愛人之說是立人達人之說

也或又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何也曰愛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夫子愛人之說蓋徹內徹外徹始徹終而言也孟子不云乎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夫惻隱為仁之端是愛之根也充之保四海是愛之用也擴充到此則滿腔皆惻隱之心便是徹內徹外徹始徹終道理故曰愛人愛之根處名曰天根愛之用處名曰月窟天根月窟閒来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在天為春在人為仁無二理也或又曰如子所言夫子只教以愛人足矣又何以曰居處恭云云又何以曰先難後獲云也曰不言居處恭云則工夫無處用不言先難後獲則工夫不善用合而觀之其于愛人之道思過半矣若以先後次第論斷不敢以胡氏之說為然

或曰仁者愛人固矣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視天下理亂真如孟子所謂閉戶鄉隣之鬪者夫子乃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管仲相桓

公伯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而夫子第曰如其仁如其仁豈民到于今受其賜者反不如一陋巷匹夫泯泯無所建明者為真歟不知仁主于愛而愛從何處起見孺子而怵惕覩親骸而顙泚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呼蹴之食真是不容自已無所為而為者吾儒不從此處識取縱功業掀揭天地摠之從納交惡聲處出来終不是本来真愛終不謂之為仁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當一陽来復之時造化生意尚未宣洩而聖人從此處見天地之心微乎微乎知此可以論仁矣

昔友人問余顏子問為邦夫子告以四代禮樂因革損益居然王天下氣象顏子但一陋巷匹夫何處見得有王佐才而夫子告之以此因以臆答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便是有王佐才夫管仲儉仁便稱霸佐顏子不違仁豈不稱王佐即管仲可知顏子矣然則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真知仁哉真知仁哉或

又疑事功作用非仁歟曰不然管仲倘不遇桓公則一匡之業安所見于天下後世故君子不言遇而言心夫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斯心也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也斯心也真不容自已無所為而為之心也故論仁者當先識心論心者當先自念頭初動不容自已處求之不然若落第二層便是有所為而為即掀揭功業皆假矣仁者愛人談何容易斗筲之人二句註謂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不知子貢原為今之從政者虛冒以士之名故有此問至末方纔說出耳聖賢問答本意原在此節前三節乃其斷案也

士君子立身天地間惟求無愧于鄉人之善者足矣若不善者之惡不惡勿論可也若既使善者信其節操又怕不善者疑其矯激既使善者稱其寬厚又怕不善者議其懦弱則瞻前顧後便終身做不成此鄉原之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

仁則吾不知也聖人口氣原自渾融若曰以此為即仁則制私非忘私之境固不得謂之即仁若以此為非仁則制私亦忘私之漸亦不得謂之非仁故曰仁則吾不知也近世學者多說壞不行直以為非仁誤矣苟志于仁矣無惡也自無克伐怨欲何待不行此直以本體為功夫上也不幸有過即當力改故克伐怨欲一切不行此乃以功夫合本體亦其次也若以不行為非仁則困知勉行何以能知之成功則一而聖人所稱克己寡過皆剩語矣阻自新之門塞向往之路關繫學術不淺故不得不辨

問不行與克己同否曰克己有當下斬釘截鐵之意不行雖頻費功夫未能遽拔病根然亦克己之一法也後世學者直卄不行而又無辭為克己解乃訓克為能訓己為由己之己不知如此于復字又訓不去矣且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又何以解也或又以

不行行字為外面強制不知未嘗復行行字亦豈外面強制耶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得力不在臨時必平日講一介不苟之學而後能見利思義必平日講朝聞夕死之學而後能見危授命不然利至然後斟酌道義危至然後商量生死則不及矣

問管仲假仁夫子曰如其仁如其仁者何曰如其仁如其仁者言其逼真也此正是說他假仁處

子貢方人不是拋却自家議論別人如回也聞一知十賜也聞一知二之類使非子貢平日把回與自家比方得停當臨時安能為此言此聖門弟子實在工夫子猶然抑之者恐惹起務外徇人之心且恐後世學者借為口實耳子貢方人豈可與後世月旦之評並論以直報怨是開誠布公忘其怨也忘其怨而惟以無心處之故謂之直若以直字橫于中而

執此一一報怨則胸中又有物又不是聖人之所謂直矣至于報字不過就彼報字而言與子貢夫子之求孟子以堯舜之道要湯語意同故以直報怨報字當活看康節詩有云揚善不揚惡記恩不記讐此之謂也

此豈章惇為之哉宛然夫子不較伯寮孟子不較臧倉氣象

問夫子告子路明白說君子修已以敬而後世學者多流于肆何也曰學莫先于敬肆之辨尤莫先于真僞之辨此蓋真僞之辨不明誤之耳何也君子修已以敬敬則為君子肆則為小人此固不待辨者但後世小人知敬為君子肆為小人也又僞為敬以自附于君子于是乎有真僞之辨是真僞之辨蓋就敬之中辨也世儒不察遂一槩以敬為僞以肆為真不知敬或有僞僞則為僞君子肆雖皆真真却為真小人懲其為僞為君子不于敬中求真進而為真君子乃于肆中求真退而為真

小人是果何心哉蓋欲敬不欲肆者人之心欲真不欲僞者又人之心今既以敬為僞以肆為真則人又安得不趨于肆也是人之趨于肆非其人之不知自愛原是求真之心而不知其誤為真小人耳使蚤知其誤則人非至愚又孰肯居已于肆而甘心于小人耶余故曰學莫先于敬肆之辨尤莫先于真僞之辨

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當讀作去聲否曰讀作去聲本為扳好名之根反開一好名之門若謂天下有沒世稱情之名亦有沒世不稱情之名使果有沒世不稱情之名在君子固疾之在小人則甘之矣不知名實如形影聲響然有一日之實便有一日之名無一日之實便無一日之名縱能襲取于一時必不能襲取于終身自古及今原無沒世不稱情之名而誤以為有居之不疑比至無名而後疾之則已晚矣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正欲學者務實而圖之于蚤也或曰世固有有實而無名者又有無實而有名者何也曰此有實而無名而子惜其無名非即名耶彼無實而有名而子議其有名名安在哉又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又何也曰後世有述名也後世有述而曰索隱行怪名庸愈乎知此益信古今無沒世不稱情之名矣知無沒世不稱情之名則學者自不敢務名自不容不務實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斷不可作去聲讀

問君子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又疾沒世而名不稱何也曰務實不務名名必得務名不務實名必失可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正是疾沒世而名不稱處

問夫子既說誰毀誰譽下文却不曰如有所毀者其有所試而止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何也曰此處正見聖人天地之心能好能惡聖人也善善長而惡惡短君子所以

希聖也自人心不古而樂道人善者目為鄉愿好稱人惡者稱為直于是世多求全之毀而衆惡必察者不可復得故夫子不得已以誰毀誰譽解之曰直知誰毀誰譽之為直則知有毀無譽之非直矣世顧以好稱人惡者稱為直何哉

問世以樂道人善者目為鄉愿何也曰此語誠不可解鄉愿嘗以古之人古之人譏狂矣未嘗樂道狂者之善也嘗以行何為其踽踽涼

涼譏狷矣未嘗樂道狷者之善也嘗自以為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未嘗樂道堯舜之善也而世顧以樂道人善者目為鄉原何哉豈其初始于嫉忌者故以鄉原之名加于樂道人善之士而習者遂相沿而不加察邪抑後之學者明知其不然而姑借鄉原二字以杜樂道人善者之口邪此吾之所未解也

平日好稱人惡惡道人善自托于直之人立朝偏不肯犯顏敢諫偏不直

問史闕文馬借人註謂細故何以重聖人之思曰此道理儘大一字之褒貶關千古之是非一時之交與徵一代之風俗安得為細故而忽之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作且不敢敢不闕乎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敝且無憾況借人乎自古聖賢學問都在此處胡註謂此章義疑不敢強解亦小視此二事矣

問傳信傳疑史職也闕文何為而聖人思之曰不聞劉靜脩讀史詩乎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遁受屈人念及于此雖欲不闕得乎故闕之一字乃天理人情之至也不止作史士君子凡下筆之際不可不着此一念

問夫子說性相近不曾言善而孟子專言性善何也曰人之氣質雖有不同而天命之性摠之皆善惟其皆善故曰相近相近者是就善之中論耳若因氣有清濁質有厚薄而遂謂

性有善有不善則善不善相去甚遠便說不得相近矣孟子道性善正是發明所以相近處或謂孟子性善之說不如孔子相近之言為渾融是惑于三品之說而昧相近之旨者也

荀子性惡禮僞之說真是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者性既是惡禮又是僞安得不純用刑法此李斯所以亡秦而貽禍至今未已也

道因言而明不因不言而晦道因言而明人人曉得不因不言而晦人人曉不得故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可見予欲無言正是聖人深言明道處若曰道以言明亦以言晦故曰予欲無言便非聖人本旨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豈是隱得的故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近之則不孫二句遠近字不可說壞近是家庭之常當如此遠亦是主僕之分當如此只是這樣人但近之不曰家庭之常當如此而曰主人近我也如此便不孫但遠之不曰主僕之分當如此而曰主人遠我也如此便怨如此真是難養若以褻狎為近如何去近他嚴厲為遠如何去遠他則主人先待的差了便說不得他難養

士君子多加意于大人君子而忽略于女子小人不知女子小人尤是難養的可見自家學問真是無微可忽無衆寡無小大無可慢學至于不愧女子小人始可言學

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女子小人眞是難養至于士君子有招之而来麾之而去澄之而清淆之而濁者是亦近之不孫遠之則怨之類也夫以士君子之身誤為女子小人而不察亦足羞矣

道本無方學聖人者不可以方所求之故微箕

比干之皆仁夷惠伊尹之皆聖不有孔孟之說天下後世不幾于聚訟乎士君子果有悟于斯理則眼界自寬家數自大開口自別問孔子攝相三月而魯國大治即受樂不朝亦當少留須臾以俟功業之成何為遽去不幾為山九仞功虧一簣邪曰自古聖賢寧可無功業之成不可無自守之義不然便是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矣

問夫子問津沮溺子路反見夫人是要轉他出仕否曰不然只是要轉他可不可之念故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若是要轉他出仕夫子何不先轉一及門之顏子而徒轉一傾盖之沮溺耶惟是夫子終日與言已轉得顏子可不可之念故喜而謂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且夫子嘗為魯司寇說得用之則行顏子終身不仕夫子何以曰惟我與爾有是者謂有是無可無不可之念也非着跡在行藏間論也

問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明白是教他出仕何以為不然曰原不是教他出仕只是要他曉得君子之仕為行其君臣之義耳蓋當是時以仕為通者若曰君子之仕也行其勢也行其利也那裏行甚麼義所以把仕字弄的不好看有以隱為高者見若輩如此做官亦曰君子之仕也行其勢也行其利也那裏行甚麼義看得這仕字全是不好的恰似仕途全行不得義全做不得君子如此道理不明凡要做君子的安得不着一可不可之念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非行其勢也非行其利也君臣之大義自我而植宇宙之綱常自我而立豈為功名富貴哉中間即有丟過義只為勢利出仕的是他各人自家見不到各人自家做了小人非槩以仕途為勢窟為利藪也故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又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行之者行其義也知此則知仕止久速無往非道用行舍藏無

往非學視用舍為寒暑風雨之序視行藏為出作入息之常仕者安得以仕為可以隱為不可隱者安得以隱為可以仕為不可哉如此則可不可之念不轉自無矣此孔子之學不厭而教不倦所以大有造于天下後世也

以耦耕之沮溺而知魯國有仲尼又知仲尼之徒有仲由以荷蓧之丈人而知仲尼之不勤四體不分五穀是從何處知之且既知同時之仲尼必知既往之堯舜既知仲尼之徒有仲由必知仲尼之徒有顏曾既知仲尼之不勤四體不分五穀必知仲尼之講理學而淑後進雖志向稍有不同而識見如此才謂之隱者不然凡山林農夫皆得謂之隱者矣有是理乎今且無論山林農夫即縉紳章逢之士問今日某處同志為誰某處同志為誰無論學術何如即姓名亦茫然不知豈不有愧于耦耕荷蓧之農夫哉或曰今天下特無眞儒耳有則人未有不知者余曰不然淳于髡

謂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由今觀之不知戰國果無賢否髡果識孟子否已非伯樂而謂天下無良馬誤矣或又曰眞儒原不求人知人何必知之曰在眞儒雖不求人知而在學者却不可不知人良馬不充天閑于良馬何損若伯樂不識良馬其何以為伯樂哉余因是又有感焉夫天下大矣高賢大良安得一一知之不知其過小若諱言不知而借口天下無真儒又借口真儒不求人知以自解是又沮溺丈人之罪人也其過大昔陳瑩中不知程伯淳而作責沈文以自責不惟不足為瑩中病而益足以見瑩中之不可及不知求知可也又何必自解以益其過哉余素寡昧于海內賢豪多所未知因讀沮溺章書此亦竊比瑩中之意云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只一並字正見曾子仁處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天地且弗違況于人乎學者只有

與人並為仁之心便是天地萬物一體氣象不然人有善而忌其與已並已有善而忌其人之與已並即此便不是善故勘破並字當下即仁

勘破並字當下識仁勘破忌字當下識人

疑思錄卷五

讀孟子上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一節註云此言仁義未嘗不利夫仁義未嘗不利目是正經道理故曰此謂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但此處說書不當云仁義有利不然與何必曰利便相礙利之一字戰國君臣正坐此病無論是何樣的利只是這一利字不該言故一則曰何必曰利再則曰何必曰利正是孟子救正人心扶持世道處豈得已哉它日與宋牼問答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意亦如此

齊桓晉文之事乃當時所最豔者孟子以為聖

門所不道不忍觳觫之一念乃途人所共有者孟子以為是心足以王何也蓋桓文之事雖是燁燁一時原不從此不忍一念中流出故曰以力假仁夫不忍之心乃途人所共有者豈以桓文而獨無自有而自假之亦足悲矣陽明先生曰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齊王方問霸功孟子即曰無以則王謂之曰王恰似有許多新奇異樣處及說到底只討得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更莫有新奇異樣功業及至推原所以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又只是從不忍觳觫一念来更莫有新奇異樣方法夫這一念人人都有可見這功業人人都做得王道有何難為二帝三王相傳欛柄正在于此孟子得此欛柄故今日見齊王如此說明日見惠王如此說千言萬語再無兩樣故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後世王道不明霸功兢起如管晏輩

功業恰似新奇異樣不知發端處從此不恐
觳觫一念起否收煞處落得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饑不寒否竊謂王霸之辨不明欲天
下太平未見其有日也

世論王霸者率捷霸功迂王道故齊景公欲用
孔子晏子謂當年不能究其蘊累世不能闡
其施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吾老二字正
為王道迂遠不能待耳不知王霸之分不在
事功不在久近故孟子謂管仲之功烈而曰
行乎國政如彼其久霸功果捷邪論德之流
行而曰速于置郵而傳命王道果迂邪至于
王者必世而後仁是要其極而言非三十年
之前非仁三十年之後始仁也且管仲經營
四十年又不上必世矣王邪霸邪彼捷霸功
迂王道者特未之思耳

晏子沮仲尼臧倉沮孟子其罪不在二子而在
道之不明學之不講當春秋戰國時老聃墨
翟之教行習俗以薄奘為賢而以厚葬為儒

者病故景公欲用孔子晏子沮之曰儒者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魯平公欲見孟子臧倉沮之曰禮義由賢者出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惟儒字賢字不明此晏子臧倉之言所以見售而孔孟卒老于行也可見道不可一日不明學不可一日不講問浩然章不動心有道乎曰有一節之下即當直接曾子謂子襄一節以見學問淵源所自反入北公黝孟施舍二節何也曰孟子因當

時人心委靡士風掃地黝舍輩悻悻然妄以氣節自負世人不察亦誤以氣節歸之所以不得不引此似是而非者以為之戒使天下後世不至錯認客氣為浩然之氣耳

北宮黝孟施舍不是生来如此樣人若是生来如此樣人世間儘多何足煩孟子之辨弊緣當時道理不明有志之士懲世之委靡卑鄙者多欲學剛方正直而又不得其道于是誤認血氣之剛為義理之剛或一味往必勝處

學或一味徃無懼處學故曰北宮黝養勇孟施舍養勇玩二養字自見二子意思志向都是要好的只是學術路頭一錯遂流于無忌憚耳故孟子不得不嚴為之辨至于告子雖消得外面的粗暴而一切不求于心不求于氣又添了内裏的傲慢其無忌憚更甚故孟子亦不得不嚴為之辨必如夫子告曾子一味自反才是真正大勇才是真正不動心此孟子之集義養氣勿忘勿助直接孔氏之傳

而非黝舍告子之可及也

黝之養勇以必勝舍之養勇以無懼都是不善養的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這善字最當玩味

血氣方剛戒之在鬬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孔氏家法也惡聲至必反之未有不取辱者不量敵而進不慮勝而會未有不取敗者以取辱取敗之道為勇何也孟子苗則稿矣之説真為善喻

外侮之来雖聖賢所不能免惡聲至于默無損
君子惡言不出于口必反之默所損多矣學
問不明誤人一至于此
問氣節涵養曰氣節涵養原非兩事故孟子論
浩然之氣而曰我善養可見氣節從涵養中
来才是真氣節若默舍輩全是箇沒涵養的
人如何箏得氣節
無論古人即國朝如羅一峯楊斛山諸公氣節
表表一代都是從理學涵養中来所以能完

名全節民到于今稱之其他諸公始未嘗不
表表而末路多敗名喪節秖緣胸中以氣節
自滿無復有學問以涵養之耳余每見世之
有氣節者又多不信講學何也可惜可惜
說者謂孟子太山巖巖不如孔子之太和元氣
不知孟子論浩然之氣而曰乃所願則學孔
子可見孟子必學其太和元氣然後能成就
其太山巖巖
問浩然章所重在養氣而孟子先曰知言者何

曰惟其能知言所以能養浩然之氣如均之養勇也黝曰必勝舍曰無懼孔曰自反衆言淆亂安所折衷向非孟子詖辭知其所蔽乃所願則學孔子未有不流于黝舍者安能善養浩然之氣耶孟子之養氣全從知言中来知言養氣原只是一箇道理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味二勿字正見人性皆善而告子強制之使惡何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不得于言不得于心心上自是不安自是過不去自不容不求于心自不容不求于氣此正是真心不容已處正所謂性善所謂良知也告子却恐動了心把一切得與不得都要丢過任他去罷縱丢不過却強制之使丢過如此庶乎心不動耳然如此要不動心有何難故孟子曰告子先我不動心然真心本不容已彼則強制之使其已是強制其真心非強制其妄心也如此真心正當操存而培養之乃反強制之使其

已以斧斤自伐其山木以牛羊自牧其萌蘖豈不謬哉彼徒知以此為不動心之捷法而不知其法愈謬而其弊愈不可言且二勿處又是動心強制處心又安在其果不動也告子之學其自誤如此故曰人性皆善而告子強制之使惡也

告子最不達孟子性善之旨不知當不得于言時何故要求于心不得于心時何故又要求于氣如曰不得于言時原不曾要求于心要勿告子試以此反觀則自家性善亦自可見又何疑孟子性善之說也

不得于言要求于心就求于心不得于心要求于氣就求于氣不必去勿此之謂率性此之謂吾儒故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顏子四勿不可無告子二勿不可有顏子四勿勿的是已私告子二勿勿的是善念

行有不慊于心一句是浩然一章大旨人心虛靈是非可否一毫瞞昧不過凡訣行該止此中自有權衡若是肯憑着本心行去使件件慊于心便是集義便是自反而縮此正孟子得統于曾子處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可見聖人出處何嘗由得自家分毫雖有智謀才力安所用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此孔子所以為至聖也

若伊尹出處豈不宛然一孔子但始謂仕不若隱繼謂隱不若仕即此校量于豈若之間便非聖心無可無不可之妙矣

說不得仕不若隱亦說不得隱不若仕只可隱則隱可仕則仕便是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說的未嘗不是終不如吾夫子之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為正大約士君子出處之際只當論可不可不當論辱不辱殆不殆

孟子顏學孔子于陌尹則稱曰皆古聖人其自處則謙曰吾未能有行此正是孟子顏學孔子處

王霸之辨自孟子始明當時論王霸者只在仁與力之間不知仁是一樣的只是以力假處與以德行處不同耳以力服人原是力不能敵原非心服以德服人原非論力原是心悅誠服下章尊賢使能俊傑在位五節就是以德行仁就是不忍人之政天下之士皆悅天下之商皆悅五箇悅字就是照應心悅誠服的悅字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就是發揮尊賢使能五節的源頭見得這樣王政如此詳悉却不是外面的事業都是從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的這一念来故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四海正照應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三句如此行仁自然是榮如此豫于行仁自然是誰敢侮之這四章書總只

是發明以德行仁者王一句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正是孟子道性善蓋
當時管晏功利浸淫人心已久故人人都去
假仁假義所以認做性惡所以有杞柳湍水
之議孟子只說仁義原是大家性中生来有
的何必去假如不信是性中生来有的何不
于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去驗一驗既驗得怵
惕惻隱之心是人人有的則仁是人人生来
有的不必去假可知仁則知仁義禮知都
是性中生来有的不必去假則性之為善也
自不待辨矣是孟子道性善正所以提醒世
之假者而還之于真也其功豈云小哉故曰
救得人心千古在勳名真與泰山高
問乍見孺子入井此乃最初一念惟此時為真
若過此即有怵惕惻隱之心不過納交要譽
之念便說不得真矣此說是否曰不然戰國
之時功利成風習俗久壞故人人以殘忍刻
薄為真以怵惕惻隱為偽即有一怵惕惻隱

之人人皆以納交要譽疑之矣看天下人皆無不忍人之心將此不忍人一念盡抹撥了故孟子憂之乃直為之說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一句真是人人信不及故不得已又舉乍見孺子入井一念為証若曰如不信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難說乍見孺子入井之時無怵惕惻隱之心如不信平日怵惕惻隱之心為真難說乍見孺子入井之時怵惕惻隱之心亦為偽可見這惻隱一念真心人皆有之只是人不知擴而充之耳故謂天下無納交要譽之人不可謂凡有是心者皆納交要譽之人亦不可盖孟子因天下人不信皆有此心又不信有此心者皆為真故不得已以乍見一念証之若因孟子乍見之說又執定說惟此最初一念為真過此皆是偽是又使人不信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盖失孟子之意矣

性一也分之名為仁義禮智合之摠名為善性

只是一箇性因感之而惻隱則說他源頭是仁因感之而羞惡則說他源頭是義因感之而辭讓是非則說他源頭是禮是智故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易以復見天地之心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見仁義禮智之心孟子可謂全得易之體用矣昔人謂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其然豈其然乎

問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如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曰考亭詩不云乎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知仁則知源頭活水矣

天下國家事非聰明有才能者不能辦而聰明有才能者又多自恃以愚天下不知天下人卒不能愚其究也不惟自壞而且以壞人之國所以然者只是視人性皆惡若天下人皆無是非無公道所以敢于如此耳若是蚤知

人性皆善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公道自在人心難欺又豈敢自恃其聰明才能以愚天下哉許敬菴先生詩有云信知性善為堯舜肯用權謀雜管商斯道若明如晝日世風何慮不陶唐

人性原来皆善世間原来有公道只是人人信不及耳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銕此一時憤世嫉俗之言不可為訓

有道脉有道運夫道一而已矣是説道脉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説道運道運有隆有替道脉無古無今吾輩今日講學正所以衍道脉而維道運也豈是得已故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

問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不知何所為而能若舜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顏子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可見問之一字乃舜之所以為舜處亦回之所以希

舜處

井田封建雖古先聖王之良法在三代以後斷不可行孟子之時井田雖廢而經界尚存只是為豪強者兼併為貧暴者多取耳故一正其經界則分田制祿可坐而定故孟子惓惓為滕之君臣望之自始皇開阡陌而經界遂湮沒不可考即孟子在今日亦不能行矣以孟子所不能行者而今若行之其禍豈直在安石新法之下哉舜封衆于有庳不得有為于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不惟愛有庳之民正所以愛象而保全之也後世封建與郡縣並行不悖真得堯舜遺意若復併郡縣于封建則其禍又豈在唐室藩鎮之下哉文王事殷而武周征伐孔子稱其善于繼述若必以行井田封建為法先王是又膠柱鼓瑟益失孟子之意矣故曰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潤澤二字真當體會

井田學校王政之大端國朝什一之稅真得井田遺意而庠序學校兼舉而並行之扁其堂曰明倫故多少真儒皆從此作養得出真所謂有王者興必来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讀孟子書不可不知孟子之經濟處

士君子持身惟此道義然辭受取與間尤大關鍵處故曰非其道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此正論也但義之為道至精至微最難體認苟見不真守不定欣羡乎堂高數仞侍妾數百偃然為之不顧而曰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且不以為泰何況于此則其泰當更有甚焉者故不得已又曰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可見堂高數仞等事皆道義上斷斷乎不可為者孟子于此不論如其道非其道而直棄之曰弗為弗為嚴矣哉

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如此則孟子恰似迂濶不知當時如蘇張公孫輩亦既見之矣王邪霸邪古人云千定分無毫髮之益于道德有丘山之累其蘇張公孫之謂乎觀此則知孟子非迂闊矣

居天下之廣居一節分明畫出泰山巖巖氣象廣居正位大道雖大丈夫居之立之行之其實是與凡民公共的味三箇天下字自見不然得志何以與民由之也三箇天下字正是

廣處正處大處得志與民由之只是指點出這道理與民共由之耳非分我所有益彼所無也曰得志不得志觀此五字又見大丈夫之志原要與天下人共居此廣居共立此正位共行此大道有此志則胸中八荒我闢宇宙度內才謂之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然一膜之外便分彼此其何以謂之廣且大乎大丈夫之志雖是如此又不在得不得上論只在志上論有此志無論得與不得廣處正

處大處自在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這道理原来又淫不得移不得屈
不得故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不加不損是
說本體不移不淫不屈是說工夫
嘗見世人稍不得意輒曰宇宙雖大難容此身
信斯言也則天下之廣居正位大道惟得志
者能居之立之行之矣彼不得志者何以亦
曰獨行其道邪富貴者能居之立之行之矣
彼貧賤者何以亦曰不能移邪故象山曰宇

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問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如此馳驟而行彭更安得不疑其為泰曰不然從者是弟子如從者見之之從者不是孟子的人夫後車是弟子之車不是孟子的輜重此是孟子為賓師時講學于列國所以有數百人從之非馳驟以行儀從如此其盛也傳食于諸侯如于齊餽兼金一百鎰于宋餽七十鎰于薛餽五十鎰居鄒季任以幣交于平

陸儲子以幣交之類中間或有或無或多或寡聽其自然中間又或受或不受或報或不報看其道義非乘傳以行廩給有一定之數也不止孟子如孔子在陳蔡而十哲從遊則後車亦有數乘矣曾子館沈猶而從先生者七十人則後車亦有數十乘矣何獨于孟子而疑之且當時蘇張輩遊于列國車騎輜重擬于王者以秦為從約長并佩六國相印耳若孟子不過戰國一布衣所居者何官所佩者何印所遺者何牌而驛遞肯如此應付哉不以泰乎彭更亦不是真疑孟子只是見其車從之盛既如彼而所受七十鎰五十鎰金幣之多又如此恐其迹似泰故不得不問此正是彭更厚孟子愛孟子處非真以泰疑孟子也

孟子講學以孝弟仁義為宗當時功利之習深縱橫之風盛故凡言富國強兵者即以為良臣以為有功以為即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

人傳食于諸侯亦不為泰今孟子所講不過區區孝弟仁義之談何富何強何事何功而亦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于諸侯不以泰乎當時人人把孝弟看做末節把講孝弟看做迂談所以疑孟子為無事疑孟子為泰蓋當時外人有此疑故彭更舉以為問與外人皆稱夫子好辨同故孟子不得已直自任以有功而曰于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可見這孝弟雖

是庸行實非末節講孝弟雖是庸言實非迂談這箇孝弟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事無大于此安得以為無事功無大于此又安得以為無功哉他日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見得堯舜之道也只盡于孝弟益信孝弟非末節講孝弟非迂談也孟子恩以孝弟仁義轉移世道興起人心使斯世斯民盡皆仁人孝子然後其心始遂如此則從者惟恐其不多也又何恤泰之疑哉知孝弟之道

之大知富強之説之非則孟子之非秦可不待辨而自明矣

王安石行新法原是為國的心只是把孝弟仁義看做迂闊主意專要富國強兵做箇國家有用的豪傑不知一丟過孝弟仁義便做不出有用的好事業来此所以到底國也不能富兵也不能強不惟不能富強且貽靖康無窮之禍自誤以誤人國豈不深可惜哉可見堯舜之孝弟正是堯舜之所以為事功處特安石自以為是不肯細講耳

自昔豪傑之士喜談事功者多迂視講學卒之事功不能成正坐不信學之故而猶然不悟至有忽懣不平以死者可惜也又或有致位通顯倖成一二功業而于孝弟根本處多有闕略卒之身名俱壞而事功亦為其所掩尤可惜也嗚呼安得起斯人于九原而與之講孝弟仁義之學

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不得已三字不可輕

易看過蓋人生天地間惟有這件事豈是已得的吾輩果勘破所以不得已處自然不容不辨自然退避緘默不得

桓文仁義假者也楊墨仁義真而差者也故孟子均非之至于今學者猶知桓文之假楊墨之差者誰之力也

疑思錄卷六

讀孟子下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法先王之說真足為萬世君臣之法荀卿欲勝其說不得乃曰法後王不知孟子所謂先王不專指古之先王即父有作而子述之是亦法先王也不論本朝前代皆是先王荀卿後王之說尤是亂道

問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若止吾輩一二人做去恐未必能平天下曰此正要吾輩一二人做去若拋却自家只責望衆人堯舜其猶病諸

手舞足蹈不是分外討這箇樂只是復還那孩提稍長本来之愛敬耳想孩提稍長之時其愛親敬兄真是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何曾有絲毫情識安排在内樂而復還乎此才是真樂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此千古聖學宗旨若外此言學是藉寇兵而齎盜糧也

觀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可見人生来皆可為大人只因失此赤子之心所以小耳非生来不可為大人也故曰人性皆善

問赤子之心如何失曰在不學問如何學曰在不失赤子之心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者求不失此赤子之心也

可見不學不是泛學亦不是

由萌蘖之生至于枝葉扶踈由原泉混混至于放乎四海其為物不貳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知此則知培植灌溉疏瀹決排皆不是義外工夫

問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不知用何樣功夫才能不失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節就是不失的功夫于此功夫自少至老守而勿失就是大人豈能于此外加得分毫故曰程朱自幼即學聖賢堯舜到老只是孝弟就是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也只是箇汎愛衆而親仁的道理

取與死生自有大道理在須是平日講得透徹臨時才得不差若臨時才去商量則無及矣故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二可以字正是臨時商量處故曰一入商量便作疑

問橫逆之来君子動心否曰君子之心亦心也難說不動但衆人因橫逆之来動尤人之心君子因橫逆之来動自反之心耳故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只不動尤人之心便謂

之不動心

君子三自反章惟顏子可以當之故曰犯而不校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曾子說犯而不校孟子又恐學者泥其詞不得其意徒知不校不知自反故又有三自反之說若是果能自反則橫逆之来方且自反不暇安有暇工夫校量別人故三自反正是不校處昔人謂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之犯而不校誤矣

舜雖遺父頑弟傲自舜視之不知其為頑為傲只知道自家要孝要弟所以為古今大聖此所以孟子論三自反必引舜為法

問人生遺際多有不同奈何曰自古聖人未嘗不言遺際而學聖人者不可輕言遺際恐寬了自家反已功夫

問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不免太露英氣曰不然在君子存心固一味自反不與橫逆校在孟子立言若只一味責備君子更

不言橫逆一字之非是益助橫逆之惡也豈是聖賢之心故不得已說此二句正是提醒他成就他處有此二句彼其人即甚橫逆聞此亦未有不知警戒慚愧者或可以少折雄心千萬一耳禹泣罪人孟子泣橫逆既成君子之美而又不成小人之惡真所謂大造無棄物也孟子是泛論君子處橫逆道理當如此不是孟子以君子自任而以禽獸詈橫逆也若是孟子自遭橫逆必不發此言矣此正是孟子立言毫無滲漏處豈可疑其太露英氣

妄人禽獸云云君子到三自反後才好如此說此是究竟盡頭的話不是輕易說的此所以下文緊接君子有終身之憂而又引舜以為証若謂必自反如舜而後可以言自反而後可以言不校耳舜不是容易如的妄人禽獸不是輕易說的

世之犯而必校者無論即犯而不校者亦有三

樣有自反而不校者有不自反而不校者有不自反而又以不校為校者自反而不校者顏子是也若不自反而不校但遇橫逆即曰此妄人也此禽獸也何足與之校如此若與顏子不校一樣不知這樣不校是自以為是目中無人把人都當禽獸待了是何道理是又傲妄之尤者也益矣顏子不校之意矣至于老子欲上故下欲先故後之說是又以不校為校乃深于校者也其奸深又甚于傲妄

故孟子存心自反之說正在精微處辨毫釐千里之異耳犯而不校談何容易

校固不是不自反而不校又不是如何為是又要不校又要自反橫逆既一毫不介于懷修省又一毫不懈于已方是真正犯而不校此聖學所以為難此顏子所以為不可及

問我由未免為鄉人也何以解曰鄉人是朝夕相與的極容易起是非故許敬菴先生作舜人也八句時文至此云我猶未免與鄉人校

是非也與鄉人校是非是亦鄉人而已矣我猶未免與鄉人校順逆也與鄉人校順逆是亦鄉人而已矣校是非校順逆二語直中本章肯綮真足令人警省

君子三自反是就君子自家說在他人不可以此責備君子若因君子自反遂責備君子自取是左袒橫逆之說也新法之行吾黨亦激成之是伯淳自反之言伯淳道大德宏自家合當如此說而論者不察遂真以為激成何

也如此則章惇蔡京輩反為不激矣

吾黨激成之說在伯淳自言吾黨則可在他人責備伯淳諸君則不可

自家說話要謙別人論人要平自家說話只當自任不是別人論人却當分別是非

問禹稷顏回同道道字何所指曰正指那箇已饑猶已溺之心這箇猶已的心腸禹稷顏子都是一般的只是禹稷有責任說得由已顏子無責任說不得由已耳若是禹稷有了由

已的責任然後才辨此箇已的心腸其何以
為禹稷若是顏子莫有由已的責任便全然
莫有箇已的心腸其何以為顏子不知這箇
心腸就是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心就
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之心有了此心
便是一腔四海八荒我閫所謂大用之不愧
四海小用之不愧四境不用之亦不愧四壁
者此耳用與不用雖不同其不愧則同故曰
同道又曰易地皆然吾輩不要管用與不用
有責任無責任千講萬講只是要不失此箇
已的這箇心

問禹稷顏回同道吾輩何以能與禹稷顏回同
道曰只在不失此心

士君子平日無箇已餞箇已溺之心臨事必無
由已餞由已溺之思箇已由已摠只是一箇
心腸

禹由已溺稷由已餞自後人視之若過于自任
不知禹稷此一念就是乍見孺子入井有怵

惕惻隱之一念可見此一念人人都是有的如不敢承當已溺已饑之心難道亦不敢承當怵惕惻隱之心

伊尹樂堯舜之道全不涉于依慮只在辭受取與一稟于道義上見得不然即誦詩讀書摠屬口耳

問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不知伊尹所覺何道曰伊尹覺及于此便是覺處若曰我能覺矣而置後知後覺者于度外吾不知其所覺者又何物也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是何等擔當何等氣魄若知自任以天下之重當知自任以吾身之重蓋吾之一身原是天下人所倚重者若知吾之一身原是天下人所倚重則痛痒之心自不容已自不容不自任以天下之重學者須是有一介不苟的節操纔得有萬仞壁立的氣象

殷浩清修一籌莫展汾陽奢靡身係安危此左

袒奢靡者之言殷浩一籌莫展是生来才短
非清修之過也汾陽身係安危是生来才高
非奢靡之故也論人者因汾陽奢靡而遂少
其再造社稷之績固不可因浩一籌莫展而
遂以為清修之不足取尤不可

甘得淡者品高容得人者量大

志伊尹之志須從一介志去學顏子之學當自
四勿學来

一鄉之善士一節説不得善盖一鄉如此則何

日方能善盖一鄉一國天下方去友一鄉一
國天下之善士只是渾渾説一鄉之善士斯
友一鄉之善士見得有如此樣人品方有如
此樣的朋友又見得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
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
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不然則嫉之忌之
擠之排之矣肯與之為友耶尚論古之人不
是一鄉一國天下之外另有箇古之人只是
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已往者都是如吾省城

前輩如李介菴諸公便是一鄉的古之人如文武周公諸聖賢呂馬韓楊諸君子便是一國的古之人如堯舜孔孟諸聖賢周程朱陸諸大儒便是天下的古之人都要去尚論一番便是與他為友一番故曰尚友誦詩讀書知人論世又不是到友天下之善士後才去誦詩讀書知人論世如此且稱不得一鄉之善士何以稱天下之善士鄉國天下古今人物都是一齊用功無遠無近無古無今無一

善士不在我形與神交之中才是箇人品原分不得前後次序只是聖賢立言不得不如此耳自古說朋友之交也下箇之交二字見得交則為友不交便不是友孟子又恐人泥定之交二字必覿面相處才謂之友如此將友字又看的小了所以此章又說箇尚友見得不惟天下善士是我的友雖古之善士也是我的友如此看来我的朋友真是無窮無盡又何孤立寡助之患耶若必于覿面相處

才謂之友毋論天下即一國之善士亦豈能
盡相面覿哉自古未有這箇解友字者解之
自孟子始末節又尚論古之人一句已說盡
了即當直接是尚友也又說誦詩讀書若曰
爾平日已是誦其詩讀其書只是當箇詩書
誦讀了不曾知其人論其世與不誦不讀何
異故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二字正是照應
又尚論古之人句不可以言行平重且此章
書正是孟子傳心要訣惟萬章可以語此前

舜往于田數章辨堯舜禹湯伊尹孔子百里
奚諸人受誣蒙謗之由皆引詩書之言為証
使千古聖賢不白之寃一旦昭雪于天下後
世使千古聖賢滿腔心事昭昭乎如揭日月
而行如此才筭得箇朋友才是孟子尚友千
古之善士處由此觀之若使我友一鄉一國
之善士而使一鄉一國之善士有受誣蒙謗
處我亦隨聲附和而不為之體諒即心上體
諒而不為之辨白昭雪則彼亦何取于我之

為友而我亦何以稱于天下曰友一鄉一國之善士哉古之聖賢不肯妄交交必善士與人相處有過則必為之告有寃則必為之白有善則必為之稱許相勸相規相成相愛故曰友友之云者豈徒只修相與之跡而已哉且說知人又說論世者何也夫人之受誣多因所處皆勢不同不得不冐有過之跡後人論人又多執今日之皆勢議論古人如何能識得人須是要論世在當日事勢如何在今日時勢又如何必設身以處其地然後能得古人之心而相諒于形跡之外如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此自是正論若執此以病舜舜其何辭孟子以怨慕解之又以不若是恝殘揮則舜號泣之心事白矣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此詩之言也若誦其詩而不論其世則舜又何辭孟子以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解之則舜不告之心事白矣封其弟而不使之有為于其國非特愛有庳之民正所以愛

象而保全之也而或者病其為放至孟子以封之之說解之而舜愛弟之心又白矣至于以德哀誣禹以割烹誣尹以主癰疽瘠環誣孔子以自鬻要秦誣百里奚使非孟子力為之辨無論當時即今日孰知伊尹孔子之誣我讀此數章正是孟子尚友舜禹伊孔諸人處且此數章俱是孟子與萬章辨論故一鄉之善士章不與他人言獨與萬章言也

問孟子乃若其情情字非其才之罪才字何以分別曰如齊王不忍觳觫之牛此便是情之善處既不忍其觳觫又不可以廢禮思量一番遂生出箇以羊易之之法此便是才之善處若夫為不善如與兵搆怨之類是欲心陷溺之罪非其才之罪也不然豈有不忍于觳觫之牛而頑忍于無告之赤子豈有有以羊易牛之才而頑無以德保民之才乎情是性之發見處才是性之作用處原都是善的故曰孟子道性善

問夜氣浩然之氣何以分別曰夜氣乃浩然之氣之端倪若從此端倪直養無害使一日十二時中常常如平旦之時便是浩然之氣塞于天地之間不是兩樣

操舍二字正吾儒異端之辨心體本無去住本自元妙然必操之又操以至于化存之又存以至于忘然後能復其本體原不在放也而曰放之自然體無去住原不在縱也而曰縱心所如無不元妙此所以滔天罪駕貽禍無窮

若說樂道便不是顏孟不及孔只為求心此吾儒最高議論然皆混于禪學而不自知其非者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曾說出所學何事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其解也孟子願學孔子故特拈出聖學之原以示人見得孔子之學只在求心原非泛然用功耳舜之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惟人心危而道心微所

以不得不用精一之功精而一之所以求心也若曰心本在此將甚麼求不知在此者果道心邪抑人心邪果槁木死灰塊然如一物在此而不動邪果如心本在此將甚麼求之說則精一執中皆剩語矣豈舜亦不及孔邪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忠信篤敬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言行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恭敬忠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居處執事與人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見如承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出門使民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視聽言動也人心匪精言行匪粗人心匪內視聽匪外隨時隨處無非學問無非求心此孔子之學所以上接虞廷之統而下開孟氏之傳也今曰孟不及孔只為求心不惟不知孟亦不知孔

問心一耳以心求心豈心之外復有心邪兩物

對則計較生兩念橫則意見生求之為言得不幾于憧憧往來邪曰不然心非物也以心求心非兩念也能求之心即是存不能求之心即是放求之云者不過自有而自照之耳非心之外復有心也故易曰洗心曾子曰正心孟子又曰存心曰養心皆是此意若以求心為兩念則心誰去洗誰去正又誰去存且養亦不幾于兩念邪如此必舍置其心任其憧憧往来而後為何思何慮矣有是理哉此異端所以異于吾儒而流于無忌憚也

求放心乃孟子三字符也然放之久者不知學甘于放者不肯學遂以為心不必求又以為求之無益故不得已又曰是求有益于得者也求在我者也知求心為求在我則心不可不求益洞然無疑矣可見求放心三字正是孟子得統于孔子處

孟子上章說失其本心次章即說求其放心求放心者求不失此本心也

求其放心勿求于心此孟子告子之
問操則存似涉于有舍則亡似淪于無臧穀亡
羊其失一也不操不舍之間有妙存焉何如
曰此異說也不操便是舍不舍便是操理欲
交戰天人貞勝勢無兩立豈有不操不舍之
間有妙存焉之理只說箇不操不舍之間有
妙存焉便是要舍的話說只是說的太巧耳
問或謂操似助舍似忘不操不舍之間才是勿
忘勿助是否曰勿忘勿助都是在操字上說
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有
事是操處勿忘勿助是操之妙處非不操不
舍之間又有箇妙處也雖必有事焉說不得
勿忘勿助
操字功夫最要善用故孟子有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之說學者只當常存操之
之心常用操之之功在操字裏面求其妙處
如優焉游焉使自得焉操之又操以至于化
便是若懲其不善操而遂謂心非操舍之可

言遂謂不操不舍之間別有妙處則愈差愈遠矣

凡說心非操舍之可言便是要舍的意思凡說調停之言便是要用小人的意思

調停之說真是誤國不小薰蕕不同器而藏賢奸可共國而治乎斷無此理故凡為調停之說者皆巧其詞以為小人地者也

為國者即純用君子猶恐其真偽難辨即純得真君子用之猶恐其意見不同若明知其為小人而借口于調停之說則小人立進君子立退天下國家之禍立見矣識者謂靖康之禍不始于靖康而始于建中靖國之初信然哉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此正是善于遠小人處只不要已甚便是若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而曰不為已甚則益失夫子意矣

問既知是小人却借調停之說引用之是何主意曰此鄙夫患失之意也彼知小人敢于為

惡恐一時得志以圖報復所以借調停之說陰結小人以自為地耳不知小人如虎狼然一得志未有不反噬之理如元祐紹聖間引用小人之人即受小人之害可鑒也無論為國即自為計亦非矣故曰苗必逮夫身然則為人臣者當何如曰只當秉公持正以進君子退小人一心為國家計若自家恩讐德怨禍福利害一切置之不問可也

待人當親君子而容小人故曰汎愛衆而親仁用人當進君子而退小人故曰舉直錯諸枉以待人者用人則忠邪不辨以用人者待人則度量不宏

吾儒云心之官則思而異端乃倡為言思道斷不思善不思惡之說夫不思是不能先立乎其大矣大者不立小者任其所奪無怪其以蕩檢踰閑為圓融廣大也自誤誤人莫此為甚

兄弟之間只凡事讓一步便是尧舜道理故曰

徐行後長謂之弟

問君子之所為如何衆人不能識曰君子之所為原不求衆人識衆人何以識之若汲汲求衆人識便非君子矣孟子願學孔子處正在于此

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必夭壽不貳纔能脩身以俟之不然鮮不行險以徼倖矣夭壽二字舉其重者而言也言夭壽則毀譽得失貧富榮辱可知有夭有壽是常事而人多以夭為變以壽為常有毀有譽是常事而人多以毀為變以譽為常有得有失是常事而人多以失為變以得為常有貧有富有榮有辱是常事而人多以貧以辱為變以富以榮為常常者一也分常變而二之則貳矣故人生終日營營逐逐有多少畔援欣羨處那一件不從貳字上生来若能勘得破夭壽乃人生常事毀譽得失貧富榮辱都是人生常事便是不貳便修身以俟之不止夭壽為人生常事有

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寒暑晝夜乃天地之常何況于人故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知天地為物不貳則知天壽不貳之說

勘得破天命大抵如此則一切揀擇之心自化勘得破人情大抵如此則一切煩惱之心自消

客有談及仕途時事者喟然嘆曰如今做官不倚靠墻壁做不得余從容解之曰若不聞孟子之言乎知命者不立于巖墻之下客大為解顧余因記其言以醒世

問萬物皆備于我曰仁者原来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但世之學者看做萬物是萬物我是我萬物與我無相干所以不肯反身所以不肯强恕而行耳知萬物皆備于我可見我之為我非區區形骸之我乃萬物皆備之我萬物既皆備于我則責任在我自然推不得別人自不容不反身而誠則自然是快樂的

故曰樂莫大焉反身不誠則自然是不肯丟過故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今吾輩一日十二時中也有反身而誠之時也有樂時不專是聖人能之但只是有反身不誠處便丟過了或怨天或尤人不肯强恕而行耳然所以不肯强恕而行者原只是不知萬物皆備于我故孟子不得已直指其本體曰萬物皆備于我真是令人警省令人痛快此孔子論仁宗旨非孟子不能洩其秘也

問萬物皆備于我何處見得曰就在樂字見得不然萬物自萬物我自我痛痒既不相干則反身而誠有何樂處觀其樂而萬物皆備于我可知至于强恕而行不過要討得此樂耳堯舜其心至今在箇箇人心有仲尼正在此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摠只是不知萬物皆備于我一句一則離萬物言我一則離我言萬物此所以謂之異端

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脩身見于世玩

得不得三字可見古人之志原為天下不為一身志量何樣大此正所謂尊德樂義正所謂善也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有此志便是欄柄在手故無往不可

近日講學者多佞佛而懲佛者併吾儒之學又置之不講嗚呼弊也甚矣且此弊非自今日始也昔楊氏以為我為宗墨氏以兼愛為宗彼此自是彼此相徵愈激愈錮使天下之人雖當可以為我之時亦不敢為我曰恐蹈楊氏之弊也雖當可以兼愛之時亦不敢兼愛曰恐蹈墨氏之弊也大道既迷令人無路可行不得已而有子莫之中至于子莫而此路愈行愈差當斯時也子莫之苦亦有不可勝言者矣故孟子覺之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又舉禹稷之過門不入顏子之陋巷不改其樂以實之見得時當兼愛雖如禹稷之披髮纓冠人不得疑其近墨時當為我雖如顏子之閉戶人不得疑其近朱而禹稷顏子又

能易地皆然彼楊墨者何故彼此自是彼此相懲至如讎敵然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同道云者謂同在此一箇大路上行耳此路一明則楊朱墨翟必且相遇于塗向之相懲相敵如寇讎然者必且一咲而釋矣子莫方自快其有此大路可行何故復桎梏于中以自苦哉然則禹稷顏子同道之說為楊墨之各行一路而言又為子莫之懲戒楊墨者至于無路可行而言也噫楊氏懲兼愛之弊而不知已弊于為我墨氏懲為我之弊而不知已弊于兼愛兩家通勝是驅天下而為子莫也可勝嘆哉今之學者懲談禪之弊而併吾儒之道置之不講是懲楊氏而併非顏子懲墨氏而併非禹稷也是向也驅天下為子莫今也驅天下為鄉愿也吾儒之道何時而明天下之弊何時而已哉有世道之責者不容嘿矣

仁義一也堯舜曰仁義湯武曰仁義五霸亦曰

仁義不知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至于老莊則絶而棄之矣然五霸之假老莊之絶棄摠只是不知性善五霸之意以為吾性中本無仁義故不得不假之以自附于湯武之列而不知一假之則其弊無窮故令人欺世盜名假公濟私使吾儒之教視為虛文為體面者五霸為之作俑也是率天下而為偽也老莊目擊其偽于是憤憤然有絶仁棄義之說若曰吾性中既無仁義何必去

假與其假之而為偽毋寧絶而棄之猶不失其為真乎而不知絶仁棄義以為真是為真小人非為真君子也而其弊更益甚故令人毀裂綱常蔑棄禮法使吾儒之教視為桎梏為糟粕者老莊為之作俑也是又率天下而為亂也五霸假之其弊為偽君子老莊絶而棄之其弊為真小人世教人心可勝慨哉孟子于此不辨五霸該假不該假老莊該絶棄不該絶棄而第曰性善若曰吾性中自有仁

義何必去假吾性中自有仁義何所絕而棄之如以仁義為可假吾性亦可假耶如以仁義為可絕棄吾性亦可絕棄耶仁義即性性即仁義故曰性善使五霸而早知性善當自悟其不待假老莊而早知性善當自悟其不能絕而棄之矣此孟子道性善所以大有功于天下後世也或曰孟子何獨言五霸而不及老莊曰五霸之假是陰附于仁義之內者也不容不辨若老莊之絕棄則明叛于仁義之外矣何待辨哉何待辨哉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自古聖賢相傳正脉堯舜以此帝湯武以此王伊周以此相孔孟以此師自古及今此脉常在人皆可以為堯舜正在于此第堯舜能知擴而充之故可以保四海途人不知擴而充之至於不能事父母夫父母至親也而至于不能事又何論民物然其所以不能事父母者乃不知擴而充之過非本來無此心也或者至此不免

于疑而不信故孟子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驗之夫世豈有孩提而不知愛稍長而不知敬之人乎堯舜此心途人亦此心人皆可以為堯舜誠可以深信而無疑矣知愛知敬之心人原皆有之而不驗之孩提稍長則人不信其皆有此孟子不得已提醒人心處識得此心便是仁擴充得此心便是為仁遇親而親莫知其所以親遇民而仁莫知其所以仁遇物而愛莫知其所以愛總之從此知愛知敬一念中流出故曰堯舜其心至今在此自古聖賢相傳之正脉誠不在語言文字間也吾輩為學正當在此處識取方可

楊氏為我舉親與民物而讎之墨氏兼愛舉親與民物而混之此所以流弊無窮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乃吾儒大中至正之道實天理人情之至也故可以常行而無弊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是從簞食豆羹見色處看破讓國是好名非縣以讓國為好名也

莊周謂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至以臧穀亡羊爲喻何與

扶持名教顧惜名節此正是君子務實勝處不可以此爲好名若不扶持名教不顧惜名節而曰我不好名是無忌憚之尤者也

問逃墨歸楊逃楊歸儒曰此二句是就人情大較說非低昂二氏之學註謂墨氏務外不情極是謂楊氏太簡近實尚有商量或者未達余因問近世之人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人多乎曰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之人多余曰如此則孟子逃墨歸楊之言已驗矣只是學者不肯逃楊歸儒耳二氏之病一般孟子謂逃墨歸楊逃楊歸儒是就人情大較說安得謂楊氏爲近儒彼謂楊氏爲近儒者是逃墨歸楊而不自覺者也

養心莫善于寡欲一句乃吾儒養德養身之秘訣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只是箇寡欲寡

字是用功如欲寡其過而未能之寡不是在分數多寡上說寡之又寡以至于無故周子曰無欲無欲之說正是解孟子寡字之意

問養德養身曰如仁者其言也訒所以養德也而常默元氣不傷在其中矣惟酒無量不及亂所以養德也而節飲臟腑和平在其中矣養心莫善于寡欲所以養德也而寡慾身體康強在其中矣此吾儒養德養身原非兩事之說也若專為不傷元氣而訒言專為臟腑和平而不及亂專為身體康強而寡欲功夫雖未嘗不同却非吾儒之旨

問見知聞知章大意曰玩由堯舜至于湯由湯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語意見孔子得統于文文得統于湯湯得統于堯舜而中間禹皐陶諸人特為之承前啓後云爾然而無有乎爾二句人徒知孟子以禹皐陶諸人自任而不知其所以自任之意正是為後來之湯文孔子者地耳此其屬望後人的意思真

是至懇至切孟子這一段心腸真是聖人天地之心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菴者陽明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即不是吾說與晦菴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千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辨然吾之心與晦菴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又答徐成之書云晦菴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

議者吾于晦菴亦有罔極之恩近世訾議晦菴者多借陽明為口實不惟不知晦菴亦不知陽明矣

門人武用望　郭　壯　田應登
李惟幾　馮思再　張達材
鮑鯨如　何補之　楊廷佐
劉嘉會　葉世美　高允升
王可啓　王之翰　徐方敬
白鶚騰　宋如式　梁　滋

強克柔　許　相　王再諭
屈還伸　蘇時雨　王家禎
劉應時　張紹齡　郭　封
馬元吉　胡從周　劉大成
王宗信　陳懋學　呂學書
任國璋　賈士傑　曹更新
諶允孚　沈騰蛟　李廷標
孫　陛　王國俊　林生輝
趙　譔　楊起泰　趙　譩

趙聯極　林起鳳　綫純然
李長年　任國珣　蒲士偉
潘　桂　黄增輝　邵堯煕
邵震元　楊来復　劉自堯
祝萬齡　陶爾德　杜鵬程
張紹成　梁爾禎　馬元善
王紹熈　蘇　訓　馮　昻
王之良　黄運襄　梁嘉樂
梁嘉善　李昌齡　劉紹芳

辜茂方　宋雀儵　鄒耀煜
屈鍾瑞　張光裕　周基
蕭如蘭　屈鍾秀　党應聘
晉生耀　劉仕明　錢光裕
王紹舜　晉生輝　桑本立校梓
男康年　嘉年仝校

余友人讀先生疑思錄問於小子訓曰周茂叔云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馮先生特致言於疑也何相戾也訓曰不然茂叔為拋却無心之鏡而專用逆億者發故係明於公絶疑於獨蓋指細人揣摩倩慊之疑不可有非謂吾儒終求心性之疑為可少也若吾儒終求心性之疑一人無此則真覺閑一日無此則心徑塞一隅無此則師說蕪一邦無此則正學廢一世無此則人人師心室室置喙猖狂恣肆之習熾而孔門弗明弗措之教化為荊榛虺蜴之途矣不亦大可畏哉又謂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馮先生曰吾斯之未能疑冥取

於疑與信而反之也訓曰不然先生之求為疑即開之求為信能疑斯能信不能疑無能信之日矣試想漆雕開未能兩字是何境界則疑信之關一撞俱破寧有二扎往歲讀王龍谿先生文錄愛其矢口玲瓏篇章浩淼比再讀則滉瀁舒軼之氣一發輒盈數札蓋闡明自正評駁自確雖曰為陽明先生倡揭良知之學不啻抹焚拯溺竊恐遠紹微言者不應縱制舉之筆而開蔓衍之津也余秉梗之未敢言因讀馮先生見示諸刻響與桴傳語隨意盡且是編言格物言率性言求仁言仁義孝弟提綱攜領觸處洞然真如月落萬川為物不貳令人灼見堯舜孔孟以來相傳嫡脈翼聖言而掃新舊之說在此編矣其視語語拈着良知字者孰脫灑而孰沾滯也小子訓中心悅之式之不自知其往偕而以問於先生非謂薄龍谿而弗師也西使再至懇先生教之

門人長白劉鴻訓謹跋

夫學之難也傳而不失其宗難自孔子以學之不講為憂歷曾思以至孟氏立的於萬世是故學道者必折衷於魯鄒云秦漢以来侈於訓詁詞章雜以佛老清譚淆亂偏陂而莫可救藥逮濂洛關閩諸大儒起始振其敝以扶其統厥後門戶分立而議論煩議論煩而真旨隱於是陽明先生倡為致良知之說以覺人心之迷其有功於聖門甚大而其末流亦不免有遺議甚哉傳而不失其宗難也我師少墟夫子崛起關中

繼涇野先生後執埋學牛耳其入道也曰吾斯之未能疑其提宗也曰人性皆善而要其歸於不失其赤子之心由濂洛以窺洙泗而學始粹然復歸於正語具錄中錄凡六卷往往言本體不離功夫言功夫不離本體即若所勘欲立欲達修已以敬君子自反數則儼然立心制行待人真矩矱也而扳本塞源之論寫出千古同體萬物之肯與末世俗習相沿之弊自堯舜之孝弟禹稷顏回之同道以至五伯老莊楊墨子莫

之悖亂狂僞若見垣一方皆前賢所未發又前賢所欲發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齡退而深惟曰孔子以博文約禮剖精一之蘊故記論語曾子唯一貫作大學子思明性道著中庸孟子正人心息邪說以承三聖不得已而與門弟子述仁義七篇夫子闡實行正宗旨接鄒魯以來不絕如綫之脉厥有疑思錄其係於世道人心豈淺尠於是群及門士謀壽諸梓以傳讀是錄者倘能以不失其赤子之心為聖學真訣而服習夫子之訓精察而力行之又何傳而失其宗者之足憂也耶謹拜手而書於後

門人咸寧張紹齡謹跋

馮少墟集卷四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訂士編

余之事西臺少墟馮先生也方自今茲始而余之願折節先生也則實聞義於西臺鏡源涂先生乃余之夙知先生也則方薄遊粤蜀及家食耆而已鄉王之矣蓋公以杜陵碩彥通籍金閨惠文柱後丰稜節誼表表

漢廷旋以抗直觸忤言入而身退然身詘而道尊矣比歸來絶徑杜門研精眈道洞然縣罄而公方惆然於貧富之辨如將浼之蓋余入長安凡三造請而後見先生於卧所始克酬數年鄉王之願隨辱投以訂士一編而受讀焉然後見先生之學之一斑而窺幸士學之知所皈依也夫學不明則道不立道不立則經不尊故士離經以辨志証援知據摘文墜義取諸漢唐宋本始統壹聖真與于宋守師說以耳食掇釋老以

枝指緣時事以傳會則近世以來學部嘵然而莫可底止矣蓋其志彌羶其說彌兢其境彌棼其理彌晦故廣川之與昌黎之超象山新建之詣乃各極其志之所嚮方以麗於斯道而援新標異共振世之幽滯若先生行古之道志古之人澹泊寧靜貞其守祛練神明通其會尊經以立道守道以殖學節緣學植而言與行孚知公之志於潛而達於見出其餘緒而九鼎於漢廷矣是編也何足以盡先生而先生之學見

於此　皆

萬曆壬寅歲二月吉旦知華州事門人楚澧吳
錢頓首拜撰

訂士編者巖臺馮公編也公行部至東必造黌
序進諸生講四書義率出已意反覆印証期於
剖微言透宗旨有前人所未發而末學所共迷
者凡歷三郡得如干首不佞命爵讀之心嗜愛
屬州牧張君刻而廣其傳公關中人也既擢上
第游中秘篇章一出人人競相手錄命爵竊神

交公久每念關中有空同槐野兩公者豈不燁
燁登壇祇敬精神於文詞要以默契聖真為世
大儒獨涇野呂先生先生之學命爵無能窺萬
一頃從公譚學公輒稱引先生不置口即是編
可覩已以公盛年銳志今且杜門精詣必有不
為先生也者乃知關中故多材匪直以文詞鳴
求是編於文詞抑亦淺之乎觀公者與

萬曆丙申元春舊屬下山東東昌府知府盧陵
王命爵頓首撰

訂士編

示臨清學諸生

夫子博文約禮之訓不顓為一顏子發而顏子一旦慨然認到自家身上曰博我約我何也彼誠信得道理原在自家身上夫子不過一指點之耳向也迷而今也悟方才覺得有趣方才欲罷不能若是自家信不到但假人口吻曰博文約禮云云終是無趣味終是不得欲罷不能子思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迷悟之說也且顏子既稱欲罷不能矣不知欲罷不能之時何樣光景誠不可不於此處潛心

博文約禮有先後而無等待若待博文完了才去約禮則天下古今道理無窮盡何時能博得完將終其身無約禮之時矣余師許敬庵先生曰孔子教人其大端曰博文約禮道之散見於人倫庶物之間者文也其本於吾心天然之則者禮也隨事而學習之謂博隨學

而反已之謂約禮即在於文之內約即在於
博之時博而約之所以為精也精則一一則
中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其斯而已矣先
生此說可謂善發聖人之蘊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正是顏子學有得處文
王望道而未之見孔子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自古聖人大都如此士君子為學須要造到
欲從末由至於無所用力處然後謂之學顏
子之學不然掘井九仞而不及泉與不掘何

異
問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何
也曰註云固猶實也實者斂華就實之意正
為上文頭一句說聰明睿知又恐學聖人者
騁其聰明睿知在外面用功不肯斂華就實
所以曰固或曰既是學聖人不當騁其聰明
睿知上文何必頭一句說聰明睿知曰天下
之事非聰明睿知之人一件做不得且知該
寬裕溫柔處却發強剛毅該發強剛毅處却

齊莊中正可乎不可此所以先說聰明睿知後說容執敬別但世之學者易於騁聰明恃睿知故又曰固字云耳上章淵泉如淵此章淵淵其淵正是固字之意在天地必有大德敦化而後有小德川流在聖人必有肫肫淵淵浩浩之大德敦化而後有聰明睿知容執敬別之小德川流在學聖人者必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而後能知至聖之所以配天也無聰明睿知不可騁聰明睿知亦不可此固之一字學者不可一時不體驗

問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固矣然學者欲固聰明聖知達天德從何處用功曰下章緊接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可見存一惡其文之著心便是下學用功第一着論其心雖惡其文之著論其道則文終不能掩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衣錦尚絅猶如無錦然而錦終不能掩乃其所以為錦如固聰明聖知猶如無聰明聖知然而聰明

聖知終不能秘乃其所以為聰明聖知也固聰明聖知達天德就是無聲無臭的境界但自惡其文之著也一念始可見斂華就實這一念真是下學用功第一着

示東昌聊城兩學諸生

非禮勿視四句工夫在應感上做出門如見大賓二句工夫在心上做然則回與雍何以辨也不知四勿字難而二如字易請以戰喻夫非禮之聲色交於外而我欲視聽之是外寇也非禮之言動起於內而我欲言動之是內寇也內外交攻而我以孤軍猝遇强敵不假應援一鼓而下難邪易邪出門使民其心易肆持內寇竊發耳然必借見賓承祭之心以勝之不然鮮不北矣故此一捷也是應援之兵之力也而主兵又安在哉以此較彼難邪易邪此回雍之辨也或曰顏子心齋坐忘幾於化者也何至有非禮曰禮不易言也一念少過即非禮一念少不及即非禮故曰約之

以禮約也者約其過與不及而歸之中也至精至微非可以騰諸口說者豈至如世俗所謂非禮非禮云哉噫內冤外敵雖太平之世所不免而恃吾有以備之若曰顏子而無非禮也是唐虞無四凶而商周無桀紂也天下有是理哉堯舜湯武不以其故損聖又何疑於顏子故千言萬語為顏子解者是昧於時勢者也

問顏子學幾於化者也視聽言動豈有非禮豈待於勿勿之云者不過在靜中一念上用功防未萌之欲云爾若必待視聽言動而後勿不幾於粗乎曰此意甚是雖然如此則顏子靜中一念且不能靜矣更說甚動顏子學幾於化靜中一念已是澄澈的未萌之欲已不消防只是在視聽言動時再一點檢耳但把顏子之非禮不可看的太粗顏子之四勿不可看的太着力便是且靜固靜易乎動亦靜易乎賢如顏子豈有靜中不靜賢如顏子又

豈能動中不動有耳目口體便有視聽言動有視聽言動便就有非禮處勿之云者是動中求不動之意也動而不動則動中能靜矣動中能靜則靜中能靜又何待言靜固靜動亦靜無內外無將迎此孔子之所以為四絕而顏子之所以為四勿也一間未達其絕與勿之間乎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易見可欲而使心不亂難此四勿之學非顏子不足以當之

涇野先生教人於動處求靜真得夫子告顏淵非禮勿視聽言動意

示濟寧學諸生

仲尼祖述堯舜一章是一首仲尼贊武字上字一韻行字明字一韻化字大字一韻自古贊體之妙莫過於此

問中庸引夫子之言皆言子曰惟君子中庸章言仲尼祖述堯舜章稱仲尼者何曰此二章

正相應蓋前邊說舜文武周見得這中庸道理散見於堯舜文武衆聖人前邊說天地鬼神至於日月星辰華嶽河海禽獸草木無不言及見得這中庸道理散見於天地萬物後邊說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見得這中庸道理雖散見於堯舜文武天地萬物而實統會於仲尼故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可見仲尼曰君子中庸亦惟仲尼為能中庸耳聰明睿知章

就是仲尼之小德川流經綸大經章就是仲尼之大德敦化不徒曰承上文云爾仲尼曰君子中庸非仲尼吾誰與歸

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只是箇淡故下文即曰淡而不厭學者只凡事淡得下其識見自別其品格自高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自古熱閙人多喜動喜事恬淡人又多厭動厭事惟淡而不厭才謂之君子之道才謂之中庸

論君子之道說到篤恭天下平道理可謂至大不知有何樣奇特工夫方才得到此顧先之以淡而不厭一句可見淡之一字乃吾儕安身立命所在若是能悟破淡字則精神收斂在內覺得世間種種可豔之物自與自家身上不相干涉就是在爵祿名位中必不為爵祿名位所用何等安閒何等瀟灑須有此等胞襟方才做得出篤恭而天下平的事業不然把自家一段精神終日馳騖於外只在榮身肥家紛華靡麗上做營營逐逐徒自苦累一生有何好處又何論事業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不是有心去把天下不放在心上只是把天下看的淡所以能不與也雖然人情好甘而君子曰淡非迂也嘗得出淡中滋味自是能甘得淡自是能不厭若嘗不出淡中滋味縱曰我能淡我能淡其如不甘何故不以淡為甘而輕言淡者非深於淡者也

示四氏曲阜兩學諸生

孔子之道一貫之道也原不貴博亦不賤博故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弗畔者弗畔此一也夫子知曾子博而能約可與言一也故直示之曰一貫知子貢博而不能約不可與驟言一也故必先試以多學而識然後約之曰一貫可見善學聖人者惟恐當下不能承認此一也又何必沾沾以博自多哉齊景公欲用孔子晏子沮之曰當年不能究其蘊累世不能闡其施蓋病其博

也而史遷亦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夫博而不約其流弊至於什百千萬而不可返皆多之一字為之嗇矣也噫人情好勝勢必畔而至此不足為異但使晏嬰沮景公而聖道不行於當時史遷列六家而聖學不明於後世可勝異哉可勝異哉

世道不如古全係於士君子好高之心勝不在日用間着實用功孔門言志亡論夫子與顏子何如只看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

散之而無憾居然三代時大道為公景象可見古人為學何等着實吾儕試自揣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散之也果能無愛惜心否即不然果能無納交要譽心否但只有纖毫未化便是有愧於此心便是有愧於子路縱高談性命何益此世道所以不如古也

楚侗先生維風編中有云知道者之於詩文直揄揶視之可也余讀之以為知言豈直詩文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即善與勞亦揄揶視之可也不然即此一念有善有勞之心便不是善便不是勞矣舜之舍己孔之毋我皆是此意噫難言哉

顏子蕭然在陋巷中有何善有何勞而居然以不伐不施自任是何等樣胸襟吾儕當細思之

有善有勞難不伐不施易何世之有善有勞者多而不伐不施者少也於此方見顏子之不可及

伐善伐也有以不伐為伐者尤伐之伐也施勞施也有以不施為施者尤施之施也故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此斷不可以為訓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孔子一生的學術一生的事功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是曾子一生的學術一生的事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孟子一生的學術一生的事功

問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君子所性誠然不知性是怎麼模樣曰君子所性根心處雖不可見至於睟面盎背是昭然可見者只說這睟面盎背處大行能加窮居能損否余嘗見富貴之士或有形容憔悴者貧賤之士或有發氣滿容者可見這根心生色處大行窮居斷然加損不得

問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曰芳草和煙暖更青寒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

不世情

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只一箇分定了便改移不得可見人只是安分便是盡性

安分二字人人能言之不知道理甚大功夫甚難必如夫子所謂隱居以求其志才謂之安分於窮居行義以達其道才謂之安分於大行陸子靜謂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才說得出分字意

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分明畫出一箇聖人模樣宛然如見吾儕既見之矣不可在模樣上欣羨當自根心處求之

又示四氏曲阜兩學諸生

問四氏學及曲阜學諸生曰諸生或為聖人之後或近聖人之居誠為厚幸然為其孫者何以無愧於祖為其弟者何以無愧於師乎諸生唯唯否否余曰爾諸生以讀書科第為無

愧乎如此則世之取高科躋膴仕者皆可以為聖人矣爾諸生以為然否爾諸生必不以為然既不以為然何不求其所以無愧者而奮然思齊也然其所以無愧者何在諸生又唯唯否否余曰陽明先生云箇箇人心有仲尼箇箇人心既有仲尼則為其孫者生來原無愧於祖為其弟者生來原無愧於師此道完完全全聖非有餘我非不足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但只是自家信不及所以不肯思齊所以有愧耳且爾諸生有能篤信聖人如子夏者乎子夏篤信聖人故學以致其道後儒不篤信聖人故學以致其舉業學其所學非聖人之所謂學也非聖人之所謂學則雖謂之有愧也亦宜雖然子夏惟篤信聖人故入聞聖道而悅亦惟篤信聖人故出見紛華而悅何也子夏篤信聖人不曾篤信自家所以入聞聖道而悅又出見紛華而悅耳顏子其初亦篤信聖人故仰之鑽之

瞻之三之字俱指聖人其後一聞聖教始信得慱我約我始信得我自家生来原是聖人故既竭吾才如立卓爾曰卓爾則入也卓然見於其前出也亦卓然見於其前孰為聖道孰為紛華孰為可悅孰為不可悅舉躅皆是盈眸皆是鳶飛魚躍現在眼前此顏子之所以不可及也篤信聖人則離過聖人必有出入處篤信自家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又安得有出入乎哉今吾輩生於千百世之下聖人生於千百世之上是人也既未聞聖道而出也又只見紛華安得不愧於聖人爾諸生不要說聖人生於千百世之上我生於千百世之下只信得過聖人生於千百世之上固是此赤子之心固是此良知我生於千百世之下亦是此赤子之心亦是此良知既亦是此赤子之心亦是此良知我何為不奮然思齊而甘心有愧於聖人也今諸生能篤信此良知否能篤信此赤子之心否能篤信此良知否拋却自家無

盡藏緣門持鉢效貧兒諸生得無惕然於此乎諸生又唯唯否否余曰孟子不云乎是心足以王矣齊王拋却自家能王之一念却去問霸者之事豈非緣門持鉢效貧兒耶吾輩果能篤信此赤子之心我與聖人同篤信此良知我與聖人同則識得本體自然可做工夫做得工夫自然可復本體當下便是聖人故曰箇箇人心有仲尼非虛語也自從宇泰收功後始信人間有丈夫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如此則爾諸生在天地謂之肖子在聖門謂之高弟登高科躋膴仕於此心此知無所加固謂之不愧不登高科不躋膴仕於此心此知無所損亦謂之不愧故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嗚乎盡之矣諸生為之躍然余反觀竊自愧遂書之以示諸生併以自勗焉

示寧陽學諸生

克己復禮為仁先儒解克字謂如三軍遇敵戰必勝攻必取此言甚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但自家兵馬若平素操練得不閒熟停當而輕言克是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耳故夫子又曰操則存舍則亡然則欲克已者又不可不先講操心之道

問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已幾於化矣夫子與之論仁宜有玄虛奥妙處第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何淺易也曰惟至淺乃至深惟至易乃至難吾輩學問不及古人只為一生在此區區形骸上討箇受用終日將外邊聲色應感陪奉此軀即有志於學者亦多從此起見種種情識攝脫不去自視於視聽言動不知有多少欠闕多少慨怍處如何到得顏子且非禮之視是誰視非禮之聽是誰聽非禮之言之動是誰言是誰動皆是此一箇區區形骸作用至於非禮勿視是誰勿視非禮勿聽是誰勿聽非禮勿言勿動是誰勿言勿動這不得一段真精神真力量如何能斬釘截鐵一齊勿去亡論星礙湛溺即勿矣猶有施

泥帶水處亦不得謂之勿勿者拔去病根意也顏子四勿勿真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大者先立則彼區區形骸如耳目之官豈能奪之豈直不能奪且即此區區形骸即是靈明真體故曰仁者人也又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若顏子者亦庶幾可謂踐形而無愧於為人矣大約異端言仁指的是那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的那箇吾儒言仁指的是這能勿視能勿聽能勿言能勿動的這箇這箇道理至淺至深至易至難玅虛奧玅莫有過於此者若舍此別談玅虛奧玅余豈知之哉

非禮勿視四句非字不同有非者有非之非者有似是而非者非者不難勿非之非者亦不難勿惟似是而非者為難勿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這等去處非顏子不能剖析

學者能體會得聖人訒言之意雖言以終日亦

謂之訒不然即閉口深藏亦訒之蠹也故曰吾與回言終日又曰予欲無言有言無言真不在言上說

仁者其言也訒訒之云者非徒不言也蓋太極之理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靜專則不動直不靜翕則不動闢故子思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訒之云者亦敦化意也聖賢道理原自精細聖賢學問原自深湛故易曰洗心退藏於密詩曰夙夜基命宥密訒之云者亦藏密意也大抵人之精神最忌外露人之力量最怕輕洩士君子果能收斂這一段精神發固這一段力量如貓之捕鼠如鷄之抱卵不識不知勿忘勿助到此地位才是真為之難才是仁者其言也訒這等去處別人識不得須是要自家內省內省者收視返聽自家默默湛恩默默點點檢耳後世學者豈不毅然要做好人但終日外省處多內省處少如何箕得故次章即云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而子思

亦曰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正得夫子告司馬牛之意吾輩為學須是要在人所不見處用功

示泰安學諸生

泰安諸生講富與貴是人之所欲廣士衆民君子欲之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三章蓋聖賢道理原是一貫此三章書只當作一章看大約學者只是在富貴貧賤上打不破徒自纏擾一生安能到聖賢地位所以然者只是看得大行能加所以不能審富貴看得窮居能損所以不能安貧賤若是能看破大行原不能加富貴自然能審看破窮居原不能損貧賤自然能安一切世味都懾脫得開瀟灑快樂自然睟面盎背所見自然大所處自然高當下便是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境界睟面盎背就是成章氣象在水謂之瀾在日月謂之光所性是何物就是此仁在水

謂之源在日月謂之明故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所以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君子之志於道也志此而已矣或曰富貴貧賤勘得破便到聖賢地位抑何其言之易也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由此觀之言何容易雖然孔顏樂地非難造好讀誠

賤到前便能審之安之如鑑本空而妍媸自辨衡本平而輕重自分不然饑者甘食渴者甘飲其如飲食之正味何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只是此心常惺惺要不失此真體耳非分外硬將一物强置之胞中必於是必於是也

富貴貧賤不當著跡看日用間富貴貧賤時時都是有的且如食求飽居求安便是欲富貴心惡惡衣惡食便是惡貧賤心豈止於此大

凡念頭起處都是富貴貧賤所在此所以時時要照管時時要收攝不然若蓍跡看則三公萬鍾一生能遇幾次所云終食不違造次顛沛必於是者果何物耶念及於此此心真是一時放下不得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惟根於心所以能生色可見根之一字最要緊世間諸凡作用如事功節義之類都只是枝葉枝葉有遇有不遇而惟此根乃是人人有的故曰人性皆善有此根則時而大行如樹木遇春夏其枝葉自然發生於此根實無所加時而窮居如樹木遇秋冬其枝葉自然收藏於此根實無所損故東廓先生云世俗通病只認得箇有才能有勳業有著述的聖人不認得箇無才能無勳業無著述的聖人此實根本之論嗚呼人人有此根人人不肯自認有此根徒只在枝葉上用功何也自吳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誠切中後世學者之病

問孔子之道精矣微矣孟子第以登東山而小魯云云形容之何也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然則學聖人者柰何曰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雖然吾輩今日不當在成章上馳騖只當在成章以前用功或曰何也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孟子豈徒曰觀之而已哉知此則知聖道之所以大知此則知君子之所以成章

示濟南歷城兩學諸生

古今談道者多矣莫精於費而隱一言若曰君子之道費而隱非隱而隱也子思有感於當時昏昧渺寞虛無寂滅之說行故為是言以覺之然亦非自子思始也夫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知此則昏昧渺寞虛無寂滅之說不攻自破矣知此則知道知

中知學
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天地亦有所
憾此是論道理如此然學者只當極力以求
其至不可以聖人之不知能自諉下文曰至
誠曰至聖曰至德至道曰至矣摠是發明此
意這至字不在高遠上說就是中庸故曰中
庸其至矣乎又曰中庸不可能也中庸二字
雖聖人天地亦有不能盡處故堯之允執舜
之精一一生兢兢業業只是為此若中庸是

容易的堯何必允執舜何必精一堯舜又何
以曰猶病我註謂覆載生成之偏寒暑災祥
之不得其正夫曰偏曰不得其正可見中之
一字天地亦有不能盡處此所以人猶有所
憾若把至字看的太高遠便非中庸之旨且
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的道理就是愚夫愚
婦所與知能的道理下文說到參天地贊化
育說到篤恭而天下平才只是盡了愚夫愚
婦的道理其實於愚夫愚婦道理上一毫無

所加才謂之中庸才謂之至然篤恭而天下平即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故曰聖人亦有不知不能夫以天地之化育而尚賴聖人以贊之故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可見這中庸道理匪高匪卑匪遠匪近匪難匪易如以為高遠而難也難道自家不如愚夫愚婦如以為卑近而易也又難道自家過於天地聖人至乎至乎可不勉哉

自老子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說

於是遠人為道者索隱行怪求之於虛無寂滅之域子思子憂之不得已有鳶飛魚躍之說若曰斯道在天地間舉目皆是舉足皆是何可道何不可道何可名何不可名無內無外無有無無無之非道無之非名無之非學閉門靜坐則靜中有鳶飛魚躍之趣應事接物則動中亦有鳶飛魚躍之趣推之至於夢寐之中則夢寐中亦有鳶飛魚躍之趣推之至於造次顛沛之時則造次顛沛中亦有鳶

飛魚躍之趣故夫子夢見周公豈真有周公之揖讓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必於是者又果何物何事也哉信乎知鳶飛魚躍之趣則知道可道為常道而道不可道者非常道名可名為常名而名不可名者非常名老子虛無寂滅之說當不待辨而知其非矣

右數則皆因諸生講此書遂書以示之雖聖賢精蘊未必甚解但藉此與諸生相印正耳雖然余之所以惓惓於諸生者又不顓在此講說間也

乙未冬日長安馮從吾仲好甫書于濟南之澄清軒

昔楊子之隣人亡羊追之不獲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不知所之楊子戚然變容者竟日余觀近日博士家逐迹喪真殆不幸類是夫書者聖人之迹也而有不可傳者存焉惟大覺佽解始能旦暮遇之而近日博士家慕吊詭則支離傳註狃發冢則懼傷口珠或夢中占夢而自謂全

覺或學一先生之言而暖姝自喜是何其多岐也夫赤水玄珠知珠不能索而得糟魄之喻斲輪者所以釋椎斲而議讀書之君也然則逐迹喪真之士安得不靡朱公之戚我侍御馮先生以關陝大儒出入金馬之門已而簪筆柱下代狩東省巡歷之暇時進諸博士弟子與之辨析精微愍大道之多岐而亡羊者衆也日錄次成書命之曰訂士編云意與諸博士弟子相印證也余得而卒業焉大都闢博約一貫之道發克復四勿之功明根心定性之旨而歸重於先立乎大之一言推原費隱之說仲尼之中庸而拈出淡字固字之義尤宋大儒所未發直指良知爲作聖之基而勘破生死貧富之關至於由回之志顏冉司馬之仁孔曾孟子之學術事功又各歷歷剖之詳焉去聖人二千餘歲矣僅僅數千言胠其關鍵曲盡闕妙筌蹄盡化而不出其宗噫化聲邪法音耶三籟邪子靜登壇新建提衡淵淵理窟我余掊知雪神悅見德機而知先

生之發吾覆也乃請其艸授之剞劂氏嘉與海內諸博士弟子共印證之都人士聆真人之聲欻得未嘗有何啻逃空谷者忽聞足音也疇不跫然而喜左袒下風乎出涯涘而觀大海庸詎東省十數學官而已扵先正李文達嘗言宦途惟薛大理以理學爲務茲觀馮先生雅有文清夫子之風焉是編出而宋儒先又樹一赤幟矣海內博士家誠無樂鶵於鍾鼓無求馬於唐肆滌除宿根掃撤塵障而別具隻眼焉周道如矢

君子所履豈惟永無岐路之泣即向所稱聖人之不可傳者盡在是矣

蜀下直隸河間府知府陳邦科頓首謹書

馮少墟集卷五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録

關中士夫會約

關中會約蓋馮柱史仲好首議而諸君子樂成之一時義舉百年希覯于子野渙群之易易少馬柱史叩余言爲約規余蓋重感吾黨先達人文之盛而式微于今也茲約誠行無渝則式微者以道盛往盛可無譚然竊有懼焉士固有同

舍而割席千里而比肩者則心之一與弗一耳心誠一無會亦會矧曰會不約皆約矧成約故面會不若心會約以詞不若約以心嘗怪論交君子分社近黨合醵若嬉有一多焉而挾有一少焉而忮黨非嬉非挾與忮尤非心之所由弗一也茲用會以合一約以貞合會不數而志洽約不煩而誼正風啓大同道振式微類族自我鄉人所望乃或聲駭而寡實文具而鮮終陽浮道與而畜貳將令望我者緣款索我拾罅議我

其謂之何諸君子當俾不落是乃余爲是懼也誠慮于所不必然但冀釋余懼者以必不然用廣首議美意云

戊戌端月首會日約中朽樗周宇題

夫世道隆污係士風厚薄而迈薄還厚倡之者當自士大夫始使士大夫而猶然不倡則於齊民何責焉昔夫子歎時人論禮樂而决之曰吾從先進當其時豈無野人夫子者而夫子不之恤若曰知我者其惟先進乎罪我者其惟先進

乎今萬世而下猶知有先進可從者伊誰賜也吾二三士大夫誦法孔子有日覩今世道士風可不決所從而徒空歎君子野人哉頃者經軒熙宇二先生過訪精舍談及吾鄉士風爲之咨嗟太息者久之余曰此豈異人任也在二先生倡之何如耳二先生曰然是亦不可以無約子其任之余謝不敏曰有諸前輩在二先生曰否否即此是前輩命也長者命少者不敢辭子其任之余曰唯唯遂載筆從事於二三士大夫之後

萬曆丁酉冬十二月後學馮從吾書

會約

一省會風氣近古諸凡禮節頗有先民之意第恐久而寖失其初是不可不一申之者其冠婚喪祭當以會典家禮爲主至于冠禮久已不行尤望諸公亟倡之

一士夫經年不一面恐非吾輩一體之誼擬於每年正月初六日各携餅果四器酒一尊同

至一公所公拜二拜再拜二拜以見相答已時赴會申時散會中有年高步履不便者公除餅果四器酒一尊送至其家非有大不得已事不可不到

一彼此往拜俱用單帖止後輩於前輩用折柬一次其前輩亦只用單帖答後輩途遇前輩下車立道左俟前輩過方登車如年歲及科目相近者或彼此下車相揖或車中拱手既別不必差人拜上

一彼此往拜務要相見不可堅以不在辭如坐談時久隨便出一餅一果用之不必設卓以滋靡費

一彼此稱謂或字或號不必稱翁惟後輩於前輩仍用翁字以見鄉黨重齒之意至於公事傳帖雖後輩爲首於前輩亦不必稱翁庶中有姓同與號之上字同者不至無所分別

一彼此爭構吾輩所無儻萬一有之大家務要盡心勸和勿令因小忿以傷大體至於外侮

之來雖聖賢所不能免吾輩中儻有無故遭
此者大家亦當左右維持無令失所傳曰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夫鄉田同井者且然況於吾輩尚其念之
一士夫宦遊歸及公事過家者吾輩爲主人當
先有一拜越數日其客回拜即主人中有年
高步履不便者或庄居不知者不必論其先
施否亦當往拜仍當下車登堂以候安否不
可過門止投一刺其燕會禮文俱當節省如
中有至親同年不在此例
一中有新選及出差陞轉過家者各捐分金一
兩其餘願捐者聽
一中有年老無子或有子而貧甚者每年公具
分金若干以助之其異日壽器賻奠時再
具若干爲祭公舉外私舉者隨便
格存厚
一異日中有大故公具分金若干爲賻奠時再
一士夫之後有十分貧乏不能度日者廉其實

量給資本以慰先世於既往以存厚道於將來切不可泰越肥瘠視之

一士風薄惡莫過於投遞揭帖以後凡有緣門投遞者衆共絶之不必接覽

一吾鄉士風雅稱恬靜而近日諸長者尤多閉戶寡營絶口不談時事如此美俗烏容過慮第恐無知之人指稱吾輩或惶寫連名假書囑託當路或擅借一二名號傳帖相約甚至無名之帖頃刻傳徧而大家茫然莫知其所自諸如此類關係一方士風不小今後吾輩遇此不妨過于詳慎蓋關防詐僞微獨居官即居鄉亦不可不一留心也

以上數款特其大略耳若其詳則有鄉先正藍田呂氏鄉約鄉儀在願吾輩共斟酌講求焉

閬中會約跋

會舉于戊戌正月仲好氏書約先大夫題辭不佞以使事過里與末議焉亡何仲好養痾杜門九年始出不佞東西南北抱先大夫戚歸終創

從鄉先生後亦踰九年越丁未春兩人始再與斯會蓋相視而慨會合之難也雖然不佞重有感焉先大夫題約諄諄以心一規茲雍雍濟濟罔弗一也而不幸往矣諸先進且強半修文嗟嗟百年駒隙幾俟河清此古人終日乾乾競寸陰而永終譽也會合維艱無虛良晤九原可仰盍晶方來近一時長者坦衷亮節人人可用爲儀而嗣至諸君子鬱然煥然爭相澡濯即不佞如誦或亦可肖而化焉者於休哉洛下耆英情誼不洽于後進蘭亭少長流連僅止于壺觴孰如今茲萃渙維風而相觀道義者乎此會良稱不偶吾願諸君子共敦之矣會既畢仲好謂不佞不可無言遂不辭而跋其後

後學周傳誦謹書

閣中會約述

此閣中會約也何述焉紀侍御馮仲好先生雅意而述之以詔吾黨也蓋吾黨寶慶之會前未有也自仲好始倡之會有定期約有定款先生

自有引故先達周司農先生弁有辭旨哉乃言皆萃渙之良箴而協德之寶訓也蓋崇儉德以敦素風酌往來以通交際嚴稱謂以尊古誼絶告訐以警薄俗周窮約以厚廉靖邮後裔以慰先德敦本尚實之念維風善俗之規溢于言表一時士庶羨爲盛會傳之海内慕爲盛舉今行之十餘年弗替也兹仲好方奉

召還臺觀風天下首以此化導搢紳士則斯世斯民皆善德矣豈惟一鄉一國也與哉第懼仲好行矣吾黨意人人殊設有弗繼仲好之雅者此事或廢柰仲好之始願何今以往有能體仲好意俾善則雅意世世守而不墜吾耳願爲執鞭而從之矣貞不佞敢僭爲數言以爲吾儕告勿立異勿有我勿爲齊民所指摘則庶乎斯會斯約永貞爲母負矣夫覩是會也讀是約也有不犁然當心者非夫也若夫會心匪面之訓反薄歸厚之倡則有二先生之言在不佞又何說之辭

歲丁未閏月望日會中迂叟秦可貞拜手謹述

馮少墟集卷六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學會約

歲丙申秋余與諸君子立會講學於寶慶寺越數會諸君子請余言為會約余謝不敏諸君子請益力爰述所聞條列如左亦藉手請正意也諸君子其謂之何

一會期每月三會初一十一廿一以中午為期

不設酒醴不用柬邀大家初會相拜止於會中行之不必各各登門以滋勞擾若別有請益不在此例

一會期講論毋及　朝廷利害邊報差除毋及官長賢否政事得失毋及各人家門私事與衆人所作過失及詞訟請托等事褻押戲謔等語其言當以綱常倫理為主其書當以四書五經性理通鑑小學近思錄為主其相與當以崇真尚簡為主務戒空譚敦實行以共任斯道無令鄉之先達如橫渠涇野諸先生專美於前可也

一會中一切交際俱當謝絕此正崇真尚簡處彼此各宜體亮若中有至親舊友不因學會相與者隨便

一彼此講論務要平心易氣虛已下人即有不合亦當再加詳玩不可自以為是過於激辨昔張橫渠先生一夕與二程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

之程伊川先生見橫渠訂頑曰是起爭端改為西銘且曰某兄弟無此筆力又曰自孟子後未見此書觀此足見二子舍己從人取人為善鄒魯真傳正在於此若以自是為自信主意一定無復商量如此縱講得是亦為不是況又未必是乎近世學者多坐此病吾輩當共戒之

一坐久興到願歌詩者歌詩數首以暢滌襟懷予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氣象何

等從容誠意何等懇至即此是學

一學之不講孔子且憂況於學者今吾輩講學於此非徒教人乃所以自求其益耳何也人心易放學問難窮無論浮湛世味悠悠歲月即使今日行義超卓儘足樹立苟以此自足自滿不復求益寧保終身之不改行改至乎即不然寧保終身之不南越北轅乎故親師取友一則夾輔切劘使不至放逸其心一則問津指路使不至錯用其功耳總之自求其

益非所以務外徇人也故鄒東廓先生有云學之不講聖門所憂所謂講者非以資口耳所以講修德之方法也下文所指聞義而徙不善而改便是講學以修德實下手處而呂涇野先生亦云學不講不明非是自矜將驗已之是非又云道學之名亦不消畏避人知方是真做纔有避人知的心便與好名的心相近此皆前輩折肱之言吾輩不可不潛心體驗者也

一古今理學名儒標宗立旨不翅詳矣陽明先生揭以致良知一言真大有功於聖學不可輕議且如吾輩今日講學於斯其於聖賢道理發揮亦可謂極明暢矣不知各人心中一點真僞處大家得而知之乎否其各人飭躬厲行亦可謂極真切矣不知其心中一點安勉處大家又得而知之乎否大家雖不得而知其各人心上一點良知明明白白一毫不可得而昧也吾輩今日為學不在遠求只要

各人默默點檢自家心事默默克治自家病痛則識得本體自然好做工夫由是親師取友其益自爾無窮耳不然瞞昧此心支吾外面即嚴師勝友朝夕從游曷益乎此先生致良知三字所以大有功於聖學也若夫着實用功各求其所以致之之道則在吾輩大家勉之耳

一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故顏子好學不過不遷怒不貳過而止耳無它奇術秘訣也今吾輩

發憤為學斷當自改過始余每見朋友中背後多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或亦彼此未嘗開心見誠以過失相規四字相約耳今頼與吾輩約以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即彼此於靜所盡言相告令其改圖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即在公會中亦不可對衆言之令人有所不便於已固不當以一眚而廿於自棄於人亦不當以一眚而阻其自新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即此便是學顏

子之學不然講論雖多亦奚以為哉此改過所以為聖學第一義故於約中特言之其它不能具而悉也

附答問二則

問古之聖人只講學可矣何必立講學之名曰古之聖人若只自己講學而不立講學之名以為天下後世鵠則天下後世皆不知有講學之事而自古聖賢相傳之道統自聖人而任亦自聖人而絕矣是豈聖人之心哉聖人之心正要立此名以為天下後世鵠使天下後世有所趨向庶乎人人共為此事則自古聖賢相傳之道統或可以衍之于無窮而後聖人之心始遂耳聖人有功于天下萬世處正在于此非聖人故立此名而好之也

問學者不言而躬行何必講學曰此言字不是指講學如有人自家不能孝不能弟君子曰不言而躬行論別人不能孝不能弟君子曰不言而躬行可也何必議人又有人自家真能孝真能弟

而却好對人誇自家孝自家弟君子曰不言而躬行可也何必誇人此言字指自家議論人自家誇張人說原都是不該有的故曰不言而躬行若自家真能孝真能弟不惟不自誇而且歉然不自足猶終日講如何孝如何弟不惟不議人而且廓然不自私猶終日與人講如何孝如何弟此講學之言正躬行之士不可一日無者也可曰不言而躬行我言之一字不明不知誤了古今多少人

少墟先生講學有年頃謝政歸余竊喜得相與肆力於學也乃與諸同志約會於實慶寺中先生欣然從之坐講終日惓惓以躬行相勸勉一時人心莫不感發興起已咸謂其不可無約以遵守之也因請於先生先生出此以示後與會者益衆其約抄閱不給余因謀諸同志付之梓人嗚呼為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戒空諢敦實行先生約中業已及之矣頗與同志共勗之余又何贅焉咸寧王

境謹跋

士戒

余至不肖諸生不不肖余而從之遊余愧無能為助也聊述數語以戒諸生知諸生必不其然第不如此不足以效忠告耳儻中有不率者諸生當先鳴鼓攻余訓導不嚴之罪

一毋自恃文學違誤父兄指教

一毋妄自尊大侮慢宗黨親朋

一毋對尊長噦一決切噫隘噫帝咳丘蓋切欠伸跛庇倚睇第視唾吐卧切涕替及撒手交足等褻

一毋在稠衆中高譚闊論旁若無人

一毋假以送課徧謁官長以希進取或官長有命不得已

錄送可也

一毋爭強好勝擅逓呈詞或父兄有命亦當委曲勸化必萬不得已方可

一毋借人書籍不還及致損汚言書籍則凡物可知

一毋到人書房窺看私書簿籍及稱誇文房器具

一母揀擇衣服飲食及致餚車馬等物

一母見人貧賤姍笑凌辱見人富貴嘆羨詆毀

一母結交星相術士及扶鸞壓鎮諸凡無藉之人

一母看水滸傳及笑資戲文諸凡無益之書

一母撰造詞曲雜劇及歌謠對聯譏評時事傾陷同袍

一母替人撰造揭帖詞狀及私約書札此二段每見人有犯之者往往明罹王法幽遭天譴

一母輕易品評前輩著作及學問淺深行事得失

一母彼此約分飲酒遊樂

一母唱詞作戲博奕清譚

一母出入酒館縱情聲妓及更深夜靜方才到家如遇親朋見召席間有妓寧辭而不往可也

一母哄人詈人併議論人家私事

一母作課之日輕易告假及彼此說話看稿以亂文思

以上數款皆余髫年所聞於長老先生者故不憚諄諄為諸生言之諸生其慎聽毋忽

諭俗

千講萬講不過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盡之矣因錄舊對一聯

做箇好人心正身安魂夢穩
行些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

丙申秋余偕諸同志立會講學于寶慶寺會凡旬日一舉越數會凡農工商賈中有志尚者咸來聽講且先問所講何事余懼夫會約之難以解也漫書此以示若夫臨時問答各隨其人不具論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仁者強恕而行之事然
天下不皆強恕而行之人我柰何因不欲之
加而輒動其憤懣不平之念如此則必生身
于羲皇之世而後可也但不知羲皇之世又
有此憤懣不平之士否
君子遵道而行其志曷嘗不銳然不免廢於半
塗者怕人責備也不知別人責備我正是指
點我處有人指點我方喜其前途之不迷也
而又何怕之有

管仲詼三歸用反坫樹塞門其規模何等大也
而夫子乃曰管仲之器小哉夏禹菲飲食惡
衣服卑宮室其家數若隘乎小也而夫子乃
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何聖
人之識見議論與人情大相懸絶耶于此勘
得破方不為世俗所粘染
黃擴孺問學者學聖人尚矣竊意聖人茲修實
詣或高出尋常一籌及登壇聚講以日用為
體驗處平淡為下手處何時才躋聖域曰自

古聖人造詣豈止高出尋常一籌蓋高出尋常萬萬者但不知聖人當日用何功才得造詣至此亦不過以日用為體驗處以平淡為下手處耳吾輩果能如此常常用功不患不躋聖賢之域

又問旦晝時百累膠結萬實基布牛羊斧斤易知也憶午夜乍覺每將旦晝未為隱事預先千想萬慮一切牛羊斧斤都打不退此樣病根如何扳去曰斧斤牛羊時時有之只是自家一向不知故反愛護之耳今既知是斧斤必不肯再使我伐既知是牛羊必不肯再使我牧不患不退只患不打毋曰一杯水不能救一車薪之火也

又問人生塵寰舉足就差開口便錯尋自悔之差錯過的都收拾不来似這終身痾轍如何解脫曰學者終身痾轍不能解脫只是不知自悔若能自悔舉足自然不差開口自然不錯縱不然亦不至大差大錯矣又何痾轍之

足患

又問堯舜地步最高功業最偉及閱子輿氏論一不為堯隔壁即祭一不為舜隔壁即瞞夫堯祭舜瞞相去霄淵何故並談無別曰堯之隔壁就是祭舜之隔壁就是瞞中間再不隔一家此孟子所以並談無別世之學者既不敢為堯為舜又不甘為祭為瞞只是錯認以為中間尚隔許多人家耳使早知堯之隔壁就是祭舜之隔壁就是瞞自然一步不敢差錯

又問古昔論人多在事後今世論人多在事始想姬旦負成王時伊尹放太甲時心事未白二公何所擔當不為流言中傷竟成千古大事曰世間是非毀譽最易動人伊尹周公只是能自信不為是非毀譽所動所以能成千古大事占論伊周即如宋濂洛關閩國朝河會姚涇諸先生當日講學時有多少是非毀譽由今視之于諸先生竟何如大約古昔論

人多在事後今世論人多在事始今世論人
雖在事始吾輩自信當在事後
又問小白重耳兩霸最是魁杰稱善假之者迺
陞亭衡雍後執陳濤塗聽衛元暉甫履盛滿
輒肆憍嫚暴行彰彰可指可摘又若不善假
者此何以故曰天下事真者斷不能假假者
亦斷不能真伊周真者也雖叢流言何損于
真桓文假者也雖費彌縫何益于假不然濤
塗之執元暉之聽何一旦敗露至此哉或曰

非敗露也是真心發見也余曰然君子有真
小人亦有真濤塗之執元暉之聽是小人之
真心發見也于此可以觀桓文之假而不可
以此概天下之真若緊以此為真則日肆憍
嫚無所忌憚者為真而一介不苟亦為几几
者反為假矣故君子之真不可無小人之真
不可有毋徒諉曰吾真也吾真也而置君子
小人于不辨
或問先知後行知行合一曰昔涇野與東廓同

遊一寺涇野謂東廓曰不知此寺何以能至此寺東廓曰不至此寺何以能知此寺之妙二公相視而咲可見二說都是不可執一也雖然道之不行章先後合一業已詳言之矣吾輩又何疑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覆載生成之偏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說的未嘗不是但講天地之大處不可說壞天地當云以天地之大無所不覆無所不載人不知當何如頂戴宜乎有感而無憾然人心不足人之頑欵不齊雖以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可見道理無窮猶字最當體認不可說壞天地尚有可憾處天地生我當吾世而使人猶有所憾則天地生我之謂何須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使天地不至于為人所憾才不負天地生我之意不然無論為人猶有所憾之人即不為人猶有所憾之人而碌碌庸庸不能使天地不至為人所憾

則天地又烏用生我為哉可愧可懼

孔子稱舜曰必得其名稱武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正見得武之征誅與舜之揖讓一耳目更加一天下字又加一顯字尤見得武之心事顯然明白天下人人所共信也

問曰必得曰不失一字之間真春秋褒貶之意何如曰不然孔子正恐人有此議論故序武于舜後序不失於必得後耳又問不失二字何曰二字極有意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不獨文王武王受命而曰未可見武王一生亦以服事殷父子已得天下之顯名直至末年不得已順天應人才有此舉宜乎平日之顯名至此不無少損而猶然不失此所以為難故曰不失非與必得二字有褒貶也

又問曰身似心猶歉焉何如曰不然自古聖人做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疑一時浮議或有所不免然公論久而後定縱身後有顯名而不能保其身之不失武王能以其身不入

天下之顯名是何等心事又何以服人至此豈不尤難之難我謂武王自歉則可若以心猶歉解身字則不可

問壹戎衣而有天下何也曰一字正見得師不老財不匱兵不血刃處向非天與人歸武王不得已而應之安能易易如此惟一戎衣而有天下此所以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也問文王事殷而武王伐受文王之心戚矣何如曰父作之子述之此正文王之所以無憂也烏乎戚謂之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可見武王到文王之時亦必以服事殷文王到武王之時亦必一戎衣而有天下孔子明白說破而蘇子猶謂武王非聖人何也

問子思惓惓於纘緒繼述為武周辨者何曰孔子嘗謂武未盡善蓋悲其遇也又謂夏禮殷禮吾能言之蓋為周監于二代遡其郁郁之文所從出也而或者不察以為孔子若有不足于周者且春秋時周先王存一空名而為

下之敢於倍者又多借未盡善之言以為辭故子思不得已直說出武周心事原與堯舜揖遜之心同而後又惓惓于今用之吾從周及憲章文武之說又引夏禮吾能言之云云以為証此其憂誠深而其慮誠遠矣中庸一書謂之明道之書可也謂之維周之書亦可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此亦裁革節省之意不知有當裁革節省者亦有不當裁革節省者

春秋時列國不惟不奉聲教且不奉正朔矣關係豈小夫子愛禮之意只當在奉正朔上說與春秋書春王正月之意同昔人謂桐江一絲繫漢九鼎余謂有司一羊存周九鼎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周自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天子不巡狩諸侯不述職列國不陳詩貢侶原是詩亡不是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所以孔子刪詩止於三百篇此外再無詩可刪矣王迹熄而詩亡觀詩亡而王

迹可憂此孔子所以作春秋以存王迹也春秋天子之事不是孔子僭托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只是魯之春秋照周天子的制度稍為筆削便是天子之事非復諸侯之事矣故觀於春秋而知周天子之政教號令猶然行于天下也夫子維周之功大矣

問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如今有目疾者亦神散而昏豈胸中不正耶曰只視所當視不視所不當視便是瞭便是神精而明苦不視所當視而反視所不當視便是眊便是神散而昏昔一朋友書屋中有酒數罍有書數卷客至反覆視酒更不及書主人因留飲大醉而別嗚呼瞭眊之際亦微矣可不慎與

問格物曰今吾輩在此講格物就是格物即如孝弟二字與師友講明便是格孝弟之物心下講得孝弟二字明白即是知至由是誠其孝弟之意正其孝弟之心脩其孝弟之身齊

其家使一家之人皆孝弟治其國使一國之人皆孝弟平其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孝弟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若離却眼前另尋一物是物與吾身為兩而道可須臾離矣

問經權曰天地間只有此經天地以此立心生民以此立命人類以此異于禽獸可進可退可毀可譽可生可死而此經必不可廢但當平常易處之事雖中人或亦偶合當變故難處之事雖賢者不免出入所以古之聖人不得已設一權字以為事至于此須是行權才得合經不然便拂經矣是聖人之設權正為委曲合經設也而後人之行權反多至於廢經何哉聖人為經以設權後人借權以廢經關係豈小

信者人之真心國之大經足食足兵民信三者誠不可缺一若不得已寧可去兵必不可去信再不得已寧可去食必不可去信再三斟

酌至死不去此權也正所以求合乎其經也若今人論政平常已不知信為人之真心國之大經每每與兵食並論所以但不得已先要去信何況於再若曰不得已而行權耳不知行權之主意謂何如此又何取於權哉權一也權的合經不合經便是旡權不旡權便是可與不可與

孔子而後可與權者莫如孟子如答任人一章任人不知禮為天地之大經為萬古之常經乃權於禮與食之間而謂食重又權於禮與色之間而謂色重曰幾而死曰不得妻者甚之也說到這箇去處恰似食色重所以屋廬子亦不旡答不知如此權禮則人欲肆而天理滅人類而禽獸矣關係豈小

孟子亦權於禮與食之間而曰寧可以無食必不可以紾兄之臂而奪之食亦權於禮與色之間而曰寧可以無妻必不可以踰東家墻而摟其處子曰紾兄曰踰墻亦甚之也說

到這箇去處自然是禮重如此權禮則天理常存人心不死人類不至為禽獸矣先王為食色而制禮孟子權食色而重禮天地之大經以正萬古之常經以明其功豈小補哉故曰孔子而後可與權者莫如孟子也

君子遠庖廚一句正是行權以合經處不忍見其死不忍食其肉此真心也此經也此心既是不忍而實祭又不可廢若不行權執定禮不可廢只得忍而殺之則其初一二次還覺不忍久之習以為常必至見其生而亦忍見其死聞其聲而亦忍食其肉矣故先王不得已行權以遠庖廚庶乎禮既不廢心亦可存豈非為仁至妙至妙之術哉庖廚原為此心而遠行權原為合經而設惟至於委曲以合經而後見權之所以為妙

吾儒事業不外齊治均平此是如何景象若以家道富厚為齊以天下富強為平此五霸之

治平非二帝三王之治平也唯是入其家見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方是家齊景象而家之貧富不與焉推而一國必一國興仁興讓而始謂之治又推而天下必人人親其親而長其長則天下始平不在國之富不富兵之強不強也以富強為治平此千載不破之障

一念不起純然是善惟有念而後有善惡之不同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朱子解之止曰存天理之本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朱子解之即曰遏人欲於將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節字乃天然自有之節就是中不是人為

閑隊立之意曰豫在事上尋求斷不能立蓋事變無窮千頭萬緒豫先何以安排即安排得是亦屬有所將迎之弊況又未必合乎此豫字即是下文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於此勵弗措之志加百倍之功造到雖

愚必明雖柔必強凡事自然是立前定者前定乎此也若預先不在理上講究得明白心上不涵養得純熟事到面前如何得妥貼凡事豫則立是在心上豫不在事上豫

一夕坐寶慶月下見皓月當空自覺此心湛然無物因顧謂諸生曰此時正好自識心體蓋人性上不容添一物就如皓月當空纖塵不染可見吾輩心體必一物不容而後能萬物皆備彼反身不誠萬物不能皆備者還是自

家心上有物還是自家心體不乾淨

問一物不容與萬物皆備二物字同否曰一物物字指欲言萬物物字指理言佛氏本來無一物不止欲無併理亦無不止理無併無理之無亦無矣此理障二字所以貽禍無窮也人心所以與萬物隔者只是不能舍已若能舍已自然眼界大心地寬自然看得我與人俱從一善生來有何不可從處有何不可樂取處蕩蕩乾坤獨來獨往豈不為千古一快

取與二字原是相反惟善是同有的故即取為與於人無損而于已有益于已無損而於人有益故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彼此無損彼此有益人亦何憚而不與人為善耶

大學言正心無他法只是要此心常在腔子裏蓋此心一不在所以視聽遂失其職以此應事未有不差錯者此身所以不修也薛文清公每寢必自問曰主人翁在室否可謂精于心學者

出門如見大賓非止為出門而發蓋出門之後就要待人就要處事有多少事體多少應酬若以不敬當之豈有不差錯之理故提醒之法于出門尤為緊要

制欲前倚衡曰只如此時眼前師友相對大家精神收斂寧一便是欲前倚衡真境界恐吾輩過此時不能如此時耳所以學要常講師友要常會

問人而無信曰信在天為實理故四時一信之

流行在人為實心故四德一信之貫徹如恢
惕形于孺子固信之見于仁矣俄而接大賓
而恭敬生焉非信之見于禮乎又俄而屈直
互陳是非立判非信之見于智乎世人不知
無信之不可故意做出許多機械來以爲巧
于涉世不知人而無信終不能行自己做到
州里不能行處還不知是不忠信篤敬之故
真是可惜

言忠信一節正是人而無信的註疏

問淡而不厭曰淡之一字原是性體吾性中一
物不容何其淡也無物而萬物皆備又何厭
之有即如滾水淡極矣故人人皆可用且如
眼前飲茶就有多用不得的推而至于羹汁
酒醴之類則人人斷難如一矣可見淡中之
味人人當知能知此味則天下無事不可做
矣先儒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此之謂也

人之樂未有無所寄者只是要寄得好即如聲
色貨利人皆以為可樂故敝精耗神以殉之

至老死而不寤所樂一差匪獨人品攸關而身家亦係之良可悲痛故二程初見茂叔即教之尋仲尼顏子樂處誠恐勞頭所樂一差則終身不能出此坑塹耳

孔子論友即繼之論樂而損益辨焉此之損益即利害禍福也不得輕輕看過

自家所樂一差則終身相與的朋友豈得不差朋友一差何事不差念之悚然

今人於書盡奕詠靡不殫精為之如曰學聖人則退托不敢當豈知技藝至難故不能者極多若夫孝弟庸行當身而具人人可能則學聖人不較易乎

問吾子云人生天地間惟有講學一事固矣第講學者多惹人議論柰何曰議論何病議論然後見君子且吾輩為學非所以學孔孟耶孔子講學或人疑其為佞孟子講學外人譏其好辨不特此也伊川有洛黨之嫌紫陽有偽學之禁真西山稱為真小人魏了翁號為

僞君子自古聖賢未有不從是非毀譽中來者故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又曰金不鍊不精玉不琢不美可見是非毀譽聖賢方藉以為煅煉砥礪之資也又何計人之議論哉不然瞻前顧後方信忽疑是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也何以謂之孔孟又何以謂之程朱哉白沙先生詩有云飽歷氷霜十九冬肝腸鉄様對諸攻群譏衆詆尋常事了取男兒一世中願與諸君日三復之

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何如曰道無大小學亦無大小安得以小德出入為可此中大有意思蓋先王立教大處不待言小處如曲禮所稱上東階則先右足上西階則先左足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作跪而遷之就優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優跪而遷優俯而納優人子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之類即一言一動一步一趨都有箇規矩準繩一毫不肯假借一毫不得踰越非是先王過於詳過

於嚴蓋立教不得不如此先王立教既如此其詳且嚴而又恐學者苦其繁畏其嚴於是不得已又寬一步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庶使初學之士不至苦其繁而自諉又畏其難而自阻耳不嚴不足以端學者之趨而不寬又不足以鼓學者之進此正是聖賢循循然善誘人處非果謂小德可以出入無傷也若果謂小德可以出入無傷則先王立教只標其大德足矣又何必條縷小德若是之詳且嚴哉惟其若是之詳且嚴所以不得不說此一句聖賢中間有多少苦心處語云天之愛民甚矣余亦曰聖人之愛學者甚矣學者豈可不亦步亦趨務使毫無出入以無負聖人愛之之意此章之言大有關係安得謂不能無獘吳氏蓋未嘗深思其意耳

問或以綱常倫理為大德辭受取與為小德何如曰伊尹格天事業皆從一介不苟中來辭受取與豈是小德為此言者是貪夫借口之

辭豈子夏之意

先王立教雖是寬人一步學者不可自寬如禮記內則云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敛枕簟洒掃堂室及庭布席各從其事至於曲禮又云敵粟者操右契凡遺人弓者右手執簫左手承弭主人自受由客之左之類由是觀之吾輩自来不知出入了多少尚敢還說別樣出入無傷哉不辨其何者為大德何者為小德而縣言小德出入無傷竊恐其認大德為小德認踰閑為出入而猶曰無傷無傷也其自誤誤人可勝道哉細行不矜終累大德願與同志共勗之

聖賢學問雖多端一言以蔽之曰謹言慎行不必深求只看世間謹言慎行的人那一箇不為人所敬愛那一箇不獲福放言肆行的人那一箇不為人所怠慢那一箇不惹禍故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又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念及于此敢不凜凜

言易而行難為謹言易而慎行難也今于易者且不能又何論難者扵昔劉元城問盡心行已之要于司馬溫公公曰其誠乎又問從何入曰從不妄語始元城于此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為古今大儒不妄語三字似易而實難願共勉之毋忽

語云一念而善景星慶雲一念而惡妖氛厲鬼余亦云一言而善景星慶雲一言而妄妖氛厲鬼古詩云忠孝傳家國詩書教子孫廣行方便事陰德滿乾坤余亦云忠孝傳家國詩書教子孫廣開方便口陰德滿乾坤言出于我一毫無所費而能使陰德滿乾坤人亦何憚而不為耶可見人不惟不當妄語且當善言德行

天下之患莫大于小人倡不根之言君子不察誤信而誤傳之人見其出于君子之口也皆謂君子必有所見其言必不妄即理之所無者或亦信其為有而不可破矣不知小人當

造言之時原覩君子之信而傳之及君子一信而傳之則小人反借為口實曰君子云何君子云何即他人亦必曰君子原云何原云何也如此則小人不根之言一一皆有根之論矣當斯時也即堯舜之明亦豈能察之哉

忠臣飲恨孝子含冤病正坐此余以為君子之聽言凡說好人不是處當姑闕疑從容詳審勿輕信而輕傳之則小人之計自無所售彼縱假借則君子原無此言天下必有能辨

之者又何萋斐貝錦之足憂哉

問君子小人之心曰恐君子變而為小人望小人變而為君子者君子之心也恐小人變而為君子望君子變而為小人者小人之心也此小人所以動輒左袒小人而媒孽君子左袒小人者非是厚小人只是使小人益成其為小人而有以快已之忌心媒孽君子者非是恨君子只是使君子不成其為君子而有以遂已之忌心耳故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

之惡小人反是小人只是一箇忘心不知壞了世道人心多少良可浩歎

問或云必有孔孟之道然後可闢佛老其說是否曰此佞佛者阻人闢之之言而聽者未及察耳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若必待有孔孟之道者而後可以闢佛老則佛老終無人闢矣能言距楊墨二句余昔有此破云大賢公闢邪之責于天下亦不得已意也余師蕭慕渠先生深以為然近又見葉寅陽破云大賢主張聖教而深望于羽翼者焉更得其意

問從祀孔廟只當重人品不當專重講學何如曰不然此祀原專重講學須在講學中擇其有功聖門人品無議者方得從祀若不論講學與否而槩論人品則古今人品無議者亦多矣豈得人人而祀之且孔子以前人品無議者又不在所遺邪講學二字創自孔子此祀全為風人講學而設不專為古今人物而

設也若古今人物表表不凡者或祀鄉賢或祀名宦或為專祠以祀用以崇德報功磨世礪俗皆無不可第不宜輕易從祀孔廟耳此關係不小不可輕議

問講學者多棄去文詞不理此道學自護其短之巧術何如曰學者棄去道學不理誠不可若棄去文詞不理有何關係而曰此自護其短之巧術也能文者自是能文不能文者自是不能文能文者而不理此正道學不自恃其所長不能文者而不理此正道學不自護其所短而反以為自護其短之巧術何也道理甚明無足置辨

問聖賢道理在人倫日用間只為子孝為臣忠可矣何必講心性而後為學耶曰聖賢道理原在人倫日用間但不知以心性不端之人為子能孝為臣能忠否此必不能而曰不必講心性可乎借忠孝大題目以杜講學之口此正以不忠不孝誤天下者也而學者多誤

信之何也

心之理一也在子謂之孝在臣謂之忠忠孝是天命之性為子孝為臣忠是率性之道聖人教子孝教臣忠是修道之教講心性正是講忠孝之理處今曰不必講心性是臣子而不講忠孝之理也其不臣不子甚矣

問心性之學上達之學也或不宜槩施于下學

曰收放心養德性下學不當如是邪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一說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為句經鉏堂雜志又謂正心二字元是忘字傳寫失真以一字分為二字蓋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當勿忘又當勿助長可也疊下勿忘作文法云云二說孰是曰二說俱非當依伊川以勿正七字為句為是孟子謂必有事原是在心上有事心上用功不專在事上有事事上用功若說心必有事焉而勿正雖是明白却不渾融却不妙惟將心字放在下句正見得上句

必有事焉而勿正是在心上有事勿正非專在事上有事勿正也此正見孟子句法字法之妙上文是集義所生者義原在心在內故行慊於心便是義行不慊於心便不是義集只行事件件務慊於心便是非硬將外面一物取而積累於此而曰集義也告子義外之見病正在此故孟子先說集義後說行有不慊於心而直斷之曰告子未嘗知義正與此先說有事後說心勿忘勿助長一樣文法大抵聖賢立言下字眼都有意思學者識見不到切勿輕起疑端擅自更改也

正心誠意四字千古正論聖學真傳而或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為句或又以正心二字為忘字之誤必欲借孟子抹撥正心二字何也

問巧言佞利口何以分別曰佞與利口俱是巧言孔子曰巧言亂德孟子解之曰佞亂義利口亂信昔張橫渠以崇文說書被召與王安石議不合安石遂命按獄浙東寔疏之也時

程伯淳為御史争曰張某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問如皐陶猶且讞獄此佞語也朱文公内召入朝有人要於途説之曰正心誠意上所獻聞文公正色答曰某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言者愧服上所獻聞云云此利口也

或以文公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之言為迂不知正與邪對誠與偽對既以誠正為迂不知將以何者為不迂邪或者其人可知矣

或曰正心誠意亦未必為上所獻聞或為上所喜聞亦不可知為臣子者何可不言余曰不然臣子進言不必論上所獻聞不獻聞亦不必論上所喜聞不喜聞如以獻聞誠正而不言誠正固非事君之道如以喜聞誠正而始言誠正亦豈純臣之節如喜聞誠正而言誠正固矣倘喜聞狗馬而亦言狗馬可乎喜聞貨財而亦言貨財可乎不論自家所學惟論上所喜厭其勢必至于此唐李勣知遂良之

說上所獻聞故陛下家事之說一投而遂貽唐室無窮之禍想勳之心不過以遂良之言為迂耳豈知貽禍之烈至此哉文公不論上所獻聞否第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宛然孔氏家法真萬世臣子之所不敢違也

問學之不講孔子所憂後世學者多不肯講何也曰其病多端一則于已不便一則自以為是一則為人不足與言一則恐為世所獻一則嫉忌人之勝已孔子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一講則人必以躬行責備于已不便故不得已謂學只在行不在講是以行之一字杜責備者之口以掩不行之過也即問有能行者又詆小易盈若曰吾行是亦足矣何必再講而況其人又不足與講也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彼其心或亦曰是何足與言學問也云爾昔人說朱文公曰正心誠意上所獻聞令之不講者豈

亦以正心誠意世所戚聞而講之無益邪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妒今之不講者得無曰我不能行而講之使人行則形已之短我能行而講之使人行則掩已之長得非忌心勝而不欲人之行之邪不知不講者不行者也真能行者必不避人責備而不講義理無窮即聖賢且望道未見我安敢自以為是而不講人性皆善孰不可與言敢謂人不足與言而不講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何論人之戚不戚也而不講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方愧不能與人為善也又何忌人之勝已也而不講孔子憂之正憂乎此耳後人不憂豈其有加於孔子邪

問近世講學者多講佼虛不知只躬行足矣何必講曰藥佼虛之病者在躬行二字既學者多講佼虛正當講躬行以藥之可也而反云學不必講何哉為此言者是左袒佼虛之說而阻人之辨之者也

講依虛之學講學也講躬行之學亦講學也依虛之學不講可也躬行之學不講可乎若曰學不必講豈躬行之學亦不必講耶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若不講如何孝如何弟安能孝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若不講如何忠如何恕安能忠恕彼謂只孝弟忠恕而不必講者是原無心于孝弟忠恕者也

孔子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可聽其未得已乎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講學者正是講其所以躬行處正是因其未得而講之以求其得處不然躬行君子終未之有得矣

講學二字幸出于孔子若出于孟子則必以為孟子不及孔子處在標此二字矣

問講學可也第不宜如諸儒之各立門户何如

曰不然天下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門户者乎如以諸儒標天理二字標本心二字標主敬窮理四字標復性二字標致良知三字為立門户不知孔門標一仁字孟子標仁義二字

曾子標慎獨二字子思標未發二字豈亦好立門户邪夫子之墻數仞若真欲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自不容不覓此門户以入不然是原甘心于宮墻之外者也何足辨哉且論道體則千古之門户無二論功夫則從入之門户不一第求不詭于孔氏之道各擇其門户以用功不自護其門户以立異可耳而必于責備其立門户不知舍天理本心慎獨未發之外又將何所講邪一開口便落門户真令人不敢開口矣聞者豁然大悟

天下有三件不可解的事言可省也別樣不該說的言語通不省偏只省了講學的言語一不可解交可寡也別樣不該交的朋友通不寡偏只寡了講學的朋友二不可解是非可避也別樣不該管的是非通不避偏只避了講學的是非三不可解

或有苦忌者之責備者余曰人而不為人所忌則其人可知矣人而忌人則其人可知矣人

而不為人所責備則其人可知矣人而責備人則其人可知矣

戰國之時楊墨之言盈天下得孟子辭而闢之從漢至宋佛老之言盈天下得程朱辭而闢之至于今日非學之言盈天下倘有辭而闢之如孟子程朱其人乎余竊頋為之執鞭非學之言忌者倡之誤聽者從而和之講學者又誤從而講之忌者無論矣誤聽者從而和之講學者又從而講之何也講學者誤講非學之言于已為自誤于人為誤人

論學譬如為文必融會貫通乎百家然後能自成一家若只守定一家恐狹陋不能成家矣學之道何以異此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又曰孔子之謂集大成

天下事執彼以議此執此以議彼則皆短也執此以濟彼執彼以濟此則皆長也執伯夷之清以議下惠之和執下惠之和以議伊尹之任則三子皆在所棄矣執伯夷之清以濟下

惠之和執下惠之和以濟伊尹之任則三子皆在所收矣孟子聖三子正所以備孔子之集成孔子之時舟不然舍清任和之外又將何所集以成大成哉惟不外清任和而能時出之此孔子所以異于三子也

古人惟見人之長今人惟見人之短古人論人于短中求長今人論人于長中求短古人見人之長處原是長處見人之短處原是短處今人見君子長處反以為短處見小人短處反以為長處皆古聖人也論人何其恕吾未能有行烏自處何其謙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趨向又何其正此正孟子之所得統于孔子也

以孔子自期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以孔子望人則可以孔子責人則不可只爭一念遂隔千里

宋儒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余亦云人不學仲尼萬古如長夜

士君子為人全要有品有量一介一不苟以學品則品自高萬物皆備以學量則量自大

門人榆陽許大倫

咸寧任國珣輯

善利圖序

今試語人曰汝當為聖人則必駭然曰聖人我所望而震也何敢為又試語人曰汝盜蹠也禽獸也則必怫然曰我縱不肖何至為盜蹠禽獸不知人生斯世止有兩途利則蹠善則舜出善入利間不容髮故處而孳孳為利則儒冠而盜蹠禽獸出而孳孳為利則軒冕而盜蹠禽獸彼其心已為盜蹠禽獸矣而猶不自知也方且揚揚得意焉昔孟氏深為不求放心者哀人而為

盜蹠禽獸也寧不為孟氏之所哀乎哀之而欲警之故為之說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嗚先生推廣孟氏之意而立之圖翼聖一見之而憬然再玩之而醒然三復之而豁然夫孟氏利善之說何始乎此虞廷所謂道心人心也發端僅分于一念而善之積也則由有恒而善人而君子即聖人可到焉利之積也則由斧斤而牛羊而梏之反覆去禽獸不遠焉善之積也則文學功名盡為舜用而以才濟其美

利之積也則文學功名盡為蹠用而以才濟其惡嗟嗟流芳百世誰不顧之遺臭萬年誰則甘之乃一披圖而所為流芳者始自何念遺臭者又始自何念昭然若指諸其掌則利與善之間可不畏哉可不畏哉乃世之自誘者則曰我已為蹠矣難復為舜矣即安于放縱可也不知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祀上帝易之復卦五爻皆陰一爻獨陽固靜極而動亦惡極而善也一爻之善兆而為七日之復故曰復其

見天地之心乎剛長不已復且變而為乾矣純乎天矣向也蹟今也舜矣圖曰從此面心猶可向道此先生示人以復機也世之善人君子或自滿曰吾道德脩矣聲望著矣聖域難到姑寬假可也俄而利心忽入人品心術頓非其初在易之垢五陽之下忽生一陰陰之浸長不盡剝五陽不止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既已為聖一或罔念即流為狂向也舜今也蹟矣圖又曰未成一簣半途而廢此先生示人以詣極也世之

人又或曰吾為善無近舜為利無近蹟柴立乎中央則亦已矣不知人心無中立之理半善而半利終是一利半舜而半蹟終是一蹟譬之過橋者不在橋上則在水底橋水之間應無駐足處圖又曰若要中間立終為蹟路人此先生示人以決斷也然則利轉為善而善必造于聖蹟轉為舜而舜則不復為蹟如是而後不受孟氏之哀如是而後無負先生立圖之意乎且圖之義何祖也伏羲則有八卦圖惟文周孔子能會

之大禹則有洛書圖惟箕子武王能會之周濂溪崛起而接聖脉則有太極圖惟二程張朱能會之此三圖者非賢聖莫解也先生善利之圖固賢聖之秘旨而實愚不肖所共醒惕也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先生之醒惕天下也廣而其善天下也多假令伏羲大禹濂溪復生斯世寧不謂今之圖與昔之圖若合符節哉冀聖謹書諸紳將終身佩焉尤願先生勒此圖于關中書院以詔来學故為之序

萬曆癸丑陝西提學副使新安洪翼聖撰

附柬

世人每猶豫于善利之介盖不知一不為聖人君子則必為盜蹠禽獸耳台臺善利圖大包無外細入幾微觸目警心誰不知懼且于不善者開向道之機于為善者漂鮮終之戒於遲回者破中立之非令人去利去之盡為善為到底若操此以終身何怕聖賢境界不可漸臻學問最患不痛不痒兩頭牽制如台臺

之學問則一刀兩斷切骨入髓非大智大勇誰能如斯翼聖三生有幸得遇此圖愚意此圖當勒之於關中書院與白鹿洞教規互相發明則學未講而舉目燎然誰肯甘為盜蹠禽獸者將許多猶豫念頭登時放下此入門直捷路也翼聖且終身佩之珍為百朋豈惟翼聖諸學者俱宜書一圖于座右古聖賢諸圖皆精微淵奧非上智莫曉而善利圖則理奧而形顯賢愚舍受其益直與古聖賢諸圖

竝垂不朽矣翼聖謹擬一序愧無能闡圖之微意不知尚有一隙之明可向進否望台臺指示而教誨之是荷

馮少墟集卷八

上海圖書館藏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善利圖

在昔黃虞授受執中之旨穆然尚矣孔子接三代之傳惓惓欲以善人是見然亦罕言利顧戰國何時也子輿氏拯人心以胥溺泣狂聖於臨岐於是提衡舜蹠以危善利所歸趨豈其有鑒乎精一之竅蓋人心與世道推移如狂瀾莫可

底遏聖賢所為深憂密計者憂深故言之切計密則防之周故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不佞夙不敏嘗從事大賢之門上下議論一日署臬秦中獲少墟馮公善利圖說一帙相與印可耒復附錄以足其義理欲燭乎眉睫幾希示諸掌上抉身心性命之微撮瀟洛關閩之奧惕然有概於秉因撫卷而歎曰道玅無言學本一貫孔子不云乎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夫既不可以語上矣則中人以下皆聖人之棄人乎無已形不辨則眎影以察裏不着則眎表以端竟舜相傳一中而未始以善利分之孔子微言善利而未始併析之子輿氏始併析之而未有以圖象之至於圖象之而其於世道人心憂且計更何如也乃真謂畫前無易耶嗟夫士君子終身學術莫先善利之辨善之塗一利之塗則什伯千萬馬一者易得於道什伯千萬者則茫乎莫知所之繹公所為斯圖也亦有大不得已者在矣

萬曆癸卯中秋穀日汝上張維新書

吾友馮仲好潛心理學自為諸生太學生而已然尋以子丑高第讀中秘書其學益深其養益邃及出秉栢臺東巡齊魯而考德問業者日滋衆具在訂士編中既而青蒲伻顏遺佚歸里與吾黨諸君子講學寶慶梵宇大藉議論不立異亦不蹈常不事玄虛亦不涉卑近要以抒所自得敷明宗旨說詳而反約人人有虛往實歸之幸一時學士師尊之迺因答問善利作為圖說

始於毫芒一念終於聖狂千里途岐竟逖其嚴若此苟知回心嚮道却是入聖之幾有令人惕然猛省處至反覆辨難疊疊數千言率旨於味為世教人心慮亦靡已今即高臥西京而蒼生繫望異日者以學術為事功勛未可量也吾離索仲好久恒企交儆之思而把玩茲帙如對切劘因命梓人以公同志則其造詣之閎深淵邃亦足以窺其槩矣

萬曆甲辰孟夏潼關友弟張維任頓首書于巫

山公署

人性本善利者有已之私也原不並立豈容交戰而角勝乎上知以本善者洗除其已私中士不以有已者戕牿其本善安勉雖殊入聖則均若岐路而爭馳即去聖而入蹠旨哉馮仲好之言曰善念是吾真欲人之培養其善也又曰中道立終為蹠恐人之托利於其善也此其辨晰理奧深得作聖之肯綮矣與同志者共之

萬曆庚子春日關中屈拱北書

善利圖

聖狂分足處
善念是吾眞
若要中間立
終為蹠路人

善利圖說

或問孟子頑學孔子者也孔子論人有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別而孟子乃獨以善利一念分舜蹠兩途何也曰此正孟子善學孔子處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列為四等正所以示入舜之階基恐學者躐等而進耳世之學者徒知以舜蹠分究竟而不知以善利分舜蹠若曰聖人至舜極矣學者何敢望舜下聖人一等吾寧為君子已耳或者又曰君子我亦不敢望吾寧為善人已耳或者又曰善人我亦不敢望吾寧為有恒已耳上之縱不能如舜下之必不至如蹠何苦數數然曰吾為舜吾為舜哉以彼其心不過以為聖人示人路徑甚多或亦可以自寬自便耳不知發端之初一念而善便是舜一念而利便是蹠出此入彼間不容髮非舜與蹠之間復有此三條路也君子善人有恒造詣雖殊摠之是孳孳為善大舜路上人孟子以善利分舜蹠蓋自發端之初論也孔子以聖人君子善

人有恒分造詣蓋自孳孳為善之後論也肯豈二乎哉雖然為衆人易為聖人難故學者儘學聖人尚恐不能為君子為善人為有恒若姑曰我寧為君子我寧為善人我寧為有恒其孰不至于無恒不止不至于如蹠不止也何也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民斯為下理固然也究其初心豈非錯認路徑尚多之一念誤之哉且為善為舜則為人為利為蹠則為禽獸所係匪細故又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玩幾希二字可見人必至于如舜如禹如成湯如文武周公孔子纔謂之君子存之纔謂之人不然庶民去之則禽獸矣善利之分舜蹠之分人與禽獸之分也學者縱可諉之曰我不為聖亦可諉之曰我不為人哉或曰一念而善為舜為人一念而利為蹠為禽獸固矣倘學者不幸分辨不審誤置足于蹠利之途將遂甘心已乎曰不然不聞孟子山木之章乎蓋人性皆善雖當伐之後而萌蘖尚在故曰平旦之氣

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又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夫以斧斤伐之之後而尚有此幾希之萌蘖養此幾希之萌蘖而尚可以為堯舜人柰何以一時之錯而遂甘心已乎幾希二字正是孟子提醒人心死中求活處或又曰養此幾希尚可為舜固矣彼牿之反覆夜氣不存者獨無一線生路乎曰有觀孟子不曰夜氣不足以存即為禽獸而猶曰違禽獸不遠謂之不遠尚猶有一線生路在若謂斯人也縱不能每日有平旦之氣而數日之中亦未必無一時之萌蘖使從此一時之萌蘖回心而向道則牛羊猶可及止耳豈真不可救藥我惜乎人之諱疾忌醫終身自伐自牧而不知自悔也悲夫或又曰幾希之說蓋為誤走蹠路者發也若幸走舜路者可遂以舜自命而不復求進乎曰不然一念而善是平地而方覆一簣也一念而自以為善是為山而未成一簣也夫未成一簣且不可況半塗而廢者乎孔子列有恒善人君子聖人之等正

使學者循序而進毋半塗而廢耳非以君子善人阻其進也且謂之曰有恒恒必由一簣而為山纔謂之有恒若以善人君子中止而不至于聖人摠謂之半塗摠謂之無恒此孔子所以惓惓致意于有恒也道二之說善利之說欲人慎之于其始半塗之說為山之說又欲人慎之于其終聖賢憂世之心見乎辭矣或又曰世之聰明之士非乏也功名文學之士又不少也豈見不及此而舜蹠云云不亦過乎曰不然舜蹠路頭容易差錯此處不差則聰明用于正路愈聰明愈好而文學功名益成其美此處一差則聰明用于邪路愈聰明愈差而文學功名益濟其惡故此處不慎而曰某也聰明某也功名某也文學何益哉或者唯唯余因作舜蹠善利圖而為述其說如此云

附錄

鷄鳴之時正夜氣清明之際良心發見之時似只當有善如何又有利不與幾希之說相盭

乎曰鷄鳴一章正為夜氣而發蓋人過了夜氣清明之際到旦晝時紛紛攪擾千態萬狀良心便易蒙蔽無論惶忙奔馳不暇點檢又無論因循混過不知點檢縱有點檢之心亦不得如鷄鳴初起之時清爽明白是以孟子既說夜氣又說鷄鳴而起孳孳為善為利正欲學者趁此夜氣清明之際良心發見之時為之一點檢耳肯點檢便是善便是舜不肯點檢便是利便是蹠

幾希萌蘖從息字来梏之反覆從為字来故萬思默先生謂莫善于息莫不善于為誠篤論也蓋下愚之人乞哀昏夜併夜間亦不謂之息上智之人潛修靜養即晝間亦不謂之為下愚之人無論奔走營為謂之為即夢寐之間恍惚不寧亦謂之為而不謂之息上智之人無論向晦晏息謂之息即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亦謂之息而不謂之為大約上智有數而中人最多夜則息晝則為此人之常情孟

予指點出一息字可謂發前聖所未發學者能常存息之之心能常用息之之功不專靠夜之所息庶乎二六時中盡是平旦時之氣象矣到此便是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若旦晝不常用息之之功只專靠夜息則冬夜長夏夜短所息能得幾何又安望其夜氣之存也邪此孳孳為善者正是孳孳焉常用其息之之功處

問晝間息之功如何用曰昔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可見靜坐二字便是息之之一法故陳白沙曰為學須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

昔人謂靜坐二字補小學一段工夫余謂靜坐二字補夜息一段工夫

問靜坐二字固息之之一法矣然士君子一身多少責任安得日日靜坐曰須從靜坐做起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天地且然況于人乎

杜門靜坐息也讀書作文歌詩寫字亦息也與嚴師勝友講道談學用以收斂身心扶持世教尤息之息也如此常常用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之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才謂之孳孳為善才謂之舜之徒

幾希字并間字最當警省且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何在果在耳目口體乎禽獸亦有耳目口體果在男女飲食乎禽獸亦有雌雄牝牡飲食果在趨利避害爭強好勝乎禽獸亦然趨利避害爭強好勝如此則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何在在此善之一字耳故曰幾希曰間者危之也學者果能念及于此自然不容不孳孳為善

孳孳為善善字是性善善字否曰為善善字即性善之善無二理也或曰性既是善如何鶏鳴之時又有利一邊可見性還有善有不善矣何以孟子專主于性善曰性原是善的但旦晝之所為牿之反覆是以夜氣不足以存

是以孳孳為利耳豈真性有不善哉不罪斧斤而罪無山木不罪牛羊而罪無萌蘖此三品之說所以不容已于辨也或又曰性既是善如何又待于為曰為善之說是盡性之說也鏡本明而塵汚之故不磨不見其明性本善而利梏之故不盡不見其善故又曰亦為之而已矣或又曰果如亦為之而已矣之說為誠不可無矣而旦晝之所為為字又以為梏亡又以為違禽獸不遠何也曰旦晝之所為為字是孳孳為利之為也亦為之而已矣為字是孳孳為善之為也孟子恐人懲于旦晝之所為為字而併廢其亦為之而已矣之為又恐人借口于亦為之而已矣之為而併為旦晝之所為是以以此兩為字並舉而對言之若曰為善之為既如彼為利之為又如此學者慎毋槩以為為是亦毋槩以為為非也

問為善當在何處為曰東廓先生云間字要體

認得親切莫作尋常看過視聽言動事親從
兄從前先後辭受仕止只是一念操舍之微
中間更無駐足處由此觀之可見為善只在
人倫日用間非高非遠非卑非近非楊非墨
非仙非佛

蔡虛齋先生云利不止是貨財但有私已之心
或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必如此說方透私
已二字視貨財二字病痛更大貽害更遠且
如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豈不是善若只要

自家做君子做善人不要大家做君子做善
人如此存心善乎利乎如此存心九可以損
人利已傾人陷人者無所不至矣可不畏哉
大約財貨之利易見私已之利難知此虛齋
所以不容已于言也或曰私已誠為利矣若
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又要大家做君子
做善人恐流于兼愛柰何余曰昔羅近溪論
孝為仁之本至于遇人遇物又安有殘忍戕
賊之私處其門人亦疑曰此恐流于兼愛近

溪谷曰子恐乎決不流矣吾亦恐也心尚殘忍無愛之可流此數語甚是痛快學者不可不潛心味之

問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又要大家做君子做善人不知自家一人安能必得大家余曰然彼世之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不要大家做君子做善人者抑豈能以自家一人必得大家乎自家一人不能必得大家而却要大家不為君子不為善人孰必不能徒以自壞其心術自得罪于天地鬼神而已矣學者固不能必得大家都做君子做善人而這一念必不可無有此一念便是善無此一念便是利故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初學之士儘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尚不能以父母兄弟妻子奴僕為一體若藉口于兼愛之非而不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其流弊又當何如孟子曰蕞蕞為善者舜之徒又曰大舜有大

馬善與人同是孳孳為善者為其與人同者也不為其所以與人同者而徒曰我為善我為善是舜之善如彼而我之所以為之者又如此也天下豈有兩樣善之理其何以為舜之徒哉大約叔季之世自私自利之風浸淫已久為不善者無論即為善者孳孳到底強半只成就得一箇自私自利且如平日看書與朋友講論時凡及于己立己達一邊話說便覺耳順便覺津津有味更不說恐流于楊氏為我凡及于立人達人一邊話說便覺耳逆便覺意思不合即說恐流于墨氏兼愛如門人之疑羅近溪者蓋不少也不知其恐處正是病處如曰不是病處何為不恐其流于為我而獨恐其流于兼愛也如此病根浸淫已久併自家亦不知不覺耳此根不拔則聞見愈廣講論愈多其病痛愈深譬之病寒者復用硝黃病熱者復用薑桂豈徒無益而已抑宜乎反為不用藥者之藉口也呂與叔云

克已功夫未肯加吞驕封閉縮如蝸試于夜氣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此先儒已試之良方所以樂天下萬世于無窮者也學者倘有意于善利之辨不可一日不三復是詩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墨氏兼愛不得為仁曰且先看這體字孟子曰人之于身也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于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可見一體之中自有差等善養體者自當有辨豈可槩曰無所愛兼所養哉楊氏為我唯知有我舉親與民物而置之度外是不知養身之說也固不得謂之仁也墨氏兼愛愛無差等舉親與民物而混之無別是徒知養身而不知考其善不善之說也亦不得謂之仁也體之一字不明又何論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哉吾儒之于天地萬物

痛痒原自相關等殺又自有辨固不忍置親與民物于度外亦不忍混親與民物于無別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何等惻怛何等斟酌是知養身而又知善養其身之說也如此才與孟子論體字之意合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知體之一字之意則知仁矣知仁則知所以孳孳為善矣故曰孳孳為善者舜之徒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學者必嚴于楊墨之辨而後謂之孳孳為善而後謂之舜之徒不然為利者無論即為善者而擇術不精雖日孳孳至于舜曷繇

親親仁民愛物不是仁者分外事亦不是仁者向外馳求是良心自然不容已處正所謂天地生生之心也人得此心遇親自然知親故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稍長無不知敬其兄遇民自然知仁故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遇物自然知

愛故曰吾不忍其觳觫這原都是自然的良心不待勉強不容矯飾正所謂天地生生之心也只是後来物欲陷溺遂失了良心所以不惟不知愛物不知仁民雖至親亦不知親矣此後来陷溺之過非本来無此良心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不過復還此良心耳豈是分外事豈是向外馳求乎至親親仁民愛物間親疎厚薄亦都是自然的差等豈止親與民物有辨雖親親之中亦自有辯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豈仁者有心分別于其間哉但學者不察仁者本来痛痒之心而徒執仁者後来等殺之迹于是妄分彼此妄樹藩籬將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心一切抹撥毋惟乎逃墨而歸楊以便其自私自利之圖也故學者不明乎天地萬物一體之說雖堯舜與居亦不能使之逃楊而歸儒矣

楊氏為我不是後人這樣為我但只是懲世人

馳騖之病欲率天下為近棄着已之為而不知其親親仁民愛物正是自家近棄着已的工夫非馳騖于親與民物間也丟過親與民物而只為我視天下國家事全與我不相干成何世界故曰無君故孟子不得不嚴為之辯至于它一段痛痒相關之心亦自不可泯不然何不以其道自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也觀于思以其道易天下可見一體之心即楊氏亦未盡泯特楊氏不自知耳着後世之為我者即以為我之道自私而不以為我之道公之天下全無痛痒相關之意矣豈可與楊氏為我並論至于墨氏兼愛亦未嘗不是但只是不該丟過親親專去仁民愛物非謂民遂可不仁物遂可不愛也丟過親親而言仁民愛物如無源之水如無根之木根源處既薄了更說甚別處厚不厚故曰無父故孟子亦不得不嚴為之辨然墨氏雖薄待其親而親親之良心亦未嘗泯不然何夷子一聞

顧沘之說即憮然動心也觀于憮然處可見一本之心即墨氏亦未盡泯特墨氏不自知耳後世學者不察其墨氏丟過親親之非而遂謂民不必仁物不必愛舉親與民物俱置之度外而曰我不為墨是又自私自利之尤尤楊氏之所不與者也可勝慨哉楊墨思以其道易天下而孟子又思以其道易楊墨此又是孟子痛痒相關不自私自利處故孳孳為善者當于痛痒相關不自私自利處為之

可也

問楊斛山先生大節凜凜一代不知何脩至此

曰先生學問亦從鷄鳴孳孳為善一念來觀其詩有云病潛隱處景難醫拔去深根思匪齊舜驩相懸初未遠差之千里自毫釐又云一原萬象皆同有要把心從此處知善到公時多少大須知無我是無私觀此則先生生平大節蓋有所本云又問病潛隱處是何病

曰正指私已之病

私已之病亦有不同私已之利其病粗而顯私已之善其病細而隱必不私已之善而後謂之善而後不謂之利

朱晦翁曰許多紛紛都從一我字生出来此字真是百病之根若砍不倒觸處作災悔也薛文清亦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已為有已故計較萬端惟欲已富惟欲已貴惟欲已安惟欲已樂惟欲已生惟欲已壽而人之貪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

滅絶雖曰有人之形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去有已之病廓然太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由此觀之則二先生之學可知若不於此處究心而曰我學晦菴我學文清吾豈知之哉

私已之病摠只是一忌字作祟有以小人而忌君子者忌其勝已也有以君子而忌君子者忌其並已也小人之忌君子明為擠排毀謗

君子之忌君子陰為化導轉移故以小人而忌君子不惟天下人知小人之忌君子即君子亦知其彼之忌我也必然避之防之而君子猶得為君子惟以君子而忌君子不惟天下人不知君子之忌君子即君子亦不知其彼之忌我也方且信之從之而君子漸化為小人由是觀之君子之忌君子其流毒貽禍視小人更深且遠也雖然小人無論矣既謂之君子而猶有此忌人並已之心則何以謂之君子嗚呼孳孳為善者固當自克其忌人之心亦慎毋為忌人者所化導而轉移也我人人能克去私已二字便是青天白日心腸便是海闊天空度量便是光風霽月襟懷便是天清地寧世界何等瀟灑何等快樂故曰善故曰舜之徒

丙申仲冬十有一日余與諸君子講學寶慶寺講間或問及舜蹠善利諸章諸君子各攄所見互相發明余不肖僭為折衷之雖體認之

功未逮而心思意見亦既竭矣會之明日漫作此圖而系之以說至于說之所不能盡者復錄數則附于後大抵皆會中講語而稍為文飾之者也錄成曰書此以自勗併以請正于諸君子

夫善利之剖叅遠矣而其乍剖處在幾微芒忽間倘肝其微而忽之將歌其鵲而赴之有不步蹶之武而雁其行者鮮矣即或作意修持氣索中道旋而自解曰吾縱不得上儼於舜亦豈得下齊於蹶乎是謂人間世有不舜不蹶之善人也以不舜不蹶為善曷異持婦娃之髮索賴於九戎乎故善不悉微芒終崎岐路茅君子知微衆人譥影人而君子寧幾求則又安所馮矣有我馮夫子者出憫道統之陵夷愴善途之凡肺慨人心之謬謎揭善利之說示天下而復摹之以圖使夫譥影之輩有所馮而措趾焉披圖展睛便知若為善若為利若為善而善若為善而利擇精而赴猛世遯而心救不至起胘微芒匆

馳千里斯圖之攜精何悶而注益不既溥乎嗟善為貞宅為真主乃忽而鑿一利實主反受綰受翳焉直至膳圖會臆沉智始朗如飲消渴以燭夜之漿坐久腸於奚颶之宇回望歌顏幾成蹶陌不勝鬼悖栽而吾師畫圖之心亦不勝輪菌而多感矣

萬曆已酉元旦門人中吳顧暘離頓首撰

自昔未有以析舜瞧之塗廼始于子輿氏子輿氏始析舜瞧之塗不有以闡茲象教廼又始于

少墟先生至有象教而先生之心滋感矣先生昔遊中秘而代狩羊稜節誼固表表于時要亦一本于正學而不以標異瀟洛關閩之緒則赦然以身荷之庸能一日忘斯世而世顧攲路爭馳也于是始穆然為是圖焉無事汗牛充棟而聖往燭于眉睫幾希示諸掌上蓋真非有道不能也故雖以蚩蚩之氓按形思義曉然若執燭龍而示之塗有虞氏之芳蹟善反之則是矣昔子輿氏獨揪其理未揪其象先生揪其象而併

晰其理亦大有不得已者在矣若其詳則有先生之說與諸名公之序具載于帙余又何贅焉

萬曆丙午季穌華下後學宜論謹書

太華書院會語序

煇自蚤歲即志學人然自慚自痛苦無以滌舊習而新之荏苒歲月止是舊人當丁未冬受諭華陰庠也瀕別安昌曹自梁即命煇問道長安蓋指馮少墟先生言也抵任三月為戊申春先生即偕六七同志有華嶽遊蓋天作之合聚講灞靈樓上煇得分一尺光聽講頗子不遠之復及樂水樂山之旨半生疑障儻然頓撤而華陰士之知講學亦始于此五日送先生別錫有教

言二三子促輝于四知書院述先生宗旨然觀
先生後寔難為言矣九月以學憲檄徵輝正學
書院夫正學書院在長安緣是又得與先生遊
凡沉酣道德之圃者十月餘明年己酉及華陰
遂與崔公明府議改青柯坪之署為太華書院
又明年壬子先生復至其地一時請此面者無
慮數百人斯道中天意其在此太華之西七十
里為華州先生往来所必由兩地門人錄先生
會講語梓之屬不佞輝序其端輝讀先生語皆

言盡性蓋惟是問學淵源清而不涸而後可以
施之實用為正大光明之業猶記灞靈樓之講
率性章也輝曰人惟有率有不率故聖人脩道
以立之教先生稍不然之良久云性無有不率
者人皆率性而盡性者寡耳歸来沉思始知天
下之人果無有不率性者蓋率性即是良知良
知無人不有率性無時不然孩提而知愛稍長
而知敬率性也乍見而惻隱起嗔蹴而羞惡起
亦率性也率則心有所不及思而明有所不及

用即率之人不知也人惟見方然而復不然則以為此率而彼不率矣然而實非也如小人閒居為不善夫為不善可矣如何必於閒居閒居為不善可矣如何又厭然於見君子不但誤為處必有羞慚即故為處亦必有遮揜一語窮而若遁一揖失而面赤一存注之不良而轉睛顧盼之不能隱是誰致之而然也人性本善則有不善者自無所容而為之者乃其惡之者也率性也噫人亦何時而不率其性也哉今會語中

言性亦愁矣同志者試讀一過寧得有再疑之性乎今且請與同志約士君子上下千古自盤古而至今始有我混同六合收萬有而為一惟是我始有我也我不可負惟是我也我不可辭卻子所謂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者豈非聖乎聖也者人之至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惟聖人而始得為人中之人則不至于聖而為人中之非人也亦宜然聖人盡性而已性無涯充之滿則聖人性無欲減之盡則聖人為

其所不為欲其所不欲是謂拂已之性拂已之性不智既拂已之性而又終墮為人中之非人充不智是千古以来之虚生我而六合以内之空有我也是望于賢者思之而已

萬曆癸丑夏四月蒲坂張煇謹書

馮少墟集卷九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録

太華書院會語

夫子論大人學術至於治國平天下子思論至聖功業至於贊化育參天地此豈過為推尊過為鋪張若曰不如此不足以滿大聖之分量不如此不足以樹承學之標的耳而或者見其學術功業如此又逡巡畏縮不敢當以

大人至聖爲不可幾及嗚呼益失夫子子思意矣故孟子不得已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若曰大人之學術雖如此其大初非有加於赤子之心至聖之功業雖如此其偉不過先得我心所同然耳豈真不可幾及哉又何逡巡畏縮以爲不敢當也後世道學不明只是學者看得聖人太高自已太卑吾輩果能信此又何患不到大人聖人地位或曰信得此遂可不用學問功夫而頓入聖域乎曰不然世之不信學不用功者正坐不信得此耳若果信得此自然不逡巡畏縮自然肯用學問功夫且信得此學問功夫才有頭腦才得不差世豈有不用功夫而頓入聖域之理耶蒲阪張去浮署諭華陰一時士習勃然興起今歲戊申春莫余偕同志馮翊王惟大郡丞華下宜化汝剌史長安劉孟直郡丞咸寧楊工載進士西安周淑遠大參及門人數十人爲華嶽之

遊而去浮翠闔學諸友邀余講學于嶽廟之灝靈樓虛往實歸此遊可謂不徒矣瀕別去浮出此卷索余書余因書此似教此即連日與諸公所講大旨無他奇也書完復書遊華二律于後併博一粲徵會來蓮嶽良朋喜共遊白雲時去住野鳥自夷猶雨霽千巖翠春深萬木稠山靈眞有待吾道重千秋青柯亭榭倚山隈喜見儒冠濟濟來心性源頭須有辨覩聞起處豈容猜三峰直欲凌霄漢九曲常看浸草萊此會莫言閑眺玩百年道運自今開

往戊申春余與諸同志講學太華山會語偶因病未及錄故止存書去浮卷數語耳今壬子春莫復與去浮惟大化汝叔尚及華下高宜卿太守馮元颺刺史袁文禎明府華陰屈湛虛運長咸寧任以忠明府西蜀譙用錫胡國柱延安趙爾承司訓及門人百餘人會於太華書院盤桓十數日始歸歸來因錄其語以

應索者中亦有上會所講而未及錄者亦併
錄之同志者幸有以教我

聖賢學問全在知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
如以義理之性爲主則源頭一是無所不是
情也是好的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才也是好的故曰若夫爲不善非其才之罪
也若以氣質之性爲主則源頭一差無所不
差情也是不好的爲恣情縱欲之情才也是
不好的爲恃才妄作之才今不在性體源頭
上辨別而或曰性是善的情是不善的或又
曰情是善的才是不善的只在末流上辨別
紛拏盈庭何有了期

問氣質之性自宋儒始發之孟子道性善何曾
言及氣質曰孟子何曾不言氣質如動心忍
性之性性也有命焉之性都是就氣質說第
學者只當以義理之性爲主氣質之性存而
不論可也曰忍曰不謂何等詞嚴義正
忍性之性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人與禽獸同

若教他忍教他不謂則禽獸便不能矣禽獸不能而人能之正謂人有此一點義理之性耳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自宋儒氣質之性之說出而孟子性善之旨益明蓋人之清濁厚薄豈止三品蓋有什伯千萬而無算者皆是氣質若義理之性人人都是同的那有兩樣人性之皆善于此益信

乾以大生坤以廣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此天地之性善也若論氣質則天一屬氣便不免有旱澇地一屬質便不免有肥磽然則天地亦有性善有性不善哉惟不言氣質而言義理則爲物不貳生物不測天地之德孰大于此又何旱澇肥磽之足言也觀天地則知人矣

問孟子言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有善之可名曰性體無聲無臭不覩不聞原不可名弟觀於情之善而性之善始可得而名耳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觀

於石中有火擊之乃見則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觀于洪鍾有聲叩之始鳴則知聲在鐘中雖不叩非無知擊之有火叩之有聲則知情知不擊之火不叩之聲則知性矣此正孟子所以善言性也

問今人見孺子而怵惕此固自然而然矣如見美色而心蕩見金銀而心動抑豈勉然而然耶孟子以情之自然而善者驗性之善而或亦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不知孟子何以爲辭曰孟子正見彼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故不得已亦以情之自然而善者驗性之善耳不知彼亦何以爲辭

問見孺子而怵惕見觳觫而不忍此固以情之自然善者驗性之善如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思好彼亦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可見性有善有不善矣而孟子專言性善何也曰如有二人于此一人見孺子而怵惕見觳觫而不忍見美食而不思嗜見好色而

不思好一人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思好見孺子而不怵惕見穀觫而不忍則謂性有善有不善則可今以見孺子而怵惕見穀觫而不忍之人一旦見美食見好色固未有不思嗜思好者以此驗人性之有不善似是不知以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思好之人一旦見孺子見穀觫亦未有不怵惕惻隱者以此驗人性之皆善又何疑焉孟子以氣質中之義理斷人性之皆善而告子以氣質之氣質斷人性之有不善是告子徒知氣質之性而不知義理之性也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余亦曰告子未嘗知性

告子曰食色性也甘食悅色是天生來有的故曰生之謂性既以食色爲天性爲自然則必以仁義爲人爲爲矯强所以有以人性爲仁義之說不知仁義亦是天生來有的原是天性原非人爲原是自然原非矯强且不必別言仁義即就告子食色性也折之而彼自豁

然彼亦無辭如甘食性也即甚甘食之人而語之曰汝饕人也則必羞惡色性也即甚悅色之人而語之曰汝淫人也則必惡可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可見仁義亦是天生來有的非人爲矯強也豈以人性爲仁義哉孟子從六陰既剥之後指點出一點微陽真有功於世道人心不小

六經四書千言萬語摠只是教人爲仁義告子欲抹殺其言又不好說仁義不該爲又不好說爲仁義者之非而弟曰以人性爲仁義人性天生來無仁義教人爲仁義是戕賊人性而教以僞也如說好箇老僕被人教壞之類此言出則六經四書千言萬語皆絀矣無形之礙烈於嬴火不令之禁甚於砒胃

問孔子惓惓於學字慮字而孟子云不學不慮何也曰告子以食色爲不學不慮之良知良能故謂之性而以仁義爲學而後能慮而後知非不學不慮之良知良能故不謂之性故

曰以人性爲仁義不知食色固是不學不慮的仁義亦非待學待慮的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待學邪不待學邪待慮邪不待慮邪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可見仁義是不學不慮人性中天生來自然有的彼六經四書千言萬語惓惓教人學教人慮惓惓教人爲仁義不過教人各自盡其性之本有各自率其性之所自然耳豈以人性爲仁義哉彼以食色爲性以甘食悅色爲盡其性之所本有爲順其性之所自然則以人性爲仁義之說不攻自破矣此孟子不得已而有不學不慮之說也正所以發明當學當慮之意也

告子食色性也謂之曰性若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甘其食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悅其色也甘食性也悅色性也無他達之天

下也故孟子不得已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如此則孟子仁義性也之說不惟別人心服即告子亦心服矣從告子之論性則甘食悅色無仁義以爲隄防人人以縱欲爲眞以循理爲僞其究也至於爲禽爲獸從孟子之論性則愛親敬長即食色亦協天則人人以循理爲是以縱欲爲非其究也可以爲聖爲賢性學一差毫釐千里歐陽公謂教人性非所先誤矣誤矣

歐陽公謂教人性非所先是吾性中眞無仁義而告子以人性爲仁義之說是矣不然何故歐公併性亦不敢言

孟子以孩提知愛稱長知敬驗仁義正以仁義不可言姑就知愛知敬處言之耳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又不可以平常知愛

知敬言而以孩提稍長言正以孩提稍長非由學且慮耳故曰故者以利爲本這箇性體當人初生時天即命之完完全全無少虧欠只是待孩提稍長時才露其端耳由其端而窺其體可見此性體也湛然無一事而事事皆其所根抵而又不得其所以根抵之自澄然無一物而物物皆其所範圍而又不得其所以範圍之原一腔而乾父坤母一息而物與民胞此之謂義理之性而非氣質之性所

能囿也學能悟此則道心爲主而德性用事情與才善則俱善若不能悟此則人心爲主而氣質用事情與才不善則俱不善矣此孟子道性善所以大有功於後學也

問變化氣質之氣質與氣質之用小之氣質同否曰不同變化氣質之氣質就不好一邊說所以要變化氣質之用小之氣質就好一邊說只是不可恃他好所以要學問

德性人人都是有的只是被氣質埋沒了所以

德性不能用事須是要變化氣質氣質變化後德性才現方才說得涵養然則如何去變化如何去涵養曰在講學

問變化氣質之氣質就不好一邊說則吾既得聞命矣若氣質之用小就好一邊說不知既就好一邊說便是義理矣如何尚謂之氣質邪曰善哉問此處最微妙如見孺子而怵惕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端而擴充之則怵惕亦氣質耳息夜氣而幾希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機而培養之則幾希亦氣質耳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義理之性也若不乘此未雕未琢之天而加以入孝出弟之功則知愛知敬亦氣質耳然則如何以義理之性亦謂之氣質曰謂義理之性乘氣質以發露而不由學問之功也謂靠天而不靠人恐在人之功夫疎併在天之端倪亦不可保也故曰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學者若加學問之功無論幾希之夜氣不爲知誘即旦晝之仁

義亦可永存無論孩提之知能不至物化即
終身之孝弟亦可參天豈不併氣質而亦爲
義理也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眞聖人
不易之言也

天命之謂性性即理也此破天荒語此性字不
是泛說若曰此中字乃天命之性中字自堯
始發之故曰堯得統於天率性者率此中之
性故謂之道若率其過不及之性則不謂之
道矣脩道者脩其過與不及而歸之中也中
原是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者不過教人
各自率其天命之性耳豈拂人之性豈强世
之從也哉

天命之性指中字說雖不可露出此字却不可
不知此意今人只往高遠玄空處說不知愈
高遠愈差愈玄空愈謬

喜怒哀樂二句幾成聚訟不知議論都是但不
該容執已見耳方其未發雖是未發而眞機
何嘗一息不流行寂然不動之中而感而遂

通者自在是未發者未發而所以能發者不以未發而遂不發也及其已發雖是已發而眞體何嘗一息不凝固感而遂通之時而寂然不動者自在是發者發矣而所以發發者不與之俱發也未發是已發之源已發是未發之流未發是已發之根本已發是未發之枝葉本體雖是一貫然源自是流之源流自是源之流根本自是枝葉之根本枝葉自是根本之枝葉脉絡尤自分明雖有寂有感而實無寂無感雖無寂無感而實有寂有感彼判然分而爲兩者是支離口耳之學固不是若渾然混而爲一者是影響虛無之學尤不是

吾儒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異端欲抹殺未發之說則曰人一生都是發的那有未發之時吾儒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異端欲抹殺已發之說則又曰人一生都是未發的那有已發之時吾儒曰不覩不聞異端又欲抹

撥不覩不聞之說則又曰有覩覩明無覩覩暗有聞聞喧無聞聞寂那有不覩不聞之時未發也無未發之時已發也無已發之時不覩不聞也無不覩不聞之時一切俱無無無亦無將吾儒之言一切抹撥此正異端巧於害道處吾儒不察而以彼之說解我之旨此所以聚訟紛紛而不可窮詰也悲矣

覩明聞喧說得通覩暗聞寂無此理矣不論理之有無只管往玄妙處說此異端所以害道或曰彼原以理爲障所以不論理之有無耳

彼法原自如是

吾儒曰無動無靜無寂無感無顯無微無字說得最圓活最輕省所以爲妙異端亦曰無動無靜無寂無感無顯無微無字說的太重濁太死煞所以誤人

問未發之中說者以爲非時蓋指性體言也不知是否曰未發原是指性體言第不可抹撥時字何也本文明白說喜怒哀樂正見得人

有有喜怒哀樂之時亦有無喜怒哀樂之時耳當無喜怒哀樂之時就是未發當有喜怒哀樂之時就是已發道理本自明白而好奇者必欲抹撥時字到底又抹撥不得真足奇矣

問未發之中已發之和不得從功夫來如何能至此曰此二句俱是泛就本體見成說功夫當在言外若曰未發謂之中固矣若平日不加戒懼之功則胸中一團客氣縱勉强應酬終難語物來順應之妙其何以得中節之和此戒懼慎獨之功所以不容已也若不加功夫而第曰本體如是始是則中和自中和而我自我也亦足惜矣

自虞廷言中而學者多以發而皆中節之和當之不知道理有箇所以中節處不在發時當終難窺語廓然太公之體其何以養未發之中已發謂之和固矣若平日不加慎獨之功則胸中一團客氣縱勉强應酬終難語物來順應之妙其何以得中節之和此戒懼慎獨之功所以不容已也若不加功夫而第曰本體如是始是則中和自中和而我自我也亦足惜矣

自虞廷言中而學者多以發而皆中節之和當之不知道理有箇所以中節處不在發時當

喜怒哀樂之未發而此理已具矣此時說箇不偏不倚真是不偏不倚說箇無過不及真是無過不及虞廷之所謂中正指此耳雖不覩不聞而天下事郤件件離不得無其迹而有其理故曰天下之大本孔子知天命知此者也曾子止至善止此者也孟子道性善道此者也善哉乎朱子之推言之也曰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又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學問透悟乎此是

從先天未畫處立根故曰立天下之大本此是無聲無臭的道理不是子思點破令人何處尋討

道理只是平常如喜怒哀樂是人人有的時時有的未發便謂之中發而皆中節便謂之和從大家日用常行間指點出天命率性無聲無臭的道理何等平常何等佐妙何等平常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古聖學之原故豫章

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說者謂得伊洛真傳而佞佛者妄肆譏評曰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以一念不起之中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便是起念便是發且既云未發矣氣象在何處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發令學者茫然無以應不知如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事一時未感我安得無故起念就此一時喜怒哀樂之念未起故謂之未發耳非一緊無念一毫功夫無所用而後謂之未發也試看

此未發時氣象何等湛然虛明是湛然虛明正此未發之氣象也安得說未發矣而氣象在何處以一念不起之中縱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不謂之發何也謂所起者戒慎恐懼之念而非喜怒哀樂之念也安得說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發未發功夫不是面壁絕念求之虛無寂滅之域只凡事在平常無事時預先將性命道理講究體認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做功夫使心常惺惺念常疊

本書藏書院會議

疊時時討得湛然虛明氣象便是未發用力處亦便是未發得力處如此有不發發皆中節矣非以一點無念爲未發以靜中看未發氣象爲起念爲發也豫章延平得伊洛真傳正在于此安得援儒入佛而妄肆譏評耶

佞佛者曰以一念不起之中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便是起念便是發以此抹摋吾儒之說不知以活潑潑地之中忽起一虛無寂滅之念獨不謂之起念獨不謂之發乎且有念念也有無念之念亦念也念必不能無而必於無即此必於無念之念其病尤甚於有念也如此即佛氏亦自說不去矣而反以此詆毀吾儒不亦悖乎

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若起一用功之念便是發如何還說得未發信斯言也則未發時一毫功夫無處用矣未發則功夫無處用已發則功夫又不及用如此將功夫一切抹摋只憑他氣質做去喜怒哀樂如何能中節

不惟氣質之性憑他不得即義理之性亦憑他不得如不忍惻隱不屑嗟蹴豈不是義理之性若不於此時加學問功夫則自起自伏旋生旋滅如何箕得故孔子開口先拈一學字其旨深矣

問人性皆善善字何以解曰凡有益於天地萬物者皆謂之善凡無益於天地萬物有損於天地萬物者皆謂之惡孔子言明德便言新民子思言中和便言位育離過人說不得善

離過與人說不得爲善故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物之善群者莫如羊善字從羊從言古人制字之意遠矣

問孟子三箇幾希字同否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指天命之初至善之本體而言也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指君子存之之後到聖人地位者而言也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指庶民去之之後猶有一點可存之生機而言也三處自是不同幾希二

字猶諺云差不多數非如老子所云視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曰希也所以差不多者只是這數子一點靈明處異於禽獸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此這數子聖人之所以異於途人者亦惟此這數子這數子原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的只是不可竟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解幾希二字耳

吾儒言這數子一點靈明佛氏亦言這數子一點靈明佛氏所謂這數子一點靈明指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的這箇而言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指生死之生而言也吾儒所謂這數子一點靈明指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的這箇而言即孟子人性皆善之說指生理之生不專指生死之生而言也言一點靈明處雖同所以言一點靈明者則異不可不辨

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人與禽獸何異惟是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

味人始異於禽獸耳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吾儒言性指人與禽獸異處只是這歩子故曰幾希幾希云者危之也惟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所以自誤所以誤人

異端言性亦不曾直以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爲性而以目之所以知視耳之所以知聽饑渴之所以知飲食的這箇言性吾儒亦不曾直以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所以知味的這箇言性所以能聰能明能知味的這箇性體原是無聲無臭不覩不聞的在虞廷謂之道心在孔子謂之至善在子思謂之未發之中此理之根也所以能視能聽能飲食的這箇性體亦是無聲無臭不覩不聞的在老氏謂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在佛氏謂之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

逐四時彫此欲之根也然則何以爲欲之根曰只推究所以能視能聽的源頭而不推究其所以能明能聰該視不該視該聽不該聽的源頭如此則任視任聽縱耳縱目適已自便何所不爲故曰此欲之根也源頭一差何所不差

目能視而所以視能明之理即視而在耳能聽而所以聽能聰之理即聽而在口能飲食而所以飲食能知味之理即飲食而在惟提出所以能明能聰能知味之理則不離視聽飲食而視聽飲食皆屬天則若丟過所以能明能聰能知味之理而單言視聽飲食則視聽飲食便屬人欲（此段論本體）

目能視而所以視能明之理即視而在盡其所以能明之理則無視非明而目之形踐耳能聽而所以聽能聰之理即聽而在盡其所以能聰之理則無聽非聰而耳之形踐口能飲食而所以能知味之理即飲食而在能盡其

所以知味之理則無飲食非正味而口體之形踐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此段論功夫

慈湖已易云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其聽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用步趨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得而一其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視如此聽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云云此段話說全是禪宗然則如何是吾儒宗旨曰只消

更一字視能明而所以能明者何物聽能聰而所以能聰者何物手能恭而所以能恭者何物足能重而所以能重者何物目之視可見也而視之所以能明者不可見耳之聽可見也而聽之所以能聰者不可見手足之運用步趨可見也而所以能恭能重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無大無小無彼無此無縱無橫無高無下不可得而二視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云云如此發揮便是吾儒宗旨嗚呼安得起敬仲於九原而爲之一提醒也

問無意曰無意二字說得本體說不得工夫說得成功說不得用功如見孺子而惻隱見斛

鍊而不恐有意乎無意乎原是無意如到大而化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地位有意乎無意乎亦原是無意故曰說得本體說得成功若用功須是誠意蓋人性皆善善念人人都是有的然必誠之又誠以至於至誠之能化則無意矣誠意到渾化無意處才是誠才謂之成功才合得本體若不用誠意功夫而執定無意爲宗則功夫無實落下手處何時得到聖人無意地位不過空談本體以自寬

心耳

論語毋意意字與大學誠意意字微有不同誠意意字指一念而言毋意意字指事未至而自家先立一箇主意而言如適莫信果之類原不是不好的只是這箇主意預先立不得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問上蔡云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所以慈湖以無意爲宗曰念未起之前心本一但念既起之後便有善念有惡念所以說支離而

去者乃意耳非緊謂念既起之後全是惡念全無善念也上蔡之言原自圓活今泥支離而去之說一緊要無意不知一念而惡無意可也倘一念而善亦無意可乎人心原是活的有無念之時亦有有念之時有起惡念之時亦有起善念之時豈有一緊無意之理論本體原如是論功夫但當於起念之時看是善念就要着實擴充看是惡念就要着實克治豈有一緊無意任其所發而不爲點檢之理此不待辨而自明者也或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私何也曰有意爲善如自欺之意原是不該有的故謂之私若自慊之意原是不可無的豈可謂之私若克治自欺之意圓滿自慊之意此意正不可一日無者可緊曰無意無意哉若無自欺之意而併無自慊之意一切總歸於無是懲其有意爲善而併不爲善也無此理矣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與有意爲善雖善

亦私之說俱說得極是只是不該一槩以意爲支離一槩以爲善者爲有意耳若一槩以意爲支離其勢必至於滅意一槩以爲善者爲有意其勢必至於令人不敢爲善至於令人滅意而不敢爲善又將何所不至哉

問此心一念發動處謂之意但發動處有善念有惡念如是善念誠可也如是惡念亦誠可乎大學何以云誠意曰人心一念發動處有善念有惡念有善念亦自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亦自有惡惡之念有善念與好善之念一時竝起惡念與惡惡之念亦一時竝起善念與惡念對言好善之念與惡惡之念不對言何也好善之念固善念惡惡之念亦善念也如起一善念即當爲善却又不肯爲是初念是而轉念非也如起一惡念復起一惡不當爲之念遂不爲是初念非而轉念是也此就平常論意者言也若誠意章却置過善念惡念兩念對言的只專以好善之念惡惡之念就

好念頭一邊說所以意都是該誠的都該說初念是而轉念非又說不得初念非而轉念是矣至於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萬念總歸於一念而其念不梦末念止還其初念而其念不轉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爲其所爲欲其所欲又何不自慊之有如此則心本一而意亦復還於一又何至於支離而去哉又何必專言無意而後使心之一者不至支離而去也自慊是誠其善念的妙處小人閒居爲不善節又是誠其惡念的差處子問善念誠可也惡念誠亦可乎誠於中形於外此又爲誤誠惡念者之戒也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心一也自心之發動處謂之意自心之靈明處謂之知意與知同念竝起無等待無先後人一念發動方有善念方有惡念而自家就知道孰是善念孰是惡念一毫不爽可見意有善惡而知純是善何也知善固是善知惡亦

是善也惟此良知一毫不爽所以有善念便自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便自有惡惡之念彼不誠其惡惡好善之意者自家良知豈能瞞昧得只是明知而故爲之不肯致知耳小人揜其不善以著其善於善不善之介其於誠不誠之介豈不分明所謂有惡念亦自有惡惡之念只是小人不肯誠於惡惡耳學者不必如何去做功夫只是知惡之當惡便如惡惡臭之惡以惡之則知惡之知致而惡惡之意誠矣好好色之好以好之則知善之知致而好善之意誠矣此誠意所以先致知也獨字文公解曰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也以知字解獨字真得孔曾之髓而或以自字解獨字則誤甚矣

意有善念有惡念而知善知惡之知則非意念之所能蔽超然獨存與物無對人之所以爲人惟恃有此一點靈明耳由誨汝知之乎知字與是知也知字同正指此一點靈明處言

之若知之爲知之知便對不知而言與知之乎是知也知字便不同矣或以知之乎是知也知字作德性之知極是但以知不知知字專作聞見之知亦太死煞當云有知有不知者吾心通塞之常知知不知者吾心靈明之體俱以吾心言方妥蓋爲知不知知字不離聞見而亦不滯於聞見故也若提出德性之知雖聞見亦德性若專靠聞見之知雖德性亦爲聞見用矣此夫子所以直提德性之知以誨由也夫人之心有通有塞有明有蔽而人心之知無通無塞無明無蔽所謂超然獨存與物無對者此也太陽當天幽隱畢照盡掃浮雲還我太虛嗚呼盡之矣

問有善念便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便有惡惡之念可見意原是誠的意本誠何必更益之誠曰意本誠無柰誠者之多僞也明知善之當好而不如好好色明知惡之當惡而不如惡惡臭斧斤伐矣而猶不知防牛羊牧矣而猶

不知禁可乎於是不得不有求誠之功是求誠之功正所以復本誠之體也豈得謂之意說謂之揠苗或又曰誠意之功爲無柰多僞者言也倘斧斤不伐牛羊不牧原無多僞何必更誠曰特知善之當好而不如好好色特知惡之當惡而不如惡惡臭雖未伐而不防斧斤雖未牧而不禁牛羊可乎于是不得不有存誠之功是存誠之功尤所以葆本誠之體也又安得謂之意說謂之揠苗哉

意本自誠不必更誠心本自正不必更正是田苗本自發生而不必更培植灌溉也有是理乎懲助長之病而槩以培植灌溉爲揠苗其不至於苗則槁矣者幾希講學不精悞人不小

意本自誠心本自正是本體意本自誠却要還他箇誠心本自正却要還他箇正誠意正心是功夫觀意本自誠心本自正可見正心誠意不是揠苗不是以人性爲仁義

意本自誠却要還他箇誠此誠字就念起之後言也若念未起之前不前定乎誠則人性雖善而牿之反覆竊恐一日之間善念少而惡念多久之純是惡念併此善念之少者亦無矣又將何以誠之哉故曰靜中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可見古人不惟誠此念於既始有念之後抑且誠此念於未始有念之先古人惟誠此念於未始有念之先所以一日之間善念多而惡念少久之純是善念併此惡念之少者亦無矣其於誠意也豈不尤易易哉此子思子有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說也養未發之中正是誠意的源頭學問

問心與意性與情何以分別曰性者心之生理非心之外別有性也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者性之發於外意者心之動於中情如喜怒哀樂必有所感而後動或發而中節或發而不中節以其有情之可見也故曰性之發於外意者或外有所感而自家方動此意

或外無所感而自家忽動此意以其只有此意而情尚未發於外也故曰心之動於中意正在情將發未發之間最是聖學緊關處不容草草

馮少墟集卷十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太華書院會語

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非禮不是難勿的亦不是易勿的必如孟子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然後能勿必如朱子至明以察其幾至健以致其決然後能勿不然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其孰能察

幾而致決我孔顏之學原是由中以應外而後世有異學者出遂借由中之說以開自便之門若曰學在由中不在制外苟先立乎其大心上有主即視聽言動終日在非禮中有而不有何罣礙不然心上無主即閉門靜坐終日在妄想中無而不無其爲非禮也多矣況聖學一悟本原則視聽言動自是圓妙又何必一一在外面末節上點檢以襲義外之學耶嗚呼心可匿而視聽言動不可匿故

托之乎心令人不可揣摩耳不知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今小者業已奪矣而猶曰我先立乎其大孰信之爲此言者真小人而無忌憚之尤者也伊川先生目擊此弊不得已有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之語故四箴中不曰操之有要心爲之則而曰操之有要視爲之則不曰內惟靜專發無躁妄而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句句是制外養中意無一由中應外語夫先生豈不知由中應外我謂

不如此不足以救異學之失而塞小人自便之門耳且聖學原是由中以應外若中不得力外何以應故必制於外以養其中而後其中有主其中得力始能應外耳是制於外正所以養其中也所以二字最當玩味主意原爲養其中使由中以應外豈徒制其外而已我先生識如此其高言如此其妙憂道救世之心又如此其苦二句少一句不得合而言之始得孔顏千載不傳之秘或有主由中之說而著論以非制外之語是不知制外正所以養其中也蓋亦不深於由中之義矣

既終日在非禮中矣心上無罣礙否何以知之既終日閉門靜坐矣心上有妄想否又何以知之且既終日在非禮中便是罣礙又何云無罣礙肯終日閉門靜坐便見無妄想又何云妄想此異端大言欺人語耳自是逃不得識者

問或有請四勿與克已無干者有謂克已是本

四勿是末者皆名儒語也似非本旨曰然四勿原是克已之目那有本末之分爲此言者是混於異端之說而不自知者也故不容不辨

問非禮即已也是否曰不然如言動之非禮即已還說得若視聽之非禮則非禮之聲色在外我安得禁絶之君子平其政行避人可也豈有仁者而行避人之理且非禮之聲色在外不視之聽之何以知其非禮非非禮業已視矣聽矣而猶云勿視勿聽不亦晚乎不知頭一視頭一聽卒然而感卒然而應不謂之視聽不視不聽何以知其非禮非非禮惟是一視之聽之既知是非禮之聲色就不該視聽却再要視聽何也雖自已亦看不過矣勿視勿聽指第二視第二聽說勿視者克已欲視之心勿聽者克已欲聽之心勿言勿動者克已欲言欲動之心故曰克已非禮之色視也由已勿視也由已非禮之聲聽也由已勿

聽也由已非禮之言動言動也由已勿言動也由已故曰由已二已字原自分明而後世學者欲借由已已字回護克已已字又欲借由已二字抹撥克已二字甚且訓克爲能必欲爲私欲左袒何也紛紛議論病根在此

問天下歸仁與叔作八荒我闥文公作歸猶與也何如曰二說原是一意所謂德不孤必有隣者此也所謂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者此也第已之未克也則肝胆吳越

方寸荆棘吾心先與天下隔而天下安得不與吾心隔及一日之旣克也則一腔四海八荒我闥吾心先與天下通而天下安得不與吾心通天下豈有不與吾仁者哉況同然者在我卽千古且與其仁又何況天下二說原是一意不可分而爲二也

學問只要得這个同然的得此同然則可以考三王可以建天地可以質鬼神可以俟後聖而況於天下豈有不與吾仁之理不然眞是

肝胆皆吳越舉足皆荆棘矣況天下我
論學得其所同然則楊墨佛老不能爲之亂論
政得其所同然則申韓桑孔不能爲之奪
問天下非之而不顧得無於同然之說有礙乎
曰天下非之而不顧彼正信得其所同然也
蓋天下有一時之浮議有千古之是非彼誠
看破千古之是非得人心所同然所以天下
非之而不顧耳苟不得其所同然而曰天下
非之而不顧則無忌憚甚矣此安石之人言
不足恤所以得罪于天下後世也
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耳聖人講學故先得我
心所同然我亦講學故後得聖心所同然聖
人與我分得先後分不得異同
論氣則聖人得其清而我濁論質則聖人得其
厚而我薄論時則聖人生於古而我今如何
學得聖人所恃者此同然之性體耳故曰心
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心之理義是
謂聖心之理義是謂性體

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讀至此眞令人痛哭流涕小人壞了人國家君子反替他擔簡不是使庸君世主不信仁賢皆小人之貽禍也事體敗壞至此卽盧扁望而却走矣豈盧扁不能活人哉昔靖康之禍已成龜山立朝止九十日卽盧扁亦何能爲而論者責備不已吁亦寃矣南宋秦檜侂胄相繼敗壞一文公立朝止四十九日其能效尺寸之益而論者亦責備不已何也可爲古今一慨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桑孔之徒小人中之小人也王安石之流君子中之小人也小人中之小人其罪易見君子中之小人其罪難知雖然斥逐忠良引用兇邪至於覆人邦家其罪業已彰明較著而或者猶作祠堂記以左袒之何也故曰君子中之小人其罪難知也

安石一行新法而百姓如在水火觀鄭俠流民圖眞可墮淚君實罷新法出斯民於水火中

而或者病其激且驟不知極溺救焚可從容以待否什一去鬧市之征孟子謂其斯速已矣何待來年余謂君實之速正得孟子之意而或以爲激且驟者蓋章惇蔡京之餘咳也不可不辨

世之論安石者曰執拘曰自是此皆是病症非是病根安石志大才高學博目空將古今聖賢都看不上以爲堯舜雖是聖帝而疆域甚隘禹湯文武雖是聖王而享國不過數百年

孔孟雖是大聖大賢而亦不能使春秋戰國爲唐虞三代都是迂闊了須是富國强兵開疆拓土名利兼收做古今第一箇有用的聖人幹古今第一件有用的功業且宋室國弱兵寡全被韓范富歐及趙朴程張諸迂闊人把國家事耽閣了須是得這等敢做敢爲不怕人議論不說迂闊話的人如呂惠卿章惇蔡京輩才幹得實事才做得出大功業譬之人家生出箇有才幹不安詳的子孫來看祖

宗甘貧自守以爲迂闊要大做一番不知要治多少產業不知要畜多少幹僕使上擴祖宗累世之業下垂子孫不枝之基存下這箇主意凡講道理之人皆消其無用而疎遠之凡揮霍不羈奔走營爲之人皆喜其有用而信任之不論道理只要起家如此做去竊恐家未必成而禍已隨之矣安石之病何以異此不論道理只是一味要做事功其心以爲待我事功成時方且格天地光祖宗使人

稱頌一時天變何足畏祖宗何足法人言何足恤我此安石之病根所以深入膏肓而不可救藥也不知舍道理而專求事功豈止事功不成竊恐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安石不是自爲功名富貴計亦不是執拘自是亦不是有心禍天下只是學術主意差了所以自誤誤人國家至此耳可恨可惜安石這一派學術自淳于髡商鞅李斯申韓桑孔以及李覯至安石遂大壞決裂不可言矣

淳于髡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思泄柳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髡所謂賢者蓋指聖賢道學之士言耳不然賢者無益於國將不賢者有益於國乎髡不若是之悖矣李覯著富國强兵策各十篇富國策大約說天下事非利不行强兵策大約說天下事非勢不行惓惓進霸而退儒惓惓以勢利爲是以仁義爲迂幸覯不當國耳安石既當國安得不禍宋哉孟子曰今

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向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觀之立論槩之爲君辟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耳其不信孟子何惎焉孟子之言一驗於李斯之於秦再驗於安石之於

宋這一派學術誤人不小朱文公以富國强兵解利字不惟得孔孟微旨其所以爲後世君臣慮者尤深遠矣

這一派學術如講黃白之術者自以爲丹成可以起鉅萬之家可以延千年之壽視孔孟深耕易耨清心寡欲之方不足博一笑耳若曰何迂闊至此卒之敗家傷生在此一丹而猶不知悟也悲夫

問足食足兵與富强奚異曰以仁義民信爲主則足食足兵皆國家之至計若以仁義民信爲迂則足食足兵亦富强之嚆矢矣不然吾儒學術豈專欲國貧而兵弱哉必不其然

士君子不可無者氣節却不可認客氣爲氣節士君子不可無者事功却不可認功利爲事功

以功利爲事功則枉尋直尺而無品以客氣爲氣節則憤世凌物而無量

聖學宗旨全在心性二字心性功夫要在品量

二字然則品量可學與曰何不可學余嘗謂一介不苟以學品則品自高萬物皆備以學量則量自大今觀此華嶽削成四方壁立萬仞非品乎俯視寰宇皆在目中非量乎五岳講學于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即此便有餘師又何事遠求我願共顓顓毋負山靈

太華書院會語附錄

門大華陰王之翰之良編輯

太華書院　陽城崔時芳

青柯坪舊爲諸生誦讀之數近名公多聚講於斯而遠邇負笈者日益衆觀者比之白鹿洞故事吾道之明喜在此時先爲署今改題太華書院寔以因爲創云

白鹿昔年洞青柯今日坪地分千里合道會百年明自賦標刀柮因慚製錦榮巨靈應不棄同

結此山盟右一

一識　君王後銅分仙掌初喜翻桑柘影願共芝蘭居奎員鷲山重扈臨覺境虛彈琴覓古調不用舊刑書右二

白髮今猶健公餘定省時饑寒隨有問案牘幸無私恐負民非孝因知道是師登山頻著屐吾欲信吾斯右三

乾坤爲父母胞與忍屯膏未滿一人望卽分五內勞訂頹開大覺克已借鈞陶俯仰天無際寧

稱華嶽高右四

太華初盟

蒲阪張　輝

太華初盟在戊申春暮馮少墟先生偕諸同志聚講於此因盟焉華陰士之知講學寔自此始至已酉冬崔公明府改青柯坪之署爲書院不佞得與其中俚言志喜

太華開靈秘名賢訂約新道明涇與渭人契晉連秦覽勝延風月侵燈問智仁半生疑未破片語悟歸眞右一

真象原無二迷來却有因與空眼底幻印染世
間塵形在神斯在名淪器亦淪域中圖五嶽千
古講難眞右二

挿漢三峰峻登高不畏身如何逢坦易遽爾謾
逡巡一簣莫由已半肩亦讓人舟求力自足離
我乃尋眞右三

不動山爲體磨青萬古春氣蒸新靄靉雨霽舊
嶙峋今古無窮態乾坤不了身青柯擬白鹿盟
結此山眞右四

遊太華會講灞靈樓　長安劉養性

馮仲好偕同志縉紳及諸俊秀士舉會于
華下灞靈樓古未有也不佞竊幸執鞭而
時蒲張去浮先生主華陰師席先生雅任
斯道亦帥群弟子來會蓋數日不佞惟三
峰朗月迷途都照比成小詠諗諸君子會
仲好書先生卷因續貂左方

特削芙蓉柱太虛天留勝地故僊居一時冠劒
文非喪千載荆榛道合除野性從來同木石靜

觀何處不鳶魚雲開忽見三峰出徙倚闌干月
上初

宿莎蘿坪雨霽　時郡邑諸生於青柯坪候仲舜講學

當面三峰入望真鬱然蒼翠正嶙峋山靈似識
吾儕意為洗塵埃萬古新

登太虛閣望絕頂

結構馮虛色色幽三峰圖畫一亭收藤蘿屈曲
穿巖上泉澗清泠遠地流石鬲茶烟浮細細松
林鳥語美悠悠蓮花咫尺如相面可許攀筇到
上頭

青柯坪聽華州李生季成彈琴作漁樵歌

山頭雲淨山雨晴松風颼颼飛泉鳴何處遽鍾
發幽響一尊邀我李長庚風韻泉流兩不惡況
有七絃太古之希聲初聞如在烟水間欵乃緑
簑明月灣再聽忽轉翠微半丁丁萬丈之巖劉郎馮几聽嚴大拍手自昔塵想亦何有華山
遊人知多少誰者探奇得此否吁嗟乎函關戴

烝虛也無高尋白帝欲何如孔門樂事須音徒春風到處皆舞雩

書孟直詩後

華嶽之會足稱一時之盛余悵不足爲諸君子役所幸有孟直諸什則今日之遊可托不朽矣昔朱元晦與陸子靜遊白鹿洞泛舟樂同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余於今日亦云余兒康年侍行得此詩敬書以傳余爲跋其後馮從吾仲好甫書

遊華麓紀事　西安周傳誦

余未遊畢郤前同年馮仲好侍御約以暮春遊華嶽及歸自畢原則仲好病謝客將謂此行或不果越數日勿藥卜初十日丁酉啓行先是同志聞之無不勃勃有扶笻之興屆期與偕者劉孟直二守楊工載進士仲好與余四人耳三人各肩小輿孟直獨策款段駕巾車相期遲之滻澨余晨興倏裝攜童僕裹糧出長樂門有士友數人具榼酒郊關外壯其行酒數巡別去至滻

澣則孟冝工載已先至矣久之仲好至長君康年隨侍逐聯輿東涉滻灞宿斜口夕陽在山緑禾被畝相與散步村中已明月掛山頭晴空一色坐談旅舍茅簷下眞與野老爭席矣漏下一鼓餘始寢戊戌辰發行十里至臨潼仲好具飯于城隍廟道士所飯畢行四十里至泠口一作零水名仲好具午飯又行四十里至渭南宿西郭旅邸中月明如晝乃闐闐紛沓不比村落闃寂孟冝工載寓稍遠仲好雖同寓以體癯新愈先就

枕余挑燈獨坐忽憶邑人秦汝睦憲副在此安得促膝一譚作懷汝睦一絕已亥行二十里至赤水邀諸君子同飯道遇一病狂者寧爭號呼街衢中行人避易見吾輩過長跪道左叩頭致敬良久方起因嘆此便是幾希尚存世之病心者獨此人乎我飯已行三十里至華州方議從城外直抵敷水鎮留一僕往邀宜化汝刺史暨弟叔尚文學皆夙期同遊者乃化汝知吾輩且至使人要於路遂入城過冦萊公祠拜謁瞻佇

者乂之仲好戲謂余此非與子先後守天雄者耶則余汗下幾無能自存嗟嗟庸碌浮沉望桑梓前脩愧死矣同詣化汝具飯留宿舍南園亭主人既別去仲好就寢余與孟直工載三人劇談亭中花香月影竹韻松風令人忘倦幾欲呼酒對主人念深夜中止遂成宿宜氏昆季園亭一律庚子留不得發早飯後邀遊城南姬氏園園中竹木陰森牡丹數百株爛焉奪目化汝以酒至列坐花間脩爵無算偶有舉孔子志學從心語者仲好剖析精義疊疊不倦余謂聖人一生學問只在矩上用力當其志學即是欲此矩立不惑知命耳順即是不踰此矩但從心所欲而不踰直到七十之年吾輩為學先須認取矩在庶可終身依據從心地位俟之可也聞者或以為然已入城叔尚具饌邀坐適族子繽棠歸自襄垣縣署聞余駐此來見遂得隅坐飲罰別去仍宿園亭月下坐談移時各寢辛丑早飯化汝所有同年馮元鼐刺史暨李生華實化汝弟

謙姪元賓相繼投刺來訪往來畢日已近午因拉化汝叔尚同行下晝至敷水鎮化汝仍具飯飯畢朝邑王惟大二守走使來迎謂原期雲臺觀四方香火輻輳湫隘囂塵約至華嶽廟會集薄暮抵廟惟大已治具作東道主人矣初議次早即可登嶽或謂明日既望四方登嶽者甚衆喧雜難往仲好議少留會友人講學于此遂宿焉此出野服微行不欲涸有司乃華陰令嘉定朱君官聞之夜遣吏致館穀次日壬寅執刺來顧既別遣役具遊嶽夫馬辭不受晚復具席於瀕靈樓上誼惓惓厚也然非余初心矣是日來訪者又有學諭蒲坂張君煇司訓延川段君懷誠孝廉楊君應震學諭理學名士午後會講於嶽廟官署中邑諸生與者數十人私謂今日華麓何殊白鹿鵝湖甚盛事也講畢赴朱令筵令以雩禱托宜化汝代主席晚王惟大又治具寓邸坐次講學譚秘甚適成宿嶽廟四絕時余肘後携華嶽志一卷輿中披數過是夜就寢憶十二

年前侍先大夫遊此不覺泣下成重遊華山一律然登臨之興未已也明日癸卯會講友益衆得家報有伯母病甚劇時年踰八十餘余恐有他辭欲先歸諸君子固留甲辰復會講於灝靈樓上觀三峰出沒雲間奇甚談笑盡歡乙巳諸君登嶽余轅遂西王惟大亦以事歸朝邑灞行晤朝邑趙進士天宿邂逅別去楊孝廉復具飯飯余兩人不偕登嶽者是夜仍宿華州宜刺史園歌枕瞿然猶作華嶽之夢遂成懷同遊諸君

子及再過宜大夫園亭兩律丙午宿泠口丁未抵家則伯母氏伏枕俟余見余至甚喜越壬子仲好諸君子始歸自青柯坪途中阻雨故耳此遊也相謀甚久同謀者甚衆而後克行行者僅四人而余又不克終盖遊之難也豈塵襟凡骨山靈拒之不假數日之緣耶然勝友良辰聯牀握手義重聚樂虛往實歸前後浹旬日亦無負此遊矣乃私次第其事以志友人見之誚曰自昔為嶽遊者多矣子中道而止鮮克有終足未

躡華嶽之半目不窮峻極之形而紀嶽遊不亦悉乎余曰唯唯否否吾子獨不聞歐陽子之言乎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而已雖然猶知有山水也今目之遊大集群英精談名理作華嶽一段嘉話又有不在乎山水者矣必於登矣必於不登若必歷三峰之勝摩巨靈掌洗玉女盆挹金天露採玉井十丈蓮自昔爲嶽遊者多矣紀不啻詳余即登亦可無紀

重遊華山有感 併引

萬曆戊申春服旣成同劉孟直郡守楊工載進士馮仲好侍御遊華嶽過華下邀州人宜化汝剌史宜叔尚文學同行至則朝邑王惟大郡守蒲坂張去浮學諭延川段脩甫司訓偕群英咸集講學論道樂而忘倦今日華麓直可追鷲湖白鹿洞故事寧獨躋攀稱勝覽我山靈有知自當生色因憶往歲丙申侍先大夫遊此忽一紀矣嗟嗟安得復着斑衣扶杖履重覩此佳會也

觸境興思風木增感援筆紀事情見乎辭

幾年不出華陰道此日重來華嶽遊爲問眞源尋白帝非關函谷度青牛五千仞聳星初聚百二天開氣欲浮惟有當時觴咏處西風牢落不堪愁

宿華嶽廟同馮侍御諸君子會講時方旱禱萍蹤南北愧當年負却名山幾度緣縱得靈宮一夜宿恍如身抱白雲眠　其一

蓬窓睡起鬢鬆髮向曉看山山更藍何計盡封肥遯穴祈靈直叩黑龍潭　其二

金天露淨蓮花發白帝宮深古木疎怪底坐來添爽氣山流蒼翠到庭除　其三

良朋聚首誼千秋滿座高談四壁幽覽勝漫勞誇華嶽此行何異寶山遊　其四

遊嶽先歸道中懷宿青柯坪諸君子

杖藜攀陟喜相從咫尺烟霞路幾重身染白雲歸滿袖山迴紫氣擁三峰離當勝地情偏切味入村醪幸轉濃遥想同遊陶謝手新詩何處勒

高蹤

跋周淑遠詩

古今名公遊華嶽者代不乏人未有徵會講學如今日者亦人不乏詠未有永言孝思如淑遠氏者昔陸象山與朱晦翁講義利章於鹿洞聞者流涕今讀此詩而有不流涕者非夫也余頃與同遊諸君子講惓惓於孝弟二字甚於千古聖學頗足自信益淑遠倡之矣年弟馮從吾仲好跋

壬子春月馮仲好直指赴新闢太華書院講座余病未偕詩以送之

長安劉養性

新闢榛荒向白雲指迷不厭此重勤振衣千仞應無古倡道三峰始自君源濬玉泉回聖脉印提仙掌領人群却羞蝴蝶追隨意未及關門一字聞

青柯坪聽講

西蜀胡如楠

講堂初起集鴻儒幸有賢哉二大夫谷口清風

山際月分明引我出迷塗

馮恭定先生全書卷十一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池陽語錄序

先生頴悟夙成治舉子業時每試輒雋所搆制藝出閨內外靡不人懽傳然先生已注意理學迨子丑聯捷歷玉堂烏府彌錚錚有聲而向道之志彌堅今觀代狩齊魯與弟子員講論足稱洙泗家法再入中台忠義激奮上可薄雲霄

而嚴可凜氷霜識者謂浩氣磅礴亦其言責宜爾比掛冠歸則恂恂大雅似不能言而理學益邃從遊者日益衆一時縉紳學士多執經問難而農商工賈亦環視竊聽有非寶慶禪寺所能容者當道遂為闢今開中書院以聚生儒講肄即白鹿鵞湖未之或過是時教澤洋溢風韻四訖梅私淑自艾猶以不親出大賢之門是懼叨署原庠獲侍皐比間嘗譚視而密察之見夫屋漏衾影大庭動履無一不與今日諄諄學約合

又無一不與昔日侃侃封事合夫講矣而不行爲世所詬行矣而不盡符所講亦未厭世所望先生惟身有之故不覺言之親切而有味且其一段盛養光輝儼然太和元氣又不止泰山巖巖而已我關中自橫渠氏以来幾數百載以迄明興教化翔洽遠出前代黄河源自天上太華高挿雲端風氣淳鬱真儒崛起其嗣續西銘遡源周孔以翊

國朝崇儒重道之化此實天數非獨人事爾也

辛亥冬先生遊池陽其間聞風興起追隨步趨者坊里幾空梅復蘧侍于清河南北禪寺更覺聞所未聞方謀錄先生語壽梓而張生有德房生建極党生還醇輩已先之矣先生語錄共若干卷池陽特其一斑耳然從遊我輩講學以析理事功節義文章道德以標格主敬以沿宗旨成終以究歸宿則一斑也而全豹已該先生實大聲宏

今上乙道勵精在廷大臣廣從人望採諸節鉞

直指乂近奏議交章累牘力為推轂則先生指日還朝自是語錄轉為經濟堯舜君民千載一時俄頃間耳乃其作人至意循勤勤懇懇不輟今觀錄中命定二絕超然物外真是疏水浮雲氣象至以難逃徒惹四字直砭末世利名膏肓則先生之有功世教娩美前賢茲可得其大槩云嘗憶王文成以武功牛耳斯文先生以直諫主盟吾道功力庶幾相當而揆厥所自文成一代才人先生尤三秦豪傑起家亦畧相彷昔孟

氏以空言存什一于千百昌黎氏謂其功不在禹下夫禹與孟氏主臣異地然惟其功不惟其地也則夫文成之與先生正先後相望而並為明儒宗條列纚纚尤萬世而下薄海內外誦法孔氏者之指南也詎區區訓一池陽士而已哉是為序

萬曆四十年歲次壬子春二月三原縣儒學署教諭門人城固韓梅頓首謹

池陽語錄卷上

河北西寺講語

萬曆辛亥孟冬廿一日先生至池陽謁王端毅公王康僖公馬谿田先生張玉坡先生溫一齋先生祠墓門人數十人從之是日天氣晴明冬日可愛兩兩三三煦有春風舞雩之意詠歌歸來門人韓學愽及諸生百有餘人候講于寺先生曰吾關中如王端毅之事功楊斛山之節義呂涇野之理學李空同之文章

足稱國朝閣中四絕然事功節義係于所遇
文章係乎天資三者俱不可必所可必者惟
理學耳吾輩惟從事于理學則事功節義文
章隨其所遇當自有可觀處不必逐件去學
而後謂之學四先生也

先生曰事功如端毅節義如斛山真為國朝第
一然學端毅者不當學事功學斛山者不當
學節義何也假如端毅當日上疏後即觸怒
逮獄遭譴被擒如斛山則端毅當以節義名
不得以事功名矣如斛山當日上疏後蒙温
旨嘉納陟華躋膴則斛山又當以事功名不
得以節義名矣可見吾輩只當就二公同道
二公易地皆然處學不當在事功節義上學
但不知二公同道處何在易地皆然處何在
願共思之毋草草看過

問理學與舉業同異先生曰以舉業體驗于躬
行便是真理學以理學發揮于文辭便是好
舉業原是一事說不得同異又曰今之務舉

業者多在文字上求好不在心術上求好不知七篇者有形之舉業固要好一念者無形之舉業尤要好不然心術一念少差則終身事業可知又何論功名哉

問明年科年屈指試期止有數月欲務舉業恐妨理學欲務理學恐妨舉業奈何先生曰理學使妨于舉業則理學亦異端談玄說空之學非吾儒進德脩業之學矣理學原不離舉業如明年科年諸君中有自家應舉者有子弟應舉者時日已迫工夫不多父兄固當督責乎子弟自家亦當督責乎自家勿事優游玩愒月日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收心靜養簡事寡交將一切聲色貨利屏之絕之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看書作文時務要潛心體驗就在此處發揮道理使一一可見諸行事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絕奔競營為之念下忘食忘寢之功衆皆馳逐我獨恬澹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其得禽也念縣官之寵遇何

為而布素不改其階計也念千里之跋涉又何為而株守彌堅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從此得第則仕途一味奉公而不敢萌榮身肥家之念及至懸車則林下一味談道而不敢忘耕田鑿井之恩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樹標一代流芳千古皆決于今日之一念毋以今日舉業為妨功而廢業也竊願諸君從此打起精神發起志願斷斷然欲以為賢而為聖不專專欲以為鮮而為魁則豈惟自家不負科名即父兄亦永錫之光不惟父兄永錫之光即百二山河亦與有榮施矣倘見不及此第曰時日已迫工夫不多方且舉業不暇奚暇理學無論今日所讀何書所作何文日用飲食鮮能知味即使口耳記誦幸博巍科則功名到手心意滿足倘萬一謙虛者化而為驕傲謹守者變而為縱恣彼時自家固不能把持乎自家父兄又豈能約束乎子弟臨渴掘井臨淵羨魚方曰如何做人不亦晚乎

為今之計莫若就在今日勘破將來一着養成終身根本不出舉業直躋聖域豈非一舉兩得之道哉若外舉業言學是異端談佐說空之學非吾儒進德修業之學也不知諸君以為何如

問在止于至善先生曰聖賢學問只在心性用功性者心之生理人性原來皆善至善者性體也止于至善則當下直合性體矣五霸不知性體至善故假仁義二氏不知性體至善故絶仁棄義告子不知性體至善故有杞柳湍水之議若知性體至善學問止于至善則五霸自不消去假二氏自不能絶棄告子紛紛之議亦自悟其非矣此曾子之學獨得孔氏之宗而萬世學者之所不能違也

問知止止字是死煞字否先生曰論語止吾止字是死煞字此止字是活字孔子十五便知止于從心所欲不踰矩所以終身學問都有着落一知止則胸中便有主張便有無窮

妙趣當下便活潑潑地定靜安慮正是知止
妙處非如槁木死灰置一物于此而後曰止
也聖人正恐人誤認止字為死煞故以定靜
安慮形容得止之妙

問中庸大旨先生曰中庸一書如一篇論天命
章是冒頭仲尼曰君子中庸是主意中間引
舜顏武周反覆發揮君子中庸一句尚網章
是大結首章自天說到人以本體為功夫順
言之也末章自人說到天以功夫合本體逆

言之也故曰易逆數也知易則知中庸矣畫前
元有易刪後豈無詩知畫前之易則知天命
之性

先生曰只中庸其至矣乎一句費聖人多少心
堯舜授受大事也止說一箇中字孔子又恐
人着得中字太高遠故不得已加一庸字若
曰中者庸也既補出一箇庸字又恐人看得
太淺近又贊之曰其至矣乎可見這箇中字
非高非遠非卑非近真愚夫愚婦可與知能

而天地聖人所不能盡也子思一本中庸只是發揮此一句意

先生曰大學至治國平天下中庸至贊化育參天地皆是言學術不是言事功事功乃學術中之作用非與學術對言也後世迂視講學而專講事功此所以併事功亦不及古人可惜可惜

問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與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意同否先生曰中行者資學兼到者也狂狷者具美資而可進于中行者也狂狷一加學問便是中行矣正與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思君子思善人又思有恒語意同思有恒正所以思聖人思狂狷正所以思中行也豈專為狂狷有恒而已哉奈何夫子思狂而天下遂有偽狂夫子思狷而天下遂有偽狷夫子思中行而天下遂有偽中行如古之狂也肆肆是真狂今之狂也蕩蕩便是偽狂古之矜也廉廉是

真猶今之矜也忿戾便是偽猶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之聖人是真中行若鄉原便是偽中行此夫子所以致慨于三疾而深惡乎鄉原也

問理障之說先生曰不然謂之曰理自是無障謂之曰障還不是理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或者以此為理障不知此正察理不精之障也豈理之障哉如人目中理上容不得砂石屑理上亦容不得金玉屑以理之所不能容者而強容之此正悖理不通之障也豈理之障哉或者又曰今有人于此病中縱欲固是欲障病中讀書亦是理障先生曰且問病中理上該讀書否曰理上不該讀先生曰既是理上不該讀却要讀此亦悖理不通之障也豈理之障哉以悖理之障而反坐于理則冤理甚矣或者為之快然

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章大意先生曰聖人胸中如太虛然一無所有而亦無所不有鄙夫

未問之前安得無故起念此正所謂未發之中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及鄙夫一問于我則因彼之問遂發動起我之知安得不竭兩端兩端既竭矣聖心尚有知乎哉依舊是無知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之無知正聖人之所以有知也若人未問則自誇其知既欲已之勝乎人及人既問則自秘其知又恐人之同乎已使驕且吝胸中不知有多少機械此世人之有知正世人之所以無知也

先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鄙夫未問知從何起兩端既竭知從何留如諸生考試當題未出時安得無故下筆故曰無知及題既出因他題目才發動起我的文思故曰叩及文既完尚還有一句一意不盡發于文內否故曰竭及交卷後胸中依舊是題未下時光景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先生曰吾儒之無知無知而有兩端佛氏之無

知知無而兩端亦無洪鍾無聲由叩乃有聲雖由叩乃有聲不知當未叩時雖無聲而實有聲聲之理惟無聲而實有聲聲之理所以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若無聲而併無聲聲之理是廢鍾也未叩時若與洪鍾同既叩後便與洪鍾異雖既叩後與洪鍾異其實原是未叩時與洪鍾不同知未叩時之不同則知佛氏之言性與吾儒之言性佛氏之無知與吾儒之無知毫釐而千里也

先生曰佛氏以理為障是空其聲而併空其聲之理一切摠歸于空也所以無感時似與吾儒同一有所感便顛倒錯亂依舊落于世味中而不可救藥此正以理為障之障也理何嘗有障哉若不以理為障則無障矣

先生曰聖人憫人之無知如見孺子將入于井故一當鄙夫之問便有怵惕惻隱之心便不容不竭兩端非納交于鄙夫非要譽于鄙夫非惡其有隱之聲于鄙夫也

先生曰上智聖人與下愚鄙夫同只是中人多了些知識所以過于下愚者在此所以不及上智者亦在此何也當無感時無論上智下愚中人都是一樣無知只是一有所感人一問及下愚則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問一答一問二答二何嘗不竭兩端何嘗添自家一些知識在內上智亦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問一答一問二答二亦何嘗不竭兩端亦何嘗添一些知識在內只是中人多

不然或以知為不知或以不知為知或問一答二或問二答一便不肯竭兩端便自家添許多知識在內世道人心之壞全壞于此等人此聖人所以自任以無知也為中人若能親師取友講明正學刊落機知復還本真造到與下愚一般境界便是到上智聖人境界

先生曰陽明先生云箇箇人心有仲尼則箇箇人心有良知惟聖人能致良知所以鄙夫一問便竭兩端不然則茫然無以置對又不然

則記誦之學易窮何以能竭兩端我無知而能竭兩端此正聖人之所以致良知聖人之所以為無知也

問人生所遇不齊多不免動心柰何先生曰人心本自如太虛一切窮通得喪是非毀譽真如寒暑風雨原與太虛本體無與毋之存一徇世心不是高之存一憤世心尤不是只平心易氣應之便合太虛之體隨其所遇便都是瀟洒快樂境界先生又曰請問人生所遇不齊不知動心後能齊否曰不能先生曰既不能可見還多了箇動心到不如只平心易氣應之自家還討箇受用自在

問先天後天之說先生曰人須要認得天字明白然後可言先後此處最要活看假如以起念為天則未起念時為先天既起念後便屬後天如不睹不聞是先天至慎獨便是後天繼此而發為事業則慎獨又是先天事業又屬後天矣摠之天字指當下言凡事有天凡

事有先天後天最當活看如以伏羲之畫為天則未畫為先天既畫即為後天如以文王之卦詞為天則伏羲之畫為先天而文王既演之後即為後天如以周公之爻為天則伏羲文王皆為先天而周公作爻之後即為後天先後字不可執一看

問和同之辨先生曰和同外面一樣若虞廷都俞喜起之盛無一毫乖戾異議恰似同不知此和也非同也若後世安石秦檜之流當時附和者不少恰似和不知此皆私相迎合以取官爵耳此同也非和也和同外面一樣只是君子小人心上不同講和而不同處不可用吁咈敵替字若用此則外面顯然不同矣

又何消辨和而不同同而不和

先生至弘道書院謁三先生祠畢一客曰端毅公父子當日極一時之盛今後人可謂否乎

之極先生曰以端毅公父子如此勛業今否之極正泰之漸也如禹稷契同時奏功宜同

時享報却不盡然禹以其身有天下報之最早享國却只四百年契之後若湯雖遲四百餘年始有天下而享國則六百年穆之後若武王直遲千有餘年中間去邠遷岐為狄人所苦及文王羑里之戹一身一家且不可保自當日觀之似天不可問不知享國却八百年天地間乘除加減道理原來如此

三先生祠內先生問其後人曰聞康僖公七歲能詩果否其後人述屋隙詩風來梁上響月到枕邊明一聯先生曰此不愧屋漏意

先生曰康僖公生長世家少年登第自筮仕至宦成通無坎坷中間止因得罪劉瑾罰粟三百石輸邊受許多苦楚至今尚論者以此為康僖公第一美事可見學者不當以戹困為不幸

問諸生中多有貧困不得讀書者奈何先生曰顏子在陋巷中能博文約禮甚酌四代禮樂貧困曷嘗悞了顏子讀書余亦嘗屢空因讀

陋巷章作二絶以自寬云命定難逃陋巷貧機關徒惹鬼神嗔不如打疊心源淨做箇羲皇以上人命定難逃陋巷貧奔忙徒惹世人嗔不如閉戶焚香坐做箇乾坤無事人人若知難逃徒惹四字不惟高明者能自守即庸愚者亦見無益而自止矣

先生曰貧如曳齊千古稱聖貧如顏淵千古稱賢貧曷嘗貧人哉只恐人負貧耳

先生曰人貧而我憐之周之則可我貧而望人憐之周之則不可

先生曰賈誼上書痛哭流涕欲感動人主使天下太平孔子講學亦是痛哭流涕欲提醒人心使萬世太平聖人用心之苦如此

問徐行後長先生曰皐夔稷契之揖讓只是箇徐行後長操斧温懿之爭篡只是箇疾行先長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先生曰要看一道字天地間原有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又非渺冥實

不外禎祥妖孽蓍龜四體人之善不善一念處此天地間自然實理實事惟至誠能先知之他人實自昧之耳至誠前知是人自異于至誠非至誠異于人也

問儒一也何有真儒醇儒大儒名儒之別先生曰儒一也若立心制行一毫不假雖卓然以聖學自命而中間不無襍于二氏之學此可以言真而不可以言醇如純然吾儒不襍二氏躬行實踐不愧古人而砰砰自守尚隘與人為善之量此可以言醇而不可以言大若闇然潛修而一腔四海退然如不勝衣而一念萬年如舜之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如橫渠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之謂大儒而真醇不待言矣此三者摠謂之名儒吾輩學為儒者也請擇于斯三者

池陽門人張有德　樊由聖　楊我藴
張其賢　房會極　房建極錄

王孝祖　劉應鰲　楊素蘊
殷曰序　劉　昺　李國葵
龐淳化　李道光　王一麟
張騰霄　李昌徹　周綿祚
孔聲振　王念祖　師上德
劉　昇　秦所式　姜三接
王家梧　馬攀龍　張冲奎
魚賜錦　秦之俊　杜為儀
李含真　王一鳳　來　謙

賈天駿　党還醇　秦樂天校

慶善寺講語

先生謁諸公祠墓之明日歸長安門人百有餘人祖于城南慶善寺因設講席如昨先生坐已諸生請曰自昔大儒講學宗旨不一願先生提綱挈領使諸生有所持循先生曰自昔大儒講學宗旨雖多端揔揔之以心性為本體以學問為功夫而學問功夫又揔揔之歸于一

敬君子小人之分只在敬肆之間敬者衆善之根肆者衆惡之門敬者衆福之根肆者衆禍之門敬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肆則父子無親君臣無義夫婦無別長幼無序朋友無信人人敬則天下治人人肆則天下亂堯舜只是箇敬桀紂只是箇肆可不畏哉可不辨哉故曰敬者聖學之要

問敬為聖學之要固矣又云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何也曰初學之士多以安詳恭敬為主多知收斂及至既學之後多自以為有所得便寬一步自謂悟後全無礙不知悟處就是誤處卒之放縱決裂壞人不小是徒知敬以成始而不知敬以成終也不知以文王之聖且緝熙敬止曰緝熙者無已時也故曰純亦不已以孔子之聖縱學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而志學一念必不敢少已若少已便踰矩矣成始成終成終二字尤當玩味

先生曰敬者心之本體如見大賓承大祭此心不覺收斂豈納交要譽惡聲哉一自然而然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耳可見敬者心之本體原如是主敬云者不過以功夫合本體耳非硬將一物强置之胸中曰敬曰敬也

問見大賓能敬承大祭能敬是性體否先生曰是情也非性也是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見賓承祭能敬必有所以能敬者在此天命之性也此天命之性特因見賓承祭而後形非因見賓承祭而始有惟未見大賓而吾心先已有主未承大祭而吾心先已有神此之謂性體此之謂未發之中惟吾心先已有主所以一見大賓便能敬惟吾心先已有神所以一承大祭便能敬此之謂率性此之謂中節之和能敬者情所以能敬者性知其所以能敬而主敬者君子盡性至命之學

問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先生曰且只問禽獸見大賓承大祭能敬否人之所以異于

禽獸者幾希正指此一點能敬之性體耳不然人之目能視禽獸之目亦能視人之耳能聽禽獸之耳亦能聽人之口能飲身能動禽獸之口亦能飲身亦能動人又何異于禽獸哉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余亦曰無恭敬之心非人也昔人有欲打破敬字者有謂目自能視耳自能聽更說甚存誠持敬者蓋未知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只在敬肆之間耳

問晉人以放達為高近世高明者多倣之不知敬處安在先生曰晉人倣此放達氣象若與世相忘與人無競不知如王戎鑽核王衍三窟郗超入幕不知果相忘無競否可見他放縱恣肆處正是機械變詐處故作無心處正是詭秘有心處

先生曰莊子言自得自適是言堯舜以天下勞心以天下為桎梏不過要得人之得適人之適使別人得所而非自得自適也自得自適

與吾儒之說不同只是要自家討便益討受用不管別人死活此莊子之逍遥所以壞心術而得罪于名教也

先生曰今人以敬為偽以肆為真即有好修者見道不明欲敬恐人說偽欲肆于心又不安此所以耽閣一生良為可惜不知恐人說偽只當在敬中求真不當在肆中求真敬中求真是真君子肆中求真是真小人真之一字亦不可不辨也且于心不安處就是真心求為真君子者正當于此處識取

問曾點莫春之樂過此亦能有是樂否曰遇莫春能樂遇秋冬不能樂點與三子何異只有了這箇樂無時無處無不是此物矣譬之善畫者寫出春景固好寫出秋景冬景亦好即如此時天氣雖寒然少長咸集欣然有得就是春風舞雩氣象何必遠求

先生曰學者必有戒慎恐懼之心然後有春風沂水之樂若無此心而徒譚此樂是晉室之

風流非曾點之真樂矣

問君子小人當如何處先生曰論交與當親君子而遠小人論度量當敬君子而容小人論學術當法君子而化小人不化則乏曲成之仁不容則隘一體之量不遠則傷匪人之比先生曰交與一人不可妄講學無人不可容先生曰有經世之學有出位之學有闇修之學有私已之學以出位為經世以私已為闇修此學者大病然有經世之學而無出位之學便是闇修而非以不講為闇修有闇修之學而無私已之學便是經世而非謂講經世之學者盡皆出位好名之人

問好名乃學者大病先生曰然又有不可不辨者君子曰不好名恐雜為善之心小人亦曰不好名恐妨為惡之路又曰君子為善不純只有好名二字小人阻君子為善亦只有好名二字

先生曰好名之心有顯而易見者有隱而難知

者務外之人無論矣至于私已之士躲避是非絕口不敢言自以為我不好名人亦以不好名歸之不知此正是好名之深處何也是與非對譽與毀對喜是喜譽之心固是好名避非之心即喜是之心避毀之心即喜譽之心避毀避非之心獨非好名乎可見喜是喜譽其為好名也易見避毀避非其為好名也難知故學者必拔去好名之根而後可以言學

問為惡無近刑為善無近名先生曰惡原不當為也而曰為惡無近刑只是教人為惡不要已甚耳不戒其為惡而戒其無近刑何也不知其為惡之日即其近刑之日而曰為惡無近刑令人犯不赦之刑而悔之無及者必斯言也是誤天下之小人也善原當為也又何論有名不有名君子為善原不為名而實大聲宏名必隨之是為善之日即近名之日也而曰為善無近名令人避好名之嫌而不敢

為善者必斯言也是誤天下之君子也范忠宣曰若避好名之嫌終無為善之路可謂莊生頂門之針

先生曰君子曰不好名小人曰君子好名若不好名何以名都歸于君子君子無辭以應不得已只得併實亦不敢務恐務實而一時名至無以避好名之嫌耳不知避好名之嫌是亦好名也惟不避好名之嫌而後謂之真不好名

先生曰好名不好名古今聚訟余有一言解之凡說好名的事就都是該做的事若不是該做的事一做便壞了名如何說得好名可見好名之譏正周行之示也豈直不當避而已

或知此則君子有所恃以務實小人無所恃以肆譏矣

問近有以不撿不舍之間有妙存焉解撿舍存亡何如先生曰此特為不撿者居間耳猶居官者曰不清不濁之間有妙存焉有是理乎

為此言者必貪墨自恣者也莊生謂盜驪死利于東陵伯夷死名于首陽蓋曰貪固好利清亦好名臧穀亡羊其失一耳不知使居官者號于人曰貪固好利清亦好名此其人清耶貪耶不問可知矣此莊生所以誤人不淺也

先生曰易曰藏密詩曰潛伏子思曰闇然此正聖學真脉吾儒講學正是講學問要潛要闇要密而鄉原反借此以杜講學之口亦奇甚矣不知講學而不粘帶世味譏評時事便是潛便是闇便是密非以不講為潛為闇為密也

先生曰楊氏無君墨氏無父當日豈料至此只是起于一念學術之差所以併自家亦不知耳可見術不可不慎孟子曰矢人豈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嗚呼君親大倫仁人孝子無所解于其心者也楊墨豈不仁于

吾儒哉亦學術誤之耳世之非學者曰只在行不在講竊恐所行一差關係豈小譬之岐路之中又岐路焉雖欲不問不可得也彼謂不必講者原安心不行第借口非學耳

先生曰學者須要脚根踏得定徹頭徹尾才得有成不然如登九級浮圖一脚履錯直跌到底為山九仞未成一簣豈止不能成山恐平地亦不可得也可畏可畏

問君子貧而已矣章夫意先生曰棘子成意思儘好只是言語過激子貢真得夫子彬彬之意不可說失輕重本末之等當時有文無質賤得以凌貴卑得以凌尊紊名分壞紀綱固不成世界若有質無文則貴無以別于賤尊無以別于卑名分紊紀綱壞亦不成世界矣如周制樹屏反坫舞佾歌雍正所以別上下辨尊卑若因大夫之僭而遂併其佾與雍而去之則大夫固不得以僭乎天子天子又將何以別于大夫故曰虎豹之鞟猶犬羊之

轉其關係世道一樣不可以偏勝有無論也
問文質彬彬先生曰彬彬最要體認蓋文質不
是對立的亦不是六分四分低昂的譬之一
木質也斲而為器則文矣器質也加以彩飾
則文矣文質豈二物哉第雕斲彩飾不可太
過使文勝質耳是知無方之愛敬皆從孩提
知愛一念生來知此可以論文質矣
問道可道非常道何如先生曰吾儒所謂道正
指其可道者而道之也老氏云道可道非常

道則是以道不可道者為常道矣有是理乎
可言者是常言可行者是常行今曰道可道
非常道則是言可言非常言行可行非常行
而以言不可言者為常言以行不可行者為
常行矣背理不通莫此為甚
問有為漢儒躬行宋儒空談之說者其殊不然
不知先生何如先生曰漢儒中誠有躬行者
而槩謂漢儒躬行則不可無論其他失節敗
行即如馬融之列女樂桓榮之誇稽古不知

可言躬行否宋儒如周程張朱即在孔門亦當列德行之科其他如司馬君實邵堯夫尹彥明劉元城諸儒其躬行實踐豈在冉閔之下漢書宋史明白易見而猶敢為此言是佈胄江陵之餘唾不可不察也雖然亦非真尊漢儒也特因漢儒不講學故借以非宋儒耳使漢儒而亦講學也恐亦不免以非宋儒者非之矣

先生曰漢儒有傳經之功但當論其功而不當論其行宋儒有明道之功固當重其功而尤當重其人

問行義以達其道先生曰行義達道不是行義時能建炎大功業便謂之達道便謂之有用實學便謂之真儒不能建炎大功業便謂之不能達道便謂之處士純盜虛聲便謂之偽儒如此將道字却看做事功了人安得不詭遇以圖功業如此是行義以達其功非行義以達其道也且如詭遇而能獲禽則功業雖

建而人品已失如詭遇而又不能獲禽則人品先失而功業又不能建豈不惜哉行義達道只是要不枉其道不專在功業大小間論也三代而後此道不明久矣夫子安得不有聞語未見人之嘆

問求志者求何志達道者達何道先生曰求志者求此天地萬物一體之志達道者達此天地萬物一體之道若不求此志即倖成一匡九合之功亦枉道也豈得謂之達道哉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倘責任不在得無于一體之心有礙乎先生曰不然有此一體之心時乎大行雖披纓而于此心無所加時乎窮居雖閉戶而于此心無所損非謂一緊披纓而後謂之一體也雖閉戶之時而披纓之心未嘗不在只是責任不在我不得不閉戶耳非謂一閉戶而遂于一體之心有礙也禹稷顏回同道正同此一體之心同此猶已之心只是禹稷有責任說得由已顏子無責

任說不得由已惟猶已之心同所以能易地皆然猶已之心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也

先生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只在心上論不在責任上論責任所在無論山林不得侵廟堂之權即廟堂之上錢穀亦不得侵甲兵之權一體之心雖同而所居之位不一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此之謂君子而時中此之謂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學

先生曰天下事各有職分一毫越俎不得只是講學一事無論窮達人人都是當講的人人都是有分的却說不得越俎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先生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今人一膜之外便分彼此即父母兄弟間尚且不能一體又何論天地萬物我程子天地萬物一體之說蓋恫乎有餘悲也

或有疑程子一體之說為馳騖者先生曰子請勿疑學者儘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尚恐不能

以父母兄弟為一體若疑其馳驚而不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一膜之外便分彼此其痿痺不仁之病殆有不可言者矣程子一體之說乃對症之良藥彼馳驚之疑是亦痿痺不仁之病將發而不自覺者也請速以程子之良藥藥之

先生曰張子西銘正是解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句開口說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何等痛快學者果能知乾坤原是我的父母自然知萬物原是我的同胞雖欲痛癢不相關不可得也

先生池陽之講不惟士人興起即里巷小民咸擁輿聚觀候門竊聽欲得一二語終身誦之

先生因出所刻做箇好人心正身安魂夢穩行然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舊對一聯示之于是衆共朗念歡然稽首而去

先生瀕行諸門人餞于郊洗腆酌先生先生曰因此酒觸起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

不合者仰而思之聖聖相承道同心一那有不合有德曰或時勢不同先生曰只頭一句禹惡旨酒先不合禹曰惡旨酒周公曰我有旨酒周公豈不知惡當時也費了多少思量如禹之絶亦不難只是燕賓奉祭又不可少斟酌再三才悟得這箇道理原是活的所以三百篇中一則曰旨酒再則曰旨酒而俱繫以燕樂嘉賓可見除了賓祭都是當惡而絶之的雖然燕賓固不可少又恐賓主借此況

湎而不知惡所以賓筵章又極言其醉狀而深戒之曰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可見這箇旨酒雖賓燕不可少亦不可縱此又周公善用其惡而深合大禹之心者也只此一事不知費了多少思量故曰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又何況四事執柱曰禹惡旨酒實未嘗絶先生曰絶尚不能制不絶必至濫觴賓筵之詩吾輩不可不書一通以銘之座右

池陽門人趙之璞　王家柱　郝鍾秀

劉汝理　孫元標　党還醇錄
任紹祖　秦世英　李永沛
馬見龍　王延陞　馬如龍
張恢　樊吉徵　胡封
杜鶴齡　楊汝棟　李生春
李三汲　馬化龍　傅鳳翼
李允懋　張企程　張天嘉
党朝相　党蘭　吳邦憲
党芳　石垂鑑　楊日升

馬一元　王宰　石垂箴
王　柱　劉禹龍　王麟徵
王右文　石閈玉　梁文明校

馮少墟集卷十二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關中書院語錄

綱常倫理要盡道天地萬物要一體仕止久速要當可喜怒哀樂要中節辭受取與要不苟視聽言動要合禮存此謂之道心悖此謂之人心惟精惟一此者也惟一此者也此之謂允執厥中此之謂盡性至命之實學右書允執堂屏

聖賢之學總只在此心故虞廷人心道心之說乃千古聖學之原而解者多謂道心非人不麗而人心非道不宰不必屏去人心而別覓道心也舉吾之人心一禀于道即云道矣余向來亦為此說所誤不知人心道心不容並立如綱常倫理能盡道便是道心不能盡道便是人心喜怒哀樂能中節便是道心不能中節便是人心視聽言動能合禮便是道心不能合禮便是人心極容易辨非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為人心而以中節合禮為道心也舉吾之人心一禀于道即云道是舉吾之喜怒哀樂一禀于節舉吾之視聽言動一禀于禮即云道是明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為人心而以中節合禮為道心矣以中節合禮為道心不差而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為人心不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可以屏而去之乎以必不能屏而去之者為人心是明白左袒人心回護人心也人心屏而去之猶恐

不盡而以必不可去者當之何悞乎人心日
熾道心日微令人猖狂而無忌也哉若以視
聽言動爲人心則亦可以綱常倫理辭受取
與仕止久速爲人心矣可乎類而推之如好
問好察是道心不好問好察便是人心隱惡
揚善是道心不隱惡揚善便是人心執兩端
而用中是道心不執兩端而用中便是人心
益爲明白若以視聽言動爲人心是以問察
善惡兩端皆爲人心也愈無此理矣

吾儒曰不逾聲色不殖貨利此聲色就不好一
邊聲色說非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
之聲色也而或者宗異端不即不離之旨倡
爲不離聲色不溺聲色不絕貨利不染貨利
之說夫不離不絕人所易見自已已諱不去
所以不得已只得說箇不溺不染不知既不
離不絕矣又烏知其溺不溺染不染哉且如
理所不當離的惟恐其不即理所當離的只
不離便不是又何論不即不即不離明白爲

當離而不離者諱而人多不及察何也

使人有兩箇心一箇是人心一箇是道心有何難精惟其只是一箇心所以難于辨別難于分析所以異說得易于誤人所以學者多易為異說所誤這等去處關繫不小此精一執中堯舜所以開萬世道學之原也

學之一字朔自說命而孔子揭之為萬世鵠講學者講其綱常倫理如何能盡道仕止久速如何能當可能盡道能當可得處在何處不能盡道不能當可失處在何處這等去處不容不講講的明白痛快心上默默有透悟處默默有自得處然後能一一盡道一一當可盡道當可非可以襲取而卒辦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者學此者也習者習此者也說者說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我能盡道我能當可我心自說何論人之知不知又何慍此君子之學非孔子吾誰與歸

有朋自遠方來不是樂其人知若因其人知而

樂便因其人不知而不樂矣安得不慍其何以爲說其何以爲君子朋來而樂者樂其綱常倫理大家俱能盡道樂其視聽言動大家俱能合禮樂吾道之得人樂斯文之有托非專爲人知我而樂著在自家一人身上論也道心爲善爲君子人心爲惡爲小人左袒人心者又倡爲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之說如周程張朱說他不好不得心欲退之而無其詞曰此有善之善如操莽溫懿說他好不得心欲進之而無其詞曰此無善之善主意愈奇立論愈玅關繫愈不小此人心道心辨之不容不嚴也

人心道心本自判然而或又借孟子仁人心也之說以證人心之即道此其說愈精而其左袒人心愈甚不知虞廷之所謂人心人字對道字言是不好字眼如公私天人理欲之類孟子之所謂人心人字不對道字言是渾淪字眼猶云仁即我之心云耳虞廷之所謂道

心道字對人字言是好字眼孟子之所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道字不對人字言是渾淪字眼猶云世間只有此兩條路云耳聖賢論學下字眼各有不同安得借孟子仁人心也之說而證人心之即道也

公私天人理欲之類分別人心道心極明白故程子謂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天理人欲四字乃程子破天荒語眞得洙泗正脉唐虞眞傳而或者一則曰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二則曰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令人滅天理而縱人欲關繫豈小

程子天理人欲分論既不是不知虞廷人心道心之分論是否

或曰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爲人欲道心爲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云云夫以人心爲人欲以道心爲天理說得極是而以爲不是何也既曰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自當云心一也自人欲而言則曰人心惟危自天理而言則曰道心惟微何等明妥而必于闢天理人欲之說何也惟危惟微都就本體說惟精惟一才就功夫說今以罔念作狂克念作聖解惟危何也異學誤人雖賢者不免如此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自禮記有此言而後人襲之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若是則動亦是靜亦是豈有天理人欲之分若不是則靜亦不是豈有動靜之間哉其說如此余以爲若是則便是

天理若不是則便是人欲如何以分論為有病彼以是不是闢天理人欲之論余即以是不是破天理人欲之關

心之精神是謂聖出孔叢子而不載于論語此後人假借之言非孔子告子思語此句却有病不知心之精神是謂聖果道心之精神耶抑人心之精神耶如果道心之精神也則心之精神誠是聖如是人心之精神也則心之精神是謂狂豈得槩言聖哉蓋精神二字在好處固說得在不好處亦說得在吾儒固說得在二氏亦說得豈可不辨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以理義言心才是道心不以理義言心便是人心必曰心之理義是謂聖方為無弊耳如佐之又佐衆妙之門都是混帳兩可模稜話在人心道心上都說得必如易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始無弊

問虞廷說人心道心而上蔡謂心本一支離而

去者乃意爾何也曰心本一自念起而後有人與道之分故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上蔡之言從大學來蓋心爲意之主宰意爲心之發動本只是一箇心只因一念發動處遂名爲意耳上蔡之所謂心與大學之所謂心對意而言也虞廷之所謂心兼意而言雖不言意而意與知自在其中也大學因虞廷言人心道心恐人無處覓心故說出箇意字見此心一念發動才有人與道之異不然一念未起鬼神莫知從何分辨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正欲人在此心一念發動處分辨人心道心即下精一之功耳惟精者精察人與道之分不使之支離而去也惟一者心本一而一之乎道不至于支離而去也上蔡與大學之言正是人心道心惟精惟一的註解解得何等痛快

問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張子云大其心以體天下之物程子又謂心有主則實無主則

虛何也曰不當在大小虛實上論只當分別人心道心如是道心則小也是大也是有主也是無主也是如是人心則小也不是大也不是有主也不是無主也不是詩與程張之言皆是在道心一邊說所以無所不可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便是人心一知便是道心一知則日用的便是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飲食只是一箇飲食人心道心之分只在知味不知味耳綱常倫理視聽言動耶或稱為聖或流為狂只在一念操舍存亡飲食知味立躋虞唐勉旃同志慎此毫芒

世之點檢于綱常倫理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者固多點檢于形跡而不知求之于此心求心者又多求之于虛無寂滅而不知求之于綱

常倫理喜怒哀樂視聽言動之際此心學所以愈晦若反觀內照以心爲主直從念頭初起處提醒此心精之一之綱常倫理一一要盡道喜怒哀樂一一要中節視聽言動一一要合禮時時察識時時體認造到心體澄澈本原得力處則隨其所遇不必一一推勘而綱常倫理自然盡道喜怒哀樂自然中節視聽言動自然合禮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論成功非論用功也余所

云云是論用功非論成功也孔子十五志學不惟志不踰矩即志此從心所欲不踰矩第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能徑造故孜孜一生惟知有此志此學縱學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而志學一念猶然十五之心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孔子之心學所以上接虞廷之傳也若心之不存而望視聽言動之檢固無是理若視聽言動之不檢而曰我能存心亦豈有是理哉言心而不言矩言成功而不

言用功此心學所以愈晦而成功所以終不可幾也

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學者只當在維其有之上用功不當在是以似之上用功

學問之道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本原處一透未發處得力則發皆中節取之左右自逢其原諸凡事為自是停當不然縱事事點檢終有不湊泊處此吾儒提綱挈領之學自合如此而非謂日用常行一切俱是未節可以任意不必點檢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又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可見學不到自得終是支離終不能取之左右逢其原若不深造以道而曰我能自得之妙而厭深造以學者喜談左右逢原自得又無是理世之

道博學詳說之功是未嘗有之而欲其似之也恐終無似之之日矣

學問功夫全要曉得頭腦主意深造以道主意全爲自得博學詳說主意全爲反約博學詳說正是解深造以道反約正是解自得以自得爲主意以深造以道爲功夫以左右逢原爲自得之妙此孟子生平學問大得力處學問曉得主意才好用功夫用了功夫才得到妙處若只談妙處而不用功夫則妙處終不能到若泛用功夫而不曉得主意則功夫亦徒用矣此空虛之學與支離之學皆聖道所不載也

問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若只在喜怒哀樂上一一要中節視聽言動上一一要合禮不幾于舍本而務末乎曰不然先立乎其大不是懸空去先立乎其大懸空在心上求正是在喜怒哀樂視聽言動間辨別人心道心精之一之務使道心爲主而人心盡化討

得此中湛然虛明如雲之定如水之止如鏡之空如衡之平此之謂先立乎其大而喜怒哀樂自然中節視聽言動自然合禮目耳口體小者自不能奪也若丟過此心不去精一而徒欲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此眞舍本而務末若不于喜怒哀樂視聽言動間精之一之而別求先立乎其大此又異端懸空之學恐大者終不能立而小者終不能不奪也

吾儒論心正在綱常倫理日用常行間精之一之未感寂然既感豁然無事廓然有事沛然此心之所以爲妙若丟過綱常倫理日用常行而懸空求心未感無事之時似覺寂然似覺俗心已化而一有所感便覺茫然便覺俗態復生觀于既感之茫然而知未感之寂然非眞寂然也觀于既感之俗態復生而知未感之俗心已化原非已化也不過懸空想像暫暇片時而已欲根未拔而欲欲之不縱理

根未培而欲理之不消其可得乎此所以今日悟道明日放恣小者任其所奪而猶曰我能先立乎其大也悲夫可爲心學陽九一慨問先正有云道心者率性之謂未雜于人心則雜于人而危矣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于父母焉要譽于鄉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之于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于人心也道無不中一乎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何如曰說得極是只饑而食渴而飲二句不是蓋異端之所謂性正指饑食渴飲之類指欲而言所以告子有三品之疑吾儒之所謂性專指見孺子入井而惻隱之類指理而言所以孟子斷然有性善之說今以內交要譽極滋味恣口腹說人心極是只是說道心率性兼理欲兩項言不是耳如曰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良知也極

是若曰饑之知食渴之知飲亦良知也便說不得矣一邊屬理一邊屬欲今把良知朦朧說此所以君子以循理為致良知而小人亦以縱欲為致良知耳況以欲為良知而以遏欲為致則功夫又不合本體矣本體源頭處一不清楚此所以後來流弊無窮曰如何得清楚曰只消下一轉語曰食之知味飲之知味此良知也便不差矣且知味豈是知滋味之美惡是知其當飲不當飲當食不當食知其當飲當食而飲食之知其不當飲不當食而不飲食之便是致良知率性良知都是就理一邊說蓋異端以甘食悅色欲字為率性為良知為自然而然而以吾儒愛親敬長理字為矯揉為造作為勉然而然所以吾儒不得已直指本體曰吾儒這箇理字是天命之性是率性之道是自然而然之良知非矯揉非造作非勉然而然也今以理欲混言率性混言良知又何怪縱欲無忌者之借口也

問致良知與精一之說同否曰綱常倫理盡道不盡道喜怒哀樂中節不中節視聽言動合禮不合禮執爲道心執爲人心別人還看不透自家良知却一毫瞞昧不得于此精之一之便是致良知故曰愼獨又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問虞廷言心而孔孟又言性何也曰性者心之生理非心之外別有性也如心是心心之仁義禮智是性故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如丟過仁義禮智之心言心是人心非道心矣孟子所謂性善蓋直指虞廷之道心言也此理甚微故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若佛氏以所以能知覺能運動的這箇言性性而不以所以能中節能合禮的這箇言性是言氣質之性嗜欲之性而非言義理之性也生之謂性食色性也皆是就氣質嗜欲一邊說若生生之理食色之理才是吾儒之所謂性故曰性善孟子道性善是就生生之理

言而非直以生死之生爲性是就食色之理言而非直以食色爲性也若丟過理而專以生爲性專以食色爲性則人又何以異于禽獸哉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提此一點道心爲千古辨幾希之一脉也關繫豈小

孔子言性相近至戰國時又有三品之說有性惡之說孟子獨言性善何也蓋以天地觀之天本大生然天不能無旱潦地本廣生然地不能無肥磽孔子言近是兼旱潦肥磽說孟子言善是專就大生廣生處說若三品性惡之言則是因天有旱潦而疑天之不能大生因地有肥磽而疑地之不能廣生也誤之甚矣

存心養性辭平而意串存是收放心養是養德性存如擇種下地養是有了此種方可涵養蓋心有道心人心之別能存則人心去而道心現矣養也者即勿忘勿助養此道心之謂也夭壽不貳即知之盡即知性也修身以俟

只是存養無間立命合知天事天言之即易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至此則天人合一而造化在我矣

問唐虞之際洪水艱食天下正是多事而虞廷獨揭人心道心更不及事功一語恰似迂濶而堯舜事功獨卓越千古何也曰心者政事之源而精一執中正修政立事之根也源潔流清根深末茂此堯舜之事功所以獨卓越千古耳三代以後講心學者多見謂迂而君臣上下爭馳騖于事功又何怪乎事功之反不及古人也心學不明關繫千百年國家治亂不小故不容不講

問心體本空空洞洞本一物不容而今綱常倫理又要盡道天地萬物又要一體仕止久速又要當可喜怒哀樂又要中節辭受取與又要不苟視聽言動又要合禮其功夫不幾于支離繁難與一物不容之本體相左乎曰不然子徒知心體本空空洞洞一物不容而不

知心體雖空空洞洞實萬物咸備故曰萬物皆備于我矣萬物皆備于我可見我必如此一一盡道一一中節一一合禮才謂之反身而誠才得樂若反身不誠不惟理勢上過不去即心上也過不去自不容不強恕而行反身不誠原是有物焉以間隔之原是有物焉以疑貳之以一物不容之本體而雜之以物所以反身不誠所以不能一一盡道一一中節一一合禮非本體之不能皆備也強恕而行不過去其所以間隔者而自無不通去其所以疑貳者而自無不一當下便一一能盡道一一能中節一一能合禮當下便合本體故曰求仁莫近焉如此用功何等易簡直截而反以為支離繁難何也若以此為支離繁難將綱常倫理不論盡道否喜怒哀樂中節否視聽言動合禮否而第曰心體本來無物以此為易簡直截可乎且心體如何見得萬物皆備曰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便是綱

常倫理本體原來盡道處如觀天清地寧而色喜觀山崩川竭而色憂此便是天地萬物本體原來一體處如喜怒哀樂能中節心下便覺快樂不能中節則心下便覺愧悔此便是喜怒哀樂本體原來中節處推之仕止久速辭受取與視聽言動莫不皆然可見心之本體雖一物不容實萬物皆備也但以一物不容之體而間之以物貳之以物所以不能萬物皆備耳精之一之不過辨別人心道心去此一物不容之物以復此萬物皆備之物豈于本體上有所增加此正是功夫要合本體處安得謂之支離繁難也哉世之學者止知本體之一物不容而不知本體之萬物皆備此所以多墮于虛無之病而無實地之可據令人猖狂而自恣也沖漠無朕萬象森然萬象森然復沖漠無朕此精一執中之學所以得統于天而萬世學者之所不能違也

問一物不容萬物皆備景象時書院新闢堦除

灑掃花樹森陰令人可愛因顧諸生謂之曰
階除灑掃此便是一物不容景象花樹森陰
此便是萬物皆備景象若異端之一切俱無
是無蕪穢併無花樹而一切俱無也世俗之
無所不有是有花樹併有蕪穢而無所不有
也于理通乎諸生聞之躍然

門人朱誼余輯録

馮少墟集卷十三

序

濂洛文抄序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夫道一而已矣三代以前以理學爲文章故六經四子之書爲萬世文字之祖三代以後信理學者或天資筆力不能爲文章而能文章者或恃才傲世不肯信理學此理學文章所以分而爲二也是分而爲二者乃能文者不信學之過

豈理學之過哉或謂宋人講學而文章遂不逮古不知唐人不講學而文章不如漢漢人不講學而文章又不如秦又不如左國何也六經四子之書純是理學而文章又非秦漢左國之所能及又何也此理甚明正坐學者未之講耳宋儒如濂洛諸子之文無論發理精微直接唐虞鄒魯之統即文章筆力亦自卓爾不羣鳳翔張心虞氏憫世之能文而不信學者衆且併其所爲文者亦非也因刻濂洛文抄以救之嗚呼學者讀此而有悟則理學文章庶幾可合而爲一矣

明道先生集抄序

二程先生之學得之濂溪而朱文公謂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何也太極通書洩千載不傳之秘文公亟贊之豈其不足于濂溪蓋濂溪精于學而不大講至聚徒講學大開吾道之門則自二程先生始耳講學創自孔子至孟子而益盛自孟子沒而佛氏之徒登

壇說法動逾千人而天下靡然向風吾黨之士
反逡巡畏縮而不敢言千餘年間無論勘識者
即有志者亦茫無所適向使濂溪之後無二先
生之講則濂溪之學孰知之而孰傳之先王之
道亦岌岌乎危矣幸二先生排羣議而挺然獨
任由是佛氏之講始覺漸息吾黨之士始有依
皈而孔孟以來相傳不絕如綫之一脉始有所
藉以復振中興之功比于開創尚歟偉矣故曰
自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

也鳳翔張心虞氏擁北澧州澧乃明道先生過
化之地因刻明道集抄以訓多士頃寄余命弁
一言余因發明先生接孟氏之傳之旨以解古
今之惑若先生之學如識仁如定性如仁者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如以佛氏為正路之蓁蕪聖
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之類雖聖人不
過如此說今具載編中無俟余論惟是識仁所
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先生明言心懈則有防
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

自明安待窮索而近世學者不論心之辨不辨理之明不明而動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以為玄妙是中佛氏之毒而借先生以自解者也嗚呼論本體則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如不忍觳觫不忍入井當下便是何須防檢何須窮索論功夫則一息尚存屹志不容少懈敢謂心不辨也而不防檢義理無窮終身學之不盡敢謂理已明也而不窮索不窮索則不能識不防檢則不能存故曰識得屹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識得屹理以誠敬存之則本體功夫一齊俱到屹先生之學所以為大也若惲于用功而第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本體如是如是則益失先生意矣心虞固體驗先生之學而有得者也不知以余言為然否

關學編序

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有宋橫渠張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學皐比勇撤聖道中天先生之言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

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可謂自道矣當時執經滿座多所興起如藍田武功三水名爲尤著至于勝國是乾坤何等時也而奉元諸儒猶力爲撑持塤吹篪和濟濟雝雝橫渠遺風將絶復續天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也哉迨我朝皇明益隆斯道化理熙洽真儒輩出皐蘭祠起厥力尤懿璞玉渾金精光含斂令人有有餘不盡之思鳳翔以經術教授鄉里真有先進遺風小泉不緜文字超悟于行伍之中亦足奇矣司徒步趨文清允稱高弟在中顯思履繩踐矩之庇靡他至于康僖上承庭訓下啟光禄而光禄與宗伯司馬金石相宣鈞天並奏一時學者歙然嚮風而關中之學益大顯明于天下若夫集諸儒之大成而直接橫渠之傳則宗伯尤爲獨步者也宗伯門人幾徧海内而梓里惟工部爲速肖元善篤信文成毅譽得失屹不能慈其真能致良知可知侍御直節精忠有光斯道博士甘貧好學無愧藍田嗚呼盛矣學者頫仰

古今必折衷于孔氏諸君子之學雖錄入門戶各異造詣淺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詭于吾孔氏之道則一也余不肖私淑有日頃山中無事取諸君子行實僭為纂次題曰關學編聊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略云差夫諸君子往矣程子不云乎堯舜其心至今在夫堯舜其心至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學者舩誦詩讀書知人論世恍然見諸君子之心而因以自見其心則靈源濬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

將旦莫遇之矣不然而徙品隲前哲庸詡口耳則雖起諸君子與之共晤一堂何益哉

思菴野録序

明興當成弘間太和醲郁化理翔洽海内真儒於斯為盛若思菴薛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以存心為宗旨以求靜力行為功夫自少至老斤斤矩矱不少罅越故所著野録皆從身心體驗中流出凡天地鬼神之奥人倫物理之常靡不研窮究極而尤惓惓歸重于此心如曰學者第

一要心存心一有不存便與道睽又曰人心一靜萬理咸集又曰心之本體本無一物但有動則有物又曰心不可一時放下放下便與天地間隔與天地不相似諸如此語皆切近精實不詭于洙泗濂洛之旨讀書居業二録而後未有也夫心學之傳肇自虞廷而孔子一生學問只在從心所欲不踰矩至孟子而發明心性更無餘蘊此萬世學者之準也自孟子歿而異端熾有佛氏者出而談心談性抗焉欲高出于吾儒之上而心性二字爲其所竊據由是爲吾儒者遂絶口不敢談曰恐蹈佛氏之宗也以心性讓佛氏以事功節義文章歸吾儒心學晦蝕令人遺本體而騖作用自誤誤人歷漢唐五代幾千有餘年至宋儒出而心性之學始恢復吾儒之舊良足爲千古一快而猶謂佛氏明心見性夫明心見性非吾儒不能而謂佛氏能乎弗彼所明者不過人心所見者不過氣質之性其于吾儒所云道心所云義理之性蓋茫乎未之有窺

也心學不講而曰我能學是後世枝葉之學豈孔門根本之學哉先生孜孜學問而知歸重于此心可謂知所本矣抑余于先生又有感焉周廷芳先生由今日觀之固卓然有道儒者也由當日觀之特一軍人耳而先生首執弟子禮師事之聿求教步趨惟謹即此一念虛心所以終身成就至此彼沾沾之士少有所得即高其舉趾傲世凌物不復求益視先生爲何如昔楊龜山既登第始立雪程門朱晦翁同安任滿循徒步執贄延平古之大儒其作用原自不凡讀先生語録又當自先生虛心處求之可也吾關中理學自橫渠後必推重高陵呂文簡公而文簡公之學又得之先生關學淵源良有所自先生著述甚富後屢罹地震多逸去先生六世孫楹從余學近始得野録三卷遺稿數首行實一帙示余余稍爲訂正而先生外依孫張翼明兵憲梢俸敎青翼明之高誼楹之孝思均有足多者則先生德入之深益可知也余讀先生野録

因書此以識嚮往若先生履若行語在文簡公志及余關學編傳今俱刻行實中不復贅云

寓燕課録序

孟子道性善其說蓋本之孔子大學止至善此復性體也性本至善惟不知止則其學蕩而無歸其究也無善之說且得以乘隙而肆其辨鳴呼弊也久矣鏡源涂公力承正學慨然以斯道爲已任而獨揭大學知止二字爲宗令學者當下直見性體可謂開關啓鑰直窺聖學之原矣

一日以寓燕課録寄余山中余一一讀之不遜蓋公之言曰說至善則事物之本末始終皆在其中說知止即脩身之主意工夫一齊俱到又曰神莫神于止善實莫實于脩身止善脩身合爲一語不是無生有不是有歸無允執厥中于此焉在若能實見得入路庶幾不差嗚呼精矣微矣至于以終日凜凜爲洒落以一悟便了爲悞入以偏于枯寂薄于倫常爲釋氏之弊其峻學者之坊嚴儒佛之辨尤爲懇至必如此而後

謂之脩身止善必如此而後謂之真能知止其有功于聖學匪淺鮮矣或謂王文成言致良知而公言知止何也不知文成之所謂良卽大學之所謂善若言知不言善則必以虛見爲本體言知不言止則必以浮泛爲功夫曰至善曰知止則宗旨一定其學不至于蕩而無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始有用力處亦始有得力處耳夫是之謂歸根復命之學且旣知止于至善則釋氏無善之說自無隙可乘將不攻而自破此公

卓提知止二字所以大有功于後學也余交公久見公中外建樹卓犖不羣其真能知止可知頃公奉　簡書開府榆陽榆陽士習雅稱朴茂而公又以理學爲多士倡直指津梁興起斯文儻榆陽多士勃然知有學問之風則公之有造我三秦其功豈在禹下哉公所著書有隆砂證學記儒學辨諸書與此互相發明合而觀之而公知止之學益大暫而無餘蘊矣

理學平譚序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明言性爲何物而孟子解之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可見性不可言而言情始可見性耳是性也在天爲太極在人爲心極不藉聞見不假思議感于辭讓是非則能辭讓是非於穆不已生生無窮此造化之橐籥而生人之命脉也堯之執中舜之精一孔之一貫皆此志此物耳學者迷昏本原支離口耳者毋論即號稱見解者又直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當之如此是以突中烟當竈中火以山下之泉當天一之水也非孟氏意矣或曰如子之言得無離情言性自言而自悖之耶曰不然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謂復見天地之心則可謂復即天地之心則不可何也由烟可以識火而烟不可以當火因流可以溯源而流不可以當源復見天心情見性體此孔孟之宗而堯舜精一執中之說也且學者果能由此真見性體雖謂即烟即火即流即源亦

可也故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豈不妙哉嗚呼微矣余不佞雖久有志于此學其于心性源頭尚覺茫然頃讀祥宇李公理學平譚而曠然若發蒙也公博採諸儒纂輯此書洩太極河洛之秘闡執中一貫之旨千載性學如日中天而循退然自命其言曰平譚夫知平之為可則其為奇也大矣陽明先生不云乎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夫直造先天未畫則奇矣而曰不離日用常行抑又何平也此平譚命名意也觀此而知公之所得精深閎遠矣公不鄙不佞過訪山房屬余為序因書此于簡端亦藉手請教之意云

呻吟語序

孔子論學一則曰何有于我二則曰何有于我夫以孔子聖人而猶有未有乎哉蓋道體無窮惟有而不自以為有此孔子所以為真有此孔子所以為至聖也若曰姑以示謙云爾則堯舜其猶病諸孔子豈代堯舜謙邪病諸病字正堯

舜脩已以敬處非孔子深知堯舜之心不能爲是語中州新吾呂先生理學大儒也其所著論學語自題曰呻吟語蓋亦堯舜循病意耳或者以爲先生謙余以爲惟其病病是以不病此正先生之所爲善學孔子也嘗慨世之學者無所得者以無所得自阻既隘其萬物皆備之量有所得者又以有所得自滿適障其一物不容之體學之難言也久矣如先生稟超世之資抱經世之才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而循惓惓折節于學問若無若虛不自滿假此其所得尚可以津涘窺哉今觀是語論道理曲盡人情論人情曲盡道理論本體不離工夫論工夫不離本體不惟同志者讀之欣然痛快即素不信學者讀之亦未有不翻然悔悟勃然興起者矣是語也其關于世道人心不小余至多病廢先生不鄙鍼砭有年自別先生久而余病且滋甚頃郡守中宇張公捐俸刻先生語而屬余引其端余讀先生語不翅得秦越人之秘方也今而後沉痾

或亦庶幾有瘳矣

認字測序

槐村先生吾關中躬行君子也先生幼承庭訓潛心問學爲孝廉時閉戸寡交載籍極博而聲律字學尤爲學士大夫所山斗其于紛華勢利澹如也後謁選皖郡司李再遷地官郎督儲雁門咸以廉平著聞亡何移疾歸徜徉林泉自吟詠筆研外它無嗜好余小子時得執經問難乃先生進而教之故每侍先生胸中訊吝十釋八九戊子己丑余叨附先生冢嗣淑遠驥尾一日淑遠出先生認字測三卷示余余受而讀之喟然嘆曰思深哉道蓋在此乎非它泛泛著述者可埒由是朝夕體驗不忍釋手時同館兄弟見而奇之而一時京邸諸搢紳咸借鈔不給余欲刻之不果頃余奉命觀風齊魯與同志論學間因及此編咸謂當刻之以廣其傳乃舉而籌之運判景君景君曰唯唯遂代爲校讎付剞劂氏先生著述甚富如槐村集字考啟蒙困言各若

于卷叔遠業刻于家塾而此編尤先生所最得意者其立言之意詳在先生自序中余不具論論所以刻之之意如此先生有莫逆友為今岳守三衢李公公為孝廉時亦閉戶寡交月旦與先生並重所著有一中見物二編新吾呂公序而刻之余嘗謂先生此編當與李公二編並傳不朽益均于人心世道有裨益云嗚呼觀先生者觀此編其于先生生平問學思過半矣

丁未冬稿序

道學之傳肇自虞廷其功大矣而宰我賢夫子于堯舜何也蓋精一執中之說講學也第未揭其名則天下後世將視其言為帝王以天下相授受之言非人人可得私言者則此言自堯舜發亦自堯舜止矣故夫子不得已揭講學二字而天下後世始知精一執中之學人人皆可講而舍此別無入聖之路使堯舜其心至今在者誰之力也夫子賢于堯舜其功正在于此而或者不察徒云學不必講誤矣且自孟子後此學

絕響者千有餘年夫此千餘年間豈乏英雄豪傑可以爲堯舜者而成止以事功名止以節義名止以文章名而心性真儒竟爾寥寥豈不惜哉至濂洛關閩諸君子出始恢復鄒魯之業汲汲皇皇以講學爲已任而堯舜之道始燦然復明于世于此益信夫子之功果賢于堯舜遠也侍御少原余公自少潛心理學頃觀風百二候代馮翊間著書七篇余讀之津津有味乎其言竊謂聖賢之學心學也心之不養而徒事于

枝葉間抑末矣故首論養心人同此心而或不能養卒至違禽獸不遠者無志也故論定志夫志定矣使不得孔顏樂處則苦難而中止者有之故論尋樂而世之學者又多誤以逍遙放達爲樂此老莊所以誤晉室之諸賢也故論老莊老莊之弊流而爲申韓而王安石假六藝以售申韓桑孔之計卒至禍國殃民而不可救藥則學術之偏害之也故論安石夫學術之偏莫甚于佛佛西域人也以中國而從西域之教則舂

秋嚴葭夏之防謂何故論華夏大防然學術始于人心關于世道履霜堅氷毫釐千里此學之不可不講也故以講學說終焉講則理明理明則人心正邪說息而天下治不講則理晦理晦則邪說熾人心壞而天下亂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然則公七篇之作其亦有憂乎余蒙不知學然亦從事有年三復斯語爽然自失矣邑侯楊君愛是書剞劂以傳余惟關中同志近多勃然興起而又得公此編倡率而鼓舞之則其風當益盛其士習當益改觀私沾沾爲桑梓喜昔明道爲鄠簿與橫渠相講切而秦俗大變至今尸祝余愧非橫渠而得公爲明道故不辭不斐而爲弁諸首

秦關全書序

藍田王秦關先生理學醇儒也其學以盡性無欲爲宗近稟著已甘貧苦節世共高之始余晤先生於正學書院相與論格物論未發及太極西銘之旨駸然有當於心今廿年往矣哲人既

逝吾將安從頃先生冢嗣伯敬持先生著作若千種乞余訂正會余病不能細讀乃留伯敬數日命門人董稍爲編次以歸之而以文簡公粹言及飛泉公語録列於前見先生學問淵源所自其曰先師遺訓先君遺訓云者先生所自命也嗚呼世之降也學者各執所見自以爲是亡論庸庸者即高明之士往往借言超悟弁髦父師之訓而不恤此蓋漸染於異端喝佛罵祖之說而不自知者即此一念便得罪名教不小又安在其爲超悟哉道脩榛而世江河病正坐此如先生惓惓遺訓是遵庶而後已今世豈數數見邪昔宋二程語録雜出於當時諸弟子散漫不一後賴朱文公私淑表章以傳於世慈湖紀先訓娓娓數千言至今光耀簡冊見楊氏世德之盛先生此二編其繼晦翁慈湖而有得者哉其他諸録要皆躬行心得之言足以羽翼聖真扶持名教非世之騁空譚而鄙實用者可比編成總題曰秦關先生全書因識數言於首簡若

先生生平事行之詳余別有傳茲不具論云

正學書院志序

古今書院皆有志往余讀書正學書院求其志而不得近始得於一同志所蓋先督學唐文襄公所纂今八十餘年往矣余私欲續之而不果頃晤今督學青巖段公言及此志公欣然謂余曰余自入關即問書院有志否佥曰無今從何處得來是吾道之幸也若續爲纂述寔余今日事遂慨然任之不月餘而志成綱舉目張星列碁布昨舊志更爲精確於都我正學書院當與白鹿嶽麓嵩陽睢陽四大書院並重宇内矣公一日造余山中屬余序宴余惟學以正名別其與異端異也夫吾儒言心異端亦言心吾儒言性異端亦言性安所異而曰吾儒異端我蓋性者心之生理非心之外別有所謂性也然心有人心有道心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如動心忍性之性性也有命焉之性皆指氣質言論氣質豈止有三品蓋有什伯千萬而無算者故

曰忌曰不謂其詞嚴矣如見孺子而怵惕親
骸而顙泚不忍觳觫之牛不胥嘻蹴之食之類
皆指義理言論義理豈止無三品蓋無古無今
無聖無凡無有二者故曰善曰道一其詞何決
也此千古論性者之準也乃異端則不然直以
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
執捉在足運奔者爲性而不以在見曰明在聞
曰聰在執捉曰恭在運奔曰重者爲性是明以
生死之生爲性而不以生理之生爲性是專以
於茲豈直宮墻生色斯世斯文寔嘉賴之則於
公作志之意斯無負矣敢盡言以書於籍之端

桃岡日録序

自昔聖賢論學不翅詳矣莫精于孟子大人不
失其赤子之心一語此千古聖學大肯堯舜復
起不能易也學者若信此不及心術少差即聞
見愈多事體愈熟去道愈遠矣或謂大人經綸
萬變過化存神赤子之心能之乎而很以不失
爲大也不知心一耳用之于正則爲經綸爲神

化爲不失赤子之心用之于不正則爲機械爲
變詐爲失赤子之心非塊然如槁木死灰一無
所用而後謂之不失也武陵蔣道林先生蚤從
陽明甘泉二先生游倡道三楚其所録論學語
甚具而尤惓惓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曰
勞勿頭不失赤子之心便是聖胎如何得不失
須是戒慎恐懼又曰譬如果核一點生意接之
地便會長出根苗来這根苗便如赤子之心切
不要傷害他須是十分愛護及長到參天蔽日
千花萬實總只是元初根苗一點生意非別有
生意嗚呼先生之學可謂直透原本真得孟氏
之意矣其它如論慎獨論默識論天地萬物一
體種種名理皆發昔賢所未發其于所以不失
功夫尤爲深切明盡學者循此用功此心自可
保其不失又何患不爲大人耶後世學術龐雜
議論偏詖不知學者無論卽知學者往往舍功
夫而專談赤子之心則失之玄虛舍赤子之心
而專談功夫則失之支離心學幾爲晦蝕自先

生此録出彼伭虚支離之説見覩自消矣其羽翼吾道功豈小哉吾邑侯楊修齡公先生里人也尊甫中行先生私淑先生而有得校梓先生日録以公同志此其意甚盛邑侯力承正學政聲藉甚一時而有子嗣昌弱冠舉孝廉温温若處子父子祖孫家庭相爲師友讀兹刻知學問淵源遠矣

砭已名言序

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解之曰舜舍已回克已此其所以有爲若是云夫已一耳舍者誰舍克者誰克皆由已也故已不知舍已不知克者不謂之真已已非真已則已病已病而不砭則爲仁由已之謂何此憲周張公有砭已名言之編也編中分類有三曰心曰言曰行夫有心病則有心砭有言病則有言砭有行病則有行砭要之言行之病生于心心之病又生于已砭已則心病瘳而言行之病亦瘳故薛文清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已而編

中反覆論此意獨詳意可知也孔門論仁其言不一而足而克己之說何獨于回發之舜大聖人而孟子稱之何以止曰舍己此正天地萬物一體之意秦漢以來明此意者少故程明道不得已直洩其秘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蓋自此言出而舍己克己之旨益大晓而無餘蘊矣然後世學者猶不免于分形骸生彼此即一體之中耳目手足且多隔閡而不通又何論天地萬物揆厥病根豈非己之一字為之乎砭之已者砭己之已也砭己之已而後真己見真己見而又何心病言病行病之與有或謂如此則三砭不既多乎噫是不然蓋己一而已之病百故古人因病立方循方治病雖條分臚列未易更僕摠之皆為己病而設使人人而太和元氣也雖盧扁杜口可也繇斯以觀公三砭之作豈得已哉余昨與公共事畿輔見公諸凡注厝卓有天地萬物一體之意既而讀此編乃知公學問淵源蓋有所自若公者誠可謂得真己者矣余

至不肖自獲交于公而心與言行之病不藉以少砭也故喜而直述其所欲言者以附于末簡

東遊稿序

始余讀孟子至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心甚壯之恨不獲旦夕一至其地而躋其巔又見世人多香火奔謁於二氏之宮雖數千里不憚遠至孔林孔廟近在曲阜而竟無有一人香火奔謁也者心甚恠之又恨不得旦夕一至其地而升其堂由是心馳宮墻神遊泰岱蓋三十年於茲矣歲乙未行部至東雖於地方無所裨益然得藉以少酬夙願豈非生平一大幸哉自夏五至歲杪得雜著若干篇雖亦有京途所作命曰東遊稿蓋用以識不忘云至於進諸生講業齊魯之都所著有訂士編東昌王太守業已序刻茲不具論嗚呼聖道在心不在迹學聖人者亦求諸心焉足矣苟不能自得於心而徒曰宗廟百官如此乎富且美也登東登泰如此乎小魯小天下也則遊宮墻登泰岱者其人豈尠哉何希

聖者竟寥寥也陽明先生不云乎箇箇人心有仲尼知此則余以酬夙願為大幸亦淺乎覩矣況區區文辭乎哉是余之以東遊名稿也蓋亦徇迹之見也

學翼序

講學第一要令人啓信夫以不信學之人而與之言身心性命其能有入乎故必啓信而後可與言也夫既信矣則是者固多而非者亦不少使不防忌則一傅衆咻將不免方信而忽疑矣故啓信之後又當防忌既防忌矣則摧奪者少而其信必堅前途皆坦途矣使不正趨則佛老之說得混其中恐又愈信而反愈遠故防忌之後又當正趨使趨正矣粹然一稟於吾儒而二氏之說一毫不能雜學問可謂至真至正矣使不明源則道理之源頭未透縱下功夫不合本體不過支離口耳之學耳故正趨之後又當明源使源明矣聖學之根宗徹矣若不勵功則雖有所窺總屬虛見其何以盡性而至命故明源

之後又當勵功使勵功矣即翹然自足曰吾益矣吾生平學問至此亦可以止矣又不幾於為山而未成一簣掘井九仞而不及泉乎道體無窮功夫亦無盡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也故勵功之後又以詣極終焉余妄標此六目而各採宋元及我明諸儒粹言以實之總題曰學翼凡我同志尚潛心於斯云

疑思録序

余自壬辰請告杜門謝客足未踰閾者三年自

藥裹外惟以讀書遣懷無它營也間有二三同志及伯兄月夜過存相與講孔曾思孟之學辨析疑義嘗至漏分或撫琴一曲或歌詩數首始別蓋忘其身之病而亦忘其寒暑之屢更也居恒多暇乃取所辨析者口授兒康年劄記之鍼砭韋弦聊以自勗歲月積久不覺成帙要之遺忘不及記者尚多此特存什一于千伯云耳一日為友人蕭輝之携去越數日輝之詣余曰吾子用心誠勤矣弟聖賢精義不知果如斯否恐

其中又未必無可疑者余當爲子編次之以就正于海内同志之士余曰唯唯編成題曰疑思録蓋取九思中疑思問意耳嗚呼吾斯之未能疑録中業已言之矣同志不遺幸教我爲

辨學録序

孔子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夫學問思行學已賅是矣猶必明辨云者謂不如此譬之適越而北其轅彌學彌遠彌行彌差矣乙巳秋鳳翔張心虞孝廉訪余山房而二三門人聞心虞至亦多朝夕過從共談心性之學秋涼夜靜語話偏長別後因録其相與發明者得八十一章雖下學上達之旨不敢謂得一貫真傳而吾儒異端之辨或亦可以俟後聖于不惑耳夫以余之閭汶魯何足與聞斯道而一得之愚得之朋友講習者爲多于是益信明辨之功其益果大而曩所稱弗明弗措原非有心弗措辨至此雖欲措爲不能也于是題其篇曰辨學録

馮氏家乘序

萬曆丙午余爲余族譜而先世之載多散逸不傳族長老又莫能悉嘗仰天太息曰嗟哉悲乎余小子將安所徵焉杞宋之事孔子傷之爲文獻不足故也夫當吾世而使先世之載散逸不傳繼述之謂何於是謀諸伯氏敬吾裒輯家塾所藏誥勑及志傳諸遺文得僅存者若干篇彙次成帙題曰馮氏家乘爰付殺青公諸族衆庶使後之子孫有所藉以考證云嗚呼嘗見士大夫家子孫蕩費者無論即號稱能守者往往經營産業善逐什一之利至問及先世志文曰無有也問及先世試録曰無有也如此又何論他藏書哉此其人與蕩費何異夫子孫而曰能守亦賢矣豈其智不及此意若曰是皆故紙無用者耳不知子孫之賢不肖正辨於此不專在産業盛衰間論也嗚呼先大夫歿爲時未遠也而今諸籍且多不可考矧後世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百爾後昆凡有所得尚續爲增補毋徒以故紙視之重余不肖之罪可也

馮氏族譜序

馮從吾曰夫國有史夫家有譜古人家譜之作蓋自親親一念生也後世昧爲文且矣作者意矣吾族故無譜先君嘗有志而殁余欲成先志而未敢自專迺謀之伯兄敬吾兄曰重其任之嗚呼余嘗讀蘇氏譜歎世人賤而後貴者耻言其先爲之咨嗟太息者久之夫爲人父祖者孰不願子孫貴顯以光大厥閥比子孫貴顯矣反耻言其先如此則爲人父祖者又奚願有此子孫我則不孝莫大乎是世之作譜者率多藉托遠胄誇耀失實此其心亦毋乃耻言其先意歟譜如畫工寫真要之取其肖而止令後世子孫以是彷彿先人云耳不問文也從吾何敢以不文不勉成先君之志夫叙事必有所由從作例義第一合族辨世派流于源譜之太者作世系第二然名行不可無紀也有可傳則傳之用以發揚幽光作世傳第三國史紀外戚夫家豈有異爲作外傳第四述往昭来用垂觀省之義又

安可無訓也作譜訓第五凡五篇

游秦小草序

顧生用晦中吳奇士也頃侍其尊人如秦執贄從余學所著有游秦小草其詩文業已升堂而窺奧矣且冲襟春藹道味襲人若不能爲詩文也者余心益異之一日謂余曰士君子爲學自有向上一着雕蟲小技壯夫爲之乎欲焚其所爲詩文而顓精于理學余喜曰子欲焚所爲詩文則詩文不必焚也且所謂理學者非外庸行而別求聖解也如能詩文者不以詩文自滿不以詩文驕人不以詩文騁離經叛道之語若無若虛成象成文天下理學莫大于是矣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迨天未雨徹彼桑土孔子不亟刪爲知道哉詩文何妨于理學而必于焚之也三百篇多發理之談故爲萬世詩人之祖漢魏以後人爭工于詞而不求精于理夫詞何可不工也而必于伸詞以詘理甚且倡爲詩不關理之說則誤矣詩文理學分而爲二彼蓋徒知以切

磋琢磨爲說理而不知鳶飛魚躍充爲說理之妙也吾方望自子超漢魏盛唐而直追三百篇使分者合而爲一一撤千載詩人之障也子又何以焚爲哉用晦將歸請余一言爲餞晏昔楊中立將別二程歸明道先生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後果大闡伊洛之學于東南一再傳得朱元晦集諸子之大成爲宋儒冠晏而感與二十首與風雅並傳樹詞林赤幟明道之言若持左券不爽今東南諸儒稱盛一時又非昔日比而子之歸也能倡明而鼓吹之則人將稱子爲今之中立而余亦竊比明道之知言也豈不休哉用晦憮然曰命之矣因書此與子訂千古之盟

理言什一序

聖賢之學理學也六經四書淵淵理窟粹乎弗可選矣宋濂洛關閩以及國朝河津諸儒語録雖言人人殊大要羽翼六經梯航萬世鄒魯以来此爲嫡傳蒲阪張知一先生讀之會心爰採精語纂爲八篇仍以己意各論著于後而諸儒

之旨益大嘗而無餘卷凡內外二摠題曰理言什一什一云者志謙也余從先生伯子去浮氏得卒業焉而知先生之于理學深也夫世之學者支離口耳者多炫聞見以爲奇而溺志異端者又借虛無以爲高兩家遞勝而孔鐸絕響識者憂之今觀原生證性之說而知非支離于口耳又觀定趨歸是之說而知非溺志于虛無藉諸儒理言發自家獨得此先生之心所以爲大而先生之學所以不可及也余數年前亦有此

志會以所標六目舉似去浮去浮然之今得此寔獲我心余亦可以無言矣近日士大夫亦多有類輯古今名言以傳者自淑人意非不善第多採老莊諸子及國策新語諸書與宋儒並列甚或有割裂佛經道藏文字附于中者嗚呼老莊異端非學之尤國策機械變詐之首世說新語又放縱恣肆之嚆矢若不察而槩收之無論玉石雜陳鄭雅迭奏竊恐讀者未必受宋儒之益而先已受機變放肆之損世道人心安所

稅駕余爲此懼方欲刪訂之而未能今得此編可以折衷羣言而歸之正矣匪直明理且也衛道先生之功頃不偉哉聞先生尊人雲遊滇蜀久蔑音耗先生徒步踪訪嘗仰天大哭曰不得吾父誓不歸矣三易寒暄跋涉數萬里竟遇于蜀逆旅中扶掖而歸此其事甚奇蓋先生一念精誠所格非偶而已也先生蚤慕黃老後悟理氣合一之說一變至道河津而後如先生者指豈多儻先生物河東曹真予氏志其墓稱先生有邁人之學識真予深于理者也其言當不虛去浮署諭華陰今春余與去浮及諸同志講學太華書院瀕別索余弁言余惟去浮今之程朱先生蓋大中韋齋其人也家學淵源余方羨慕之又安能贅一辭聊書此以報去浮以附于知人論世之義

呂涇野先生語錄序

夫講學創自孔子至孟子沒而失傳中興于宋而禁于宋宋之不競奚惑焉洪惟我

二祖開基崇儒重道以講學為令甲舉宋儒所講者一一見之行事說者謂　國朝為乾坤一小開闢詎不信然泰運登閎真儒蔚起而正嘉間我關中涇野呂先生尤海內學者所宗為山斗云先生語錄言言皆自躬行心得中流出最透悟最精實真可與西銘正蒙竝傳不朽者其有功斯道不淺余自髫年先大夫命之讀即知嗜好久而彌篤自此緗縹墨渝不離于手第原錄歲久板且漫漶因借為訂正分若干卷而以

先生傳附于後燦然成一完錄矣舊名內篇今更題曰涇野先生語錄志實也余久欲公諸同志而力未逮今秋按臺東郊畢公訪余山房因言及先生語錄慨然鋟梓以廣其傳而屬余引其端公為朱晦翁里人學有淵源而尤揭不遠復三字為宗公于先生可稱千載知已余不肖愧不知學先是方伯靜峰汪公邑侯脩齡楊公倡諸公為余建關中書院公甫下車即捐俸為書院置公田一時同志愈益興起至如請增解

額請罷榷稅善政觀縷造福秦人士無量是秦人士實受公講學之益矣彼謂學不必講者是原無心于百姓者也又何惎哉　國朝理學甚盛而從祀　孔廟者僅僅四先生議祀典者僉以先生未獲從祀為缺典公今剡此録表章先哲風勵後學其意甚盛讀先生語録者尚求之躬行心得如録中所稱甘貧改過云云庶遠不負先生近不負我公殺青之意其翊我　國家一代文明之運又寧有紀極哉顧與同志共勉

之毋讓

薛文清先生全書序

我　國朝從祀四先生咸真修實悟有光聖門而文清薛先生崛起永宣之際於吾道尤有草昧功蓋一代理學大儒也所著讀書録業已家傳户誦矣而文集人多未之見且白沙敬齋陽明三先生俱有全書行世而先生獨無真為缺典頃侍御沁水張公為先生鄉人移書方伯會稽王公大參蒲阪王公梓先生全書甚盛舉也

梓且成張公不以余爲不知學而命余一言余惟先生之學以復性爲宗旨以主敬爲功夫誠得鄒魯嫡傳無容游贊而或者以先生與敬齋爲嫡重修以白沙陽明爲嫡重悟不知離悟言修非真修也離修言悟非真悟也今觀先生生平操修可貫金石而質鬼神其議論著述平正切實言言可見諸行事此豈無所悟者能之乎第不至如世儒之談玄說空人遂以不悟性少之而不知悟性處政不在談玄說空也若白沙陽明主靜致知險夷一致夫豈不足于修者而顓顓以悟歸之抑又過矣大抵真修必本于能悟而真悟自不容不修道本一而學者多岐而二之于是離悟言修者其流弊爲鄉愿離修言悟者其流弊爲異端其爲學術之患不小余爲此懼故因讀先生書而爲之論著若此昔與先生同時講學者中州有曹月川端江右有吳康齋與弼關中有段容思堅康齋容思入以地限于先生猶屬神交若月川則晉洛接壤朝夕印

證其學得之先生爲多而從游之士如洛陽閻侍御禹錫白太僕良輔咸寧張司寇鵬名爲尤著至掇輯先生遺稿使至今文獻足徵者則又司寇之力也師友淵源桴荅麗應猗歟盛矣葢嘗攷覽古今理學興于宋而禁于宋國祚不振識者恨之迨我　國朝

天子經筵講學

皇太子出閣講學諸臣復任首謁先師至學宮進諸生講學載在令甲照如日星是周家以農事開國我　國朝以理學開國也卜世卜年當必遠過周曆公奉　命代狩加意斯文徵獨表章先哲政所以憲章文武使人人知學之當講耳讀先生書者能憬然悟奮然修挺然以講學自任不沮不懼砥柱中流則先生雖往庶幾且莫遇之不然豈惟負先生抑且負令甲負我公惓惓憲章之意

聖學啓關臆說序

萬曆甲寅仲夏二日按臺紫海龍公偕茶臺見

平張公會講關中書院鄉士大夫及孝廉諸生約千有餘人而環橋觀聽者不可勝計濟濟雍雍如也時天乂陰雨先日當道方齋戒祈晴而是日忽雲開日霽萬里長空人皆異之豈天亦有意于斯文耶公至偕張公謁先師像畢各以次見就坐二三童子歌詩歌已同志各舉所疑請益于公公為之開關祛疑反覆忘倦人人聞之如醍醐雜糅覆飲河克量斷斷欣欣如也于是衆共喟然曰自有書院以來不知有此勝會否斯道中天其在茲乎日晡猶依戀不忍別去瀕行余偕諸生請曰昔夫子忠信篤敬才數語耳而子張猶書諸紳今日之講可徒空自踴躍耶諸生愧無李端伯筆願公録示以竊比書紳之義越數日公出此編以示而謂余宜有一言余惟聖賢之學要在透性言學而不言性俗學也言性而不言善異學也凡此皆疑關未破之過也公學以性善為宗已得欄柄入手諸所剖析至切近至精徹至明顯至奥砂本體功夫入門

究竟苞舉靡遺而引證諸儒粹言又折衷數百年未了公案嗚呼千古聖學正脈具是矣寧直破諸生一時之疑已哉余不佞講學書院有年恒切自誤誤人之疑今得此奚啻指南竊自幸而又爲吾道幸余又安能贊一辭第與諸生約曰居諸易失師友難得聖域易入疑關難破今而後所不努力前途用副公厚教惸惸之意者有如此日衆共悚然曰善因書之以矢諸同志

長安縣志序

長安故有志乃宋龍圖學士宋敏求氏所輯輯成周以來歷代建都遺跡非邑志也而創修邑志寔自今李侯始是志也分類大略準大明一統志遵　制也中多增入以邑志較郡國志例當詳耳邑爲會省附郭往代無論

明興以來名宦接踵而山川靈秀所鍾如倉頡文武周公以下聖賢又濟濟相望其人物甲于它邑惟是世遠籍亡未繇考鏡止據通志及聞見既真者書之其名宦見任鄉賢見在者又例

不敢書于心終歎然也孝子節婦止書已旌及蓋棺論定者餘俱不敢輕載田賦户口俱依印冊詳書一字無容增損漏澤園附陵墓後見國朝恩澤不惟加腧仕抑且及枯骨耳寺觀列災祥後亦示崇正抑邪意至仙釋中多涉幻妄故直削之藝文書其有關地方者餘雖工不書唐劉子玄云古之國史異聞則書今志亦史之流也故倣之亦略載數則嗚呼志以紀事惟求實録第令後世文獻足徵無貽以文勝質之誚足矣烏庸繪章飾句以誇多鬬靡爲也載筆同修者王給諫嗣音及監胄何補之秦東周庠士桑本立韓在等而不肖從吾庸庸無能爲役殊切自愧所幸當吾世而得遘茲盛舉聿觀厥成豈非生平一大快也哉雖然余尤有感焉如山川田賦之類終南在南而誤書于北田賦本少而誤書爲多人猶得執其誤而更正之倘人物一有遺漏則後之人將安所考乎如孟獻子有友五人而竟逸其三董仲舒一代大儒而竟逸

其字真爲千古遺恨又如古今作家譜者即子孫亦多逸其祖先之名雖孝子慈孫將奈之何亦足悲矣余故于人物一志特爲加詳雖不敢泛必不敢略即如此猶恐名世賢達與時俱往未盡摭錄而深山窮谷寧無潛修靜養其人者即里閈亦罕知之況數世之下百里之遠孰從而物色之哉以彼其人雖無心于身後之名而後生小子竟使梓里先哲泯沒不傳尚友私淑之謂何余故每念及此不覺掩卷而長嘆也區

區之愚尤願與海内同志共講求爲李侯蒞吾邑百務俱舉上下交孚而尤惓惓於此志可謂知所先務者維時邑博何君載圖郭君惟恩楊君來鳳邑丞郭君知彰主簿張君文衡胡尉其煥皆始終其事例得並書李侯名燁然汶上人庚戌進士

越中述傳序

昔王文成公講學東南從游者幾半天下而吾關中則有南元善元貞二先生云故文成公之

言曰關中自橫渠後根發興起將必自元善昆季始二先生錄公語幾數萬言藏之家塾元貞先生孫子興太史倣蘇季明校正蒙例離爲四篇曰立志格物從政教人摠題曰越中述傳而屬余爲序余惟文成公之學一致良知盡之矣今離而爲四何也曰此正所以致良知也夫人而語之曰汝有志汝爲聖賢則必喜語之曰汝無志汝爲狂愚則必怒是志本吾人之良知也而不講立志之學則良知不致矣夫人而有志聖賢則必格其爲聖賢之理而後可爲聖賢人而不爲狂愚則必格其不爲狂愚之理而後不爲狂愚而聖狂之理夫固昭然於吾心者是物理本吾人之良知也而不講格物之學則良知不致矣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赤子入井則乍見惻隱一夫向隅則滿堂愀然聖賢有此志狂愚亦有此志聖賢有此理狂愚亦有此理是一體本吾人之良知也而不講從政教人之學則良知不致矣是立志格物從政教人正所以

致良知也良知是本體致知是功夫識得本體然後可做功夫做得功夫然後可復本體千流萬派而不離其源千言萬語而不出其宗此文成公之學所以大有功于斯道也乃後之談良知者多放縱決裂為世詬病是空談良知而不實用致之功故也于文成公何尤馬此錄出而良知末流之病庶幾其可救乎嘗考文成公門人雖盛而世傳其學者東南則稱安成鄒氏西北則稱渭上南氏自二先生傳文成公之學以來代有聞人元善先生三子俱裴聲庠校而俱早亡有孫曰企仲官太僕卿以直諫顯有曾孫曰居業登制科而未仕元貞先生有子曰軒蓋世所稱陽谷先生者也往元善先生與三子相繼物也太僕為遺腹子伶仃孤苦人爭齕齒而陽谷公力為卵翼率抵于成又為刻瑞泉遺稿仍句天臺廬山為侐晏鳴呼學之不講久矣孤兒寡婦求不乘機而利其所有已難況施恩于不報子孫於父祖遺文且任其散佚而不知

況姪之于伯父哉在陽谷公不過自致其良知而在輓近世寔大有裨乎風化矣有孫四而取科第者三太史其季也而其曾孫居益今且督學晉中世德家學方興未艾二先生之詒謀遠矣夫人不講學則不知修德又安所獲福雖學者原不為獲福修德而天道人事亦自不爽孰謂講學負人哉人知南氏之盛而不知其所以盛余故為之論著如此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二先生以之又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其

子興之謂也夫

姜鳳阿先生語錄序

蓋不佞從吾讀鳳阿先生語錄得七善焉世之學者多厭常喜異進二氏而退六經而其弊至不可道先生曰六經之言由聖人精蘊而發皆因性命而立言本之則有實得措之則有實用由之則可以經當世而適于治此可以藥世俗翻案經術之病其善一世之學者多支離于口耳聞見而不知求之于心去危微精一之旨遠

矣先生曰仁道雖大要之不外于此心教諸生如孟子所言求放心以求仁為近若求其最近易者則正容謹節家庭唯諾之常自是求放心處自是學者求仁處此可以藥世俗口耳支離之病其善二世之學者多倣談文詞功烈而迂視理學先生曰文詞功烈雖仁而為之乃是一技一能若從此心流出做出則古人所謂立言立功者在焉蓋從立德中來即三者可並傳不朽也此可以藥世俗務華絶根之病其善三世

之學者多喜放縱而惡檢束故以禮為僞以肆為真其壞風化不小先生曰禮而謂之家禮者言乎其可行于家者也而其本則始諸身家禮而謂之儀節者言乎其儀文與末節而精微之理寔在焉以身而教家以心性而求儀節則是書也豈古人之粗迹哉此可以藥世俗蔑棄禮法之病其善四世之學者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多起于避人譏刺先生曰人固有不容于流俗而中變以為求合之地亦或不堪流俗而應之

又不免于過激者皆非所以處身之道也毀譽利害苟不入于吾心則適然之來當一以任其自至然又之卒亦何嘗無公論哉此可以藥世俗逡巡畏縮之病其善五世之學者多謂學行而已講之何爲頓令有志之士不敢承當先生曰孔子嘗以學不講爲憂而併及于德之修義之徙不善之能改人皆言聖人於此有四憂爲子以爲義之徙不善之能改乃所以爲德之修而德之修則聖人所以爲學之講也講學者益講乎其所以修德講乎其所以遷善而改過要之四事爲一事四憂亦一憂爾此可以藥世俗藉口非學之病其善六世之學者多隱善揚惡藉著述以洩私忿殊失古人立言之體先生曰吾邑中有故鄉先生孫曜高文潔行足爲鄉閭式吾郡殷生士望篤行好學之士能倡率講學會尤西川書中無一世俗語羅念菴習靜一室趙大洲聞之欣然有往從意其他稱術袁裕春宋陽山周訥溪海剛峯畢松坡孫季泉孫立亭

趙定宇諸正人君子尤不啻若自其口出而又非獻諛當途以希名利者此可以藥世俗嫉賢妬能之病其善七鳴呼先生斯録其有功于世道大矣余生也晚不及師事先生而先生仲子養沖先生往督學余鄉與余善辟之草木吾臭味也因漫題子簡首

鄭溪書院志序

余嘗覽海内郡邑志即蕞爾巖邑其寺宇多則數十少亦十數至書院則晨星矣甚且舉古勝地或改公署或淪寺觀爲之太息不已嗚呼文何恠異端之盛吾儒之衰也或曰書院不皆真儒何取虚設爲余曰寺宇豈皆真佛而人不病虚設何也寺宇不皆真佛而佛教藉以羽翼書院不皆真儒而儒學藉以倡明而況真儒又往往輩出乎冀北之馬豈盡追風逐電一日而千里然求追風逐電一日而千里者必冀北馬也鄧林之材豈盡干霄拂雲蔽青天而蔭原野者非鄧林無有

也書院亦士之蕞北鄧林也奈何敢藐天下士而遂謂無真儒哉吾儒異端之辨不在口舌之爭而在修其本以勝之廣建書院以表章聖學正盛則邪衰睨見則雪消將真儒接踵而異端不攻自破矣此修其本以勝之之說也或曰今學宮徧天下不翅足矣又悉庸駢指爲余曰學宮博士有專責弟子有定員豈人人可升堂入室者且朝廷設官分職其權孰得而侵之書院之設見任縉紳固可擁比而林下耆布亦可登壇余鄉謂交與一人不可妄講學無人不可容正爲此也學宮作養有限書院教思無窮此正補學宮所不及者安得駢指視之紫海龍公理學真儒也吉州形勝甲於天下匡廬翠峯彭蠡瀠迴家絃户誦比於鄒魯各邑書院林立而永寧獨缺公慨然曰繼往開來豈異人任何可當吾世而使吾寧邇它邑乎歲丙辰按秦歸創建鄧溪書院群邑同志講學其中甚盛舉也南皐鄒公爲之記而復性堂公自爲記今按淮歸纂

志以垂不朽而函書命余爲序余不知學安知性且先儒論學或云主靜云主敬云窮理云致良知似各立門户不知於復性之旨何居盖人性皆善而不學則不能明善而復其初以性善爲本體以主靜主敬窮理致知爲功夫則善明而性善之初可復性復則諸說皆筌蹄矣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至於魚兎得而筌蹄忘又何門户之可言乎公書院以復性名堂正所以融門户而偕之大道也余讀公記發明此理批郤導窾得未曾有又何能贅一詞惟是有感於當世寺宇之多而書院之少致異端盛而吾儒衰又感於吾儒借學宮以操戈而反授異端以常勝之柄也故爲之縷縷如此敢以是復公命併以質之鄒先生

旌烈録序

余別墅在城南沙井村距沈橋里不三里許始楊烈婦之死也鄉村之人聞其事而怪之其夫

語其妻曰劉氏年正茂卽改適豈乏佳耦而胡以死爲也其妻亦語其夫曰劉氏年正茂卽改適豈乏佳耦而又胡以死爲也比余倡諸士大夫往吊後諸生上其事於當路當路上其事於朝

天子嘉其節而旌表其門鄉村之人始知其爲烈而誦之其夫悟而悔曰吾向者所告于妻是何言也是誨其妻以貳也其妻亦悟而悔曰吾向者所告于夫是又何言也將使夫視我爲何如人由是夫死而不欲守者且守矣守節而不欲終者且終矣甚且從容就義亦知以死殉矣數年以來節烈之婦項背相望夫人等耳何昔議其非而今稱其是也何昔以改適爲快而今以殉夫爲快也豈非良心人所同具而不感發之則不興哉慨自學之不講理道不明于是有妻背夫弟背兄臣子背君父朋友背朋友而恬然不知其非者世道人心可勝搤擊今

天子一旌表此烈而函谷以西風俗頓爲轉移

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或曰烈婦之死惟知有死耳安知有身後之名是無所爲而爲眞乎其眞者也若今之守節者死節者皆聞烈婦之風而興起是有所爲而爲非眞也而子反稱之何也余曰不然烈婦之死固無所爲而爲固眞也而彼聞風興起者是因感而觸其良心良心一觸自有勃然不容已者其不容已之心何心也是亦無所爲而爲之眞心也而安得以僞目之昔夷惠以清和奮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夷

惠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薄夫敢鄙夫寬孟子亟稱之未嘗以夷惠爲眞而以聞風興起者爲僞也夫表揚死者正所以興起生者若以興起者爲僞則死者固無心于身後之名而生者又不免有好名之議則死者固不必于旌而生者亦不必于興起矣有是理哉烈婦弟諸生揚材彙撰公移誌傳祭誄諸文題曰旌烈録乞余一言弁首因書此畀之而復爲之說曰表揚死者固所以興起生者表揚婦人實所以興起

男子彼張邦昌劉豫馮道輩非丈夫耶不衣冠耶不讀書耶千載而下談之猶令人髮上指冠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視此婦人寧不愧死哉嗚呼讀此録而不勃然興忠臣孝子之思者非夫也

森玉館集序

森玉館集者朱宗尉伯明詩也伯明自幼即嗜書而尤嗜詩矢口成韵即有風人之致余喜而從吏之俾盡讀古今之書伯明即鍵户發憤自三百篇而下以及我明空同諸子詩無不晝夜吾伊朗然成誦而伯明之詩遂駸駸入古人堂室矣爲漢魏則漢魏爲盛唐則盛唐而絶無纖巧脂粉掇拾餖飣之病亦奇矣哉余與伯明居同里閈伯明長余一歲自七八歲即相與相與即彼此問奇字久之談文談詩不作一戲謔語里中人以道學嘲之余兩人不爲變也由今思昔可發一咲吾關中爲橫渠先生之鄉余于聖學未窺津涯而伯明每步月過存必劇談丙夜

夫今之詩人理學多枘鑿不相入此正坐不講之過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即善說詩者不過以為點景之玅耳而孰知其言上下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即善說詩者又不過以為言天言文耳而孰知其言天之所以為天言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夫論理而至於上下察至於天之所以為天文之所以為文其精微奧玅亦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而皆于詩中發之詩豈易言哉余以為今之詩人特其臭亦與之俱化也彼喜讀勢利放肆之文者亦久而不聞其臭者耳豈有心於左袒哉嗚呼直道難容枉道易合與善人居難與不善人居易人情乎今五經四書科名懸于前考較迫于後學者尚不肯讀至于二氏六子諸書既不列于學宮又屢厘乎明禁而人多嗜好之何也此其故不可不思也今之選古文者不過論文章之工拙至于所以為文何如則未之辨也余故表而出之匪直游藝且以為志道之一助云

馮少墟集卷十四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說

做人說上

一日與館中二三同志閱邸報中有做官做人之說咸韙其言而余以爲做官做人不是兩事摠之做人盡之矣或曰做官做人豈毫無所分別邪余曰然吾儕立身天地間只有做人一事試觀吾儕今日聚首講學容容與與無半點塵

囂宛然洙泗杏壇景象固是做人明日朝參課業或揖讓于禁近或唫咏于秘閣亦是做人異日散館之後或留而在內或出而在外職業所關鉅細不一無大無小無敢瘝曠亦是做人非曰如此爲做人如彼爲做官也嘗觀大學一書至平天下章凡理財用人爲君爲相道理具載無遺而摠謂之大人之學若做官做人分爲兩事是格致誠正屬做人平天下治國屬做官也有是理哉是大學一書乃古人做人之法則吾儕所當時時潛心理會者也且吾儕自七八歲入社學後叫成做童生進學後叫成做秀才科第後叫成做舉人做進士入仕途叫成做官林下叫成做鄉先生自少至老此身入于世套中何時才去做人不知做秀才做箇好秀才做官做箇好官就是做人其道理工夫說在大學可無贅也嗟嗟耳目口鼻人也視聽言動人也此非有餘彼非不足何待于做人必待于做而後可言人也自少至老方汲汲做人之不暇而暇

言他哉余曰只有做人一事者以此

做人說下

館中與二三同志論學彼此拳拳以做人相印證余曰做聖人易做文人難吾儕于難者尚殫精竭力圖之于易于易者反玩日愒月委之于難何也或有疑者欲余竟其說余曰難易之間是在自悟非可以騰諸口說也無已試以舜孔觀之古今論大聖必曰舜孔舜之德業詳載虞書中若不可幾及而夫子乃曰舜好問而好察

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玩其斯二字可見虞書所載多少德業都不是舜之所以為舜處而惟此乃其所以為舜然則好問好察難邪隱惡而揚善難邪孔子天縱聖人不知有何樣高遠之為而其自道弟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夫發憤忘食難邪樂以忘憂難邪由此觀之吾儕特不肯去把做詩文之心為做聖賢之心耳若是肯去好問好察肯去隱惡揚善

肯去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則舜孔有何難爲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陽明先生曰箇箇人心有仲尼豈欺我哉吾儕只說堯舜孔孟難爲試觀一日十二時中曾去好問好察否曾去隱惡揚善否曾去發憤忘食曾得樂以忘憂否途患不行不患不至不用工夫而曰堯舜孔孟難爲真難之難也且吾儕自入館来朝而誦夕而諷行思坐想何嘗一息不在詩文上用功其詩文何嘗一息不在班馬李杜上模擬真可謂殫精竭力矣試自友之其詩文視班馬李杜竟何如邪孰難孰易必有能辨之者僉以爲然余又曰做人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今言已多矣願相與共勗之

講學說

客有講學者因人言而志阻遂不復講余惟而問之客曰子猶敢言學乎方言學而人言隨之何益也余曰子向日之講學也果爲人乎抑爲已乎如爲人也則人言誠所當恤如爲已也則

方孜孜爲已之不暇而暇計人言乎我聞謗而
輟則必聞譽而作作輟由于毀譽是好名者之
所爲也講學之謂何且人之議之也議其能言
而行不逮耳能言而行不逮此正學之所禁也
者人安得不議之吾儕而果能躬行也即人言
庸何傷客又曰學貴躬行固矣講之何爲余曰
講學正所以爲躬行地耳譬之適路然不講路
程而即啟行未有不南越而北轅者也又譬之
醫家然不講藥性而即施藥未有不妄投而殺
人者也又譬之兵家然不講兵法而即應敵未
有不喪師而辱國者也天下之事未有不講而
能行者何獨于吾儒而疑之客憮然曰有是我
有是我微子今日之講吾幾以冥行當躬行矣
豈不誤哉講學之益正在于此願與吾子共勗
之

夢說

問聖人立言最平易真切乃夫子有夢見周公
之嘆毋乃依幻乎余曰不然晝之所爲安得如

夜之所夢更爲真切或曰子之言更佐幻甚矣余曰不然天地之氣復于子人心之氣息于夜此處發見呈露纔是本来真心最真最切莫過于此試觀吾儕發憤爲學一日之間喜怒哀樂恰似件件中節矣至于夢中或喜或怒反有不中節處辟如性嗜酒者一向戒之矣至于夢中或不免于飲或恍然悟其戒而飲之知節何也此正真情發見也然須得戒之又戒以至于與戒俱化斯夢中亦不飲矣觀人心之真者莫過于此中庸論喜怒哀樂而先之戒慎恐懼夫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工夫亦可謂至精至密矣然使胸中猶有戒慎恐懼在則夢中必不免有不中節處故又曰致中和致之云者戒之又戒以至于與戒俱化之謂也如此才能發皆中節雖是已發之和猶然未發之中位天地育萬物即此便是豈待外求哉且吾儕平日好做詩夜間必夢題詩甚且有一二佳聯出來真是晝間做不到可見人之精神原可以通天地原可以貫

古今欲見堯舜便見堯舜欲見周孔便見周孔奚必羹墻哉吾儕今日試驗喜怒哀樂何如夢中喜怒哀樂又何如則此心存亡工夫生熟自是一毫不爽故曰晝之所爲安得如夜之所夢更爲真切也昔韓子原道謂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夫周孔相去不啻百有餘歲夫孰傳之而孰受之邪孔子欲行周公之道故屢接于夢寐間後儒日誦法孔子而卒不能使孔子入夢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天道說

董子有言天人相與之際可畏也嘗以秦論始皇自知天下雖爲已有而法令太酷人心含怨終夜皇皇計無所出于是不得已爲焚書坑儒之舉若曰聖賢載籍能發人聰明英雄豪傑能議人是非從古國家捭亂不能長久皆始于此焚書坑儒自以爲天下無復有書無復有儒黔首可愚而我可無恙矣此與鑄金人十二于咸陽意同然能焚書而不能焚黃石之書能坑儒

而不能坑子房之儒圮上之遇老人從何處来十日之索子房從何處去當斯時也秦之鹿已出神矣黔首果可愚而一世二世果得宴然無恙也邪夫以始皇之雄而無如天意何何世人恃其聰明才辨敢于與造物者爭衡也豈未覩秦事也乎哉吁亦愚矣

名實說

學者之病莫大乎務名金名曰金金也玉名曰玉玉也鉛而金之石而玉之名孰與我雖然即名爲亦名曰鉛而金之耳石而玉之耳其名彌大其病彌章名而至此名愈乎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其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君子蓋辨之矣

勤儉說

越中有二士夫其一人講學其一人不信學二公家俱裕俱以勤儉二字訓其子其子少年初亦奢惰後俱折節爲勤儉廩廩遵父命惟謹其講學公之子汲汲皇皇讀書求友有勤無惰自

奉甚儉即救衣糲食宴如也而周族黨賑貧乏略不少吝其家日裕而聲望亦日起卒爲名儒其不信學者之子亦汲汲皇皇持籌治生有勤無惰自奉甚儉即救衣糲食亦宴如也而至親族黨一毫無所施予人多以是怨之由是衆叛親離訟獄煩興家事亦漸銷落而營利愈甚卒爲鄉里所不與夫此二子者其勤同其儉同其廩廩遵父命同而家道之隆替若此其異何哉蓋以學問爲勤儉則雞鳴而起孳孳爲善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其勤也爲真勤菲飲食而致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其儉也爲真儉故人品家道成則俱成以世俗爲勤儉則其勤也爲奔忙爲營求其儉也爲貪鄙爲嗇吝故人品家道敗則俱敗耳然則家道之敗也其病豈獨在惰與奢哉夫子孫而能勤儉亦足稱矣而止因學之不講遂至以此敗其家而不悞嗚呼昔人有言毋以嗜欲殺身毋以貨財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爲

人父祖者柰何以講學爲非而至以勤儉殺子孫也哉悲夫余聞其事而有感因爲之說以貽同好

孝弟說別孫生繩祖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又止爲士之次何也蓋堯舜之孝弟是造道之極滿孝弟之量者也鄉黨宗族之稱孝弟如王祥王覽輩是天資之美盡孝弟之一節者也盡孝弟之一節即可以爲士可見人皆可以爲堯舜只是人安于天資之美未加學問之功安于一節之善未滿分量之全所以爲士之次所以堯舜不可爲耳豈堯舜之道有出于孝弟之外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士是原泉混混之水也堯舜之孝弟則放乎四海矣堯舜雖放乎四海其實不過滿其原泉之量又未嘗于原泉混混有所增加故曰孝弟而已矣而已矣者無所增加之謂也華下孫生繩祖幼而失怙垂髫學舉

子業弱冠王母殁生宜承重哀毀逾禮既襄事
廬于墓側者三年一時以孝聞戊申春余偕同
志講學太華山中而生偕其師劉生若魯友李
生華實王生國賓徒步九十餘里從余遊瀕別
余最之曰若不聞田畫之告鄒志完乎願君無
以此自滿士之所當爲者未止此也生聞其言
再拜而謝明年己酉三月生復徒步二百餘里
從余講學太乙峰下余留居月餘見其氣宇端
凝意向勤懇視昔益有加焉此其所造將來蓋
未可量者余深喜吾道之得人也因其歸書孝
弟說以遺之

書孝弟說贈竇孝子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止而已矣者無所增加
之謂也往歲華下孫生繩祖爲其祖母廬墓三
年余爲此說今歲丙辰三月河津竇生獻誠越
數百里從余學余聞獻誠爲其母有疾日侍湯
藥衣不解帶者二年母殁哀毀踰禮廬于墓側
者又三年一時以孝聞于秦晉間余甚嘉之今

獻誠將歸會余病不能為文以闡揚其孝復手書此說以貽之河東有曹真亭張綠汀二先生者獻誠其以余言請正焉

又書孝弟說贈馬孝子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止而已矣者無所增加之謂也先是華州孫孝子繩祖為其祖母廬墓三年余書此說遺之而復聶之曰若不聞田畫之告鄰志完乎顧君無以此自滿士之所當為者未止此也繩祖再拜而謝嘗慨省會盛地士之顯親揚名問視定省封骨愈親者濟濟不乏而廬墓孝子自頗彩後不少概見余方欲藉孫生以風之而今得揮使馬誠其人不廻空谷足音跫然而喜因偕咸陽同年張西華郡丞門人張爾維孝廉往訪其廬余素未識馬君而識荊自此始見其哀戚之色溢于眉端談及母氏劬勞泫然淚下余益重之因聞於學臺尹公為之表厥宅里里閈士紳始津津稱馬孝子馬孝子云今孝子三年之喪畢治任將歸余偕諸士紳

迎於東郊孝子抱主而泣觀者如堵會余病不能為文復書此說遺之余自倡學以來每以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為堯舜二語為同志講數年以來同州有沈時泰渭南有姚應魁臨潼有張應珮華陰有石之儁藍田有王之賈田養心陳化龍徐明教而華州又有張迪光皆相繼廬墓而養心之儁余亦親至其廬乃今又得馬君孰謂人性不皆善而人不皆可為堯舜哉馬君勉矣向告孫生田畫與鄒志完之言無煩余覆說

也

顧用晦字說

姑蘇顧生昌離初字離明或以為文之太著也更之曰元晦此其意甚善而余以為先儒之字襲之不可復更之曰用晦生再拜稽首而謝詰朝生介許生大倫句余為說以志紳佩余惟晦之為義子思子言之詳矣尚絅闇然晦之始也內省敬信晦之功也篤恭而天下平晦之成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余又何言生聞之喜

甚復弗拜稽首謝曰雖雖不敏敢不書紳俯先生之教

箴

座右二箴有序

三載靜攝庶幾寡過日来塵溷頓覺芟塞每一點檢不自知其汗之浹背也嗚呼靜中靜易動中靜難余未嘗一日不三復斯言由今觀之益信因述座右二箴用代嚴師訓戒乙未穀日識

呼汝從吾慎汝存心一念少差百盭俱侵毋愧汝影毋愧汝衾勉旃勉旃上帝汝臨

呼汝從吾慎汝制行一步少錯終身大病毋任
汝情毋任汝性勉旃勉旃庶幾希聖

贊

秦關王先生像贊有序

藍田王秦關先生捐館舍二十年矣前歲丁未督學祁公博採公議祀先生於學宮今歲己酉邑侯梁公學博錢君楊君復從闔邑士民之請為先生建專祠以祀之一時人心翕然稱為盛舉仲冬二日安主於祠從吾儕同年周淑遠參知及門人任生國珣梁生爾楨瞻拜祠下樂觀其盛覩先生之像儼若面先

生而復與之上下其議論也因贊數語用旌
山斗贊曰
清臞之貌篤實之學四呂而後公稱先覺昔聆
公訓今拜公祠闢邪崇正百世可師

解

命解

日者以支干八字縣人生平人皆信之余以為
人生平毀譽得失死生榮辱非支干八字所能
槩也倘有人焉慨然思猛然省即於此毀譽得
失死生榮辱八字勘得破能於此中討得主張
則一切世味自不得以籠絡之便是鵬搏萬里
鳳翔千仞格局便是為聖為賢的命若是昏昏
昧昧營營逐逐於此八字勘不破於此中討不

得主張則自暴自棄枉了一生便是春蠶作繭
秋蛾赴燈格局便是為狂為愚的命嘗觀此八
字誤了古今多少英雄豪傑真是可恨可憐命
乎命乎豈曰者所能測識哉孔子曰不知命無
以為君子而孟子亦曰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於戲深

論

論荀卿非十二子 閻試

昔荀卿以儒自命而立言指事壹稟于仲尼可
謂儒矣然仲尼之徒惟思孟獨得其宗而卿之
非十二子也以思孟為聞見雜博徧與墨翟惠
施辈同類而共譏之是何敢于高論異說而不
讓邪胡其詩也卿之言曰它魏不可合文通治
陳史不可合衆明分墨宋不可容辨異縣君臣
慎田不可經國定分惠鄧不可為治綱紀似也

而循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若有不盡非者何至以僻違無類幽隱無說閉約無解乃歸之思孟而以唱和為有罪哉孔氏既沒異端棼如戰國以來從衡捭闔之習盛而吾道不絕如綫矣仲尼之道燦然復明于世者唱和之力也而可曰罪也邪卿固尊信仲尼者正宜以思孟為津筏而後可以窺洙泗之源委案餚其辭而祇敬之曰此先君子之言也繇斯以觀卿顧不當祇敬先君子哉果爾則卿亦世俗之溝猶瞀儒嚾

嚾莫知其非者矣豈不自言而自諍之邪尊仲尼而非仲尼之徒亦太惑矣或謂卿妄以道自任明知思孟之學故為排之以自繼仲尼之統不知有此一念之勝心而已不可與入道矣何足為思孟損益哉且卿之尊信仲尼也甚篤而子弓雖賢與仲尼並稱已失低昂之實又何論思孟卿受學于子弓意推尊子弓以彰已學所從來故不得不與仲尼並稱是卿之尊信仲尼亦桓文之尊周室不過陽浮慕之已耳不然子

弓固不在仲尼下而思孟豈遂在子弓下哉是仲尼而非思孟余誠不知其何說矣大抵卿懲叔季不學之弊而歸咎于性惡見霸功之筭計見效也而曰法後王故聞思孟之稱性善而談法古不翅如枘鑿然此其詆思孟之根不可拔樂者也獨不思相近之訓安所稱惡而堯舜湯文豈不惓惓于垂訓無乃仲尼非乎它魏慎墨之流仲尼之徒羞稱之至如史鰌之直固其所深嘉樂與者亦不可槩例于諸子老莊輩詆聖侮法不遺餘力乃置之不論甚矣卿之好奇也然則卿之非十二子也其誠敢爲高論異說而不顧者哉或又謂後世儒者借喙思孟行實諍之才無可用世而竊儒名以蓋其慾卿誠有激乎其言之者不知果有激而言也非其竊儒名者可矣併真儒而非之可乎哉昔人稱卿才高而不見道諒矣嗚呼卿一非思孟而李斯遂焚書坑儒以促秦二世之亡非學而遂以亡人之國也學可非乎哉禍秦者斯而禍斯者卿也此

古今治亂得失之林也

聖之時論 館課

夫時之義大矣哉惟純天之聖人而後可以當之然所謂時者何消息盈虛莫窺機緘通復禪代莫測端倪乃造化自然之妙而不容一毫人力參焉者也使人力可以一毫參則是道爲有方之物而聖人可以爲時矣聖人豈能爲時哉不惟聖人卽造化亦不得而强之如春之不得不夏夏之不得不秋而秋之不得不冬也時則使然造化爲得而强之造化不能强乎時而人恒恃其聰明智慮以安排揀擇于其間曰如此則清如此則和如此則任始强此以律彼繼强彼以合此是執夏之箑而曰曷不爲裘之温也執冬之裘而曰曷不爲箑之便也豈不蠢于時哉節縣雖高勛業雖偉殆與純天之聖人異矣夫惟純天之聖人爲能含心于寂合氣于漠聰明在聲臭之先而智慮在覩聞之外夫是以自作主宰造化爲役時清而清不爲絶俗時和而

和不爲徇人時任而任不爲干時靜也如陰之翕而靜與天俱動也如陽之闢而動與天游易不云乎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嗚呼深哉是道也乃吾夫子之道而非夷惠伊尹之道也伯夷道在于清則與和二柳下惠道在于和則與清二伊尹道在于任則與清與和又二夫二則偶偶則可以容吾之聰明智慮以安排揀擇之故取其清者去其和取其和者去其任即其所造可以廉頑而立懦可以寬鄙而敦薄可以致

君而澤民而終不足以語造化自然之妙何盭于時也乃吾夫子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已矣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已矣故其自言曰吾道一以貫之一則無偶無偶則無所安排無所揀擇時乎夏則葛而非有心于葛也時乎冬則裘而非有心于裘也聖人以爲時固如是吾亦如是以應之耳矣造化不能強乎時而吾欲以聰明智慮強之能乎哉此孔子所以爲聖人之時也時乎時乎豈易言

我後人不明于時之說而專以隨時變易解之至爲與時浮湛者藉口嗚呼獨不思夏之必暑而冬之必寒乎故曰信如四時又語其一定而不移也伊川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夫隨時變易而不從道則小人而無忌憚反不若夷之清惠之和尹之任矣是故君子毋輕言時

馮少墟集卷十五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記

關中書院記

余不肖偕諸同志講學寶慶古刹有年矣歲已酉十月朔日右丞汪公憲長李公憲副陳公學憲段公聯鑣會講同志幾千餘人相與講心性之旨甚具驩然日晡始別瀕別諸公謂余曰寺中之會第可暫借而難垂久遠當別有以圖之

明日卽以寺東小菟園檄咸長兩邑改爲關中
書院延余與周淑遠諸君子講學其中而汪公
復爲書院置公田延綏撫臺叅公聞而嘉之以
俸餘增置焉講堂六楹諸公扁曰允執蓋取關
中中字意也左右各爲屋四楹皆南向若翼東
西號房各六楹堂後假山一座三峰聳翠宛然
一小華嶽也堂前方塘半畝豎亭于中砌石爲
橋偏西南不數十武掘井及泉引水注塘井覆
以亭二門四楹大門二楹舊開于南緣鄰官署

冠蓋紛遝深山野人不便厠跡因改于西巷境
益岑寂且不失吾顏氏陋巷家法也西巷地基
乃用價易民居大門外復搆小屋數楹仍居數
家以供灑掃之役前後稍爲脩葺未及數月煥
然成一大觀矣松風明月鳥語花香令人有春
風舞雩之意而劉郡丞孟直復爲八景詩以壯
之一時同志川至雲集吾道庶幾興起而余愧
不足以當之也一日講畢諸生請曰自昔書院
翁建皆有記而當道諸公盛舉又不可泯焉不

彰也先生得無意乎余唯唯因進諸生諗之曰
我關中形勝甲于天下羲文武周後先屈起弗
可尚矣自橫渠後理學名儒代不乏人蓋文獻
之邦而學問之數也吾輩生于其後何可無高
山景行之思且書院名關中而扁其堂爲允執
蓋借關中中字闡允執厥中之秘耳夫中之一
字自堯始發之所謂堯得統于天者此也然中
與不中雖見于事而實根于心舜又恐人求中
于事而不知求中于心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旨微矣然危微精一
之辨莫詳于子思中庸一書蓋中之爲德庸德
也中之爲言庸言也喜怒哀樂中節子臣弟友
盡道是也于此一一中節一一盡道直至中和
致而位育臻然後可以合無聲無臭之妙然後
可以語盡性至命之學嗚呼豈易言哉夫喜怒
哀樂中節固也若必待已發而後求中節于臣
弟友盡道固也若必待既感而後求盡道則晚
矣故必當一念方動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

盡道也此慎獨之說也故曰其要只在謹獨雖然又必待念起而後慎之則亦晚矣故必當一念未起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盡道也此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說也故曰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一念未起則涵養此心一念方動則點檢此心于此惟精于此惟一庶乎有不發發皆中節有不感感皆盡道矣嗚呼豈易言哉然人多不肯用戒慎之功者何蓋亦未知本體責任不容諉耳且天命之謂性非命之甘食悅

色如告子所稱正命之使我位天地命之使我育萬物也我能位育則性盡而能復天之命我不能位育則性失而無以復天之命可不畏哉命如君命父命師命然君命父命師命皆着于聲臭而惟天命不着于聲臭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之命我者如此其重而又無聲臭之可即念及于此喜怒哀樂雖欲不中節不敢也子臣弟友雖欲不盡道不敢也獨雖欲不慎不覩不聞雖欲不戒慎恐懼不敢也孔子曰畏天

命又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彼不畏者原不知耳若知之豈敢不畏哉知本體之難諉自知功夫之當盡而或又謂本體原自現成用功即落意說是謂天地本位萬物本育而我不必位育之也棄天亵天甚矣其如天命何嗚呼位天地育萬物聖人此天命凡人亦此天命上而天子此天命下而庶人亦此天命無聖凡貴賤無弗同者今吾輩自天生以來俱各命之以位育之性俱不容不講危微精一之學即汲汲皇皇

皇異日猶未知能復天之命否也而尚敢暇逸爲哉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嶺共勉之諸生懽然曰今而後始解兌執之義矣敢不努力以毋負上天所以命我之意于是次其語書之以爲記

時大參閔公熊公憲副劉公張公常公郡守尹公二守朱公鄭公沈公節推王公咸寧署篆別駕孫公長安令楊公皆興起正學襄厥成事例得並書涂公諱宗濬南昌人癸未進士汪公諱可受黃梅人庚辰進士李公諱天麟武定人庚

辰進士陳公諱宁歷城人壬辰進士段公諱猷顯固始人壬辰進士閔公諱洪學烏程人戊戌進士熊公諱應占隆昌人壬辰進士劉公諱一相長山人丁丑進士張公諱問明壽光人辛丑進士常公諱守信磁州人己丑進士尹公諱伸宜賓人戊戌進士朱公諱星耀貴溪人癸未進士鄭公諱敦原長治人壬午鄉進士沈公諱震龍臨安人乙酉鄉進士王公諱大智王田人甲辰進士孫公諱謀蒲州人選貢士楊公諱鶴武陵人甲辰進士其餘捐金助修諸公姓氏不能備書俱載碑陰

復性堂記

金谿吳疎山先生理學醇儒也家疎山之旁自少至老講學于斯先生沒若干年而郡大夫即其地肖像立祠祀之甚盛舉也後有屋一區顏曰復性堂曩時諸名公嘗就此堂而講業焉頃先生仲嗣中丞公馳書山中問記于余余與公為同年同志私淑先生有日誼何容辭余惟聖

賢之學心性之學也人之一身止有此心性在何處不知心所具之生理為性非心外別有性可對言也性不可見而見之于情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情也而必有所以能知愛能知敬者性也然其所以能知愛能知敬者又訖為之天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天命之以能愛之性而後能知愛天命之以能敬之性而後能知敬惟其性善故其情善亦惟其情善故知其性之善耳不然性不可見又安所據而曰善邪性情本一物特因寂感而異其名而先儒有情其性性其情之說是以性為善而以情為不善也亦不思甚矣且是性也一物不容而寓萬物皆備上物字指欲下物字指理今有人焉或指之曰若能孝若能弟若能忠信郎弗三稱之亦欣然皆受而不嫌其多不然而或指之曰若不孝若不弟若不忠信即一言及之且艴然不受而何況于弗夫其欣然皆受也是發于性之所本有也可見萬物原来皆備心體原來有善其艴然不受

也是發于性之所本無也可見一物原來不容心體原來無惡而或謂無善無惡為心之體何哉以知善知惡為良知而以無善無惡為心體是又以情為善而以性為無善也尤不思甚矣人性皆善而習始有不善孔子標講學二字正使人變其習而復其性也其功豈不賢于堯舜遠哉先生之言曰吾人講學却要識得大頭腦總只是盡性性者天地萬物之同源又曰性一而行百即孩提之知愛性也而行具矣闇于性而語行者妄也外其行而語性者虛也嗚呼先生可謂淵源堯舜而得孔孟之宗矣先生平行履如為令以循良稱為御史以直介稱不具論論其大者當分宜柄國先生誼托枌榆而又資深望重旦夕當遷卿貳而先生獨先幾引去若鴻冥鳳舉不可羈羅人咸笑先生迂拙而不知當時巧捷之士如某某輩雖倖取一時富貴而卒之身名俱敗悔之無及然後知先生之見遠而先生之不可及也昔孟子推尊孔子而斷

之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余故于先生出處之大者斷先生之學真能復性云近世士大夫多以講學為諱講學者又多以心性為諱又何怪其躬行之不逮而仕止久速之不當可也吁亦足憐矣中丞公家食時嘗約宗黨同志月三為會講學于此堂以紹述先生之訓今節鉞三晉而猶惓惓不忘此堂學可知也余懵不知性聊書此以志私淑若闡颺先生微言奧旨則自有諸名公鴻筆在

關中書院科第題名記

萬曆己酉冬當路諸公為余創關中書院講學其中越三年壬子後遊諸生得雋者伐石題名於書院乞余為記且曰先生之設科有日矣初講於家後講於寶慶寺自辛卯始甲午後科第濟濟稱盛矣題名當後辛卯始惟先生命之余曰然即此推讓一念是諸君善與人同意也敢不成諸君之美遂不辭而漫為之記嗟代無論近世題名者多矣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而余又為

之助其波可乎是不然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涸可立待此無本之名不可有也故君子恥之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有本之名不可無也故君子取之而說者緊以名為不必有誤矣昔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以德行名宰我子貢以言語名冉有季路以政事名子游子夏以文學名凡此皆有本之名也而其本則皆得之於學蓋道者源也而學則所以濬其源道者根也而學則所以培其根故從講學入則吾道一以貫之不惟德行是即言語政事文學亦是所以諸賢各得成其名不然而不從講學入則道本一而裂而為四德行不過一角好之士政事不過一功名之士言語文章不過一口耳辭章之士不惟言語政事文學非即德行亦非矣又烏得與聖門諸賢論名哉是則皆是非則皆非於此豪髮千彼尋丈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諸君講學於此固欲成為聖為賢之名德行必欲為顏閔言語必欲

為予賜政事文學必欲為由求游夏非徒僅僅成科第之名也者如第曰成科第之名則鴈塔豐碑不啻足矣又奚取于斯邪雖然書院之講固不專為科第而即科第亦足見書院講學之益惟諸君不以一時科第自多而以聖賢有本之學自勉使鄠塢子厚藍田四呂高陵仲木再見于今日則業與名世爭流而名與天壤俱敝寧直諸君不負科名即關中書院亦當與白鹿嶽麓並名不朽矣余不與有榮施也哉是為記

書

與友人論文書館課

今天下蓋稱文盛矣學士大夫掇管抽思摛葩談藻人蚌珠而家荊玉豈不彬彬質有其文哉顧縱橫滋而撲茂散虛無熾而大雅微其流弊有出文詞外者關係人心世教匪細故也起弊維風是在足下僕敢畧陳其愚而足下察焉夫六經尚矣下此談文者不曰國策則曰秦漢不曰佛老則曰莊列建安而下率置貶辭矣然其

間如昌黎廬陵輩猶或寓目焉曰此詞人之雄也如濂洛關閩見謂迂遠而闊于事情曰此宋頭巾語耳不翅鬼礫置之矣夫宋之文載于性理一書其雕章琢句焜耀耳目不逮國策諸書僕不敢强爲左袒但其析理闡義羽翼聖經亡論韓歐即秦漢有之乎亡論秦漢即左國有之乎予與氏以來此爲正即奈何以鬼礫置之也僕嘗讀國策秦漢諸書其詞旨高古閎深不具論論其中所載事多縱橫捭闔之術其機械變詐至不可方物佛老莊列諸書叛經非聖倡爲虛無寂滅之談其不雅馴處薦紳先生難言之今世學者問字國策貴旨曇眛其意甚盛但恐數年莊嶽不止齊其語耳蓋常人溺于所聞曲士局于所見讀縱橫捭闔之書不覺流而爲機械變詐之人讀虛無寂滅之書不覺流而爲放縱恣肆之人其始也止艷其文詞其既也耳濡目染不知不覺併以移易其心術而瑕纇其人品可不眷哉雖然捭縱橫虛無之弊者在于

明理上而六經孔孟下而濂洛關閩夫非理學之淵藪而脩詞之標的與試取此諸書讀之猶令人鄙吝消融心胸開朗勃然有正人君子之思卽不然而亦不至于爲縱橫爲虛無也故曰文章以理爲主願足下之熟計之也或又謂文章理學原不相能以理學爲文章不迁則腐僕斷以爲不然夫談理者莫如易而六經中稱最奇者亦莫如易談理者莫如孟子而戰國皆稱最奇者亦莫如孟子但今人未之深思耳然今人爲文其主意與古人異古人爲文主意在發理而翼聖今人爲文主意在炫辭而博名主意在理故讀理學諸書易入而易信主意在辭故不得不剽取國策莊列以釜人耳目詎知浸淫之久其弊有出于文詞外者然則爲文者宜何如僕以爲六經孔孟其正鵠也濂洛關閩其嚆矢也注精凝神于此務必至于解悟而後已則此心確有主意而後間取國策秦漢及諸子百家之書讀之以爲射跋及遠之一助使不至詭

遇以獲全庶幾乎返縱橫爲樸茂挽虛無爲大雅乃稱藝苑良工耳此　僕所有志而未逮亟欲請正于足下者惟足下財誉

答同志問族譜書

承問族譜僕至寡劣何以復命雖然竊奉教于君子矣敢無說而處于此夫族之有譜猶國之有史尚矣第史之爲道備載善惡用昭勸戒要之以義爲主譜之爲道揚善隱惡有勸無懲要之以恩爲主不可一槩論也乃今之作譜者則不然縱筆訐發略無顧忌自以爲不虛美不隱惡自負曰直人亦從而直之居然史遷復出矣不知其直正有不在此者惟是家世寒微不諱可也事行細小不忌可也有可稱則傳無可稱則闕可也微顯闡幽據事實錄不至溢美可也即此便是直又何必縱筆訐發略無顧忌而後爲直哉無論族譜即郡邑修誌其載善惡昭勸戒此固毫髮不可諱者尚且于職官一類但寓褒貶于三十年之前于三十年之後者則闕之

一則有自已曾相與之嫌恐是非涉于愛憎一則公論必久而後定故姑以俟之異日夫修誌且然況脩譜者可輕肆褒貶乎李獻吉謂子孫而不錄其先人是悖亂之行也若錄其先人而又訐其過其爲悖亂孰甚焉古人不又云乎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何極今之作譜者雖似過訐不過一時講究未明誤以訐爲直耳猶屬無心倘後世子孫一有小嫌不能捐釋借此族譜洩彼忿心則是以古人敦仁廣孝之書爲後人報復恩讐之具也又誰爲之作俑哉網常風化關係不小奈何不慎之于始而猶沾沾以訐爲直也嗚呼不虛美不隱惡此在作史則可若譜則但不虛美可耳禮諱尊親不隱可乎哉先是作者誇其門閥多失于虛美近日作者懲其虛美又失于揚惡虛美則以恩掩義固不可揚惡則以義傷恩尤不可此作譜之所以難也鄙見如斯惟足下教之幸甚

奉許敬菴老師

從吾不依不能勉自策勵以答老師之知然絕趨尺步何莫非老師賜也猥托榆枋敢云自致顧影增慙溯源感德恭惟老師門下主盟吾道表範人倫凡寓內後進之士思挹台光而聆緒論者不翅如泰山北斗況從吾夙辱陶鑄被化尤深所不祓滌矜奮而甘自暴棄其若上負名教下負生平何徼倖以來日夕兢兢尤甚于諸生時時與同志諸君子講明此理反覆體驗務實得于身心而資聞學殊恒不免二三之擾奈何老師時惠教言閔其愚而匡直之幸甚今天子寤寐耆英尊崇理學行將起老師于東山爲學士大夫典刑爲斯世斯民造福是又中外士紳所共爲引領者豈從吾一人祝願之私

答李詢堯同年

承教巧拙二字深服特識樂只君子民之父母鳥用巧爲也昨許敬師貽書畧云閒觀世故知功名富貴之無常絕不萌一毫驕侈之念弟又爲之說曰閒觀世故知功名富貴之有數絕不

萌一毫揀擇之心夫既無揀擇矣即巧將安用之年丈古心質行卓爾不羣弟年來每與淑遠諸兄弟談身心之學惓惓念詢莽不置詢莽勉旃毋以拙之一字爲迂也

答饒映垣同年

郡守古稱二千石其展布所學使元元受福視監司更切弟殊爲年丈喜至尊諭謂此正學問明證日弟奭然自失矣學問原非佽虛臨政蒞民靡匪實際事上接下摠屬真修所貫透悟者透悟乎此耳敝差幅員廣闊拮据孔囂況弟以病軀當之其不勝明甚惟是兢兢一念不敢輕易放過此可以盟之幽獨而亦可以質之年丈者也惟年丈不惜箴規震發蒙蔀幸甚

答蕭慕渠老師

從吾自罪歸來一切時事不敢聞惟與二三同志立會講學以求寡過于萬一承教出力擔當從吾雖非其人實不敢不勉也第聖賢道理原不落口耳而以口耳擔當之則支原不涉意氣

而以意氣擔當之則激原不借興致而以興致擔當之則易作輟從吾清夜沉思惟恐蹈此三者之病奈何惟老師終教之幸甚

答强睿菴侍御

承教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夫人之志不同有志事功者有志氣節者有志道德者要之道德可以兼事功氣節事功氣節不可以兼道德求志者惟求志此道德譬如樹培其根水濬其源異日遇事功則事功而非倚于事功遇氣節則氣節而非倚于氣節不患其華不茂而流不長也若不辨所求何志而第曰求志無論思不出位謂何竊恐古人亦不若是之憧憧擾擾矣昔子路志在强兵冉求志在足民公西華志在禮樂其志豈不甚偉不知由志强兵矣如或知爾而畀之足民之任求志足民矣如或知爾而畀之禮樂之任赤志禮樂矣如或知爾而又畀之强兵之任三子者其將何以應之得非所行者非其所志而所志者又非其所行者邪雖大賢作

用臨時自有轉移而要之畢竟有所倚故夫子獨喟然于春風沂水之點者誠進三子之事功氣節于一無所倚之域也豈徒與其逍遥曠達而已哉夫志如三子而夫子猶進之況後世之志事功氣節者不求進于道德可乎不然喜談事功氣節而不信講學其不爲功名客氣所累者幾希鄙見如斯不知明公以爲何如

與友人

吾儒之學以孔孟爲宗二氏之學宜所不道門下才大學博言孔則孔言孟則孟言佛老則佛老任其揮霍無不如意此自門下緒餘非可以淺近窺測者第恐學者聽其言不得其意志淆兩可功分多岐勢且必進二氏而紬吾儒其所關係不小且今聖學不明異端蜂起非門下砥柱中流又孰與迴狂瀾而障百川哉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余亦曰能言距佛老者聖人之徒也昨因賤恙不能多談別來體驗此心覺過不去然不爲門下一言此心亦覺過

不去即此是良知也不知門下以為何如

答逯確齋給事

王使君人至辱翰教展讀周環宛如疇昔雁塔之會愉快可知弟茫不知學而比年靜中體驗益覺學問功夫不容易言大抵悟處欲高欲透修處欲實欲確故言知不言禮名為虛見言禮不言知名為循跡一以貫之此吾儒之正脉而易大傳知崇禮卑之說也近世學者多馳騖于虛見而槩以規矩準繩為循跡其獎使人猖狂自恣流于小人而無忌憚此關係于人心世道不細弟方妄為此懼而來諭獨揭此四字為言眞可為近世學者對症之藥且年兄如此用功同志自當興起而循然以旁無疆輔為歉得非造彌實而心彌虛邪景逸桂渚二兄誠吾道中不易得者第愧弟非其人耳聚首何日願各努力

答涂鏡源中丞

遠辱翰教深感提撕大學稱至善此性體也知

止者知止于至善也知止則見不落空心不涉妄此所以定靜安慮得取之左右逢其原耳修身爲本功夫正在此而世之學者多談玄說虛舉至善而一空之令人茫然莫知所止其蕩檢踰閑無所忌憚何怙焉老公祖倡學榆塞獨揭孔曾之宗其有功于吾道甚大從吾多病暴棄自每旬會講外日惟閉關靜坐每靜極則此心湛然如皓月當空了無一物似乎少有所窺然終不敢自信不知知已何以震發之使不終于暴棄幸甚神木高君能知皈依門下將來造詣必不可量聖學源流此刻大有關係初學之士縱有志向苦乏見聞得此可以探崑源而陟華巔矣使旋此謝臨楮皇悚

又

歲序更新玩愒如舊方切愧懷迺辱手教儼若對談開我寔多敢不佩服佳刻疏草字字忠讜言言經濟葢從學問涵養中流出者當與古名臣奏疏並傳什襲珍藏三復欽祚從吾不肖年

來與同志講切雖茫無所得而此心稍覺有一二悟入處聖賢學問要在知性大學止至善此性體也性體至善乃天生來自然而然不假一毫人力故曰天命此至善之性體率之則爲道盡之則爲聖人率性是本體盡性是功夫率性衆人與聖人同盡性聖人與衆人異不可不辨也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于知擴而充之以至于保四海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孩提知愛稍長知

敬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于擴知能之良滿孝弟之量通乎神明溥乎四海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嘑蹴之食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于推不忍之心以愛百姓推不屑之心以不受萬鍾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率性無功夫盡性有功夫盡性者即盡其所率之性由功夫以合本體者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乃率性之道而仁乃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不可見而于惻隱見其

端由其端以窺其體而本體之善可知故曰性善大學止至善正止乎此耳學問不止乎此則三品之說得以搖奪明德不淪于玄虛便落于口耳新民不涉于功利便流于刑名性學不明源頭一差無所不差此知止所以爲大學第一義也一得之愚正欲面求指正而承諭欲弟入榆陽爲諸生一閘發殊爲至願第病體支離不敢出門徒抱耿耿奈何

又

承教易義佳刻讀之大撤蒙蔀夫易道難言久矣徇迹者旣泥于象數而崇虛者又索于渺茫聖學幾爲天下裂老公祖此刻由象會理得理忘象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此亦吾道當大明之一會也夫豈偶然承教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此自體言千古聖學宗旨老公祖一言道破矣聖賢論學雖有自用言者有自體言者而要之以體爲主蓋得其體則其用自然得力但不言用則其體又不可見其或諄諄言

用者蓋欲人由用以識體耳孟子謂惻隱爲仁之端而以乍見明惻隱之皆有蓋舉乍見知惻隱爲用爲率性之道欲人由端識體知仁爲體爲天命之性也指點出萌蘖正欲人從此好覓根本既覓得根本則不惟萌蘖是即枝枝葉葉皆是矣故孟子前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而後直說惻隱之心仁也蓋既由用以見其體又何用之非體此所以直說惻隱爲仁而不必更言其端耳且此性體原不覩不聞然必不覩不聞之時乃見性體如見孺子入井見觳觫之牛此時固有怵惕惻隱之心矣然未見之前豈遂無是心乎未見之前之心不覩不聞正以體言正以天命之性言既見之後之心有覩有聞便以用言便以率性之道言矣故于不覩不聞之時然後識性體果不落于覩聞也若謂共覩共聞之時而不覩不聞者自在雖已發而根柢者固未發也又何必論時不知不覩不聞之時而共覩共聞者亦自在雖未發而活潑者固常發也

又何爲專以不覩不聞爲性體乎未見入井而胸中已涵一孺子未見觳觫而胞內已具一全牛先天脉理房皇周浹故曰至善至善者性體也在易謂之太極在曾子謂之至善在子思謂之未發之中知止則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合下便見性體合下便得未發之中如是則身心意知天下國家一以貫之豈有不發而皆中節者哉此大學知止二字所以兼體用而言所以爲妙也中懷縷縷不知是否又不得面相印正惟老公祖詳教之是望是懇

又

頃厚翰教大慰離索夫性學難言久矣如知愛知敬此良知也然必有所以能知愛知敬者此性體也至善之性體蓋自父母初生時天已命之豈待孩提稍長而後有知愛知敬此感而遂通境界然不惟愛敬未感之前而所以能知愛知敬者寂然不動雖知愛知敬之時而所以能知愛知敬者亦寂然不動也此所謂未發之中

此所謂天命之性戒愼恐懼正戒愼恐懼乎此耳大學至善蓋直指性體言此曾氏之學所以獨得其宗也承教知止二字此聖人爲後學開宗立教至精至要之言非實體諸身未見其妙旨哉言乎從吾山中無事閉門功課亦只有此第未緜一領面教恐不無南越北轅耳腆貶遠頒其何以當對使拜嘉處此佈謝

答楊原忠運長

不佞跧伏深山聞門下聲稱藉甚竊神交之日久近余懋吾亟道門下惓惓不佞盛意不佞方圖修訊乃使使奉書貶儼然先之矣此其謙德虛懷卽古人寧多讓焉且感且愧其何以當道學之傳肇自虞廷十六字而孔子括以學之一言此正先師喫緊爲人處此其功眞賢于堯舜遠甚故子思解之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解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可見聖門之學全在心性上用功非泛泛然向外馳求也世儒不知有心性者多炫聞見以爲博

其究也失之泛濫固不是至于知有心性者又黜聞見以爲高其究也失之空寂尤不是此聖學所以不光而世道人心所以不古若也故以心性爲本體以學問爲功夫元元本本歸根復命此聖門一貫之學非深造自得不及此承教疊疊千百言遡聖學之淵源抉異端之流弊援古證今批郤導窾三復爲之歎祗至于逢說云始也陶沙見金而終也瓦礫皆金始也遡流窮源而終也左右逢源可謂直透聖眞獨得孔氏之宗矣其有功于道術不小明儒四語切近精實敬當置之座右不佞幼不知學長而悔恨生平多病居諸浪擲不覺五十又一老矣幸門下不恡提撕共弘斯道魯陽之戈尚可揮也使旋肅此報謝馮楮神馳不盡

又

不佞三年以來雖屢奉翰誨終是神交不若形與昨愿左顧獲領面譚生平饑渴一朝頓釋第卒卒別去未得多留爲歎耳顧生回得接手札

婉如再晤昨一時請教之言業已不省爲何語而門下一一條縷誠爲愧悚然藉此得堅自信則門下教我多矣疑思拙錄徼惠弁言奬詡過情愧非三都何當佞銘刻銘刻不覩不聞原是至靜無感時莫見莫顯原是一念方動時豈可混而爲一不覩不聞原就至靜之時論而道體豈落于覩聞卽不覩不聞而道在也不然是道專屬于動而至靜之時無道矣莫見莫顯原就方動之時論而道體豈淪于隱微卽莫見莫顯而道在也不然是道又專屬之靜而方動之時無道矣卽此才見道本不分動靜不可須臾離于此倘一時不加戒懼功夫則是道不離我而我自離道矣可乎此所以君子戒愼恐懼而不敢須臾離也言不覩不聞則無覩無不覩無聞無不聞無動無靜無寂無感無時不戒愼恐懼可知可見君子之心渾然全是一團虛明境界愼獨云者不過就中點出一點機括令人倍加警省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分動靜而易

謂復見天地之心正是就中點出一陽方動一點機括見天地之心未嘗已耳非謂天地之心盡之乎一陽也程子謂其要只在謹獨要字最妙而後儒謂聖學只在謹獨是天地之心只在一陽之來復矣豈六陰六陽獨非天地之心也哉不覩不聞莫見莫顯原就時言而道即在其中故曰無時不然彼丟過時而專以不覩不聞爲道體則可覩可聞鳶飛魚躍獨非道體也耶是道偏于靜而遺乎動如前所云云矣又何以

稱動靜無端顯微無間也哉道體原是圓滿不分動靜靜時乃道之根本方動時乃道之機括動時乃道之發用學者必靜時根本處得力方動機括處點檢動時發用處停當一切合道然後謂之不離然必在靜時根本處預先得力方動機括處再一點檢然後動時發用處才得停當故特舉不覩不聞與獨處言之此先天之學而後天自不待言非謂道體專屬之靜而功夫專在于寂動處感處可以任意縱有差錯無妨

也此處稍偏則放縱恣肆者得以藉口喜怒哀樂之不節而曰我能寓合道體不必一一在事爲上點檢此小人所以托之乎中庸而行無所忌憚也毫釐千里關係不小不佞有憾于中又矣承諭及敢藉手請正不知門下以爲是否小刻二部奉覽使者不能久留佳序容刻成奠便專致先此附謝

又

恭喜長蘆之行不佞抱痾深山不克馳祖至今爲歉日惟擊壤鼓腹歌緇衣甘棠之詩以寄遐思耳疑思佳弁梓成有日苦乏鴻羽茲因許生之便謹具二部呈覽許生下帷發憤滿望高掇而抱璞不售人皆扼腕渠略不介意此其所得又在世俗功名之外矣不佞益器重之今秋敝鄉應試朋友相從者甚衆俱勃然有志於理學殊爲吾道得人喜又殊爲敝鄉士風喜凡此皆老公祖曩日倡明之効不佞敢貪天功以爲已力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人皆可以爲

堯舜則世豈不皆可以爲唐虞今世道不及唐虞只是人不皆爲堯舜耳若是吾輩大家着實講明以斯道覺斯民則人皆爲堯舜則世即可爲唐虞矣欲明明德於天下此等責任願欲不論在朝在山人人皆可做得白沙先生謂朝市山林皆有事者此也從吾雖不敏願與門下分任之後晤無期臨書悵惘

又

誰誦來教益見門下別來學問之密造詣之深

敬服敬服近世學術多岐議論不一起于本體功夫雜之不甚清楚如論本體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衆人與聖人同論功夫則至誠盡性其次致曲聖賢與衆人異論本體則人性皆善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當下便是此天命率性自然而然者也論功夫則不惟其次致曲廢聞見思議功力不得即至誠盡性亦廢聞見思議功力不能此戒愼恐懼不得不然者也如以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爲

聖人事不知見孺子入井猝提知愛稍長知敬亦借聞見假思議費功力乎可見論本體即無思無爲何思何慮非佞語也衆人之所以與聖人同者此也若論功夫則惟精惟一好問好察博文約禮忘食忘憂即聖人且不能廢矧學者哉此非聖人之好勞而故爲是不廢也謂廢此則無以盡己之性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也謂廢此則非所以致曲無以形著動變之妙而造至誠之化也論本體雖下愚鄙夫亦所同有而況于聖人論功夫雖上知聖人亦不能廢而況于下愚若不分析本體功夫明白而混然講說曰聖學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雖講的未嘗不是却誤人不淺矣況本體又有寂感功夫又有安勉又有不容混淆者必講究得清楚明白從此體驗愈體驗愈渾融愈渾融愈體驗造到無寂無感無安無勉地位便是堯舜之執中孔門之一貫才與自然而然不費纖毫功力之本體合此盡性至命之學聖

聖相傳之正脉也若論功夫而不合本體則泛然用功必失之支離纏繞論本體而不用功夫則懸空譚體必失之捷徑猖狂其于聖學終隔燕越矣鄙見如斯不知高明以爲何如向承捐建書院厚分同志方謀置間會潘泉諸公聯鑣會講別時欲另圖一講所與老公祖所見略同即于寺東閑署創爲關中書院規模閎闊景趣幽雅吾道似益有興起之機弟愧不佞不足以當諸公盛舉耳向厚分業充脩理不朽之諠豈獨不佞一人之感門下延州政蹟卓犖不凡讀去思碑字字眞切然又有書不盡者甘棠之詠語豈虛哉辨學錄中直把人心作道心一句改爲氣質作義理故再以二冊往向所奉者亦望更之何如

又

吾儒之學以至善爲本體以知止爲功夫而下文云致知在格物可見必格物而後能知止也格物乃知止以前功夫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

至者知止也丟過格物而別求知止之方此異端懸空頓悟之學非吾儒之旨也靜坐原是吾儒養心要訣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若必欲靜坐數十日徹夜不寐而後心目中有真見此異端坐禪放光之說非吾儒之旨也且人之精神有限嚮晦入晏息自是當然只不如宰予晝寢可耳若無故十數日徹夜不寐即强壯人亦生病矣且無論聖學恐亦非養生之道也況孟子夜氣之說全重一息字若數十日徹夜不寐是數十日無夜息矣其何以養平旦之氣而存仁義之良耶吾儒之所謂太極蓋指生生之實理而言故曰生生之謂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故六陰既剝一陽即復可見天地生生之心未嘗一日少已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此吾儒之正論也若曰天地原是一團陰氣全藉日之一點真陽才能生物如冬天去日遠便寒夏天去日近便暑可見至於月與星俱藉日之光以爲光如人之一身全是一團血肉陰氣只

是有此一點真陽之氣才能不死故仙家鍊氣必鍊至純陽而後可以長生此段議論是仙家養生之說與吾儒之旨全不相干豈可以此為吾人之性以此為至善以此為未發之中求吾儒所謂性指生生之實理而言非指此一點陽氣而言也此儒學依學之辨差毫釐而謬千里者鄙見如斯未知是否便中幸不惜教尤懇

又

五月間遠承翰示率爾裁復殊愧不悉近世學者病支離者什一病猖狂者什九皆起於為無善無惡之說所誤良可浩嘆頃得顧涇陽先生小心齋劄記讀之如門下所提數款皆大有關係至於辨無善無惡之說尤為痛快的確不佞向從先生遊別來近三十年所見不約而同可謂奇甚門下謂千聖相傳之道脉不至顛墜顧先生真其人若不佞何敢當我顧許兩生一向相聞否今在何處乞示之以慰遐念寄書者為真定撫院承差因便附此其人無他讀也

又

穀日雪晴掩關晻坐忽墮雲翰破我寂寥喜可知也聖賢學問揔在此心彼不知求心者無論卽知求心而索之虛無寂滅之域是異端之所謂心非吾儒之所謂心也其弊尤甚於不求故年來不得已以綱常倫理要盡道天地萬物要一體仕止久速要當可喜怒哀樂要中節辭受取與要不苟視聽言動要合禮存此謂之道心悖此謂之人心惟精精此者也惟一一此者也此之謂允執厥中此之謂盡性至命之實學數語大書于書院允執堂屛欲與同志同勉之而來教謂吾輩誠能終日體此數語時時點檢時時收攝如遽伯玉之寡過未能如曾子之戰戰兢兢子思之戒愼恐懼孟子之求放心勿忘勿助便是下學上達功夫本體合而爲一而自無支離猖狂之失矣旨哉斯言若以一得之語爲不甚謬妄者千載聖學何幸當吾世而如日中天豈不爲吾道一快哉第東西間隔不克聯床

劇談爲悵快耳聞昨夏台體有脾泄微恙今已大愈喜甚喜甚不佞亦有此疾每入秋即發近年夏間禁忌瓜果至秋遂不發矣口之於味一句不惟養德亦養身之要訣也

答喬裕吾同年

昨歲郭子至得手教莊誦再三如侍皐比辱惠詩扇詞翰兩絕詩教中異端此日紛無忌先聖從來愼獨知只此二語崇正闢邪開關啓鑰聖學無餘蘊矣別來精詣至此伊洛淵源當在年丈敬服敬服弟生平善病不耐勞役雖深居簡出而書院會講必不敢輟每會林下諸老有扶杖赴會者有携子孫聽講者其他同志咸集彈琴歌詩人人踴躍第愧弟非其質耳不知年丈何以教我使無貽名教辱詩扇二柄小刻六種請政萬惟不恡郢削尤仍至愛

與楊晉菴都諫

昔橫渠講易聽從者已衆一夕領二程言而即勇撤皐比一變至道于此足見同志講劘之功

最爲喫緊從吾懵不知學不敢望橫渠萬一而仁丈則令之二程也顧東西間隔不得時時領教奈何孟叔龍集一部奉覽憶吾三人閉足談學曾幾何時頓有離合存亡之感叔龍乎叔龍乎九原不可作矣後死者慨韶華之易駛念學問之難窮願共努力俾千古斯文之統不至當吾世而落寞即東西間隔不減芝蘭同室也何如何如

答朱平涵同年

別年兄廿有三年矣頃周達菴年兄使至得手教大慰饑渴方今理學大明眞儒輩出而年兄躬行實踐遠宗鄒魯近接伊洛海內共仰爲山斗弟即遠在西僻必不敢暴棄以負夙昔承教謂今人只是自足自誇此誠近日學者頂門之針先師論學一則曰未能再則曰未能一則曰何有再則曰何有此豈過爲貶損蓋道理無窮學問無盡惟聖人見得眞識得破所以有此言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望道未見皆是物也

滿街皆是聖人其言甚是警策第此言是論本體非論功夫是論大家非論自已若不下功夫而自家便認做聖人則病狂甚矣年兄下一轉注謂天下決有聖人自已決不是聖人又何等警策蓋自以爲未能乃其所以爲真能自以爲何有乃其所以爲真有也先師家法原是如此彼自足自誇者原是不知何足怪焉弟素多病丙申歸來賤體頗適因與山林舊游立會講學于寶慶寺不意自戊戌一病閉關九年至丙午冬始復舉寶慶之會而已酉冬藩臬諸公爲寺中不便特爲弟闢一書院雖講有專所同志益爲興起第愧弟不足以當之耳許師捐館深爲吾道悲悼聞師已得謚而許長兄又得蔭當路又爲師建祠徵年兄之力不至此同門當共感之寧獨弟一人也年兄有三子二女麟角鳳毛方興未艾聞之喜甚弟有二子二孫弟素無婢妾一切家事俱老妻與長兒料理弟庶得一意講學此徼有天幸者也負郭田百畝俱先世所

遺可哉做官幾年毫無增益惟儉淡一着稍稍度日大抵貧者士之常原不足患第患學不到孔顏樂處耳因有二詩錄在別紙博哂承問深感敢併及之

答汪明卿學博

天地間惟有此道人生天地間惟有此學地無邊腹時無古今人無窮達官無文武無不可學無不可爲賢爲聖故曰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以皆可爲堯舜之人而與之論道談學

或有疑而不信者非其人甘于自棄亦習俗移人雖賢者不免耳若有人焉提撕警覺呼寐者而使之寤雖至顓蒙未有不醒然悟蘧然覺者何也彼其性原皆善故也不佞深信孟子之言往歲倡學寶慶而朋友中初則駭旣則疑終則駭者釋疑者信而且悔其知學之晚今又移講關中書院人心益爲踴躍同志益爲興起駸駸乎斯道有中天之漸雖不佞愧不敢當而人性之善亦略可覩已人人始信孟子之言果不我

欺而不佞之信孟子果非迂也環州邊邑也志稱民淳士慤夫士必慤而後智能民淳而後可以興教化今幸借門下坐鱣鳴鐸以理學爲諸士倡來書云環人士近知向學任生秉衡尤大有長進聞之喜而不寐時雨之化作人故自如此此非獨環士之幸寔百二文運之幸也佳刻言言名理至如堯舜至今在孔顏尚可尋又如人心豈無過夜氣滌吾思夢中一點覺觸處皆良知尤得聖學真脉而末云斃後狂言亂醒時

悃悟存于人情日用間提醒人心尤爲痛快兩牛生能付殺青其志向可知而來書謂能傳不佞之道于邊鄙夫不佞何敢當是門下能傳堯舜孔顏之道于邊鄙也雖然亦非堯舜孔顏之道乃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共由之道也以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共由之道即傳之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同具之人于此無所損于彼有所益于彼無所損于此有所益在聖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在百姓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將

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溶成一片昔人謂太和在
成周宇宙間不佞謂太和今在大明宇宙間矣
此吾道所以為大而聖學所以不可不講也或
謂學不必講者真佳什中所謂醉後狂言不惟
不當與之較且當憐之恤之求解醒之方而療
之矣使醒餅而醒也寧不自悔其失言哉不佞
嘗謂功名富貴乃醉人之毒酒讀書講學乃解
醒之良方不知門下以為何如今夏書院池蓮
綻蓝庭竹交陰即非會期同志亦時相過從講

間未嘗一日不明卿在口屈指相晤之期當在
明歲明卿偕計時耳使旋草草佈悃便中時惠
德音尤感

答李翼軒老師

方今理學大明真儒輩出誠可為世道喜第高
明之士多講佛氏無善無惡之說無惡既占地
步而無善又開便門竊又為世道憂從吾生平
善病不知學問昨辨學拙錄聊以敷衍師傳私
用警醒寔無所得承示弁言抉西極之隱病剖

東魯之微言如靈曜當天幽隱畢照彼佛氏無善無惡之說不待辨而自知其非矣且古今闢佛者固多如老師此序絕未曾有蓋天地間不可無此一篇大文字吾道中不可無此一篇大議論何幸借鄙言發之此世道之幸非徒從吾一人之私感也後學小子不知鄉里先正何況尚友千古關學編姑以紀述先正學術之槩愧筆力不足以發之徼惠依晏諸先正沒且不朽永諭康僖公學問實其父端毅公成之石渠意見有裨經學康僖公傳中業已補入矣近又于胡可泉秦州記中查出周小泉一弟子王君名爵者亦補入周傳內可見深山窮谷之中故不乏真修實踐之士第患無人物色耳聖學以求友為要兩兄入太學友天下善士而老師庭訓又日督之不惟聯翩兩宋科名即程氏兄弟之學亦始基于此矣吾道幸甚因便肅此佈謝極目山斗心神飛越不盡

答江劬見比部

敝同年中理學甚盛至于挺然粹然如思岡兄者尤不多得雖千里間隔末由面晤正欲借赫號以商正所學而昨見邸報知作古人爲之歔歔累日頃承翰示知家既四壁而一子又稚未婚何天之報施善人至此耶益令人傷蘊不已乎日不知有著述否如此高賢咳唾必有關係門下便中貽書于家令其收輯遺文仍借大筆弁而傳之貴精不貴多但得一二冊行世則此兄爲不死矣何如何如

答鄒南皐先生

近世學者多口實趨悟弁髦規矩而曰一切無礙甚害道不小承教獨提規矩二字無令放鬆而以小心翼翼爲真家法可謂大有功于吾道矣是非毀譽自是人情常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未必無益雖然又安得化石爲玉使共借大道之爲得也

又　丁巳冬

今歲嶽州大會汪登源余少原諸公以書托貴

門人江汝修跋涉數千里見召且約會畢借二三同志訪翁丈于水田不肖初亦欲藉此登龍以爾生平之顛柰賤恙偶發留汝修兩月而竟不克如願柰何見翁丈集中亦有荅新安書院諸同盟啟讀至念神交千秋比席思道孚萬古同堂為之躍然不肖亦可藉以自解耳

又

頃魚客至辱詩扇佳刻謝謝學問要日減又要日增易之益卦是日增之說也損卦是日減之說也增非增其所無不過復其所本有減非減其所有不過去其所本無本體如是功夫亦如是此吾儒一貫自得之學也何如聞貴邑仁文書院重加修飭大興講會昧喜不肖生平多病又不能治家人生產業近病體日益衰寒事日益窘惟是講學一念日益壯益堅可咲也承教林間光陰天與君所賜無得虛過敬用佩服

荅余少原廷尉

頃江汝修至辱翰教深感道體無窮學問無盡

學者不廣求師友縱下苦功終無長進故先師當年轍環天下周流四方豈湯遊也哉正所以尋師取友講明學問也而或者不知謂專欲得君行道以求一遇則誤矣貴郡大舍尤不肖所頗分一尺光者遠辱台命此正可以明證學問一大機會也即跋涉豈敢有憚馬第病體支離晡跚不前柰何惟老公祖時惠鞭影策我桑榆則雖隔數千里與會講一堂無異耳汝修歸肅函佈謝臨楮不勝皇恐

答楊原忠郡守

聖賢之學總在心性而心性得力不得力又全在日用行事見得若行事縱恣而曰我能了悟心性其孰信之此孔子講學惓惓於孝弟忠信博約知行有以也目欲求孝弟忠信之理盡知行博約之功使日用行事件件恰當又不專在行事上用功須是在心性一念上用功庶功夫不落口耳而行事始得恰當此曾子所以有慎獨之說也雖然若只在一念上用功則一念未

起之前平素豈遂無功夫邪且無論妄念多而真念少主人難以措手即真念多而妄念少主人亦不勝其點檢矣如此即慎獨功夫亦有不足恃者此子思子所以又有未發之說也未見孺子而惻隱已具未見觳觫而不忍已遍此所謂性體也此理無虧無臭不覩不聞為天地根為萬物命于此時時戒慎時時恐懼隨處皆知行博約之功滿腔皆孝弟忠信之理有不起念念自無妄有不躬行行自皆真庶乎慎獨之功自然省力而日用行事自然恰當矣此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所以為千古聖學之原也慎獨未發正所以發明孔氏之旨非未發之說精于慎獨而慎獨之說又精于孝弟忠信也至于前啟中本體有寂感功夫有安勉二語尚未請教夫聖學以心性為本體一念方萌如大學所云意是感而遂通之時然感而未離乎寂故謂之獨一念未起如中庸所云未發是寂然不動之時然寂而能涵夫感故謂之大本此俱指本體說

故曰本體有寂感如其次致曲下苦功夫不待言矣如至誠盡性豈遂無功夫耶故兢兢業業忘食忘憂功夫都是一樣只是自然勉然處不同耳非謂至誠盡性全不用功夫也故曰功夫有安勉至于頓漸之說嘗謂志頓而功漸如孔子十五志學當下便志于從心所欲不踰矩非頓乎然雖志于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豈能當下便從心所欲不踰矩須是由立而不惑知命耳順而然後能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漸乎大抵學問本于心性頓則志決漸則功深頓漸皆是不然頓則玄虛漸則支離頓漸皆非矣門下以為何如

與趙夢白先生

講學之名不可驚亦不可避世教衰微民不興行久矣為今之計更無別法亟宜提此二字使學者望而趨之期而至之或亦可以救什一于千伯耳譬如豎鵠于東必不射矢於西雖不中亦不甚遠且天下事有真必有僞于數十人中

但得一二真者相與擔聖道而砥世風亦不啻
足矣僞者置而不論可也若朝講學而夕責脩
人人皆聖賢矣弊其猶病諸惟翁丈教之

與鄧允孝布衣

別來三復游秦佳刻筆氣超脫不羣從此熟去
不患不到李杜堂室也憶昔有一文人曰周程
張朱不能為詩文托之理學遂成名於後世意
蓋嘲之也一客應云周程張朱不能為詩文一
托理學尚且成名于後世若能為詩文者而又
從事於理學其名豈不在周程張朱之上邪其
人大為惶愧因悟而為世名儒不佞聞其言快

答吳繼疏中丞

弟素不嫺古文辭而又以賤恙諸凡應爾文字
槩從謝絶昨辱台命正以老年伯為一代理學
之宗而老年丈又趨鯉庭而執牛耳是以藉此
印正所學寔不成文也而老年丈不加改削遽
付梓人非弟請教意矣近日學者多修異說而
略躬行弟妄欲以身挽之而力不逮弟自歸山

一切時事不敢聞兩京縉紳書來一字不敢答其餘見任諸公非有書來不敢先以書往靜攝荒庄非公事不至偃室非赴書院會講不入城市嘗併日而食室人交謫而不敢以貧告人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光陰易過而學問難窮不知老年丈何以終教我使不至大為同袍辱望之望之詩扇一柄博咲

答韓旻阜司李

不佞雖妄意聖學從事有年而質闇功疎寔無所得頃辱詢堯其何以當孟子以雞鳴善利一念分舜蹠兩途此正喫緊為人處蓋論先天之本體則一念未起純然是善安得有利誠有如門下所謂渟泓止水一團清氣云者是未起念以前之境界也自念起而後有利之一端與善分途耳論先天之功夫則一念未起培此善根利從何生誠有如門下所謂未為之先加攝持法云者是未起念以前之功夫也自功夫疎而後有利之一途與善爭馳耳然天下無一念不

起之人亦無功夫一念不疎之人所以鷄鳴之時不是善念便是利念故孟子就此起念之初剖聖任之路令人審幾而致決非謂雞未鳴念未起之前遂可不孳孳而任其念之或善或利也今日雞鳴念起之後孳孳為善明日雞鳴念起之後又孳孳為善則明日之孳孳固屬既為之後固屬後天而今日之孳孳以明日言又屬未為之先又屬先天矣今日之念起是善是從本體中露出端倪明日之念起又是善是從功夫中露出本體如此做去庶乎善念漸多利念漸少久之純是善念絶無利念矣到此境界則雖流行汪洋放乎四海之後依然渟泓止水一團清氣之初也門下所謂未為之先動念之始要加一攝持法使箇箇走往坦路去不走往利路去旨哉斯言深得聖學之源矣竊以為只每日雞鳴而起孳孳為善不孳孳為利便是攝持法便是先天功夫更無別法雖上知不能無人心既起念之後誰敢自認其無利雖下愚不能

無道心未起念之前誰肯自誘其無善審鷄鳴善利之一念決舜蹠聖狂之兩途自上知以至下愚皆當警省不獨中人也臆見如斯幸有以教之不盡

答羅匡湖給諫

頃接翰教二十餘年之別得此宛承色咲喜何可言聖賢學問要在悟性天命之性不覩不聞如因覩觸而不忍此可得而覩聞者也而其所以能不忍覩觸者果可得而覩聞否因嘆蹴而不屑此可得而覩聞者也而其所以能不屑嘆蹴者果可得而覩聞否此不覩不聞之性體在虞廷謂之道心在孔門謂之一貫在曾子謂之至善在子思得之為天命之性為未發之中為天下之大本學問在此處得力則本體一徹無所不徹即萬感萬應與靜中未發氣象毫無加損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雖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其寂然不動者依舊寂然不動故曰不覩不聞下文章曰不見變曰不動成曰無

為敬曰不動信曰不言德曰不顯天載曰無聲無臭總只是發明此意一得如斯方欲請正而來札闡發更透痛快不可言佩服佩服因便此謝外俚言五首書呈覽咲

答黃武皐侍御

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真得聖學真脈有功于吾道不小知善知惡是良知一語尤為的確痛快第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即告子無善無不善佛氏無淨無垢之旨不容不辨何也良知

字即就心體之靈明處言若云無善無惡則心體安得靈明又安能知善知惡邪其靈明處就是善其所以能知善知惡處就是善則心體之有善無惡可知也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即就先生知善知惡是良知一句證之也先生又云為善去惡是格物必曰有善無惡者心之體則為善者為其心體所本有去惡者去其心體所本無上知可以本體為功夫而下學亦可以功夫合本體庶得致良知之本旨今曰無善無惡

是去惡固去其心體所本無而為善非為其心體所本有則功夫不合本體不幾以人性為仁義坐告子義外之病邪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即以先生為善去惡是格物一句證之也聞之前輩有解未發之中者云未發不可以善名不可以惡名止可名之曰中不知中就是善安得謂不可以善名未發純然是善故曰中此句正是子思直指心體處若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亦可曰無中無不中者心之體矣有是理哉

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就子思未發之中一句證之也或者又以鏡喻云照妍照媸者鏡之明無妍無媸者鏡之體若以有善無惡為心之體亦可以有妍無媸為鏡之體邪不知知善知惡之善惡字即妍媸之說也有善無惡之善字即明之說也鏡之能照妍媸處就是明鏡之明處就是善非專以妍為善也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就以鏡喻之說證之也且余性素喜靜坐坐久靜極不惟妄念不起抑且真念未萌心

體惟覺湛然當下更無紛擾心甚樂之間以語同志同志曰子不信無善無惡之說今子坐久靜極不惟妄念不起抑且真念未萌即此可見無真無妄非無善無惡之驗耶余曰心體惟覺湛然當下更無紛擾即此便見有真無妄非有善無惡之驗耶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就自家靜坐之久證之也此善字即未發之中即天命之性即心之本體人之所以異于物者正在于此不然知善知惡是良知何人能知而物不

能知耶又何人能致而物不能致耶人能知而物不能知人能致而物不能致正以人之心體有善無惡而物之心體無善無惡耳天命之氣質人與物同天命之性體人與物異故人率之性便能知愛知敬便謂之道物率物之性止能知飲知食便不知飲食之道矣先生良知二字正指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處先生致之一字正在人物之所以分途處用功此致良知三字真得聖學真脈有功于吾道不小也

答張居白大行

承教性情善惡之旨反覆玩味門下近日何潛心精詣至此聲色臭味此氣質之性也其或有發而中節如聲色之得其正臭味之得其正處便是仁義禮智既是仁義禮智情安得不善而不可遂以聲色臭味之性為善仁義禮智此義理之性也其或有發不中節如仁義之有所偏禮智之有所偏處還是氣質未融氣質既未融情安得成善而不可遂以仁義禮智之性為中

間尚有不善仁義禮智正是善之別名復性者變化此氣質而復此仁義禮智之性之本體也朱文公之學集諸儒之大成其功甚大其所得甚深即間有智者千慮之一無足為文公病也王文成之學其得失正不相妨其得處在致良知三字直指聖學真脈且大撤晚宋以來學術支離之障晚宋儒者徒知文公著述之多而不知其非有意于立言也往往拋却自家心性而以考索聞見為學人品雖真而學脈多雜若曰

著述不多不足以為道學耳故以薛文清之賢止因其著述少遂久稽祀典自良知之說行而人始知箇箇人心有仲尼不專在著述多寡而文清始獲從祀其默有功于世道人心何如此文成得處不可誣也其失處一在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翻孟子性善之案墮告子無善無不善佛氏無淨無垢之病今依佛者至今借為口實一在舉學庸首章必欲牽附而絀文公以窮理解格物之說不知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易言

非歟一在低昂朱陸太過而以影響疑朱仲晦以集註或問為中年未定之見不知文公臨終時猶改訂誠意章註集註或問不知費一生多少心思安得以為未定之見而啟後學之惑此文成失處不可諱也大約孔孟而後諸儒各有得失不能盡同是在學者去短集長毋令瑕瑜相掩可耳清任和不同而同為聖去奴死不同而同為仁朱陸薛王不同而同為儒總之皆吾師也近日信文成者偏信其失處以致懲其失

者併得處亦不之信皆非矣妄辨如斯不知可無毫釐千里之差而得殊途同歸之玅否雖然此特就文成立言處斷其得失耳若論其躬行處如擒濠之事功抗瑾之節義居家之孝友生平歷履固粹乎無可議者非若立言之猶有得失也而論者不咎誤以為重知略行則宄甚矣惟門下詳教之

答顧良知布衣

足下精於醫且尤志于儒不佞感足下且尤愛足下顧足下益自愛陽明之學以致良知為宗故其詩曰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善學陽明者必立身行已無一言一動不求合于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踰越處方謂之真能致良知方見其學透本源不然還是知未致還是本源未透不可不察也譬之用藥治病然必深識病源而後立方製劑無一不精無一不效而後見其果能深識病源不然即自號曰深識其孰信

之足下精于醫故敢以醫喻惟足下留神

答楊晉庵都諫

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今從吾六十矣而猶不知五十九年之非惶愧又當何如茲小豚知弟生平芝蘭莫如翁丈不自揣度唐突椽筆誤辱珠玉第獎借過情令人竊踖不敢當耳厚貺遠頒不敢槩辭肅此附謝不腆緘伏惟莞納弟居會城人事蝟瑣不得已僻靜庄居非會講不入城市多病之軀頗得靜攝之効至于賤日一切宴會交際槩從謝絕晨興惟焚香告天以祝 聖天子萬壽晚同二三同志在書院中烹茶以當杯酒歌詩以當聲樂淡中滋味最覺深長若張筵設樂徵逐叫號于酒肉場中不惟心非其好力亦不能給也仁兄知我聞之必發一咲

答高景逸同年

學問源頭全在悟性而戒慎恐懼是性體之真精神規矩準繩是性體之真條理于此少有出

入終是參悟未透今日講學要內存戒慎恐懼外守規矩準繩如此才是真悟才是真修才是真瀟洒受用不知老年丈以為是否

答史蓮勺侍御

長安距渭上不百里而不克時領塵誨徒切饑渴夫學之不講久矣翁丈毅然任之讀學庸問辨不覺手舞足蹈為吾道喜中多精語未易纔悉朱文公以必至于是而不遷解止字最妙今人亦有至於是而稱止未幾而復遷者此古人所以有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戒也翁丈以純亦不已解止字尤妙若遷則便是已矣必純亦不已才謂之止而不遷不遷者非自足自滿駐足於此止而不遷也故止於至善止字為好字眼止吾止也止字為不好字眼若看得不活而蔑曰止於是而不遷以此為駐足處則是止吾止也之止非止於至善之止矣翁丈以未見如傷解純亦不已更得大學止字之旨至以羞惡良知論見君子而厭然以理之本體人之靜時

論無聲無臭不覩不聞修身須先行於妻子慎獨在常視乎鬼神尤令人悚然快然佩服不已弟葑菲之言亦辱採擇不無形穢之愧柰何近南宏老輯越中述傳真稱陽明知已二丈山中乃作如此工夫橫渠涇野之風當自渭上大振此所以喜也使旋草草謝教諸容嗣布不一

與王保宇郡丞

從吾不佞景仰山斗積有歲年近從賢胥益得有道之詳至如平定救荒永平佐政尤卓卓在人耳目者殊為世道慶幸弟無緣音問為歉耳吾鄉橫渠張子其尊人當祀啟聖祠昨畢東郊公祖業已題請矣至如後人二百五十年當道諸公止在吾鄉物色竟不可得向待罪長蘆瀝州曾送有志書彼時未得暇閱且并其冊籍失之山中無事近有一客遺所得瀝州舊志讀之見橫渠後人從金元已流寓于瀝且累朝俱有恩典載之甚詳讀至此不覺踴躍為先儒喜望臺下取志行查移文吾鄉成此盛舉是臺下無

量之功德不朽之盛事也即目下不能如程朱之例大加蔭叙然既開其端後必有踵而行之者則創始之功當亦在臺下況此事尤人人之所樂成者哉五百年闕典當有在于今日者不知門下以為何如臨行深有拳拳

又

向得華翰知橫渠先生後裔在灤大為吾道一快鳳翔太府沈公祖聞之喜甚即具書奉謝併致書永平太府項老先生欲得永平一印信公文可據以申呈吾省當路便於題請耳沈公祖篤志理學力以表章先儒為已任　國朝二百五十年闕典直待今日良為奇遇吾輩為桑梓先儒尤當竭蹶成之以竟千載不朽之事諸凡借重鼎力知不待從吾詞之畢也謹此稱謝鳳翔差後專為此事更望垂青臨楮繾綣不盡

答王蒼坪明府

昨唐突佳刻亦美則愛愛則傳意耳過承嘉惠當與同志共之老父母功德無涯矣知感知重

沈剡併領肅此佈謝張橫渠先生後人一向諸公祖俱在鄙縣物色而竟不可得昨見灤州志載之甚詳頃移書永平王保宇二守查已的確倘得借重鳳翔府移文永平府得一印信公文可執以呈請兩臺縱目前不能比程朱例遽徵恩典則今日既開其端他日必有竟其事者則創始之功當與天壤共不朽矣此知老父母所樂聞者敢併及之

與沈芳揚太府

久聞老公祖力講理學種種作用卓犖不凡私心景仰有日第閉戶深山久缺聞問耳頃辱翰貺先施宛承謦欬感何可當橫渠先生苗裔已托永平王保宇二守行查的確辱老公祖下詢此斯世斯文之幸也橫渠可作亦結金蘭老公祖自道也從吾惟舉首加額為吾道稱賀為老公祖稱謝而已佳刻周李二書繼往開來功德無量敬用珍藏灤志一部奉覽橫渠家譜寄在張心虞處老公祖取而觀之何如外拙刻數種

請教臨楮不勝皇悚

又

使至辱翰教獲覽老公祖與永平公移與橫渠先生族人書禮併與王保宇二守書老公祖為此舉可謂委曲詳盡無所不用其心矣殊為吾道踴躍不已　國朝二百五十年缺典直至老公祖今日始舉真所謂時如有待道不虛行者也謹此三肅稱謝外從吾與王二守書已附使者矣併復不一

答吳百昌中舍

文公之學粹乎無議故新建亦云吾于晦菴有罔極之恩可見新建寔未嘗不尊信文公也今學佛者多借新建以詆文公是非悖文公寔悖新建矣今為吾道計惟當辨佛學之非而不當非學佛者之人辨其佛學之非則彼知其非當自悟若非其學佛者之人則同志中先自立形跡又安望其逃而歸哉況亦非以善養人之道也不佞關中書院每會雖無人不容而必不敢

容一僧謂彼髡髮出家已叛於儒之外非若同志學佛猶在于儒之中也在儒之中而誤信乎佛此所以不可不辨而又不可不以善養之耳何如

答陳可績茂才

人心道心不必深求不必遠求如一念敬便是道心一念肆便是人心一念讓便是道心一念謙便是道心一念傲便是人心一念真便是道心一念僞便是人心一念信學便是道心一念非學便是人心於此一一察識便是惟精一一體驗便是惟一察識體驗純一不已便是允執厥中至淺至深至近至遠而古今學者多厭常喜新曲為解釋反覺支離葛藤

答南二太中丞癸亥

八閩夙稱海濱鄒魯而台丈以理學世家節鉞其地天益為吾道藉重也幸甚幸甚修已以敬修已以安百姓承教一敬之內定有許多作用

且有許多轉移妙法原非空空作啞禪也最是最是中庸說無為而成而一則曰有九經一則曰有三重二有字正與無為無字相應不然則老氏矣惟其有才討得無此修已以敬所以能安人安百姓也何如同安有洪芳洲朝選官刑部侍郎曰不成遼王獄為江陵所恨罷官仍假他事下獄竟斃獄中此古今第一奇事寃事台丈為一表章之何如

馮少墟集卷十六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雜著

百二別言

鏡源涂先生以理學鉅儒撫我楡陽六載于兹內脩外攘功高一時兹晉秩大司馬摠督宣大先生戒行有日而以書抵余山中為別余惟先生勛勒燕然望隆台鼎人人皆以事功氣節為先生重而不知先生之所重者在學問彼事功

氣節特先生學問之緒餘非先生之所重也先生之學以大學知止為宗令學者合下便見性體余向叙先生語録謂開闢啓鑰直窺聖學之原非阿好也孟子道性善而性不可言不得已以仆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驗之蓋欲人知仆見之時惻隱之心固始有見未見之前惻隱之心非遂無也觀石中有火必擊之始見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知不擊之火則知性矣是性也自天命以來完完全全不藉聞見不假思議感于君則能忠感于親則能孝感于兄弟則能友愛感于朋友則能信感于百姓則能撫綏感于異類則能制禦感于孺子入井則能怵惕惻隱觀于既感之能如此而知未感之先孝弟忠信怵惕惻隱之心已具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及一切華夷軍民之理已涵所謂不覩不聞未發之中此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也此天地之根而萬物之命也故曰至善其旨微矣學問知止乎此是從先天未畫處立根有不

發發皆中節即位天地育萬物皆是物矣豈待外求哉且知一也知而止乎此則聰明睿知用于容執敬別高不至于弦虛卑不至于機械聰明睿知始有嚮往處亦始有歸宿處故曰知止不然聰明睿知不用于容執敬別必用于弦虛機械其中又有不可言者及不知不知之為愈也知之一字豈易言哉先正有以致良知為宗者允得聖學真脉惟是以知愛知敬知飲知食皆為良知兼理欲而言之不知既以欲亦為良

知其勢必以縱欲為致良知流弊至于蕩檢踰閑無所忌憚而不可救藥是又知之一字不純以理言知而不知止于至善之過也先生憂之故單提知止二字為宗舉吾之良知而一稟于理即知即止即止即善又孰肯蕩檢踰閑以自逸于規矩準繩之外哉其救良知之末流又真有回瀾之功矣嗚呼惟先生學見性體所以見百姓之失所見中國之見侵于荒陬見異學之眯瞽于性宗真不啻見孺子之將入于井怵惕

惻隱之心真有不容不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至此則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不求立節不得已而節著始終此學問始終此性體始終此知止身心意知家國天下溶成一片此吾性之所以為大而先生之學所以獨得孔曾之宗也彼事功節義又烏足以盡先生我余不肖自髫年趨庭即知有聖賢之學荏苒至壯猶愧道之未聞往歲辛卯與先生講于京師乙未再講于涿鹿而心性之學始覺有一斑之窺又十二

年而先生入秦余臥病卧深山不克與先生班荊一談而書牘往復動逾千言無言不悅受益無量今先生行矣余又安所印正我所恃此心此性萬古同然相契相合千里若對則雖別猶未別耳先生向貽余書舉白沙永結無情遊相期八荒外二語相勗余未嘗一日不三復斯言今敢再為先生歌之以為別先生其何以處我

釋褐後書壁自警二則

士君子釋褐後不可忘了秀才氣味凡事讓人

一步凡事儉用一着便是做人實際不然貽累不淺悔之何及

自已不能寡過而望人容我惑也望人容我而我不能容人惑之惑也必隨事自反不與人較量方能拔此病根

董揚王韓優劣館課

儒者立言所以明道也有得于道雖淺言之而常合無得于道雖深言之而常離知此而董揚王韓優劣辨矣昔仲舒時道術混殽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其識已高且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自博士時已然其行又何卓也漢承秦後仲尼之道蔑如武帝襲文景業一切制度尚多闕略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郡舉茂才孝廉皆自舒始發之此其議論鑿鑿可見諸行真足羽翼道術裨益世教者文辭云乎哉著書立言雖平易亡奇要之與道合也真西山謂西漢儒者惟仲舒一人余以為知言揚雄製作允稱深奧而行事似不副之

如太伝果伝也衆人不好與伝何損而汲汲于解難之作比之天地未已也而又比之蕭韶夫雕虫之技既已雅頌未已也而又比之蕭韶夫雕虫之技既曰壯夫不為而又不勝其誇張得意之態深于養者如是乎屈原雖過于忠而耿耿一念誠可以愧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何物子雲敢作反騷以駁之原亦附離丁董者等邪雄之出處大節君臣大義豈待劇秦美新而後決白黑哉反騷一篇可反觀矣縱其言高出蒼天大含元氣與道術世教何補雄也不過詞人之雄耳其于道尚可在離合間論哉兩漢以降歷魏晋六朝而吾道益陵夷不可振王仲淹起隋之末造當衆口嘵嘵中慨然以著述為已任其立言指事一禀于仲尼故曰通于夫子受罔極之恩即此一言而通之人品學術可知矣桓文借名尊周夫子然且予之況通之于仲尼何後世耳食之夫徒以吳楚獄通不知于老莊董又執何辭以聲罪致討乎或又以大平十二策姍通出處

不知開皇孰與新莽若以雄而律通則與懲羨吹籥何異況敵策不報即翻然賦東征之歌退而講道河汾且屢徵不起此其于出處間豈不大有可觀哉明道稱其極有格言考亭稱其循規蹈矩誠謂其與道合耳通之後越百餘年而得韓愈氏愈之文天下宗之而不知因文見道蓋亦有足多者唐以詩賦取士故學者不得不取材于諸子百家而孔孟之傳不絶如綫愈獨舉堯舜以來之統歸之孔孟此非有獨得之見者能之乎佛氏之教浸淫人心牢不可破而愈上表陳言雖蒙竄斥而其志不隳其有功于吾道何如許由龍逢伯夷皆特立獨行之士皆可以維綱常而扶宇宙愈作通解惓惓于三師之教其有功于世教又何如愈之為文豈顓顓刻畫于詞句間哉第上書及門其出處之際尚有遺議愈于吾道蓋合者多而離者少也程子謂愈亦近世之豪傑諒矣噫三子之為文也淺而于道也合雄之為文也深而于道也離此董揚

王韓優劣之辨也然則三子又孰優乎曰余又有取于董子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說

雪夜紀談

壬辰冬余卧病山齋友人蕭輝之氏雪夜過訪相與圍爐談學因及賢哉回也飯蔬食飲水二章余曰孔顏之樂談何容易古之聖賢見得道理分明胸中自有一段樂處無等待無起滅故曰不改其樂曰樂亦在其中味不改與亦字可見此心常是樂的雖到如此貧時猶然不改猶然在其中耳且真樂原不在外乃性體也人不堪處正是回不改處只不憂便是樂非不憂之外別求箇樂也此克已復禮之說也輝之曰真樂乃吾性體固也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豈發憤時復有憂乎一憂一樂循環無端是聖心之樂又有閒歇時矣余曰聖心只有此樂不樂必不肯發憤忘食聖心必有所樂而為之者豈至樂以忘憂而後知其樂哉孔子發憤忘食顏子欲罷不能孔子樂以忘

憂顏子不改其樂故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輝之曰孔顏之樂固不因處貧改矣不知于富貴又何以處之余曰聖人非惡富貴而逃之但視其義不義何如耳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浮雲為太虛之障不義之富貴為心體之障聖心如太虛然故曰于我如浮雲掃浮雲而還太虛此孔子所以樂在其中也輝之又曰仲尼不為已甚舉世皆憂我獨樂無乃為甚乎余曰聖心如太虛然斷不肯自視太高

視人太低故曰從吾所好觀一吾字若曰各人所好不同他從他所好我從我所好吾之樂在其中亦各從其所好耳敢謂天下皆憂我獨樂哉吾之一字何等平易何等含蓄若後世學者便不免自視大高視人太低分彼此而露鋒鋩矣孔顏之樂談何容易嗟乎富貴貧賤正學問大關鍵處哉欲尋仲尼顏子樂處正當在此處尋不然則墮于佛氏空虛間矣輝之聞余言喟然嘆曰妙哉道蓋至此乎孔顏之樂不必遠尋

即此時吾輩坐談間燒燭啜茗四壁蕭然神怡心曠當下便是孔顏樂處又何必遠尋邪因相與歌堯夫詩數章而別馮從吾曰講學之益大矣哉先君于不肖以從吾命名豈徒名之已耶不肖三十年來有如夢夢今一旦與同志坐談始恍然有覺講學之益馬可誣也嗚呼顧名思義愧汗津津今而後所不發憤此學而甘于暴棄是負此良朋雪夜之談即負先君命名之意也可不懼哉因詳記之以矢諸異日

書周淑遠卷

周淑遠年丈終養家居既禪猶堅卧不起與余講學寶慶寺其于功名富貴漠如也歲戊申莫春余偕淑遠泉劉孟直郡丞楊工載進士宜孟庭刺史宜叔尚文學王惟大郡丞為華嶽之遊而華陰諭張去浮率闔學諸生百餘人遮道問學相與講于嶽廟之灝靈樓大家充然各有所得而淑遠因其伯母病力别余先歸余偕諸同志又講于青柯坪講于宜氏園越數日始歸歸

而淑遠遊華新詩已爛焉充斥奚囊矣余為數語跋其後一時爭傳以為盛事而余亦有一律遂羞澀不敢出匪直珠玉在前覺我形穢而已一日淑遠持素卷索余書余辭淑遠曰毋吾輩此遊原不為詩吾之所以期望子者亦不在詩詩縱不工書之庸何傷余唯唯遂書之以博一咲

別李子高言

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洩千載聖學之秘有功于吾道甚大而先生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夫有善有惡二句與致良知三字互相發明最為的確痛快為善去惡一句雖非大學本旨然亦不至誤人惟無善無惡一句關係學脉不小此不可不辨何也心一耳自其發動處謂之意自其靈明處謂之知既知善知惡是良知可見有善無惡是心之體今曰無善無惡心之體亦可曰無良無不良心之體邪近日學者信

致良知之說者併信無善無惡之說固不是非無善無惡之說者併非致良知之說尤不是或曰果如致良知之說然則諸儒所稱或主靜或居敬或窮理或靜坐或體認天理或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彼皆非歟曰不然良知是本體居敬窮理諸說皆是致良知功夫致之云者非虛無寂滅如二氏之說也致乎致乎豈易言哉華下李生崇巍潛心致良知之學有日頃同渭南吳生從儉負笈裹糧不遠三百里徒步從余學

且時方隆冬沍寒余留居月餘見其志堅思苦卓有黃直卿之風心甚嘉之今歲暮二生辭歸因書此為別聞生有兄崇峯亦有志于此學歸而以余言諗之知其必有合也

別李士占言

靈臺李生士占于戊申冬介藍田楊司訓從學于余時士占方自太學歸因別家久不能多留約明年當專負笈卒業焉越歲已酉三月士占果來聽講逾月而別津津大有所得瀕別余無

以為贈竊念吾鄉自橫渠先生講學後真儒代不乏人而近日此學益覺興起殊為吾道慶幸夫聖賢之學不在佹遠即子臣弟友間而道在即辭受取與間而道在即日用常行衣冠言動間而道在于此一一盡道使仰不愧俯不怍即此便到聖賢地位聖賢非絕德也後世功利習熾人不知學即有志于學者不求之虛無寂滅即求之詞章口耳于是聖賢之學視為絕德不可幾及矣可勝太息士占今越數百里徒步來學此其識見力量豈不迥出風塵之外哉余甚嘉之于其歸也書此為別嗚呼橫渠往矣千古斯文之統豈異人任余不肖顧與士占共茂勉之毋與俗同

渭濱別言贈畢東郊侍御

天事功節義理學文章雖士君子所並重然三者乃其作用理學則其根本也根本處得力則其作用自別侍御東郊畢公理學名儒也頃奉命攬轡西秦下車以來凡所為秦人士興除計

者靡不竭盡心力如請罷榷稅請增解額尤榮
榮大者其事功業已膾炙人口為秦人士尸而
祝之矣至于立　朝封事慷慨激烈不避忌諱
而槐管搆辭閎深奧衍大有關于世教即臨池
緒餘亦軼鍾王而駕顏柳其節義文章又何其
卓爾不羣也余不肖屏居深山于三者一無所
有而理學又有志而未逮公不察而誤以余為
可與言命駕浚郊縱談學問聞名理析疑義聞
所未聞嗚呼公之理學是尚可以津涯窺邪公

今將還　朝余方杜門謝客愧攀卧之無從而
公復走書山中為別公之誼高矣余將何以報
公哉蓋公之言曰自聞教之後時默默自勘每
覺經年萬目鎮日焦思多從事跡上拮据雖于
地方事無有不竭之心無有不殫之力畢竟于
性命之學尚沒于涉玆弛擔東歸擬從靜裏鑽
研徧發聖賢經籍及有宋以来諸儒著述一一
窮究體認直欲從經事宰物之中取討歸宿務
使點滴歸源庶幾心與事打成一片然後敢言

用世嗚呼公之言精矣微矣聖學天機洩露無餘矣余又何以報公哉嘗慨世之學者離心言事則落渣滓離事言心則墮玄虛如公心與事打成一片此正公深于性命之學而直接千聖不傳之統者也詎止用世而已哉以視本為作用使天下覩真儒之効猗與盛矣余自聞公教曠然若醍醐之發蒙雖愧道之未聞而向所為有志未逮者或亦可以收桑榆之功于異日時公及仏候代駐節咸林東望三峯黯然神往不知公何以教我也余且日夕望之矣

書江布衣卷

新安江汝脩學道有年近因夢蓮有感南皐先生題無欲真宗卷贈之諸同志各有言余讀之良快夫人能無欲雖夢亦醒不然雖醒亦夢矣有欲無欲學不學之辨也汝脩越數千里訪余山房余為題此嗚呼汝脩醒人也余得無為說夢也乎

別河津嘗董五生

丙辰三月河津甯生獻誠偕其侄綿祚維祚董生振祖偕其弟振世紹介張去浮先生書越疆徒步問道于盲河津故薛文清公里也文清公之學以復性為宗諸生有志于學惟求復性足矣烏容枝指晦翁云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夫復其初則復性矣而必自效先覺之所為得之余愧非先覺而文清公即吾輩之先覺也惟效文清公之所為則可以復性矣又烏容枝指雖然性為何物復用何功於此參之又參究之又究以至於無可參究處一旦豁然有悟才是深造自得如此則居安資深左右逢原才謂之真能效先覺之所為不然縱依樣畫葫蘆竊恐其轉效轉遠又何性之能復哉故不效先覺不可以言學而不自得亦不可以言效諸生行矣顏各努力即秦晉異地猶如晤言一室也

題辭

關中四先生要語題辭

涇野先生語録故二十七卷苑洛先生語録故六卷海内傳誦已久至谿田先生語録止存數則于嵯峨書院志中斛山先生語録附刻于遺稿後人多未及知余生也晚不獲摳衣四先生之門而讀其語録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因彙而録其言之尤要者分為四卷以便觀省若謂即此足以盡四先生非余不佞之所敢也且余之

所録者四先生言耳四先生德業節義炳燿今古蓋所謂行過其言者求四先生者又進而求之于行斯得四先生立言之意不然即取四先生全集讀之亦徒為口耳贅也矧要語乎哉傳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吾黨勉矣

學會約題辭

歲丙申秋余與諸君子立會講學於寶慶寺越數會諸君子請余言為會約余謝不敏諸君子請益力爰述所聞條列如左亦藉乎請正意也

諸君子其謂之何

關中士夫會約題辭

夫世道隆汚係士風厚薄而返薄還厚倡之者當自士大夫始使士大夫而猶然不倡則於齊民何責焉昔夫子歎時人論禮樂而決之曰吾從先進當其時豈無野人夫子者而夫子不之恤若曰知我者其惟先進乎罪我者其惟先進乎今萬世而下猶知有先進可從者伊誰賜也吾二三士大夫誦法孔子有日覩今世道士風

可不決所從而徒空歎君子野人哉頃者經軒
熙宇二先生過訪精舍談及吾鄉士風為之咨
嗟太息者久之余曰此豈異人任也在二先生
倡之何如耳二先生曰然是亦不可以無約子
其任之余謝不敏曰有諸前輩在二先生曰否
否即此是前輩命也長者命少者不敢辭子其
任之余曰唯唯遂載筆從事於二三士大夫之
後

輔仁館會語題辭

余講學里中而四方同志多有擔簽至者頃許
生大倫至自榆陽顧生暢離至自姑蘇張生士
鯤孫生繩祖至自華下咸寧楊生起泰輩傾盖
四生遂成莫逆朝夕切偲驩如也一日任生國
珣錄其會語就余請益余喜甚因進諸生諗之
曰諸生今日之志亦既真且猛矣第合則作離
則輟始則勤終則怠人情乎諸生惟不以離合
易志不以終始改節則今日之言不啻足矣余
又何益焉諸生再拜謝曰先生之言益莫益干

此矣請書其言於簡端以代韋弦之佩

朱貧士行錄題辭

余為朱貧士傳成一時同志爭傳之而世風亦借以少砥余門人馬生元吉輩復裒公移墓表祭文等篇指瞽殺青題曰朱貧士行錄仍自余一言弁首余惟善惡報應人皆知之第朝為善而夕即望報一不報而遂以為為善無益朝為惡而夕亦畏報一不報而遂以為為惡無損不知天道蓋久而後定不在旦莫間也嘗見世之

不檢者多得意一生而至末始報比既報而悔之無益改之無及亦足悲矣嗚呼使早知末之必報也則豈有不凜凜于當年者耶易坤卦以履霜戒堅氷而詩之七月亦自秀蓘計黻古人之為慮遠矣朱生苦節篤行生平不求人知人亦無有知者而名至末年始著即諸公之表揚余之為傳豈有所私于朱生哉蓋自有莫之為而為者在也孔子曰夫徵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信矣信矣因書此以醒世之闇於天道

者

跋

孟雲浦教言跋

先生講學新安而伊洛之間庶幾復覩二程之化觀其示初學用功諸條而先生之教之學可窺一斑矣頃者先生寄示不佞不佞受而讀之欣然有當於心也爰付梓人用代弦之佩併與同志者共焉

劉孟直嶽會雜詠跋

華嶽之會足稱一時之盛余愧不足為諸君子

後所幸有孟直諸什則今日之遊可托不朽矣昔朱元晦與陸子靜遊白鹿洞泛舟樂日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余于今日亦云余兒康年侍行得此詩殺青以傳余為跋其後

周淑遠遊華山詩跋

古今名公遊華嶽者代不乏人未有徵會講學如今日者亦人不乏詠未有永言孝思如淑遠氏者昔陸象山與朱晦翁講義利章于鹿洞聞者流涕今讀此詩而有不流涕者非夫也余頃與同遊諸君子講惓惓于孝弟二字其于千千古聖學頗足自信蓋淑遠倡之矣

理學詩選跋

馮從吾曰選理學詩與選唐人詩異選唐人詩論詩不論人所謂人以詩重也選理學詩論人方論詩所謂詩以人重也嗚呼學者將人以詩重乎抑將詩以人重乎讀是編可以自悟矣輯成復書此以諗同志

辨學録跋

夫學一也有異端之學有越俎之學有操戈之學何謂異端之學佛老是也而佛氏為甚二氏非毀吾儒不遺餘力乃巧于非學之尤者而講學者多誤信之故不可不辨何謂越俎之學吾儒講學所以明道也講間惟當泛論道理如孔子論明德新民子思論天命率性孟子論夜氣性善皆是泛論何嘗着跡譬如白日當天在在皆其所臨照時雨霑足處處皆其所潤澤非專

為某人某人而照某人某人而雨也無論居官居鄉當講學日不得議及他事論及他人方得講學家法不然是以議事當講學以論人當講學也不幾于越俎而失體哉何謂操戈之學吾儒學問當以孔子為宗而顏曾思孟周程張朱皆誦法孔子後學所由以津梁洙泗者也若曰學當以孔子為宗而周程張朱皆不足法即此一念去學千里矣以周程張朱為非以孔子為是是孔子特不敢非耳若孔子可非則亦非之

矣非宋儒而宗孔子亦非真宗孔子者也且非宋儒而獨宗孔子是其心以孔子自任也以孔子為宗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即此一念去學萬里矣況此心一憒其勢不至併孔子而非毀之不已也又何以為宗孔子耶世之非學者方且非毀宋儒而我又從而附和之不幾于操戈而入室哉蓋異端可駁也而以駁異端者駁時事則為越俎異端可闢也而以闢異端者闢宋儒則為操戈此尤人情之易流學術之隱病

不可不亟辨者也嗚呼不講學者無論即躬行講學敦然以聖道自任者多坐此病而反令非學者借為口實其所關係不小異端之病余于録中已詳辨而越俎操戈之病則未之及也因書此與同志共戒之

古文輯選跋

余既輯古文成或曰李斯上秦王書古矣胡删之曰焚書坑儒其人非也或又曰既删之而目録中猶存其名何也曰存之以為世戒也見做

人一差即文如李斯亦不足傳也或又曰韓退之人則美矣諍臣論不選何也曰退之果與亢宗厚善忠告善道密規之可也如規之而聽善則歸友不自以為功可也如規之而不聽不可則止不成人之過可也如不厚善則言與不言置之不談可也乃見不出此而著為論以翹人過文雖工其如失朋友之道何厥後永叔上范司諫書上書極是而中亦引退之此論可見不惟退之不自知其非即永叔亦不知退之之非矣在退之不過智者千慮之一失原不足為病第懼後之人借著作以洩私忿者以此為口實也故不得不辨或又曰孟子不嘗言蚔龜乎曰不然孟子著書于既諫之後退之著書于未諫之前所以不同耳或又曰是則然矣古文名世者甚多此得無有掛漏乎曰古人名世者誠多余止據一時所見録之耳非遂以此為盡古人之長也掛漏之説敢聞命矣

墓表

明誥贈奉直大夫冀州知州東泉楊公配贈宜人陸氏合塋墓表

明興大江以北彬彬多理學之儒先是泰州有王心齋布衣近時廬陽有蔡肖謙符卿乃今懷遠又有楊原忠郡伯云余于原忠叨一日之雅頃千里函幣求余表兩尊人墓余即不文誼曷可辭按狀公諱濂字子靜別號東泉其先蒙城人洪武初諱選者避亂徙懷遠占籍遂家焉選

生擐擐生朗朗生華華生環即公王父也家世業農環生三子長諱均即公父以儒術起家司訓永年改長山晉諭利津仕終岷府教授為王者師初娶御史魏公貞曾孫女生公八歲失恃王母岳翰育之繼母徐又生二子而公居長英敏慷慨既有大志踰髫趨庭學舉子業即能解悟人以為進取有機矣時教授公尚為諸生映雪囊螢不治家人生產業家徒壁立公歎曰有子而使其父憂俯仰不克竟所志又惡在其為有子乎乃投筆改業退而沽酒當壚日夜持籌為事親計教授公家貧而好客公事之有曾子養曾皙風教授公自為諸生以及宦遊燕趙齊魯問垂三十年一切日用資斧罔不周裕皆公竭力供之甚至稱貸以娛其心志而教授公不知也異母弟妹凡五人次弟婚嫁悉公營辦及教授公之任公令諸弟侍行而已守舊廬作業不輟教授公歸行李蕭然所遺圖書及舊廬悉推讓諸弟教授公及繼母徐先後棄養其喪葬悉

遵會典及文公家禮且獨力襄事不少累諸弟人尤以為難鄉人有子獲罪于父者其父怒不解公聞而勸慰其父援古証今剴切懇到聞者莫不酸鼻而其子遂悲號自責請罪膝前卒復父子之好如初公嘗携僕之教授公任就食旅館其僕陰竊其財以去公覺而切責之且令識其主人比還令僕如數償之主人始驚訝感謝不已其天性孝友輕財重義類如此公配陸宜人為名家子生而柔嘉勤儉精女紅年二十歸公克執婦道家嘗貧不能供舅姑甘旨悉脫簪珥佐之事繼姑更得驩心祖姑岳病臥久手自扶掖左右朝夕不少怠飲諸娣姒以和庭幃間絶無猜忌遇諸臧獲有恩每見其子有督過者輒戒之曰彼獨非人子邪理家政井井有條與公白首相敬如賓公以孝弟重月旦評宜人內助之力居多生子四長嘉會生員蚤卒次嘉言娶徐氏次嘉行娶韓氏繼尹氏次嘉猷即原忠丙子舉人官至貴州鎮遠知府娶劉氏封宜人

孫男四尚耕生員尚古俱言出尚渾太學生猷出尚蒙生員行出孫女六一適生員高一驥一適生員潘士謨一適陸爾馭一適何某一適莊某一許字何某曾孫男五培永渾出培仍耕出培蕃古出培光蒙出曾孫女六一許字胡某一許字梅某一許字劉某餘尚幼公生正德辛未十月二十四日卒隆慶壬申七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二宜人生正德辛未七月二十八日卒萬曆丙子九月初四日享年六十有六合塋舊城北祖塋公沒二十餘年為萬曆壬寅以原忠考績贈公奉直大夫冀州知州陸贈宜人制稱公負薛包之至性善處毋子兄弟之間追陳寔之高風獨標里黨鄉閭之譽稱宜人高堂滌濯佐孝子以承歡中壺佩環襄拓人之市義鳴呼公夫婦亦可以不朽矣馮從吾曰諺云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其然豈其然乎原忠文章政事大噪一時力承正學為世真儒而不知公之隱跡市廛躬行孝弟其發祥長而啟佑遠也余故

忌其不文撮公行事為公表諸墓道俾世之君子知原忠學問淵源葢有所自云

墓誌銘

王氏女墓誌銘

亡女余妻趙孺人出也適咸寧庠生王紹經紹經先娶于秦故亡女稱王繼婦云女生而臞甚然言動不凡外舅縣尹公見而奇之是時先大夫先宜人棄養久余同伯氏居伯氏視之不異已女六七歲聞余讀書聲即願聽時或問其大義余私謂孺人曰使此女也而男無憂科第矣稍長精女紅鍼繡絍刺多所刱創家人竟目不

聞笑語聲余甚憐愛之萬曆己丑余成進士讀中秘書女與孺人如京師壬辰余以御史請告歸越歲癸巳女適王氏王閣中鉅族自江涯公以名御史起家而敬齋君又以長厚繩其武紹經英年好修亦其家教然者女既適王與紹經相對如賓相談必以道義尤惓惓孝弟二字紹經時為余誦之乙未余補官携家京師女與紹經從女日夜從侍紹經學此外他無所及余素性踽涼介介於辭受聚與女知余非矯也嘗曰父平日講學正在此處自驗不然所講謂何余自是益有所警省居亡何余奉命奪官歸家人有私悔余多言者女則曰士君子立朝不如此安所稱臣節女當在京邸時居恒念祖姑及舅姑不置此抵家事之禮彌篤祖姑李以十九守節今踰七望八老矣而精神尚健内務無鉅細無不殫力家人尠能當意女獨能得厥驩其舅即所稱敬齋君素以孝聞知女能得李驩也愈益喜敬齋君有子六而紹經為長女嘗為余言

曰每見世俗家多以兄弟妯娌生嫌疑病根皆起於冢婦任事者徑情避事者推諉諸娣何則爲是益重舅姑憂耳余頷之而女能以其言試諸踐履舉凡內務念祖姑老姑薛病欲代夫生母顧庶母何勞也亦無鉅細無不殫力故閫以內諸靡不辨其紹經性素儉約女以淡泊相之服飾器用多秦故物女怡然無少嫌歲節必縣秦遺像祀之紹經業舉子業女諄諄以做人相勸勉紹經以行誼稱庠校間女內助之力居多

女素無病丁酉三月十六日產一女產後十三日而病至次月初五竟不救死距生丙子正月初五日生才二十有二年耳嗚呼痛尚忍言哉憶昔余被逐宿固節燈下與紹經泉女與兩兒坐談余向紹經曰從此歸山惟有着實講學以共肩斯道女從旁應曰父平日不曾虛講如何如今才去着實余聞之懽然今言猶在耳負愧良多嗚呼痛尚忍言哉紹經卜以殉之明年九月二日遷秦氏櫬併葬曲江祖塋之次而乞余

為女銘於是揮淚為之銘曰嗚呼豐於而德嗇於而年吾銘而墓用志而賢而年雖嗇而德則傳疇云天道有然不然嗚呼而亦足以瞑目於幽玄

馮恭定全書卷十七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傳

河南衛輝府通判一軒劉公傳

余外王父一軒劉公諱璽字廷節一軒其別號也先世宜川人始祖諱孝先國初從戍隸西安前衛因家焉父諱俊以季子琛貴贈兵部主事舉子五先生為中子伯兄瑛以成化丁酉舉人知河南新鄉縣季弟琛以弘治壬戌進士歷山

西侖憲有司各豎棹楔于門闕中稱為三牌樓劉家云公幼頴敏絶人讀書即知大義稍長與侖憲公同遊膠庠每試兄弟迭為諸生首督學遼菴楊公深器重之弘治乙卯同舉于鄉是時縣尹公已謝政兄弟三人衣冠濟濟時人榮之公逡逡不自多明年下第歸閉門授徒益修舊業侖憲公北面從受學出其門者如公之甥王太府諤王侖憲諤内弟張憲副環及侖憲公先後俱成進士公屢上春官竟不利謁選河南徽

輝府通判居數月喟然嘆曰某曩所為下帷攻苦為二尊人耳今二尊人以吾弟貴吾志遂矣吾老矣又安得以五斗苦七尺哉且公宦情素淡不能隨上官俛仰會有言者即浩然歸而買田城西南構別墅數椽僅蔽風雨躬耕以老終歲足不履城市一日寇至索無所有止刼一羊裹去已而笑曰不意劉官人貧至此復還之每農暇即取四書大全朱子綱目讀之或誚其迂以為公復應舉子試耶公曰吾平日所樂在

此舍此無所事事矣年七十九卒公初娶于吳繼張再繼邢先宜人張媼出其子孫繁衍不具述馮從吾曰余幼時每侍先大夫輒稱引公以訓從吾兄弟公為人真率質戇絶無世俗脂韋態即或有矯枉過直處要不失君子先進之風也乃今則時尚靡而人趨競矣揎腕狂瀾安得如公者起而障之哉論者謂　國朝人物惟弘正間為最盛嗚呼觀公可知也

西郭先生傳

先生姓姚氏諱顯字徵之咸陽人正統九年鄉舉在太學三上封事皆闢異端崇正道安社稷之謀景泰五年四月上疏言王振修大興隆寺車駕不時臨幸佛本夷狄信佛得禍若梁武帝足鑒時　上歆幸隆福寺太學生濟寧楊浩與先生相繼言　上遂罷行名震天下後寓居長安西郭藩臬諸公造之食以蔬糲無弗飽者令齊東武城二縣祀名宦循政詳山東通志中當時民歌之曰先有子游後有姚公學道愛人同

一古風而先生自讚其像曰六尺長軀五長鬚學古入官讀孔孟書軀兮鬚兮五十三年而知五十二年之非軀兮鬚兮碌碌庸庸不能作邦家之基官至太僕寺丞馮從吾曰師友之益大矣先生之寓居長安也以與李介菴先生講學故介菴以理學鳴關中而先生與之為友交砥互礪俱成名儒是先生之氣節蓋從學問涵養中來也彼虛憍恃氣者視先生當赧然愧矣

朱貧士傳

朱蘊奇字子節西安右護衛人家貧甚僦屋而居妻子織網巾為生讀書古東嶽廟嘗併日而食宴如也聽講寶慶寺寒暑不輟一日其子因差徭下獄會天雨四日不食氣息淹淹待盡矣時嶽廟有大戶收糧米者黃冠憐之因取其米少許為粥以食蘊奇知其故心計以為此官米何可竊也曰死即死耳豈可以臨死改節竟不食而亦不明言其故同舍生素諗蘊奇迂矯至此始深服其節操以為不可及因出其食食之

蘊奇曰此可食也由是始得不死而劉孝廉必達聞而義之因白於衛官始出其子於獄當路諸公及士大夫有高其節而周之者必擇而後受一毫不肯妄取先是嘗之市途有遺綢巾二頂其子拾之蘊奇曰彼之失猶我之失也使我失此二綢則舉家懸罄矣即命其子追而還之其人感甚欲分其一為謝蘊奇竟謝不受父早喪養母曲盡其孝母歿毀瘠幾滅性秦俗人死多用青烏之說當於其日其時避殃殃謂死者之魂來辟家而家人或庶幾見之者也而見之者凶以故當避此其說幻妄不足道而秦人多惑之蘊奇曰使果有此殃也吾猶可藉此一見吾母使果無此殃也吾又何為避之伏棺痛哭竟不避而卒亦無恙人稱其孝秦俗之惑由此少破年五十一以布衣終蓋己酉八月十八日也生平苦節篤行一步不苟人共稱之歿之日貧無以為斂奚聞義而賻者幾數百人始克襄事有子五人負幾不能聊生長安令脩齡楊公為

構屋三楹居之仍扁其門曰高士監田令思軒梁公祭之以文學臺青巖段公廉憲祥宇李公各捐金優恤其後段公扁曰處士李公扁曰懿行範俗聞者莫不咨嗟太息以為為善之報而諸公之高誼尤近世所罕覩風世勵俗功蓋不小云馮子曰學問之於人甚矣我朱生操行如是固天性使然亦講學之效不可誣也生每赴余寶慶之會見衣敝履穿人或誚之以為貧至此不聽講可耳余聞之應曰如此是聽講者皆當鮮衣華服以餘觀美矣誚者語塞嗚呼死生亦大矣朱生死且不貳天下又何物能貳之我傳云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若朱生者亦庶幾近之矣

貢士樊公傳

關中有篤行君子曰樊公諱天叙字敦夫號看山後更號與楓世為西安右護衛人家世武弁公少有遠志父戶侯公殁公以嫡長當承廕乃謝去折節學舉子業籍西安郡諸生每試褎然

前列尤以德行屢為督學使者所獎顧數奇不
售于棘闈萬曆戊寅以積廩充貢如京師時年
已六旬矣將　廷試偶疾作輒謁歸隱居不仕
就城北故廬畊讀自號曰與楓叢自況云公
天性孝義母病篤忽思爐餅苦厨無具者求諸
里舍及歸母逝矣遂悲悼終身不食爐餅廬墓
數載人多不及知年方強仕內子相背故有一
侍婢即日遣之諸子念公起居聿勸再娶公峻
拒之徐而曰予德非閔曾恐貽家累爾由是終
身不再娶嘗苦家居不得壹志于學偕二三友
人讀書蕭寺昕夕必整衣冠相揖或朝其迁曰
不可以燕居廢禮也同儕雖雅相厚善亦不戲
謔曰善戲謔兮不為謔兮非武公不能也其他
一言一動無不斤斤繩尺自少至老無少踰越
故至今里中月旦皆曰樊道學樊道學云萬曆
乙酉按臺貞復董公以孝行扁其門仍給粟帛
以風頹俗德清許敬菴先生督關中學延公泉
監田王秦關先生講學正學書院亡何公以疾

卒許先生為七言律吊之曰丈人高行冠鄉閭閉戶長安只著書恬處蕭齋同野衲懶隨塵鞅謝公車希蹤古道貧逾力問學吾門老更虛奄爾少微星殞沒令人灑淚滿襟裾而一時士大夫傳誦其詩咸欷歔歎息以為實錄云公生平不好博奕不親聲妓不言人過失杜門終日惟知讀書故于書無所不闚第不輕于著述興到或構詩歌自詠間吮毫作水墨小畫殊有解衣盤礴之意惟是素寡交遊故詩畫傳者甚少生于正德己卯正月初一日卒於萬曆丙戌八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子圃圄相繼襲祖職馮從吾曰自世之降也士以放縱為真以敬謹為偽以稱惡為直以揚善為黨士風決裂莫可底止如公卓然自立之死不貳者幾人哉公于余為前輩而樂與余為忘年友余知公最深獨愧貌公不盡雖然世豈乏執鞭頎馬者士風其庶幾有瘳乎

楊繼母傳

楊繼母姓龐氏吾會友楊孝廉重熙之繼母也重熙生七歲而失其母蕭九歲而失其父縣尹公翀然重熙得至有今日者龐氏以也故重熙每為余言及繼母龐氏事輒潸然泣屑交顧云龐氏適縣尹公僅僅浹歲以故子女無所出當縣尹公捐舍時龐氏撫棺且泣且誓曰傷我天乎未亡人不難從夫于地下第有此孤在耳所不撫摩此孤而有異志者有如此棺于是茹荼孤闈幾三十年而以壽終終之後七年為萬曆甲午重熙舉于鄉以孝廉聞嗚呼龐氏亦可以瞑目矣重熙之言曰熙不肖生而臞甚母保護之眡兄重光有加焉不肖年已壯不自知其非龐母出蓋龐母素未嘗以前子子不肖不肖又安所知以繼母母龐母也故至今鄉黨宗族稱慈繼母者必于龐母首僂指焉言已淚下不能已余聞之為之欷歔太息者累日重于人心世道有感云夫人性皆善匹夫匹婦皆可與知能彼世所稱繼母者豈盡皆蘆花葦我柰世之人

但見一繼母不問賢不賢即曰其繼母其繼母云云于是為繼母者苟非卓然特然亦未有不因人言而不以繼母兩字自橫于中者以此兩字橫于中則方寸有物所在成隙雖有生来愛子之真心久之浸假而化漸減而歸于無有矣由是以觀世所稱繼母之不慈也豈盡天性然哉亦習俗之移之耳而其間卓然特然者豈遂乏人士君子闇于大較因噎懲羹縣謂天下無慈繼母吁亦寃矣余觀龐氏事竊惟世之繼母移

于習俗者固多而又惟士君子堅以世之繼母為移于習俗也至使賢者無以自白不賢者遂得而甘心也其為人心世道關係不小于是作楊繼母傳以風之

四先達傳

尚書雍公

公名泰字世隆別號誼菴咸寧人成化己丑進士知吳縣吳濱湖湖漲淪田千頃公作隄民受其利稱雍公隄吳民有妄言者妄父訟其夫窓

殺吾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訊夫夫曰妾逃兩月跡求無效妾父脅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視尸死當近日乃訊父曰夫夫容殺汝女汝安知匿於石下此又豈兩月尸耶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拷而服甲辰詔擢為御史吳俗令行皆饋樓船公獨不受民涕泣固饋乃駕至張家灣還之吳人歌曰時苗留犢雍公反舟既守御史彈射不避權貴褒揚不滲甲遠時威寧伯王公典院事語親舊曰棘避驄馬御史也

初巡南城四城咸求折訟公曰去有主者民崩首他官不辨也公為折之于是豪右斂跡聲震京師巡居庸縈荊兩關軍民聲服嘗答梨盜後有首得遺驢者訊之乃前盜官梨者也巡鹽兩淮且滿巡撫都御史以公力遏權要商民咸悅復奏留一年初公至淮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俱要完室既去淮南人詠曰客邊檢索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千兒女顛春風解纜去朝天云已夾陞鳳陽知府

未任丁外艱服闋改南陽唐王奏取民田千頃
命下按察勘給公力執不從奏曰民去王誰與
守甲辰陞山西大同兵備副使公至鎮汰侵漁
振頑慢廣墩堡制兵車以禦胡胡自公至不敢
襲邊千戶韋英誣民百人謀逆巡撫將坐實以
聞公不可後百人竟得釋陞山西按察使晉獄
無冤綱紀振肅有父訟其子失養者公垂涕泣
喻子曰爾由椓褓何所食得至今日乃不顧父
母之養私其妻子罪當誅其父復號泣乞原曰
恩民老且死僅有此兒一時感怒不知至此公
始釋之曰慎勿又犯乃卒為孝子尋與太原知
府尹珖以事相揭奏逮公錦衣獄無證佐遷湖
廣參政湖民被誣為强盜者七八人歷多官不
解御史下公勘畢得誣狀盡釋之七人皆圖公
像祀于家武昌知府王達貪虐而喜媚權要當
述職自布政按察率與上考公艴然曰泰敢黨
達以負國邪獨注曰上官畏其橐下民被其虐
諸公變色後達卒黜辛亥陞浙江右布政使太

宰屠公家衆鬻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竊橫行公先收屠僕抵罪諸寮咸諫公曰此等為屠公禍屠公豈知禁此當非大助耶既而丁內艱未闋吏部辟為山東左布政使固辭不起已未詔起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居宣府二年諸所奏議咸當時務士民祗畏邊陲宴安士無室者援兩淮例來訴公復與完娶千人叅將李傑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將叅奏李跪堂下乞受責以圖自新公曰此亦軍法也縛下杖之三軍股慄已乃諸公于時相時相于李有戚黨言官遂劾公擅打將官罷歸正德丁卯言官潘鐸諸人交薦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詔起公為左副都御史董操江或問公此出以何為先公曰請先誅劉瑾耳聞者咋舌時瑾正用事卿左遷除庶賂行謝鄉人喻公公曰進退在天若柰我何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又不謝遂勒令致仕仍罰米千石蒭千束輸宣府潘鐸諸言官及靈寶許公進鈞陽馬公文升華容劉公大夏十數

人皆以薦公獲罪而許公進嘗語人曰吾遥望關西見有二高一為華嶽一為雍世隆也年八十卒卒時榻下有聲若雷鳴訃聞上賜祭葬先是禮部奏稱雍某才明剛斷操行清介至老不渝當時以為確論公善事二親比歿哀悼浮禮同學李介庵先生錦博學履道名通天下遴公而友比公五試禮部不第勸公仕公曰易不云乎行而未成君子弗用也李君歎服奉身儉素雖貴賓至肉味止一二品初第時

歸省鄰人遺以束薪固辭或詰之公曰昔伊尹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諸人如何方入仕籍而先貪也巡撫王公會公語曰前辟人不勝厥職後不敢辟人矣公曰寧教人欺公莫教公欺君豈可因此而怠進賢之道王公退語藩臬諸大夫曰雍進士能識大體他日樹立非我輩所及致仕後居韋曲別墅日焚香危坐閒出與田翁野叟談稼穡及鬼神事經年不入城市當道諸公求一見不可得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其是

曰某非幸無為某故屈法所著有司徒奏議五卷正誼菴詩集六卷公無子故遺書多散逸不傳高陵呂涇野先生柟銘其墓鄭端簡公吾學編有傳馮從吾曰孔子于剛者歎其難見蓋歎真剛之難也公與介菴講明理學剛大之氣蓋從直養無害中得者彼剛愎自用而自命曰剛是曩者夫子所謂棖也慾焉得剛者也視公胥壤矣

大參李公

公名崙字世瞻別號靜菴臨潼人聞咸寧李介菴先生講理學遂師事之因僑居咸寧其作止語默壹稟於介菴成化己丑進士授山西屯留知縣時大饑公請賑後民鑿河渠民多所全活陞戶部主事歷郎中陞直隸廬州知府清慎自持鋤强抑暴興學築堤百廢俱興歲饑遍歷所屬加意安輯出庫藏銀帛令自易食春初價貴始發倉廩賑濟全活者衆存留所屬起解馬疋令輪流解馬七戶資之民困始蘇戶口鹽鈔存

留稅糧令解價三之二給軍一充府庫軍民兩便巢縣大河水急人每溺歿創立浮橋以便往來自用淡薄一書案衣八年始易陞河南左參政未幾丁外艱復補山東參政又以內艱歸服闋貧不能治裝遂不出比李幾無以為殮西安郡守馬公炳然捐俸命官營奠事夫人郝氏不能遣日撫按兩臺奏　聞命所司月給米養終其身亦殊典云屯留名宦志稱公好學甘貧不事華飾賑蘇殍餓開鑿河渠民賴安養而廬陽志稱公為人縝密方正廉靜寡欲有古君子風祀廬州名宦何大復撰雍大紀馬谿田纂陝西通志載公行履尤詳今祀臨潼鄉賢祠論曰世之降也士通苞苴克囊橐自為得計即有清修之士或不茹其妻孥人且以迂腐誚之矣曰廉吏安可為也世道至此可勝浩歎如公一介不苟清節凜然當此狂瀾直稱砥柱嗚呼以風矣

給諫張公

公名原字士元別號玉坡三原人師事王康僖

公講理學與馬谿田為友言動一於古人弘治乙卯舉於鄉正德甲戌成進士授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即上書言十二事曰正守令擇將帥理刑獄汰冗食省征斂慎工作恤士卒明賞罰禮大臣開言路崇天道進德學忤旨降貴州新添驛驛丞至貴州學者聞公名莫不裹糧負笈而從經所指授輒克然有得居夷八年困心衡慮用是造詣益精閱歷益熟夷方士風為之一變嘉靖紀元復召兵科給事中公感知遇益

以諫諍為已任言皆剴切凡論國家大計及進賢退不肖詞嚴色正凜然風生　上亦多嘉納之三年七月以諫大禮被逮杖斃　闕下先是公有停司禮監請乞一疏中貴人銜之所以廷杖獨重竟至不起年僅五十一耳時禁方嚴吊客無敢至者獨都給事安磐與公同杖幸不斃而為之經紀其後事因哭之以詩曰七載夷方謫三年諫議班家徹續臺史封事動天顏吊客何人至秦川有襯還不才同逐放後斃淚潺湲

康僖公贊其像曰頴敏絶俗名高登第剴切過人職居要地不以一時之失竄炎荒而動心不以一時之得復青瑣而樂意利害滿前何敢趨避諫諍報　上惟知奮勵其身雖死其烈則著百世之下必有指其事而歎之曰斯人也誠哉乎忠義之士

穆廟初奉

世宗遺詔贈公官録其後贊曰孔子有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八年處困人易動心一旦賜環竟以諫死所稱求仁得仁者非邪憂國如家視死若飴龍逢民之傳歟比干民之傳歟

尚書劉公

公名儲秀字士奇別號西陂咸寧人舉弘治甲子鄉試登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武廟末閣官用事大獄屢起公不避權幸多所平反録囚蜀中全活尤衆嘉靖癸未以文望分校禮闈所取多名士時同舍郎薛蕙張治道華與公俱以詩名當時有西翰林之稱甲申出守

鎮江郡中大治戊子擢山西提學副使崇稚黜浮士風丕變庚寅陞河南左參政尋以前提學時文移之誤罷歸丙申薦起湖廣參政未幾遷江西按察使浙江右布政轉湖廣左庚子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時遼鎮屢經虜變邊事大壞公力為振刷辛丑大兵西寇錦義東犯開原公督率將士戮力破魯斬獲數多二次奏捷

上降璽書褒嘉仍有白金文綺之賜特召入為戶部右侍郎以公有破魯功且久諳邊事改兵部丙午復改吏部丁未擢戶部尚書總督倉場督理西苑農事時陶仲文方幸

上至以三孤兼禮書蓋一時有八尚書而公于仲文獨不為禮且題奏符于倉場門有六部七尚書獨愧鵷班之列之句仲文過而銜之尋改公兵部尚書二品例應疏辭疏中語及復套事時嚴嵩方借復套謀陷夏言因與仲文交搆

上前遂奉

古為民角巾野服優游田里者十有一載卒年七十六公立朝居鄉毫無豈議止以見忤分宜無故削籍生前未得復冠帶而沒後又因無子不能請卹典卒使一代名臣齎志泉下豈不悲扶公所著有西陂集若干卷少師徐文貞公階為之序

蕭沈二先生傳

蕭先生余啓蒙師沈先生余受經師也蕭先生諱九卿字良輔別號後山長安人少為邑諸生累試秋闈不售後棄去設科為童子師余九歲從先生學先生為人嚴整不輕言咲篤於倫理事父曲盡孝養尤善事兄長其兄貨殖建康夏月中暑歿于舟中先生號泣躬迎扶櫬西歸貨資封識宛然悉歸嫂侄涉獵羣經尤長於易至綱目性理爛熟胸中至老猶手不釋卷生於弘治己未三月十六日卒於隆慶壬申十月十一日享壽七十有四孫景德景才俱有守沈先生諱豸字司直西安前衛人讀書澧芑之濱學者

稱灃源先生自幼端方正直為郡庠生鍵戶誦讀不妄交游席遇妓輒避之工舉子業每試冠儕輩尤以德行屢見褒於學臺門下執經者甚衆余年十四從先生受毛詩見先生座右大書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二語心竊識之知此可以知先生為人矣坐數奇竟困於棘闈齎志而沒是在萬曆己卯十二月二十九日距生嘉靖乙酉正月十六日壽僅五十有五先生有子士奎為長安邑諸生甘貧苦節有父風馮從吾曰古人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誠哉是言也今世衰教微師道廢而不講久矣世安得多善人哉二先生生平俱以敬謹自持以嚴毅教人即以余之不肖而不至大有暴棄皆二先生力也撫今思昔可勝感慨因為傳次以識泰山梁木之痛云